
武俠世界
$2.00
60

・名作預告・ **秦紅**先生最新撰著：



金獅吼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英雄揚威，逐鹿中原，請到此地來！

恩怨情仇，是非曲直，都在這兒了？

是一篇詭異奇幻，高深莫測，奇情頑艷，鬥智技擊，兒女英雄，倫理俠義故事，寫來入木三分，名家作品，的確不同凡响，敬希留意刊出。☆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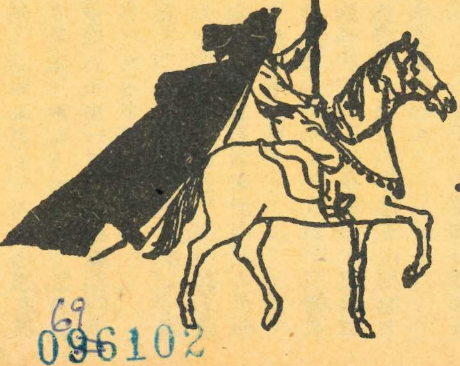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0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荒城生死鬥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龍驤・文　培新・圖



神秘汽車

呂奇自己也覺得平靜無波的日子不適宜他，當他遊罷美國，橫跨大西洋去了倫敦，花都巴黎，鬥牛勝地馬德里，賭城摩洛哥，最擅長烹調雛雞的里斯本等地，一直沒有驚險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時，他感到刻板的時間，已難以排遣了。

在這段遊歷的時間裏，漫長的冬天已經過去。

在春曖花開的日子裏，他從海上越過赤道，繞過好望角，經過迢遙的航綫，到達了錫蘭。

在那兒，他看到了五彩斑斕，碩大無比的蜥蜴。但是這種爬虫却不能滿足呂奇，因爲牠不會突然從接近地面的腹腔處突然掏出一支裝有滅聲器的手槍；牠自然也無法爲呂奇帶來驚險的故事。

現在，呂奇坐在蘇門答臘最北端的海港——庫塔拉查碼頭上的一家咖啡室裏。他幾乎已回到了原來出發的地方——曼谷。再去看看新畿內亞，澳洲，環球旅行就已到了結束的時候。

他以茶匙攪弄着杯子裏的咖啡，從咖啡室的玻璃窗看出去，那平靜無波的海，停在海港內的船舶，都給人一種安祥的感覺。呂奇心裏想：這種地方是不可能有什麼事情要發生的。

當他開始環球旅行，幾乎每一個落腳地都有麻煩事情降落他的身上時，他簡直煩透了。可是，當他經過一連串的寧靜的日子之後，他又要找麻煩了。這大概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劣根性在作祟吧！

咖啡室裏的人非常稀疏，除了有兩個當地人之外，還有三個歐美人士，加上呂奇一共是六個。

櫃枱邊有一個女郎，她似乎是黃種人和當地土著所生的混血兒，正以雙肘支撐在櫃枱上和裏面的

一個老先生講話。她進來之後就直趨櫃枱，沒有向侍者要飲料，因此她不算是客人。

她爲了和那位老先生細聲交談，不得不盡量將上身前傾，並踮起了脚，這使得她那原本很短的裙邊向上縮了好幾吋。不但一雙大腿全部露出，甚至內褲的邊緣也顯露出來，吸引了在場十二道目光。

呂奇只要走過去拍拍她那個圓凸的臀部，或者爲她好心地拉下裙子，都可能有事發生——那女郎的一頓謾罵，或者座間的土著站起來向他揮以老拳。然而，這點小刺激亦不是呂奇所需要的。

甚麼事都沒有，呂奇心裏嘀咕着。待他看過幾處在十八世紀末期爲海盜所盤據的海港之後，他就要離開這個在南洋羣島中最爲富庶的島，然後到新畿內亞去尋找新鮮離奇的事兒。

他看看錶，下午二時三十分。他打算很快地喝完咖啡離去，因爲他預訂三點鐘的時候去海濱浴場游泳。

這時，一個當地人進來了。他穿着花團錦簇的恤衫，頭上戴着一頂以龍尾草編織的帽子，皮膚呈健康的古銅色。他站在進門處向咖啡室內巡視了一番，然後向呂奇的坐處走來。

他友善地對呂奇笑笑，在對面坐下，向跟進來的女侍要了一杯冰鎭椰汁。但他却不停地向呂奇微笑，笑容中有明顯的不安和歉疚。

怪！呂奇暗想：是因爲同座一間桌子而感到不安和歉疚嗎？

椰子汁送來，他喝了一大口，然後以不大熟練的中國話，低聲說：「先生！你等久了吧！」

「我？」呂奇一時頗難作答。

「很抱歉！」他的聲音仍然很低：「水箱漏水，我們不得不召來焊工臨時搶修，所以比預訂的時

間超過了半小時。現在，那輛黑色的六九年型福特，正停在門外右側的空地上，這是鑰匙。」

一把鑰匙順着桌面推進來，剛好被咖啡杯下面的托碟遮住，對方的動作顯得十分神秘。

呂奇皺了一下眉頭，才低聲問道：「你沒有找錯人嗎？」

「當然不會錯了！」那位送車子前來的使者以堅定的語氣說：「一個漂亮的中國紳士，在下午二時等在碼頭邊的『羅門咖啡室』裏，他要駕這輛車子到『美腦務』去，那裏有一位從香港來的雅君小姐等着車子用。」

「那不是我。」

「是你！」對方以一根指頭凌空指向呂奇。「如果你因爲車子晚交了三十分鐘而想拒收的話，那就不智了。第一，預交的五十元美金訂金，按照出租車行的規矩，是不退還的；第二，今天駛往美腦務公路班車已過，那麼，你今晚將趕不到那兒。總之，那位雅君小姐很需要這輛車子使用，聽說她遭遇了一件很緊急的事，應該怎麼說呢？哦！哦！是性命相關的事。」

「你說什麼？」呂奇的聲音大了一些。

「性命相關的事。」

「是誰去租這輛車的？」

「當然是一位漂亮的中國紳士了，」那種語氣有些古怪。「也許是你。如果你不想要這輛車子，你一定堅持不肯承認。也許是你的朋友。是車行老闆和他接頭的，當時我不在場。」

呂奇暗自沉吟，咖啡室裏沒有第二個人，那個等着要將車子送到美腦務去的人顯然沒有來。他爲什麼沒有來？呂奇不想去猜測，在這一瞬間，他有了一個決定，自己將車子開到美腦務去。其原因並非是等着用車的是一位「雅君小姐」，而是「性命相關」那句話。

他收起了鑰匙，問道：「有什麼手續嗎？」

「嘿嘿！」送車子來的人很開心地笑了。「你收了鑰匙，使我非常高興，否則回去一定被老闆責罵。什麼手續也沒有，祝你一路順利。謝謝你請我喝這杯椰子汁。如果……如果……你是一個喜愛兒童的仁慈者，那麼請賞賜一點小費，我的小女兒一直希望我這窮爸爸爲她買一輛玩具汽車。」

呂奇身上無零錢，只得「大方」地掏出旅行支票，撕了一張面額十元的美金支票給他。心裏却在暗罵：這傢伙在出租車行當伙計眞是埋沒人才，去好萊塢拍電影，不得奧斯卡金像獎才怪。

當他看到那輛六九年黑色福特時，覺得那十元小費倒還不太冤枉。車子很新，底盤很低，是爲崎嶇道上特別設計的。到美腦務去的路長達二百公里，而且路面凹凸不平，坐這輛車子必然感到減少許多顛簸之苦。

呂奇很想先回到旅館去取來行李，去了美腦務，就不必再回來了。他可以在任何一個海港搭上開往新畿內亞的船，可是，當他想到「性命相關」那句話時，決定立刻駕車前往。

呂奇開過各種類型的汽車，自然是經驗豐富，再加上他從事特種行業所造成的「職業性敏感」，他在開車之前先來了一次檢查：油箱是飽滿的，蓄電池也非常充足，車窗枱上有一大壺冷開水，還有一張公路地圖。車行對租車者的服務倒很週到。還附了一份租費計算表——起價是美金五十元，每使用一日增加三十元，使用完畢時一併結算。油料賬單可以交車行償付。

於是，呂奇在極爲滿意的情況下起程了。

車子的馬力强得驚人，像一匹脫韁的怒馬般具有難以抑制的衝刺力。呂奇是開快車的能手，自然毫不在意。可惜這兒的公路太差勁，使得呂奇只能委屈地以二檔慢速行車。

他看看碼錶，平均時速只有三十哩，恐怕要到晚間九時才能趕到美腦務。慢行之苦倒無所謂，但願不要誤了那位雅君小姐的緊急事件。

車子將要駛出市區，經過公路汽車站的時候，路旁突然閃出一團黃色的影子；那是一個年輕女郎，左手提着一個輕便旅行袋，右手在不停地揮動，顯然是要呂奇將車子停下來。

呂奇在她面前停下，不及問話，那女郎已搶着問道：「先生！你要去美腦務嗎？」

她說的是當地話，生硬而蹩脚。呂奇並不十分懂，只是由「美腦務」的發音猜想出來的。

呂奇自然非常歡迎有這樣一位女伴同行，欣然地打開了後座車門，同時試探性地以中國話說：「請上來吧！」

「哦！你是中國人嗎？」那女郎顯得無比的欣喜，她的腔調帶了濃重的潮州音。她將後座車門推上，拉開前座車門，坐到呂奇的身邊。「請讓我坐在你身邊，否則別人會誤以爲你是司機。」

自從服裝設計家畫出了迷你裙的藍圖之後，受到男女青年的一致喜愛。唯一的缺憾是穿着者不能彎腰，不能蹲。短裙因身體姿態改變使雙腿作更多的暴露，有時會使穿着的人感到尷尬。

不過，這個女郎却一點兒也不感到介意。

這對呂奇也沒有多大妨碍，車子開得很慢，即使他偶而將目光投射在她那渾圓的雙腿上也是很安全的。

「妳要去美腦務嗎？」呂奇一面鬆開煞車掣，

一面問。自然他的目光還在注視那雙修長誘人的玉腿。

「是的。」她抬起手來梳攏着頭髮。

「妳是遊客？」

「不！」

「那麼……？」

「一個考古學家的助手，也是……」她猶豫了一下，終於鼓足勇氣說出來：「也是他的情婦。我叫林媚。」

呂奇倒很欣賞她這種坦白爽朗的性格，但由於道德觀念所使然，他將眼光畢直地投射在公路上，也沒有再說話。

「你是遊客？」林媚不耐寂寞地問。

「嗯！」

「貴姓大名？」

「呂——奇——。」

「哦！和我一樣也是單名。」林媚有些近乎自言自語：「那個老傢伙很討厭，他開始佔有我時使用的是花言巧語，接着他又使用金錢籠絡我。你該知道，女孩子都是愛慕虛榮的，他是個有名氣的學者，又有錢，於是……噯！不說也罷。總之，我突然從迷夢中醒了過來，不顧一切地離開了他。」

呂奇冷冷地問道：「他在庫塔拉查嗎？」

「誰？」林媚心不在焉地反問。

「那位……考古學家。」

「哦！他住在庫塔拉查最好的旅館裏。」

「那麼，妳一定住在美腦務了？」

「不！我是從香港來的呀！」

「妳方才說妳不是遊客。」

「當然不是遊客。我們是來考古的。考古嘛——就是檢兩塊死人骨頭，買幾個破盆破碗，或者去遊覽一些荒廢的舊城，這就是考古；考證古代人物的生活，社會背景，以及……」

呂奇笑着打斷她的話。「林媚，妳有資格成爲一個考古學家了。」

「我知道你不會對考古有興趣，」林媚有些沮喪地說：「那麼，你來遊覽什麼？蘇門答臘在十八世紀一直是海盜的盤據地，這兒有破船，有海盜們藏寶的洞窟。哦！對了！你是一個掘寶迷嗎？」

林媚的嘵舌，頗使呂奇感到厭煩。雖然她有一副很好的面龐，有一副曲綫玲瓏的身段，有一雙吸引男性目光的腿，也很難使呂奇對她再發生興趣了。倒不完全因爲她曾經爲人情婦。男人喜歡耳根清淨，誰能忍受自己的女伴是一頭嘰哩咕嚕叫嚷不休的母鷄。

因此，呂奇將話題扯開：「林媚！妳怎麼知道我的車子要經過這裏？剛好又是要去美腦務？」

「我沒有趕上公路班車，只好站在那兒碰碰運氣。前幾分鐘曾有一輛貨車經過，司機很願意我搭便車，並允許我坐在駕駛台，被我拒絕。他太髒，也許沒有受過教育。我喜歡和體面的紳士結伴。」

「妳去美腦務找朋友嗎？」

「嗯！不過也是剛認識的新朋友。哦！」林媚慇懃地說：「我應該提醒你一下，若不事先訂房間，你到達美腦務之後，你可能沒有宿處。我倒可以爲你想想辦法，在離城十里的一遍松林之中有一個『松林客棧』，那是一個去世的藝術家開辦的，收極少的錢，但是只限於招待藝術家，學者……」

「妳和那位考古學家一定在那兒住過，那兒的環境也一定很清靜。可惜我既不是學者，也不是藝術家。」

「你的外表看起來很像是一位……」

「屠夫！」呂奇很快地接口。

「你在開玩笑？」林媚似乎有些發楞。

「眞的。我的職業是屠夫。」

「哦！我明白了，你是解剖醫生，他們經常以『屠夫』作解嘲性的別名。妳解剖過女屍嗎？」

「嗯！」在一個自作聰明的女人面前，呂奇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林媚自言自語地說：「那一定是毫無性感可言的。膚色蒼白，肢體僵硬，那一定非常可怕……非常……」

呂奇不願聽那種顫抖，古怪的聲音，用力踩了一下油門，怒吼的引擎聲將她的話聲遮住下去。

然而林媚是天生的女高音，嗓門寬，中氣足。她提高了聲音再一次問道：「呂奇！你去美腦務是爲了掘寶嗎？」

呂奇的計劃失敗，只得放鬆了油門；事實上，快速行車，在這種差勁的公路上也不見得安全。他以極不愉快的聲音回答說：「我去美腦務只是爲了這輛車子。」

「噢！」林媚困惑地說：「我不明白。」

「有人租這輛車子，車行請我順便駕這輛車子到美腦務去，就是這麼回事，明白了嗎？」

「哦！原來你是一位免費乘客。」

「妳也是。」

「是誰租了這輛車子？」

「雅君小姐。」

「雅君？」雖然引擎已不再怒吼，林媚仍然大叫大嚷：「那一定是韓雅君，一定是她。」

「韓雅君？」

「嗯！是她。馬來西亞一家藝術學院的學生，她就住在『松林客棧』。」

「妳能確定是她嗎？」

「當然。」

「她租這輛車子幹什麼？」

「大概是搬運她父親的靈骨吧！」

「噢？」呂奇感到輕微的吃驚。「她父親死在這裏嗎？」

「別吃驚！」林媚笑着說：「那件事情距現在大概有二十多年了。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日軍盤據在此，韓雅君的父親正好在此經商，在無法撤退的情況下參加了此次的抗日游擊隊。」

「哦！那麼他是作戰死亡的了？」

「大概是吧！」

「這是韓雅君告訴妳的嗎？」

「不！是一位畫家，名叫趙寧的年輕人告訴我的，他也住在『松林客棧』。老實說，韓雅君眼睛生在頭頂上，好像看不起任何人，自以為是天底下最純潔的少女。哼！我最討厭這種人。」

「林媚！別忘妳在乘坐她化錢租來的車子。」

「我只感激你，並不是她邀請我乘坐的呀！」

「好啦！妳該休息一下，這段路很漫長哩！」

「呂奇！」林媚將軀體靠近了一些。「你好像不大歡迎我。」

「不是我主動為妳打開車門的嗎？」

「可是，你不願和我多作交談。」

「因為交談會使我分神，路不好容易出事。」

「好！我閉上嘴吧就是。」林媚只停了幾秒鐘，又開口問道：「對了！我們在什麼地方停車吃晚飯？」

「妳說呢？」

「哦！原來你很尊重女權。」

「那倒不一定。」呂奇冷冷地說：「妳在這條路上走過，比較熟，自然要妳來作嚮導了。」

「讓我想想看……」林媚倒很認眞地想了一想。「對了！我們經過梅子村時，差不多是晚上七點鐘，那是正該晚餐的時候。我記得那兒有一家名叫『七絃琴』的中國食堂，菜還不錯。」

「我們就決定在梅子村停車休息吧！」

客棧之夜

晚間十時過五分，呂奇才駕車來到了「松林客棧」，路上行車倒不十分慢，只因為梅子村晚飯後，林媚要去買一點紀念品而一去達一個小時之久。她回來時只買了一個以竹子編織的龍蝦。

當車子停在草地上，呂奇熄滅了車燈之後，四週一片漆黑。松林密茂，月色也透射不進來。

客棧的門燈突然大放光明，門也接着打開。想必是客棧的管理人聽到了車聲；他是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老者，穿着當地人的服裝，面上浮現着友善的笑容。

「我來介紹，」林媚搶先一步，以英語嚷叫着說：「這是彭博士的助手呂奇先生，這是客棧管理人巴姆，他一定可以為你弄一個安靜整潔的房間。巴姆先生！彭博士有一部資料需要我和呂奇先生共同整理哩！」

她所說的彭博士想必就是那位考古學家，但是自己冒充他的助手，却使呂奇感到不安。他剛想申辯，林媚又暗暗拉了他一下。

名叫巴姆的管理人連忙彎身行禮，同時以不純正的英語說：「歡迎！歡迎！松林客棧是專為學者和藝術家而設置，二位請進來吧！」

進入客棧之後，呂奇以不快的語氣說：「林媚！妳應該事先徵求我同意的，為了騙取一間廉價宿舍，而不惜冒充彭博士的助手，似乎不大妥當。」

「呂奇！我是為你好啊！」

「是怕我到了美腦務之後露宿街頭嗎？」

「你這個人！」林媚白了他一眼，嬌嗔地說：「我不但是為你着想，也是為韓雅君着想。這兒離美腦務還有十哩路，你將車子交給她之後徒步走去？還是請她送你一程呢？這麼晚了，你也未必放心讓她一個人單獨回來。再說你到了美腦務之後，萬一找不到宿處，韓雅君會撇下你不管嗎？或者由她陪你漫步街頭？共坐車廂？你想到這些沒有？」

她的口齒伶俐，又舉出了一大堆理由，使得呂奇無辭以對，只得聳聳肩頭說：「林媚！妳眞是一個關心別人的仁慈者。」

他們在巴姆的引導下走過長廊，呂奇發現松林客棧的建築非常單純，它就像是一個火柴盒子，長廊的兩邊，相對着一共有十八間屋子。在經過七號時，他看到了韓雅君的名牌，九號住着趙寧，其餘的屋子都是空的。

巴姆引導他們走到長廊的盡頭，才停下來說：「林小姐！這間十八號原是妳住的，呂先生就住在妳隔壁的十六號吧！這樣你們在工作時可以方便一些。床單今天早上才換過，現在還有熱水。祝你們晚安。」

巴姆說完之後，分別為他們打開房門，擰燃了室內的燈，又將鑰匙交給他們，然後才離去。

「想睡嗎？」林媚停在門旁，微笑地問。

「的確很累了！」呂奇伸了一個懶腰，忽然正經地說：「林媚！妳說我此刻是否應該去訪問韓雅君小姐？」

「去告訴她，她租的車子已經送到了嗎？」

「當然。她也許等着要車用。」

「但她不會連夜要車用呀！這個時候她早已入夢，深更半夜去打擾一個陌生女郎你認為妥當嗎？」林媚說到這裏，向他笑笑，「來！到我房裏來一會兒，我帶來一瓶好酒，喝一杯可以鬆鬆筋骨。」

「不了！」呂奇搖頭搖得很快。「媽媽告訴過我，睡前絕對不要喝酒，否則明晨起床後會頭暈，晚安！」

「你一定是乖兒子！」林媚冷笑着說。她不但在譏諷，也存心想討便宜。

呂奇却懶得去理睬她，進入房中關上了房門。

他第一件事便是躺上了柔軟的床榻，在駕駛座上坐了太久，渾身關節都有僵硬的感覺。同時他也需要靜靜地想一想，尤其是那句「性命相關」話中的含意；還有，代韓雅君租車的人怎麼沒有去「羅門咖啡室」等候？

但是，他想了許久也沒有一點頭緒，睡意却在不知不覺中爬上他的眼皮。

在朦朧中，他聽到了敲門聲；很輕，連續不斷地。呂奇很快地翻身下床，打開房門一看，原來門外站着林媚。

那模樣十分古怪，却也分外撩人。她的頭上裹着一條毛巾，身上是披着浴巾，一隻手緊緊地抓着，高聳的胸脯在浴巾的上端顯露，大腿也暴露到很高。她渾身上下都是肥皂泡沫。

「呂奇！」林媚有些尷尬地說：「洗到一半，浴室的水龍頭突然壞了。我想借用你的浴室。」

「請！」呂奇擺了擺手。

林媚笑了，她飛快地向浴室跑去，在雙腿彈動的時候，浴巾下端因風飄動，呂奇看到了她半個臀部。

她是故意引誘嗎？呂奇想。那是極可能的，考古學家想必也是如此跌進她的美色陷阱。林媚為什麼又要離開那個又有名氣，又有鈔票的學者呢？呂奇就想不透了。

在嘩啦的水聲中，只聽林媚高聲問道：「呂奇！借用你的浴室你會不高興嗎？」

「當然不會。」

「我聽不清楚你在說什麼，為什麼不站到浴室門口來？」林媚嚷叫着。

乾脆讓我站在浴缸前面好了，呂奇心中暗暗訕笑，那樣不但可以使妳聽清楚我在說些什麼，也可以使我看清楚妳的裸體是什麼模樣。

他走到浴室門口！提高聲音說：「我說松林間的夜色一定很美，現在我要趁這時去欣賞一下。」

他說完後走了出去，重重地關上了房門。林媚在浴缸中一定很氣，說不定會錯開冷水龍頭。那樣也好，冷水會使她的頭腦清醒，就會發覺呂奇是一條冷靜的魚，不會輕易上她的餌鈎。

呂奇自然不會去欣賞松林夜色，松林中只是一片漆黑。他只是想證實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

他來到了林媚的房間，先檢查浴室，水龍頭根本就沒有壞，浴缸內也沒有水。她只是站在那兒在身上擦滿了肥皂，然後裹上浴巾去到呂奇的房間。她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個年輕的男性作陪麼？

林媚提來的旅行袋放在椅子上，呂奇走過去打開，裏面倒是眞的有一瓶扁瓶裝的拿破侖白蘭地。不過，呂奇還發現了另一件使他吃驚的東西；那是一支點二二口徑的德造毛瑟短槍。

一個考古學家的女助手為什麼要帶槍？

呂奇以直覺告訴自己，這個表面上看來只是有點浪漫的年輕女郎，在骨子裏也許並不簡單。想到這裏，他連忙將旅行袋恢復原狀，退了出來。

他需要夜風提醒他的神智，於是推開了長廊盡頭處的小門，步入了客棧的後園，那兒有一塊草坪，四週環以松樹。他在進來的時候就注意到這一道門沒有上鎖。

性命相關！雅君小姐！租車而沒有按時去領車的人，考古學家！林媚！女助手！情婦！毛瑟槍！……呂奇想了很多，情況似乎很亂，他一時也無法整理出一個明顯的頭緒。

當他回到自己房間時，林媚已經沐浴完畢，坐在沙發上神態悠閑地吸着香烟，除了一部份胴體裹在浴巾裏之外，肢體絕大部份暴露在外。在燈光的照射下，泛出誘人的艷光。呂奇不自禁地嚥了一口唾沫。

「呂奇！」林媚似笑非笑地說：「你媽媽曾經告訴你，旅行在外，要盡量躲避年輕女人嗎？」

呂奇以背對着她，冷冷地說：「她告訴我不要接近陌生的女人。」

「陌生？」她似乎在鼻孔裏哼了一聲。「我叫林媚，你叫呂奇，誰說我們陌生？」

「妳洗好了嗎？」

「我知道你這句話是表示要趕我走，」林媚站起來，走到呂奇的面前，臉上流露出挑戰式的笑容。「呂奇！你甚至不敢面對着我。若說我醜，連我自己都不會相信，那一定是因為你畏怯。」

「我只是想睡覺。」呂奇的目光集中在她的雙眼裏。大概想從她的目光中看出她施展誘惑的目的何在。

「那就睡吧！」林媚像芭蕾舞的表演者很美妙地將身體旋轉了一圈，浴巾的下端又飄了起來。「那瓶酒我將為你留着，我也為你留着。如果你想遊

覺，我是很好的嚮導；你寂寞，我將是很好的伴侶。晚安！」

她走了，呂奇吁出一口長氣。

他原以爲對方會以柔軟的雙臂纏上他的頸項，送上她的紅唇；或者極爲粗俗地扯下身上的浴巾，那是下流的手段，但是却最具效用，至少將使得呂奇難以應付。幸好她沒有這樣作。

那麼，她一定有很好的自制力；或者，她引誘呂奇並不是由於內心裏昇起了某一種慾望。

呂奇一直不停地想，最後他矇矓地睡着了。

當他被一種什麼聲響驚醒時，已經是凌晨四時。那聲音似乎是從隔壁房裏發出來的，像是痛苦的呻吟，也像是愉快的低呼。難道林媚病了嗎？

很快地，呂奇得到了正確的答案，因爲他聽到了一個男人的聲音。那是誰呢？在松林客棧中只有巴姆和趙寧兩個男人，呂奇的判斷，後者的成份居多。那麼，林媚離開那位考古學家，趕回這裏來，就是要會見她的新情夫嗎？

不對！呂奇立刻否定了。如果是，林媚一定迫不急待地蹓到趙寧的房間裏去，怎麼又來了一套水龍頭壞了的妙計呢？

那麼……？

難以入耳的聲浪逐漸昇高，呂奇也想不下去，他拉上了毛毯蒙起了頭。不多一會兒他再度入夢。他睡得很甜，很酣暢，似乎一切離奇的，不快的，以及難以理解的事都不存在他的腦海中了。

×　×　×

朝陽使松林成爲金黃，好美！

呂奇在松林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感到無比的舒暢。現在才七點鐘，他想：自己一定是起床最早的人。

殊不知還有人比他更早，當他漫步向松林間的時候才發現林中有人；那是一個穿着墨綠色長褲，白色恤衫，長髮披肩的女郎。

她是韓雅君嗎？呂奇的心臟重重地跳了一下。

他走過去，高聲打着招呼：「哈囉。」

女郎轉過身來，凝注着他；她的面貌說不上很美，却很秀氣，尤其那一雙目光很溫和，就像冬天的太陽。這個世界上的人類，恐怕還沒有誰不喜歡冬天的太陽。

「你早！」她也以英語回答。

「妳是韓雅君小姐嗎？」呂奇試探地問。其實，他早已料準了。別人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到松林客棧的後園裏來散步。

「是的。」她點點頭。雖然已是二十六、七歲的成熟女人，臉上仍有一團可愛的稚氣。她凝視了呂奇許久，才遲疑地問：「你是……」

「我名叫呂奇。」他盡量使自己在言行上表現得友善一些，因此他的語氣很慢，面上也保持了適度的笑容。「妳在庫塔拉查租的汽車，已經由我駕駛到這兒來了。這是鑰匙。」

那一把鑰匙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韓雅君的眼裏也許是一條金色的小蛇，否則她不會後退一步。

「我租的汽車？」她顯得很吃力地說。

「這可能需要解釋一下，」呂奇從容地說：「妳拜托某先生去租一輛汽車，並付了美金五十元的訂金。約好下午二時在碼頭邊的『羅門咖啡室』交車，車行的伙計開車送來時，那位先生却沒有來。剛好咖啡室裏又只有我是唯一的中國人，送車的伙計就找上了我。還說什麼妳等着要用這輛車，因爲妳遭遇了『性命相關』的事。我也就不加否認，將車子開來了。」

韓雅君認眞地問道：「車行的夥計指名要你將車子送給我嗎？」

「他說的是『雅君小姐』，」呂奇向那窗簾低垂的十八號房間指了一下。「湊巧在路上遇到搭順風車的林媚小姐，她告訴我，妳也住在這兒。並說，這兒的中國遊客不多，所謂『雅君小姐』大概就是妳了。」

「哦——」韓雅君吐出一口長氣。「原來你不是彭博士的助手。」

「關於這一點，我實在很感慚愧。」呂奇又抬手向那窗口指了一下。「據林媚小姐解釋，她所以要僞稱我是彭博士的助手，無非是爲了使我能暫住一宵。否則我說不定要深夜打攪妳，甚至還要麻煩妳駕車送我到美腦務去找住宿之處。」

韓雅君搖搖頭說：「呂先生！我不會駕車。」

「噢！那麼妳租車……？」

「所以我也沒有租車，那位『雅君小姐』一定是另有其人。」

「韓小姐！」呂奇的眉頭皺了起來。「妳不是在開玩笑吧！」

「我說的是眞話，請相信我。」她的目光射出虔誠的光芒。「我根本就不會駕車，而且我也沒有遇上什麼性命相關的大事。呂先生！爲了不使那位眞正要用車的雅君小姐等得發急，你最好盡快到美腦務去找她。」

「哦！」呂奇悵然若有所思地說：「這件事可有點麻煩了。」

「很抱歉！」他們身後傳來一個嘹亮的聲音。那是林媚，她穿着薄而短的晨褸，手指間夾着一支香烟，緩緩地走過來。目光在韓雅君的面上掃了一圈，慢慢地說：「是我冒用了雅君小姐的名字。」

「妳？」呂奇和韓雅君幾乎同時發出了驚異的低呼。

「是的。」林媚的態度很從容。「我決心離開彭博士，爲了避免他的糾纏，只得盡快離開庫塔拉查。當時來美腦務的公路汽車已經開出，而我又不會駕車，只得請那位車行夥計帮忙，編造了一個『性命相關』的故事。」

「嗯！」呂奇冷冷地說：「當時我就曾經暗暗地想過，那傢伙的演技逼眞，如果到好萊塢去求發展，一定可以得到奧斯卡金像獎。」

「林小姐！」韓雅君也極爲不悅地說：「即使如此，妳也不必冒用『雅君小姐』的名字呀！」

「出租汽車的老闆一定要登記租車人的姓名，我能用林媚的名字嗎？」林媚的語氣近乎自說自話，「事後那老鬼可能從車行查出我的行踪，萬一追到這兒來，我又沒有清靜日子過了。」

「哦——」韓雅君有了諒解的神色。

呂奇却有被捉弄的感覺，他忿然地問道：「林媚！這輛車子怎麼辦？」

「如果你不想在這兒停留一分鐘，你立刻可以將車子駛回庫塔拉查，出租一天的費用由我出。不過，你最好別放棄這兒的許多古蹟。」林媚說到這裏，瞟了韓雅君一眼。「韓小姐也可能要用車，你可以按時間計算，作臨時性的出租。我相信，你可以賺回每日三十元美金的租費。」

呂奇的憤怒很明顯地浮現在臉上，當他將要發作的那一瞬間，忽然瞥及韓雅君那種代林媚乞求饒恕的目光；她的目光勝過了千言萬語，有無比的說服力，呂奇竟然將滿腔怒火按捺下來。

「哦！」林媚低聲失笑，「穿着睡衣和二位交談，實在太不禮貌了。容我失陪。」

她轉身向客棧內跑去，晨褸的下擺又隨風飄盪起來。

「呂先生！」韓雅君低聲說：「請原諒她。她具有婦人的身體，却只有嬰兒的頭腦，而且也沒有受過太好的敎養，原諒她！」

「嗯！」呂奇漫應着。他的目光却一直凝視着林媚的身影消失之處。儘管她的解釋很好，也很合符情理，但是呂奇却不會百分之百地相信。原因是——林媚的旅行袋裏藏了一支毛瑟手槍。

「呂先生！」韓雅君又在他身後輕聲說：「原諒她的無知……」

「這沒有什麼，有一輛車子，我的行動也方便得多。」他轉過身去，以笑臉相對。事實上他的心中只有疑雲，而沒有怒火了。「韓小姐！聽說妳這次來這裏，是爲了搬運令尊的靈骨？」

「哦！」韓雅君楞了一下。「是林媚告訴你的嗎？」

「嗯！是嗎？」

「現在還說不定。」韓雅君慢吞吞地說，「知道先父埋骨之地的關係人我還沒有見到。我三天前來到這裏，步行了二十哩路去找他，據他的女兒說，到『卡婆』山內打獵去了。今天可能回來。」

「要去見他嗎？」

「我準備早餐之後去，路很遠，我還要當天趕回。」

「不知有沒有車路可通？」

「你打算送我去嗎？」韓雅君面上透露出喜悅的神色。「如果乘車去大概只要步行三哩左右。」

「我是爲一位『雅君小姐』而來，自然應該爲眞正的雅君小姐服務了。而且，對於令尊，我也十分欽佩，聽說他是一位抗日的游擊英雄。」

「不敢當。」韓雅君的目眶中漾着淚光。「他遇難於一九四五年春天，至於眞正的死因，到現在還不完全明白。在大戰結束後，家母雖然接到了一位署名『哥查』的信件，報告了家父的死訊，却一直沒有機會來查明眞象。我自小就立下了宏願，直到最近纔有了機會。學校要一份有關南洋羣島島民的民俗資料，剛好我研究的是藝術歷史，所以就派我來了。」

「你們全家住在……？」

「新加坡。」

呂奇沉吟了一陣，慢吞吞地說：「詢問小姐們的年齡，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可是……」

韓雅君很爽直地說：「我是一九四三年出生的，父親在一九四二年來這兒經商，就沒有再回去過。他離家時，我大概在母胎中尙未成形。」

「以後一直沒有通過信嗎？」

「有過兩三封信，最後一封信大概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寄出的，遲了幾個月纔收到，當家母讀到那封信時，我父親已遇害了。前幾天我見到了哥查的妻子，雙方言語不通，在比手式的交談中，我約畧了解一點我父親當時遇難的情形。」

呂奇的目光望着松林，似乎想透射過去探索深沉的空間和消逝的時間。喃喃地說：「戰爭是製造悲劇的魔鬼，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結束了二十多年，但是由於那次戰爭所受害的人們仍有絕大多數在痛苦地活着，雅君小姐！交淺不便言深，我只能勸妳忘掉喪父的悲慟，勇敢地活下去。」

「謝謝你。」淚光中的微笑顯得格外動人。「我原來是想到這兒來看看亡父的墳，如果可能的話，我也希望能將他的靈骨帶回新加坡去。現在的情形彷彿有了改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爲什麼呢？」

「因爲我父親是被謀殺的。」

「謀殺？」

「他不是死於追緝他的日軍之手，而是死在同是打游擊的一個夥件的陰謀之中。哥查的妻子以極少的英語單字加上手式告訴我的。」

一件相隔了二十五年之久的謀殺案，那該是多麼可笑的事。但是，呂奇沒有笑，相反地神情十分凝重。

二人沉默許久，韓雅君纔低聲說：「呂先生！我想請你到我房中共進早餐，我從新加坡帶來一些煎餅，還有……」

「我不知道妳是否帶來了令尊的平安家書？」

「帶來了，我也正想給你看看。」

「走吧！」呂奇很自然地挽着她。

而韓雅君多少有點忸怩，而她也未拒絕。當他們行經十八號房時發生了一件尷尬的事；林媚適巧開門而出，她的面孔立刻籠罩一層陰雨，鼻孔裏面還冷哼了一聲。呂奇感覺到韓雅君的手臂在輕微的顫抖。

難解之謎

呂奇的肚子的確很餓，他接連吃了好幾塊煎餅，喝了一大杯牛奶，然後閱讀韓雅君遞給他的那封「家書」。

信箋是一張普通而粗糙的包裝紙，字蹟非常潦草，却很通順。這封信一定經過可憐的母女一再閱讀，已經揉綴陳舊不堪。呂奇抬頭看看坐在對面的韓雅君，她神情黯然地以茶匙調弄着杯中的牛奶。

「愛妻如晤：這是我第三封信，不敢想像這些信是否能夠到達妳的手裏。但是我却虔誠地膜拜上蒼，希望妳能看到這些信，尤其是這一封。

「戰爭似乎已近尾聲，但是日軍還在盡力地搜捕我，也許我在寫完這封信後就會遭到不測，也許能夠再和妳生聚。究竟如何，那要看上蒼的意旨。

「今晚我特別有寫信的衝動，只因爲我發現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完全是與戰爭無關的事，我眞不知道該如何告訴妳。因爲我無法將那件不可思議的事寫在紙上。信要托人寄出，很可能被他人拆閱。所以我只有藏在心中，但願妳能體會得出。

「我們的孩子該有三歲了吧？還不知他是男是女，希望戰爭結束後我能和他見面，讓他也分享我的喜悅。

「戰爭結束後，我若沒有消息，請與此地的哥查連絡，他是一個很可以信賴的異國友人。有一次他爲了救我，甚至眼看着他的弟弟死於日軍的刺刀之下也沒有說出我的藏匿之所。

「帶信的人立刻要出發，我只得就此擱筆。祝妳健康。安心等我歸來。　信甫　字」

「信甫是妳父親的大名嗎？」呂奇將那封信遞還給韓雅君，同時輕聲地問。

「是的。」韓雅君微微地點了一下頭。「他說發現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又說什麼喜悅。眞不知道他的原意何在？」

「也許他發現了一宗十八世紀海盜遺下來的藏寶。」呂奇笑說着。這話是無稽的！實際上他也的確是在開玩笑，想冲淡韓雅君心目中的憂傷。

「藏寶？」韓雅君語氣却是認眞的也很驚訝。

「那麼，我的父親是眞的被游擊夥件謀殺的了。」

呂奇感到難以答覆了，他不過是信口開河，却被韓雅君信以爲眞，而他此時又不便承認自己是開玩笑。楞了一下，纔說：「韓小姐！等我們見過哥查之後，再下斷語吧。令尊說他是一個很可以信賴的朋友，那麼，他就很可能將所發現的那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告訴哥查了。」

「但是，哥查當年寫給我們的信也却沒有提起過。」

「那封信呢？」

「前幾天交給了哥查的妻子。」

「信上怎麼說？」

「寥寥數語，大意是——韓信甫先生在戰爭末期不幸遇難，遺骸業已安葬。如欲瞭解蒙難詳情，可來美腦務沙樂村尋找哥查詢問。」

「走吧！」呂奇站了起來。「我陪妳去，如果哥查打獵回來，我們也到野外去走一趟。今天的天氣實在太好了。」

韓雅君沒有說話，默默地戴上一頂遮陽草帽，和呂奇走出房去。

他們在走廊上湊巧遇上了趙寧，在韓雅君沒有爲他們介紹之前，呂奇已猜想到對方是誰；趙寧看上去雖然只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大孩子，却具有一種屬於藝術家專有的氣質。而且他的襯衫袖管上還沾染了油彩。

「昨晚我見你和林媚小姐同來，」趙寧握着呂奇的手，聲音爽朗，態度祥和。「聽說你也是彭博士的助手。」

韓雅君似乎瞭解呂奇難以回答這句話，大概也不願呂奇作進一步的解釋。因此她很快地接口說：「趙寧！呂先生開了一輛車子來，你要去作畫嗎？他可以送你到山脚下。」

「不了！」趙寧友善地笑笑。「我在畫山上那些蘊藏無限神秘和孕育離奇傳說的天然洞窟與峭壁

巉巖。早上的陽光使巖石過於鮮明，不適宜作畫，我多半是下午二時以後再去。」

呂奇報以微笑，道：「如果我下午有空，一定會開車送你去。」

走出松林客棧的大門，趙寧的神態還在呂奇的腦海中徘徊。昨晚，他曾經猜想和林媚幽會的男人是趙寧。現在，他發現自己的猜想錯了。因爲趙寧的典型不足以吸引林媚那種成熟透頂，慾望強烈的女人。

在車行途中，呂奇找機會問道：「韓小姐！這個大孩子和林媚相處如何？」

韓雅君一時沒有回答，似乎經過一陣思索，纔喃喃地說：「你這句話好像有絃外之音。」

呂奇自然不便說出心中的猜測以及有男人在林媚房中幽會的事，只得含糊其辭地說：「林媚爲什麼突然離開了彭博士？」

「你可能在猜測這事與趙寧有關。」

「也許吧！他的外表很具吸引力。」

「那是因爲你不了解林媚，」韓雅君頓了一下，又緩慢地接着說：「呂先生，有一句話我幾乎不敢出口，不過，我還是要鼓足勇氣說出來。你對林媚，纔是最具吸引力的，我可以從她的目光中看出來。」

「也許，」呂奇聳動了一下肩頭，「但是，這與林媚決心離開彭博士的事沒有關係，她離開那位學者之後纔認識我的。」

之後，在顚簸的行程中，他們再沒有說話。倒好像是因爲最後那一句話造成了他們之間的隔閡。

半個小時以後，車子在山麓停下。

韓雅君先下車，指着半山一遍叢林說：「沙樂村就在那遍樹林裏，雖然以村爲名，却只有七、八戶人家。我們登山吧！路難走得很哩！」

路的確難走，却難不倒呂奇，他走過各式各樣的路：崎嶇的、坎坷的、詭形的、驚險重重的：……

韓雅君走過沙樂村，順理成章地在前面引路。她大概怕荆棘刺傷她的小腿，特別加穿了一雙短襪。那是一雙紅色的短襪，在陽光照射下顯得非常刺目。呂奇毫無理由地打了一個寒噤；在暖和的陽光下會打寒噤眞是怪事。紅色含有警告的意義，他意識到自己正走上一條難以回程的詭路——那路上滿是陷穽；滿是……

好不容易進入了叢林，滿眼綠色使呂奇舒服了一點。

在一條小溪旁，韓雅君停了下來。她選了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下，以歉意的目光望向呂奇：「路很難走吧？」

呂奇瞪視着她，沒有說話。

他的目光一定非常奇特，否則韓雅君不會低下頭去望着溪水。

「雅君！」呂奇的聲音很輕，「我可以這樣稱呼妳嗎？」

「當然可以。呂奇！」

「情況似乎不太單純。」

「你說什麼？」韓雅君抬起頭來望着他；目光中的驚異之色在閃耀，她顯然想從呂奇面上的表情去揣測他那句話的含意。

呂奇聳了聳肩頭，以沒有信心的聲音說：「算了！也許我太敏感了。」

「呂奇！你在隱瞞什麼嗎？」

「我在想那輛車子，」呂奇蹲下來撥弄着溪水。「林媚冒妳的名字租那輛車子，又選中了我駕那輛車子送她到這兒來。經過梅子村的時候她失踪了一個多小時。……雅君！妳相信林媚的解釋嗎？」

「呂奇！」她輕喚他的名字，面上是無可奈何的神情。「你到底在想什麼？」

「哦！彭博士是怎樣一個人？」

「學者！到這裏來工作了四個月，他和林媚勘察了山上的每一座洞窟。爲了寫研究報告，常常澈夜不眠。我見過他一面，是個慈祥的老人。但是，每當他見到林媚時，他的目光中像是燃燒着熊熊的火燄。」

「雅君，」呂奇的聲音如同冷冽的溪水。「我應該警告妳，千萬不能夠相信林媚所說的任何一句話。」

「呂奇，我認爲她並不十分壞。」

「她是一個魔鬼。」

「呂奇！」韓雅君以責備的目光望向他。「別太武斷。你用『魔鬼』兩個字去稱呼她，似乎太殘酷了。」

「雅君，有許多事情我本來不想告訴妳，但是妳要逼我說。昨晚林媚曾經以最下流的方式想引誘我……」

「求你，別說下去！」韓雅君聲音有些顫抖。

「我必須說出來。半夜有個男人在她房裏，我原本猜測那男人可能是趙寧，現在我不那麼想了。那麼是誰呢？客棧管理人巴姆嗎？那似乎不可能。後門沒有上鎖，那男人一定是外來的。」

「可能是阮正千。」

「誰？」

「阮正千。」韓雅君將這三個字說得非常清楚。「他是越南人；却是在這兒出生。他是彭博士的嚮導，身裁很結實，我剛來的那一天，曾經看見他和林媚在松林中緊緊地……擁……擁抱在一起。」



呂奇陪同韓雅君往沙樂村找她父親生前的摯友——哥查。

「哦——」呂奇吁出一口長氣，他眞担心韓雅君沒有勇氣說出她的所見。

「那也算不了什麼，是不是？」

「雅君，林媚的旅行袋裏放了一支槍。」

「槍？」她彈跳起來，好像有人在她臀部下燒了一把火。

「那不是獵槍，」呂奇的語調十分緩慢，「而是殺人的利器。我的直覺告訴我，這裏將有令人意外的事情發生。」

韓雅君楞住了，良久，她突然失聲而笑：「嗨！呂奇，我們大概都犯了神經過敏的毛病，會有什麼令人意外的事發生呢？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回到庫塔拉查去，或者順便去美腦務遊歷一番，我探視一下先父的埋骨之所也要回去了，家母身體不好，我也不想再在這兒躭擱得太久。呂奇！咱們走吧！」

呂奇自然不願使韓雅君蒙上恐怖的陰影，他站起來，笑着問道：「沙樂村還有多遠？」

「大概一千碼。」

這段路很好走，二十分鐘後，他們就看到了從樹林隙縫間露出來的一角草屋，一頭雄壯的獵犬狂吠着向他們撲來。林間有孩童的吆喝聲，獵犬聞聲回頭，尾巴像風車般打轉，向林間歡騰顚撲。

「雅君，哥查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

「方才那條狗大概是他的獵犬吧！」

一個頭髮蓬鬆，寬肩偉岸的男人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有一張皺紋滿佈的臉，那上面刻劃着歲月的痕迹。他大概有五十歲左右，却絲毫沒有衰老的現象；就像一頭慓悍的公牛，雖然年事老大，依然有挑角挺拔的英姿。

在他的後面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紅紅的面孔，晶亮的目光，他的身邊跟着那頭雄健獵犬。

「我是哥查，」他聲音洪亮，步履穩定。令呂奇驚異的是，對方說的竟然是一口極爲純正的粵語。「在戰前，我一直跟隨父親在庫塔拉查和你們中國人作生意，所以會說幾句廣東話。」

「我是韓雅君。」她提高了聲音自我介紹。

「這是妳的先生嗎？」哥查打量着呂奇，就像個很精明的生意人在審視他將要購進的貨品一般。

「不！他是我的朋友。」韓雅君有些臉紅。

呂奇連忙接口說道：「我叫呂奇，很高興認識你。」

「哦！」哥查的神情也有一些靦覥，他怔了一下，才說：「請到屋裏坐吧！能見到好友信甫的女兒，我眞是太高興了。」

屋子裏的光線很暗，四壁掛着各式各樣的獸皮，益發顯得有些陰森恐怖，所幸哥查爽朗的聲音，他兒子的紅臉給人愉快的感覺。哥查的妻子端來了茶，呂奇喝了一大口，苦得差一點使他吐出來。

「韓小姐！」哥查的話聲中充滿了極爲複雜的表情。「戰爭結束了二十多年，一直沒有你們的消息，我還以爲你們不會來了，却想不到……」

「哥查先生！」韓雅君的神情非常穩定。她畢竟是二十多歲的成熟女人，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她那激動的神情。「我前天曾來拜訪過，聽到一個非常可怕的消息；據說先父是被謀殺的。」

「是的。」哥查神情沉重地點點頭。

「而且是死於抗日的伙伴之手？」呂奇也問了一句。

「是的。」哥查再度點頭。「兇手名叫陳善，是安南人。他孔武有力，極不安份。他曾經和信甫纏鬥毆打過三次，最後……」

「哥查先生！」韓雅君迫不及待地問道：「你親眼看見陳善殺死我父親嗎？」

「是信甫親口告訴我的。」哥查目光從小小的窗洞望出去，似乎在追尋老友的影子。「那天晚上，信甫在我的家裏逃脫了日軍一次嚴密的搜查，他判斷日軍在天明前可能會再度前來，於是決定到山上的洞窟去躲一夜。天亮後我爲他送去食物，他已奄奄一息，倒臥在血泊之中。頭骨破裂，右臂折斷，小腹也中了好幾刀……」

「哇！」韓雅君雙手掩面大叫了一聲。

呂奇連忙站起來擋住了韓雅君，免得她看到哥查那副可怖的模樣，疾聲問道：「在那種情況之下，韓信甫還有知覺嗎？」

「他昏迷不醒人事，而且氣息虛弱。我拍打他的面頰，拚命呼叫他名字。他終於睜開了眼睛。」

「他告訴你，殺他的是陳善？」

「他先說出陳善的名字。」

「還說了些什麼？」

「蒲公英。」

「蒲公英？」呂奇喃喃地重覆着。

韓雅君的情緒平穩了一些，她插口問道：「那是什麼意思！」

呂奇加以解釋：「蒲公英是一種開黃色小花的植物。令尊是學園藝的嗎？」

韓雅君沒有去答覆他的問題，神情激動地向哥查問道：「他說蒲公英是什麼意思？還有，陳善爲什麼要殺他？你一定知道……」

哥查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我父親寫信告訴我媽，說你是一個絕對可以信賴的朋友，他一定會將其中原因告訴你的。」

「沒有。」哥查神情認眞地搖着頭。「當他和陳善接二連三地發生毆鬥之後，我追問原因，信甫却一直不肯說明。他只告訴我，如果有一天他失踪了，就一定被陳善所殺，絕不是被日軍所逮捕。」

「哥查先生！」呂奇試探性地問道：「以你揣測，陳善爲什麼一直要追殺韓信甫先生呢？」

哥查考慮了很久，才語氣緩慢地回答：「我認爲陳善無意殺害韓信甫，如果他眞想殺人，他有許多機會潛伏在暗中打黑槍。最後韓信甫雖然死在他的手裏，却不見得是他的本意。」

呂奇說：「哥查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陳善只是向韓信甫追問一個秘密，韓信甫堅不吐實，陳善一時怒火昇騰，失手殺了他。」

「什麼秘密？」韓雅君嚷叫起來。

哥查沒有立卽答覆她，向一旁的老妻揮手致意。她拿來一個小布包，哥查托在手心裏，緩緩地將布包揭開，裏面是一塊亮閃閃的金幣。

「這是信甫的遺物，」哥查將那塊金幣交給韓雅君。「他是藏在帽子裏的，我在兇案現場五十碼以外的石縫間找到那頂帽子。這也許就是信甫的秘密，我和他相交甚久，却從來沒見過這塊金幣。」

韓雅君畧畧一看，就交給了呂奇。

呂奇拿到窗洞口明亮的光線下去察看，那塊金幣是十足的赤金，約有二、三兩重，一面鐫刻着一個掛刀的男人，另一面則鐫刻着一艘鼓浪航行中的帆船。桅杆的旗幟上有骷髏圖案。這塊金幣沒有註明鑄造的國家，只有「一八六五」四個阿拉伯字，那似乎是代表鑄造的年份。

呂奇平靜地問道：「哥查先生，這塊金幣難道還有不尋常的意義嗎？」

哥查以敘述故事的語氣，緩慢地說：「在十九世紀中葉，有一個出名的海盜史頓；他領的船幾乎

有一百艘之多，聲勢浩大。他想稱王建立國家，就自己鑄造錢幣。這塊金幣正面的人就是史頓。」

韓雅君聽得發楞，呂奇也沒有揷口發問。

哥查在昏黯的屋子裏踱了一個來回，又接着說：「後來史頓遇上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幾乎全軍覆沒。根據傳說，史頓率領殘兵敗將曾經逃到了蘇門答臘，自然，山上那些天然洞窟也曾經是他們的避難所。」

韓雅君的氣息突然急促起來，她緊張地說：「哥查先生，你是說，我父親發現了海盜史頓遺留下來的藏金？」

哥查沒有答覆她，繼續述說他的故事：「經過一年整頓，海盜再次出動，又再度和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遭遇，但這一次全軍覆沒，沒一個人回來。」

「哥查先生，」呂奇將手中的那塊金幣幌了一下。「這就是海盜史頓所鑄造的金幣，當他逃到這兒時，自然帶來不少，埋藏在山上那些洞窟之中。韓信甫先生躲過日軍的逮捕，曾經在那些洞窟中藏匿，無意中發現了海盜的藏金，對嗎？」

哥查點點頭說：「我是這樣想。」

「那麼，陳善一定是在無意中看到了這塊金幣，所以向韓信甫先生追問來處，而韓先生又堅不吐實……」

哥查很快地接口說：「對了！你和我的想法一樣。」

「哥查先生！」呂奇沉靜地說：「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韓信甫先生應該發現陳善是個危險人物，爲了自己安全，他就該先下手將陳善幹掉呀！」

「我也提醒過他，」哥查嘆息着搖搖頭。「可是信甫却說：我沒有理由去殺死一個併肩抗日的作戰伙伴。」

韓雅君一直在屏息凝神地傾聽，這時才揷口說：「哥查先生，你認爲陳善是否已經將海盜遺留下來的藏金搬走了嗎？」

哥查搖搖頭說：「沒有。」

呂奇反問道：「怎見得？」

「我當時在帽子裏找到這塊金幣之後，就嚴密地監視通往山上那天然洞窟的必經道路，却一直沒有發現過陳善的踪跡。」

「戰後呢？」呂奇絲毫不肯放鬆地逼問：「二十多年了，你一直還在監視嗎？」

「是的。」哥查的聲音有些沙啞。「我本來可以回到城市裏去，但我却寧願留在這裏。不是爲了那些誘人的藏金，而是想爲老友報仇。可是，陳善一直不曾出現過，大概他已經死了吧！」

「謝謝你，」韓雅君哽咽着說，「哥查先生，戰後這許多年來，你是否去過那天然洞窟察看？」

「去過。但是一無發現。天然洞窟有一百多個，而且，在想像中，海盜的藏金也不是擺在地面上的。」

「哥查先生，」呂奇以充滿信心的口吻說：「根據常情判斷，韓信甫先生既然發現了藏金，他就會隨時前往察看，陳善也必然時時刻刻地注意他的行踪。所以，他們打鬥拚命的地方一定距離藏金的地方很近。你能帶我們去現場看看嗎？」

韓雅君接着說：「我也想看看父親的墳墓。」

「好的。」哥查點了點頭。「不過，我要明天才能帶你們去。昨天晚上我趕了一夜的路，若不好好休息一番，我沒有氣力爬到山上去。」

「好吧！」呂奇很有禮貌地說：「那麼，我們明天再來拜訪你。」

凶神惡煞

車子緩慢地行着，兩旁是綠色的草原。有羊羣在啃草，牠們很快樂，因爲牠們不必爲藏金的事而煩惱。

在岔路上，呂奇將車子停下來，目光望着通往美腦務的大路，沉吟了半分鐘，才喃喃地說：「雅君，從這裏走回松林客棧，大概需要多久時間？」

「二十分鐘。」她走過無數次，所以回答得很快。

「妳願意走回去嗎？」

韓雅君怔住了，良久，才遲疑地問道：「呂奇！你要離我而去嗎？」

「不！」呂奇流露了赤誠的微笑，那似乎是一種保證。「我想獨自去一趟美腦務，那兒一定有圖書館，也許可以找到有關海盜頭目史頓的記載。那些天然洞窟一直被本地人視爲神跡，圖書館裏也很可能有詳細的資料。」

「哦——」韓雅君的面上流露出喜悅的神色。「你的意思是，願意助我追查一個難解之謎？」

「如果說我願意助妳，倒不如說我想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要恰當得多。」呂奇打開了車門。「雅君，下車吧！噢，對了！客棧供應伙食嗎？」

「我有準備，」韓雅君下車後，神情愉快地向他揮着手。「我希望你能趕回來和我共進午餐。」

「來得及的，現在才十一點多鐘哩！」

車子像一陣風似地開走了。

韓雅君望着揚起的塵土發楞，雙手用力地揉搓着。

在呂奇未出現以前，她一直以爲自己是一個很

堅強的女人。但是現在，她感覺自己軟弱得像一條毛虫。她後悔，恐懼，爲什麼不和呂奇同車去美腦務？而要單獨地回到客棧中去和那個帶着槍的林媚相處？

她看到刺眼的陽光，身體有些搖幌。但很快地她的腳跟又站穩了。客棧中有巴姆，有趙寧，那有什麼可怕？而且，現在是陽光普照的白天，根據古老的傳說，魔鬼絕不敢在白天出現的。

於是，她步履穩定地向客棧中走去。

路旁有黃色的小花在隨風點頭，那似乎是在向她打招呼。對！那種小花就是蒲公英。蒲公英！父親臨死時曾提起過它的名字。她彎腰採摘了一株，擁在胸前。她突然感到了慈性的溫暖，溫暖中也有刺骨的傷痛。

不知什麼緣故，她的步履突然加快了許多。

客棧中靜得出奇。只有巴姆那隻心愛的小貓在門前的石階上晒太陽。

韓雅君踮起腳跟走向走廊，走出後門，來到了松林圍繞的後園。往日，即使在黑夜，她也能在這兒面對不知其深的林間一站好幾個小時。現在，是在陽光照射之下，她却有些胆怯了。

突然，林間紅影一閃。

韓雅君嚇了一跳，幸而那道紅影很快地明朗化，那是穿着紅色恤衫的林媚。

「韓小姐！」林媚向她緩緩走過來，以挖苦的語氣說：「那位呂奇先生竟然沒有送妳回來嗎？」

二十六歲的韓雅君自然是深通世故的，尤其她出生於戰亂之中，成長於貧困的環境裏。她了解，要想在「松林客棧」住下去，就不要去冒犯這位充滿野性的女郎。不過，她也不願洩漏她和呂奇共同享有的秘密，因此，她俏皮地聳聳肩頭，笑着說：「可愛的林媚，妳難道沒有發現？呂奇不是一個輕易受別人擺佈的男人啊！」

「妳叫我什麼？」林媚的眉毛挑動了一下。

「我叫妳可愛的，有什麼不對嗎？」

「嗯！」林媚露了一下牙齒。如果那也算是笑容，這個世界上一定充滿了愉悅的氣氛。「呂奇回庫塔拉查去了嗎？」

「我看他開車去了美腦務。」

「哦！他曾經與妳告別嗎？」

「他自然說了再見。我覺得他很有禮貌。」

「韓雅君！」林媚的聲音冷冷地，雙手環抱胸前，倒有些像一個找事打架的女流氓。「說了半天，妳還沒有弄懂我的意思。呂奇還要回到客棧裏來嗎？」

韓雅君不明白對方查問呂奇的行踪究竟有何用意。她思考了幾秒鐘，以模稜的語氣說：「他倒沒有表示。林媚！妳和他有約嗎？」

「哼！」林媚出了一口冷氣，突然旋轉身子。

就在她旋動身子的時候，松林間又閃動了一個白色的影子——那是爲彭博士做嚮導的越南人阮正千。

韓雅君暗暗吃驚，方才林媚也是從那個方向走出來的。他倆一定在林間幽會，不湊巧被自己撞破了好事……她的腦海裏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殺害她父親的兇手陳善是安南人，那是越南未獨立前的名稱。二十五年前的陳善和眼前這個身裁魁梧，神情慓悍的阮正千會有什麼關係嗎？韓雅君不知道自己因何會有這種念頭？然而這個念頭却使她不由自主地連打了幾個寒噤。

「韓小姐！」阮正千的中國話有雲南口音。在越南的華僑。大部份是我國雲南省人。「妳認識我嗎？」

「你……」韓雅君想盡量使自己保持平靜。但是聲帶却不聽她的控制。「你……是阮先生。」

「巴姆先生騎着他的老馬到美腦務採購食物去了，」阮正千向她走過來，臉上的笑容能使炎熱的初夏變爲寒冬。「那位孩子畫家也步行到美腦務去買顏料，這裏只有我們三個人。」

「哦！哦！」韓雅君以求援的目光望向林媚，林媚却轉過身去。「他們……都出去了。」

「韓小姐！妳要聽我說故事嗎？」阮正千已走到她的面前，雙拳時握時放，使骨節格格作响。

韓雅君突然發現了對方的詭計，非常顯然，林媚示意這個頭腦簡單的年輕人向她施以恫嚇。目的呢？是防她洩漏他們在松林幽會的秘密嗎？還是……？她告訴自己，千萬不能怯弱，拿出勇氣來。

她努力使自己臉上浮現笑容，以極爲尋常的語氣說：「是關於山上那些神跡的故事嗎？」

「不！這裏的故事。」

「噢！這裏的故事？」

「在戰爭的時候，這裏住着一隊日軍憲兵，他們經常在這裏處決游擊隊員，就在這後園裏。」

「哦——」韓雅君知道自己的臉色已經開始泛白。

阮正千突然攫住了韓雅君的右臂，他的手掌像一把鐵鉗般緊而有力，聲音却冷如寒冰。「哦！妳害怕了！妳的手冰涼。」

韓雅君本來要盡力掙脫，可是強烈的反抗意識在她心底昇起。她告訴自己，這是恫嚇，別怕。

她用力地挺了挺胸，似乎有意和經常賣弄性感的林媚比一比胸域的高聳挺拔。同時以堅定的聲音說：「大概是你的手太熱了。」

阮正千的目光突然像炎陽似地發出灼人的光芒。他冷笑着說：「妳不像一般女人那樣胆小，所以我可以繼續將故事說下去。在戰爭末期，日軍的彈藥奇缺。因而他們不用槍斃的方法去處決人犯。就像現在一樣，兩個人一左一右地抓住人犯的手臂，另外一個人㕚住人犯的頸項，慢慢地收縮……」

他的另一隻手㕚住了韓雅君的頸項，並沒有用力，手掌在她的項間輕柔地撫摸，那不是輕薄的調戲，而是像一頭貓兒抓住一隻老鼠不立刻吞下肚，先以利爪盡情玩弄的殘忍。

林媚站在一邊，瞇着眼睛看着這邊。並非陽光太强，她只是在欣賞，欣賞一幕也許是由她導演的妙劇。

韓雅君感覺到自己的心臟在加速跳動，但是她的反應仍是冷靜的。沒有叫喊，沒有掙扎，只是緩慢地說：「阮先生！你的表演太精采了。」

「韓小姐！妳永遠也想不到被處決的人犯有多麼痛苦。」阮正千臉上浮現了獰笑，㕚在她頸間的手掌逐漸用力。「呼吸愈來愈困難，喉管格格作响，胸口處像是壓着一塊千斤巨石……」

「放手！」韓雅君拚盡全力地大叫了一聲。此刻不叫，也許永遠也沒有機會使她放聲大叫了。

「阮！」林媚也大叫了一聲，那彷彿是一個警告。

在緊張，喘吁的情況下，韓雅君彷彿聽到了汽車的引擎聲。

阮正千放開了她，當他正要轉身向松林間跑去時，急促的步履聲已從客棧的長廊傳來。他停止不動，雙臂下垂，上身前傾，擺出一個準備搏鬥的姿勢。眼睛裏射出像狡狼一般的光芒。

呂奇是以快速度衝出來的，他敏銳的目光匆匆一瞥，疾聲問道：「雅君！發生了什麼事？」

實說嗎？兩個男人立刻就要展開一場激烈的搏鬥，那樣會逼使林媚使用她的短槍。沉穩的韓雅君幾乎在一秒鐘之內就將滿面的痛苦，緊張之色掩藏起來。笑着說：「我們正在聽阮先生說故事。」

「我好像聽見妳在大叫。」

「阮先生說的是日本憲兵處決游擊隊員的故事，太逼眞，太嚇人，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

阮正千和林媚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色，那不是安心的表示，而是相互提出了疑問。韓雅君掩飾了他們的陰謀顯然使他們大感意外。

呂奇也沒有再追問下去，向阮正千揮揮手說：「我也喜歡聽故事，有機會請你再講一遍。」

阮正千露了一下潔白的牙齒，勉强可以算是笑容。

氣氛在表面上是緩和下來了，韓雅君連忙說：「呂奇！你從美腦務回來了？」

「嗯！我還帶來了煎餅和沙丁魚罐頭。」他向林媚笑笑。「林媚！要一起來享用嗎？」

「不了！」林媚望着阮正千。「嚮導要帶我去松林後面的小河捕魚，鯡魚烤起來的滋味還不錯。韓小姐是個嬌柔的女孩子，正需要你這種男人去照料。」

她若無其事地挽着阮正千走進松林，並非她要公開承認她和阮正千的親密關係。她有很好的藉口——呂奇冷落她，所以她假另一個男人對呂奇施以報復。

來到韓雅君的房間，呂奇問道：「就是那個爲彭博士作嚮導的越南人嗎？」

「嗯！」她漫應着。一面將咖啡壺的插頭插上插座。

「雅君！眞的沒有發生什麼事嗎？」

「當然沒有。」她嫵媚地笑着。

「妳那一聲叫喊，聽來令人心顫胆寒。」

「爲了要使說故事的人感到滿意，我自然要裝出非常害怕的樣子。」韓雅君很技巧地轉變話題：「呂奇！你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

「今天是星期日啊！」

「噢！圖書館關門。那麼你是一無所獲了？」

呂奇神秘地眨眨眼睛：「收穫很大。」

「噢！」她以期待的目光望向他。

「我去問一個古董商，當他聽說我有那樣一塊金幣時，他願意以一千元美金的高價收買。」

「眞的？」

「眞正的收穫並不是這些。」

「是什麼？」

「大約十天前，有一個人拿了和我們相同的一枚金幣去請他鑒定，他也出價一千元美金，那人却不賣。」

「那人是誰？」

「據古董商形容，那人約莫五十多歲，目光陰森，聲音低沉。會說本地土語，也會說法語，說中國話的時候有越南口音。古董商特別注意到，那人的右手缺少了一根食指，左頰上還有一道明顯的疤痕。」

「哦——」韓雅君再也不能保持鎭靜了。

「最後，古董商作了結論，那人是越南人。」

「是陳善？」

呂奇點點頭說：「可能是他。不過我却不明白，戰爭已經結束了二十五年，他爲什麼直到現在才在這兒出現？他在等什麼？」

「也許……」她停住，沒有說下去。

呂奇扶住她肩頭，溫和目光望着她，以誠懇的語氣說：「雅君！爲什麼不說出妳心中的想法？」

「我想，」韓雅君畧微不安地皺皺眉頭。「陳善也許不知道藏金的地方，由於哥查監視太嚴密，他又不敢到山上的洞窟中去搜尋。但他却一直在暗中留意。現在我來了，他一定猜想我是爲藏金而來。我父親曾和家裏通過信。他自然會將發現藏金的地方詳細地告訴他的家屬。」

「事實上却沒有。」

「現在却有了。」她含蓄地說。

「噢！」呂奇的雙眼瞪得像鷄蛋。

「蒲公英！」韓雅君慢慢說。順手拿起那株黃色的小花。「呂奇！讓它告訴你藏金的秘密！」

呂奇將那株其貌不揚，香不襲人的小花放在鼻子上嗅了一嗅。喃喃地說：「雅君！我是局外人，不便表示意見。但我却想問問妳，是追尋藏金重要呢？還是追尋殺害妳父親的兇手重要？」

韓雅君回答說：「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最正確的答案。」

「可是，我的力量不足以追尋任何一方。」

「有哥查，有我。」

「方才你說過了，你是局外人。」

「別對我說這種話。」呂奇握着她的手。

韓雅君突然感覺有一股暖流從她的手心流到雙頰。使她的面孔火熱。不由自主地將頭垂了下去。

就在這一瞬間，呂奇發現她的髮間冒出一縷輕烟，一股焦味刺鼻，那是燒紅的彈丸掠過時所引燃的。窗子開着。五十碼以外是松林，有人在林間持槍狙擊，少女的羞怯救了韓雅君的性命。

呂奇用力一拉，二人同時滾在地上。他將韓雅君擁進床底，疾聲說：「窗外有人開槍，不管發生任何情況都不要出來。」

「呂奇！」她緊張地大叫。

呂奇已飛快地衝了出去。在這一刹那間他已有了初步的判斷。狙擊者絕不是林媚，至少不是她那支點二二口徑的毛瑟手槍。

他飛快地衝出來並不是要去追捕狙擊的兇手，兇手在開槍之後一定飛快地轉身而逃，何況對方有槍，徒手也休想擒兇。

他是想看看林媚和阮正千，如果他們兩人眞是在松林後的小河中捕魚，那麼方才開槍狙擊的人極可能是潛匿了二十五年的陳善，而且，陳善與林媚、阮正千也許還沒有什麼關係。

從客棧的後門出去，進入松林約莫有六十碼。呂奇來了一個最快速度的衝刺。即使狙擊者仍然潛伏在左方的叢林中，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幾秒鐘之內開槍射中他。他的行動雖近乎賭博，却是穩贏的一注。果然，沒有人向他開槍。

爲了顧及韓雅君的安全，呂奇跑進松林之後，就停了下來。等了兩分之久，也沒有發現任何情況，這才向小河邊走去。

那道小河距離客棧大約有一哩之遙，以呂奇的速度可以在七、八分鐘左右到達，而他却化費了十五分鐘的時間，因爲他不願意被對方覺察。

他看到小河了，但是空曠的河岸草原上却沒有林媚和阮正千的人影，呂奇不禁心頭一緊。

當他正要轉身回到客棧去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一陣古怪的聲音，也可以說是一陣具有原始氣息的聲音。

那陣聲音是從一堆灌木叢中傳出來的。

呂奇匐伏着慢慢地移動，他先看到了一團紅色，那是林媚穿的恤衫，高挑在一根樹枝上。接着，他看到了一條赤裸的腿，脚趾塗着蔻丹。那條赤裸的腿像是裝置了彈簧，高高地擧在空中顫幌着。

呂奇感到一陣嘔心，但也很安心。林媚有槍，可算是一個危險人物。但她此刻却在和她的嚮導玩着骯髒的情慾遊戲。這證明她與狙擊韓雅君的事無關。更進一步地說，她與尋金的事無關，與韓信甫被殺的事無關，與那個劊子手陳善無關，與……

呂奇悄然地離開現場，當他不再聽到那種淫穢的聲音時，他才輕鬆地吁出一口氣。

從槍擊韓雅君的情況中，他有了新的發現。假定狙擊者是陳善，那麼，他爲什麼要殺死韓雅君呢？答案很明顯——他已找到了藏金的地方，不需要她作指標，自然也不希望她活着使他多一個對手。

山中神蹟

呂奇回到客棧時，老遠就聽到了巴姆和韓雅君的談話聲，她的語氣仍很鎭定，不像剛從死裏逃生的樣子。巴姆似乎還不知道這裏發生了「性命相關」的事。呂奇暗中吁了一口氣，看來他不需要爲韓雅君過份担憂。

「呂奇先生！昨晚睡得好嗎？」巴姆友善地向他打招呼。

「安適極了！」呂奇作了一個愜意的神情。「巴姆先生！你方才從美腦務回來嗎？」

「是啊！」

「你見到趙寧先生嗎？」

「畫家嗎？我見他上山了。」

「咦！」呂奇訝異地說：「他不是徒步到美腦務去買顏料了嗎？」

「如果他要買油彩，一定會托我帶的。上山了！」巴姆特別加重語氣地說：「我騎馬離開客棧的時候，看見他爬上了第一層禿峯。他今天穿着黃色的褲子，特別醒目。他是個了不起的年輕人，他告訴我，決心將每一座天然洞窟畫下來，缺一個都不肯停手。」

「是的。他很了不起！」呂奇附和地說。

倚在房門口的韓雅君在向他眨眼睛，於是呂奇結束了和巴姆的談話，進入了她的房中。

她關上了門，神態冷靜地說：「呂奇！是有人要殺我嗎？」

「是吧！」

「誰？」

「我猜是陳善。」

「你怎麼不懷疑是阮正千，或者……」

呂奇連連地搖頭說：「我趕到小河邊去，看見阮正千和林媚在一起，他們在作什麼，我不說妳也知道。」

「開槍的人眞是陳善嗎？」韓雅君近乎自言自語。

「是他。再不可能有別的人了。這表示他已找到了藏金，不需要妳作指標，自然也不希望妳成爲他的對手。」

「他找到了？」

「嗯！否則他不會殺妳。」

「最近才找到的嗎？」韓雅君皺着眉頭說：「爲什麼要等了二十五年才來找？早就知道藏金的所在嗎？又爲什麼要等了二十五年才來設法搬運？」

「這是一個難以解破的謎。」

「嗯！的確是一個謎。」

「雅君，」呂奇突然轉變了話題：「妳見過趙寧的畫嗎？」

「見過。」她點點頭。「都是些速寫的粗稿，綫條明朗，穩定有力。他畫市集，畫造型突出的人物，當然最主要的是畫那些天然洞窟。每一個洞窟的形式都不同，在他深刻的筆觸下，那些洞窟倒眞的成了神跡，有的像張牙舞爪的怪獸，有的像猙獰可怖的厲鬼……」

呂奇好像沒有全神貫注地去聆聽韓雅君對趙寧繪畫的觀感，他喃喃自語地說：「到底是林媚在說謊？還是趙寧在說謊？」

「呂奇，你說什麼？」

「方才妳告訴我，林媚說，趙寧到美腦務去買油彩去了，而巴姆却看見他上了山，這是怎麼回事呢？」

韓雅君楞了一楞，道：「這有什麼重要嗎？」

呂奇點點頭說：「很重要，如果是趙寧告訴林媚，他要到美腦務去買油彩，那就代表他不想被別人知道他是到山上去。早上他也曾向我們表示，通常都是下午二時以後才上山作畫。試問：他爲什麼要掩飾他的行踪？這不是很奇怪嗎？」

韓雅君想了一陣，苦笑着說：「呂奇！你有理想的答案嗎？」

「因爲他也有秘密。」

「難道也與藏金有關？」

呂奇壓低了聲音說：「現在我才想起來，趙寧的後褲袋裏放了一支電筒。」

「電筒？」

「嗯！那證明他不但描繪洞窟的外貌，也曾經進到洞窟內探索過。」

「因而發現了藏金，是嗎？」

「可能。」呂奇的回答並不十分肯定，事實上，他也只是在作大胆的假設。

韓雅君却說出了相反的論調：「如果海盜的藏金那麼容易被發現的話，也不至於從十九世紀中葉保留到現在了。」

「雅君，妳不要忽視偶然，偶然的一點星星之火却可以燎原。當初令尊還不是在偶然的機會中獲得了那枚金幣和藏金的秘密嗎？」

韓雅君默然了，她似乎沒有理由去駁倒呂奇的猜想。

「雅君！我們要展開一項行動。」

「噢！」她目光中有錯愕的神色。

「我去和巴姆聊天，妳隨後來，就說妳房中浴室的鑰匙鎖在浴室裏面了。巴姆那兒有備用鑰匙，必向他借用一下。他絕不會將那一把卸下來給妳，必然將整串鑰匙交給妳。妳就趁機打開趙寧房門。」

韓雅君吃驚地說：「這樣作是爲了什麼？」

「我要參觀趙寧的畫。」

「不能等他回來嗎？」

呂奇拍拍她的肩頭。「雅君！信賴我。我先去，五分鐘之後，妳再來。」

× × ×

下午二時，巴姆開始了例行的午睡。林媚還沒有回來，客棧裏靜悄悄的，這是一個好機會。

呂奇進了趙寧的房間，韓雅君站在房門口，她的位置取得極好。不管是巴姆從前面來，還是林媚從後門來，甚至於主人趙寧回來，她都能及時告警，使呂奇以最快的動作退出。

呂奇化費了五分鐘的時間，查看了書桌，衣櫃，甚至那隻輕便旅行箱，他都沒有發現一張畫稿。

「沒有啊！」他喃喃地說。

「不會的，」韓雅君輕聲：「你再找找看。」

「大約有多少張畫稿？」

「總有一百張以上。」

「那不是一個小數目，捲起來也有一大捲，藏在何處？」呂奇說到這裏，他的聲音突然一振，「嗨！找到了，竟然藏在廢紙竹簍裏。」

「噢！」韓雅君也大表驚異，她目光一瞥，果然看見呂奇從一堆零亂的廢紙中拿出一捲很整齊的畫稿。

呂奇逐一翻閱，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些市街的速寫，接着，他又看到了各色人物，有背負幼兒，叨着烟斗的土著婦女，有赤着上身，瘦骨嶙峋的老者，有咧嘴而笑，長髮披肩的年輕女郞，有……

「雅君！」呂奇突然大叫一聲。

「怎麼了？」

「來看！」他連連招手，語氣急促。

韓雅君先向長廊的兩頭掃了一眼，才跑到呂奇的身邊，後者像一張人物速寫畫稿展示在她面前。

那是一張男人的左側影，面部的綫條十分突出，眼睛裏射出鷹隼攫食前一刻那種貪婪的光芒，面頰靠近眼瞼下方有一塊醜惡的疤痕。他似乎在注視什麼，就在那一瞬間，被趙寧捕捉了他的神情。

「這就是陳善。」

「最好能將這張畫稿拿去給哥查看看。」

「不必了！」呂奇搖搖頭，一根指頭點着畫稿上那隻奇特的眼睛。「我敢肯定他就是陳善，他生來就是劊子手。趙寧畫他的時候，他正在尋找獵物，這種人我見得太多了。」

「趙寧是存心畫下他的嗎？」

「不！」呂奇似乎對每一個判斷都充滿了信心，他絲毫沒有猶豫之色。「畫家們速寫人物時，都是以造型突出的爲對象，像陳善這種類型的人物，任何畫家遇上了都不會放過。」

「呂奇！」韓雅君揮揮手，同時向門口走去。「快看其餘的畫稿吧！我們可不能够在這兒躭擱得太久。」

又化費了十分鐘，呂奇總算將那一大捲畫稿看完了，其中最少有八十幾張是描繪山上那些天然洞窟的，但他却沒有發現什麼出奇之處。

這一番搜索雖說少有收穫，那也只能進一步證明陳善確已回到了這兒，除此以外，仍是一個很深的謎團，要想解破還得大費工夫。

回到韓雅君的房間，二人草草吃了點東西。呂奇爲她關好窗子，告訴了她一些保衞自己必須注意的事項，這才離開她，打算回房去睡一個午覺。他敏感地覺得，以後似乎再沒有高枕無憂的日子了。

當他剛要進入十六號房時，湊巧地發現林媚從後園的松林間走了出來，紅色恤衫在陽光照射下格外鮮明奪目。她是一個人回來的，阮正千並沒有跟着。呂奇靈機一動，連忙迎了出去。

「嗨！」林媚戲謔地說：「看來你是打算在這兒多住幾天了。不知是這兒的幽靜松林吸引了你？還是那位清秀可人的雅君小姐？」

「林媚！昨晚在妳房中的男人是誰？」

林媚似乎未曾料到呂奇會突然問出這樣一句話，不禁楞了一楞，才冷笑了一聲，反問道：「怎麼？你妒忌了嗎？」

「是誰？」呂奇的聲音很嚴厲。

「那個健壯的越南人。」林媚絲毫沒有忸怩之色。

「妳是爲他而離開彭博士的嗎？」

「笑話！」

「難道還有別的原因？」

「我要自由。」

「好理由！」

「告訴你，呂奇！」林媚的語氣中充滿了挑釁的意味。「我不容許任何男人對我冷落，明白嗎？越南人能够上我的床，那是你給他的機會。」

「我？」

「嗯！因爲你昨晚的態度使我感到難堪。」

「所以你連夜找他來爲你修理浴室水龍頭。」

「你管不着。」

「我只是奇怪，妳昨晚怎麼能找到他。」

「我知道他晚上都在那條小河裏捕魚。」林媚悻悻地望着他，「你對我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呂奇舉起了雙手，笑着說：「林媚！別用這種語氣對我說話，我向妳投降，行嗎？」

「你會投降！」

「妳應該看見了我已經舉起了雙手。」

「我想你一定是別有陰謀。」

「陰謀！妳太言重了吧！」呂奇攬着她的肩頭，往松林間走去。「我想問妳一件事，趙寧妳是認識的，他怎麼樣？」

林媚沒有說話，等到走進松林，她才轉過身來，瞪着呂奇問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想知道，妳是否引誘過他？」

「哼！我才不會對一個充滿孩子氣的男人感到興趣。你以爲我是什麼人？一隻三年未嚐魚腥的饞貓？」

「林媚！別發火！」呂奇仍是笑容滿面地說：「我再問妳，趙寧對妳感到興趣嗎？」

林媚的目光跳動了一下，以充滿火藥氣味的口吻說：「你爲什麼不去問韓雅君？」

「林媚，別發火行不行？」呂奇低聲下氣地說

：「不知道那瓶酒是否還爲我留着。如果還在，我今晚到妳房裏來喝。」

林媚語氣冷冷地說：「對不起！那瓶酒是留給越南人喝的。」

「那個越南人？」

「自然是阮正千，」林媚的雙眉突然挑了起來。「呂奇！你這句話問得眞有些怪，難道這兒除了阮正千以外，還有第二個越南人嗎？」

呂奇心頭暗暗一震，原先他還判斷林媚，阮正千未必和陳善有什麼關係，現在他却不敢如此認定了。林媚的言語中已露出了明顯的破綻，如果她不是除了阮正千以外還認識另一個越南人，怎會小心翼翼地加以追根究底？

呂奇不但心思靈敏，聽覺也是非常靈敏的，他聽到了一陣呼吸聲，松林中一定還有人潛伏着。是誰？他的腦海裏迅速地閃過這個問號。

呂奇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他在這一瞬間却有了大胆的決定。他快速地衝到林媚的面前，以一種狂野而不能自抑的姿態攫住了她，一隻手摟緊了她的腰，另一隻手扳過她的頭，强吻她的紅唇。

林媚是非常意外的，目光中驚訝與憤怒揉和的神色。從她那漆黑的眸子裏，呂奇看見一個人影在他身後緩緩接近，他看得很淸楚，那人是阮正千。更使呂奇感到放心的，阮正千赤手空拳，沒有拿着任何武器。

林媚雙手忙亂地揮動着，那彷彿是在掙扎，也好像是以手勢制止阮正千不得有什麼魯莽的舉動。阮正千的心中必然燃燒着妒忌的火燄，他沒有理會林媚的暗示，揑緊拳頭，向呂奇的後腦猛力擊下。

呂奇不着痕迹地將頭微微一偏，如石頭般堅硬的拳頭落在他的頸項上，一陣酸痲的感覺立刻佈滿全身。他鬆開了手，仆倒在地上。爲了防避阮正千作粗魯的踢打，他的雙手抱住了頭。

阮正千在他的股部不輕不重地踢了一脚，呂奇僞裝昏眩，未作絲毫反應。這時，林媚已發出了制止的叱聲：「不要亂來！」

她說的是法語，並不純正，呂奇聽得出來，越南人說法語就是那種腔調。

「他是一頭豬！」阮正千也以法語悻悻地駡。

「你不該在這個時候出現的。」

「怎麼？妳想和他吻個痛快嗎？」

「胡扯！」林媚壓低了聲音，「你不能老是跟着我，有許多事情等着你去做，這是『性命相關』的事。」

性命相關！呂奇差一點要從地上彈跳起來，先一拳將阮正千揍昏，然後扭着林媚的頭髮，問個明白。但他亚沒有如此迫不及待，仍是靜靜地躺在潮濕的草地上，呼吸着含有泥土味的氣息。

「我的事都在淸晨作好了！」越南人說，「我弄到了兩匹馬，天未亮，我就將油料和食物裝上了船。我現在要作的事就是看住妳，不許任何人碰妳一根頭髮。林媚，即使……」

「住口！」林媚低吼着打斷他的話。

阮正千未說完的話好像是——即使陳善也別想碰妳，眞是那麼回事嗎？還有，油料和食物已裝上了船，那麼，他們是要準備航行了？呂奇發覺這一拳打得非常有價值；如果能使他瞭解全部隱情，他寧可再捱一下。

沉靜片刻，阮正千問：「這頭豬如何處理？」

「你別管！」林媚對他說話很像敎師訓斥學生似的。「從現在起，你不能再到『松林客棧』裏來了。千萬要聽我的話，我保證你會得到一切，一切之中自然包括了我在內。」

「如果我發現妳在騙我，我會宰了妳。」

「別說這些廢話了！快走吧！」林媚最後又加上一句：「五點半，神蹟，不要忘了。」

呂奇聽到阮正千的步履聲在松林中消失。

林媚在他身旁蹲下，柔軟的手掌撫摸着他的面孔，另一隻手在他的腰用力地揑掐。呂奇咬住牙，讓她忙了一分鐘之後，他才裝出從昏迷中逐漸甦醒的痛苦神色，緩緩地站了起來。

「怎麼回事？」呂奇故意茫然地問。

「越南人揍了你一拳。」

「那個越南人？」

「阮正千。」

「哦！引起他的妒火了？」

「像你這種可惡的人，也該給你一點敎訓。」

林媚突然嫵媚地笑了。「呂奇！今後願意爲我修理浴室的水龍頭嗎？」

呂奇撫摸着頸項，苦笑着說：「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女魔王。今後我不但願意爲妳修理浴室的水龍頭，即使妳在衣服上的拉鍊，乳罩上的搭鈕……」

「好啦！別說笑話了。」林媚拉起他的手，緩緩走出松林，神色正經地說：「呂奇！不知道你是否會接受我的忠告。」

「噢！我作錯了什麼？」

「你交錯了朋友。」

「妳嗎？」

「韓雅君。」

「林媚！妳怎麼可以說韓雅君是我的朋友？」

「呂奇！我看得出來，你對她好像是一見鍾情的樣子。不過，我要勸告你，離開她，盡快！」

「爲什麼？」

「她是一個不祥的老處女。」

「不祥？」

「不祥的老處女，你還不懂嗎？」林媚低吼着，眼睛裏射出如毒蛇般的光芒。「爲男人帶來災禍的那種女人，離開她遠些。開着車子回到庫塔拉查去，或者去遊覽別的地方，總之別再留在此地。」

呂奇望着遠處的山影，喃喃地說：「我現在還不想離開這兒。」

「你還想幹什麼？」林媚那種語氣絕不是關切，而是嚴厲的責問。「等那個越南人扭斷你的頸子嗎？」

「我要等着膜拜神蹟。」

「神蹟？鬼話！」林媚似乎在詛咒。「一些潮濕的洞窟，是蝙蝠的家，山蛇的窩，有什麼好朝拜的。」

「林媚！以後別再惹我。」呂奇突然說。

「這是什麼意思？」她瞪起了眼睛。

「那個越南人的拳頭太狠了！」呂奇緩步離開她，語氣有些自嘲的意味。「我可不願意爲妳修理浴室的水龍頭而去請醫生爲我『修理』頸項。所以，我寧願去找那個不祥的老處女。」

「豬！」林媚惡毒地駡了一聲。

「別忘了妳方才和豬吻過。」

黑夜惡門

風在松林間穿過，引起了陣陣嘯吟。有的人認爲那是一種悅耳的自然韻律，有的人却認爲那是一種恐怕的音响。這完全是要看各人的心境如何。比如說韓雅君吧，那陣嘯吟聲就使她難以入寐。

時間大概是凌晨三點鐘吧！也許已到四時左右，韓雅君懶得看錶，陣陣的尖銳嘯吟之聲似乎已將她渾身每一處關節都鎖住了。

突然，她聽到一陣响動。那像是開門的聲音，是那個越南人進了林媚的房間，還是已經和她幽會完畢，退出溫暖的香巢呢？

接着，她又聽到了非常輕微的脚步聲。

不對！韓雅君坐了起來。如果是阮正千，他該從長廊盡頭的後門走出去，然而這個脚步聲却在向長廊的中間走過來。

那麼，是趙寧回來了。她淸楚地記得，當十時左右將要就寢時，她和呂奇還去趙寧的房間看過，他那時還沒有回來。對了！她突然又想起了一個疏漏，他們中午離開趙寧的房間時忘了上鎖，如果趙寧回來發覺房門洞開，是否會大呼小叫呢？想到這裏，她下了床，踮着脚跟，向門口走去。

有了白天的槍擊事件，韓雅君倍生警惕，她不敢開燈，更不敢弄出一絲聲音，她小心翼翼地旋動門把，將房門打開了一條縫。

長廊上沒有燈光，從長廊盡頭那扇後門上端的玻璃格子裏却射進了黯淡的曉色，使韓雅君勉强可以看淸楚長廊上的景象。

一個人影正緩緩地自長廊盡頭處走過來，韓雅君突然發現那人是呂奇，她心裏劃過一道强烈的閃電：呂奇是從林媚的房間出來嗎？下午，她曾經看到呂奇和林媚手拉手地從松林中走出。

在這一瞬間，她咬緊了下唇。她但願自己忘掉下午的所見，也忘掉當林媚見到呂奇時那種火熾的目光。不管她如何想，她目光始終盯在呂奇身上。

呂奇躡手躡脚地走到趙寧的房間門口停住了，他想推開門，却沒有那樣作。他彎下頸項，彷彿在聆聽什麼。終於，呂奇推開了趙寧的房門。

他抬起右手，似乎準備開亮電燈。韓雅君突然發現有一道强烈的手電筒光芒照射在呂奇的臉上。她還來不及呼叫出聲，呂奇已迅速地撲進趙寧的房中，撞擊、咒駡、驚天動地的聲音傳了出來。

韓雅君突然發覺自己寃枉了呂奇，也侮辱了呂奇。另一個男人進入了趙寧的房中也許想搜查什麼，被呂奇聽到了响動，所以起床來察看。她竟然誤會呂奇是從林媚的房內出來的。

天哪！她心中喊着。雙脚不聽她的控制，飛快地跑了出去。

由於呂奇方才被强烈的手電筒燈光照花了眼，他揮拳猛擊因而成空，對方顯然也是一個撲打毆鬥的能手，很快地衝向他，就以手電筒作武器，用力擊向呂奇的頭頂。

手電筒並未熄滅，明亮的光柱無異向呂奇提出了警告，他一面閃開頭部一面握住了對方的手腕。二人就這樣扭打起來。呂奇想扭轉手電筒照射對方的面部，但他辦不到，對方的腕力太大。

突然，手電筒落在地上，熄滅了。兩個相互毆打的人也突然分開，發出重濁地喘吁。

韓雅君衝進去，摸索着找到了手電筒。她掣動開關，將熠亮的光柱照射出去。她的本意是想照射另一個人的，却不幸地射到了呂奇。另一個人抓住機會舉起一把椅子向呂奇兜頭砸下。

呂奇閃避的動作雖然很快，背部仍然重重地捱了一下。木椅碎裂，四下飛散，他脚下一個踉蹌，差一點摔倒在地上。

韓雅君突然變得無比的勇敢，她擋住了門口，當那個人想要奪門而出時，她舉起手裏的電筒向那

人的頭頂擊下。

她的力量太微弱了，很輕易地被對方格開，手電筒再度落在地上，再度熄滅。

韓雅君並未就此罷休，她鼓足勇氣，張開雙臂將對方抱住。一隻巨大的手掌叉上了她的頸項，用力收縮。白天的景象重又映上她的腦際。她不知道從那兒來的狠勁，一低頭，用力地在那隻巨大的手背上咬了一口。

那隻手掌鬆開了，但她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開。那人像是一頭在獵人槍口下奮力逃生的野兎，迅速地衝出了房門。

呂奇的背部捱了重重一擊，却未昏眩，只是有一瞬間的恍惚。他緊跟着衝出房門追出去。

林媚突然在長廊盡頭出現，她讓那人溜出了後門。可是當呂奇追上去時，她却横身攔住了。

這時，巴姆已開亮了長廊燈，高聲喝問發生了什麼事。

「趙先生房裏有賊！」韓雅君靠在趙寧的房門口，喘吁着說。

呂奇抓住林媚的手腕，沉聲說：「讓開！否則妳的手腕會斷。」

「用力吧！」林媚的目光中又透射出那種難以馴服的野性，悻悻地說：「我喜歡這樣。」

呂奇全力將她推開，可是林媚又攔腰抱住他。

「呂奇！」林媚突然以哀求的語氣來對付他了。「算了！你明明知道他是來看我的，又何必窮追呢？」

「噢！」呂奇似乎要放棄追趕了。他轉過身來，冷冷地問道：「是那個越南人阮正千嗎？」

「哼！你明明知道的，又何必問？」

「是他。」韓雅君高喊了一聲。她感覺兩次的手掌掐捏她的頸項手法一致，那自然是一個人。

呂奇看了韓雅君一眼，又轉頭向林媚問道：「他爲什麼進入了畫家的房間？」

「也許……」林媚吶吶地，「也許他聽見你下床的聲音，臨時到趙先生房裏躲避一下。」

「哼！」呂奇冷笑着說：「這話去騙鬼吧！他離開妳的房間之後，可以直接從後門出去，爲什麼要走向長廊的另一邊？還有，他怎麼知道畫家今夜不在，那間屋子是空的？」

林媚楞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巴姆自然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這時趁機會問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呂奇向韓雅君打了一個眼色，她立刻回答說：「巴姆先生！沒有什麼事，也許只是一場誤會，你回去睡覺吧！」

「我好像聽到你們在談論阮正千？」

「嗯！」韓雅君壓低了聲音，「他是林媚小姐的朋友，明白嗎？」

巴姆目光中浮現恍然大悟的神情，輕嘆一聲，轉身走了。

「呂奇！」林媚冷冷地說：「你的問題難以使我答覆。明天請你直接問阮正千吧！」

她轉身回房，示威性地重重關上房門。

呂奇沉靜地在原地站了一分鐘，才向韓雅君走過來，關切地問道：「雅君！受傷了嗎？」

「沒有。」

「那傢伙好像打妳了。」

「他只是推了我一下。」韓雅君摸索着開亮了趙寧房裏的燈，皺着眉頭問道：「呂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在林媚房裏時我就醒了，後來我又聽見他往這邊走來。我還以爲他可能會到妳的房裏去，所以連忙披衣下床。我突然發覺趙寧的房門虛掩着，裏面幌動着手電筒的光……」

「以下的情形我都知道了，當你推開房門，手電筒的光柱照在你的臉上時，我正好打開了我的房門。」韓雅君指了一下趙寧的房間。「看見了嗎？書桌的抽屜都打開了，橱門也已打開，阮正千是要來找什麼嗎？」

呂奇走進去，在廢紙簍裏拿出那一捲畫稿，高舉在手裏說：「我想他可能是要找這個。」

「噢？」

呂奇熄去了燈，帶上了趙寧的房門，輕輕地問道：「我可以到妳的房內去坐一會兒嗎？」

「當然。」韓雅君緊接而又似乎有所需要地靠着呂奇。「我個人在房間裏也許就不了一分鐘。」

來到韓雅君的房裏，她忙着去燒咖啡。呂奇却在檢視那捲畫稿。時間太急促，那傢伙骯髒的指頭可能還沒有碰到。他找出那張是陳善的速寫，點燃了一支烟，面對着那個奇特而又猙獰的側影端凝。他的思維必然和那烟霧般在昇騰嬝繞。

呂奇的一支香烟吸完韓雅君的咖啡也煑好了。

「你在想什麼？」她爲他送上一杯咖啡。

呂奇以手指彈一下手中那張畫稿，喃喃地說：「我在想，那傢伙要找的東西，會是這一張人像速寫嗎？」

「你是怎麼想到的？」

「假定這張速寫被林媚看到了，而她和陳善又有連絡……」

韓雅君好像不願意聽到這種令她吃驚的判斷，連連地搖着頭說：「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林媚只是一個考古學家的助手。她怎麼會和一個殘暴的劊子手有連絡呢？」

「也許她作彭博士的助手是有用意的。因爲她早已知道那位考古學家要到這兒來勘察那些天然洞窟，這是不受人注意的一個絕佳機會。彭博士的工作完了，她也離開了他。」

「呂奇！」韓雅君訝異地說：「照你這麼說來，我們週圍豈不都是些可怕的人物嗎？」

「妳以爲他們是上帝的使者嗎？」

「呂奇！」韓雅君突然撲進他的懷裏。

「雅君，」呂奇撫摸着她的頭髮，柔和地說：「儘管我們的四週佈滿了惡人，但我們的處境還不算太壞。有一個人我們似乎該關心他。」

「誰？」韓雅君抬起頭來端凝着他。

「趙寧。」

「他！他怎麼樣了？」

「他沒有回來。」

「我知道，」她的聲音透露出焦急的神情。「你以爲他會怎麼樣？」

呂奇大概怕嚇着韓雅君吧？他沒有說出心中的想法，只是含蓄地說：「我担心他可能迷失在那些天然的洞窟裏了。」

「那麼，我們該去找他嗎？」

「妳說呢？」

「當然該去。我們原訂今天要上山的。」

呂奇看看腕錶，喃喃地說：「現在已經是淸晨四點半鐘了。」

「這裏五點鐘就天亮，我們去沙樂村找哥查吧，淸晨上山，凉爽一些。」

呂奇走進趙寧房間時，突然一道强烈的手電筒光芒照在他的臉上。

「雅君，我記得妳好像有一把鋒利水果刀。」

「有的，幹什麼？」

「帶着，遇上山蛇時，妳可以揮動鋒利的小刀，割斷牠的頸子。」

× × ×

當他們將車子停在山麓時，東方已是曉色，登上半山，進入叢林，跨過小溪，紅日已經昇起了。最先迎接他們的，是那頭雄健的獵狗。

接着，是那個紅臉孩童。

孩子見是他們，連忙往回跑。呂奇和韓雅君走到草屋前小小的空地上時，哥查已經迎了出來。

他已披掛齊整，還帶了一枝霰彈獵槍，以洪亮的聲音說：「我的兒子看見你們的車子向山麓行來，就叫我起來，我倒想不到你們會這樣早。」

「早一點，天氣凉爽些。」韓雅君說。

「那麼，我們就走吧！」哥查召喚他的獵犬。

「本來我的兒子要一同去的，可是昨天村子裏丢失了兩匹馬，他和村人找了一夜，我担心他體力不支爬不上山，所以不要他去了。」

「什麼？」呂奇吃驚說：「丢失了兩匹馬？」

「嗯，你爲什麼吃驚？」

「那兩匹馬是阮正千偷走了。」

「阮正千？」哥查翻翻眼皮。「是那個作嚮導的越南人嗎？」

「你也認識他？」

「他在美腦務出現已經有兩年了。」

「我親耳聽見他對一個女人說，他弄了兩匹馬。目的是爲了要馱運油料和食物到海邊的一艘船上去。」雖然他們談話不虞別人聽去，呂奇仍然神秘地壓低了聲音：「哥查先生！陳善也在此地。」

「噢？」哥查睜大了眼睛，連他身邊的獵犬都

豎起了耳朵。「你怎麼知道他來到此地？」

呂奇先說出那個古董商告訴他的話，然後自身上拿出趙寧所畫的那張人像速寫，展示在哥查的面前。「看！這是陳善嗎？」

韓雅君以驚異的目光望着呂奇，她不知道他竟然將殺害她父親的元兇的「通緝照片」帶來了。

哥查就像鑑定一張古畫那樣認眞，看了許久，才振聲說：「是他！我認得出。你大概還沒有看出，他在微笑着，那是一種使人見之發寒的獰笑。尤其在他殺人的時候，更會流露這種笑容。」

「他終於來了，」呂奇望着樹林隙縫間的那一塊藍天。喃喃地說：「但不知他因何等待了二十五年。」

「也許他一直不知道藏金的地方，」韓雅君揷嘴說，「等到彭博士來勘察那些天然洞窟時隨便帶來了他的黨羽阮正千和林媚，在他們細心搜索下，大概已將藏金找到了。」

「雅君！」呂奇說：「妳現在也相信那一對狗男女和陳善有連絡嗎？」

「我只是相信你的判斷。」

「雅君，有一件事我沒有告訴妳。昨天中午我去美腦務時還順便打了幾個電話，查問彭博士的行踪。據他投宿的『大西洋飯店』的服務生說，他已一天一夜沒有回去了。」

「哦——」韓雅君低呼了一聲，「難道……」

呂奇很快地接口：「他可能被林媚謀害了。」

「爲什麼？」韓雅君緊緊地抓住呂奇的手，否則她的身體可能就支持不住。「他們爲什麼要謀害那個可憐的老人？」

「大概那個可憐老人也知道了藏金的秘密。」

「呂先生！」哥查揷口說：「那個古董商說，陳善也有一枚相同的金幣？」

「不錯。」

哥查沉吟着說：「那枚金幣一定是在信甫的衣袋內搜去的，當我發現信甫的時候，他的衣褲的口袋都翻過來的。」

呂奇搖搖頭說：「我却不這樣想。」

「噢！」韓雅君和哥查皆浮現訝異之色。

「如果陳善是在行兇之後才得到金幣，他在事前就無從得悉韓信甫先生發現了藏金的事。而且，韓信甫先生也不可能將兩枚金幣分開來各藏一處。據我猜想，大概是韓信甫先生沒有防人之心，在得到那兩枚金幣之後，送了一枚給陳善，而陳善貪婪成性，反而向韓信甫先生追問藏金的所在。那時，韓信甫先生一定是非常後悔的，當然也預感到隨時都可能有殺身之禍。」

哥查喃喃地說：「他爲什麼不將這些情況告訴我呢？難道也怕我……？」呂奇接口說：「大概是陳善的作爲使他寒了心。」

「呂先生！」哥查說：「你認爲那批藏金已被陳善運走了嗎？」

「還沒有那樣快。」呂奇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說：「阮正千可能有一條船，這是陳善拉他入伙的原因。他們用馬匹馱藏金下山，然後乘船離境。却想不到這事還牽連了一個年輕畫家。」

「噢！」哥查一雙有神的眼睛又瞪了起來。

韓雅君加以說明：「住在『松林客棧』中的一個年輕小伙子昨天失踪了。」

哥查問道：「就是畫下陳善模樣的那個畫家嗎？」呂奇點點頭說：「是的。凌晨，歹徒曾搜索他的房間。據我猜想，陳善知道這個年輕小伙子見過他，而且迅速地以畫筆留下了他的容貌。」

「那麼，客棧內有陳善的同黨了？」哥查的反應倒也不慢。

「當然。」呂奇肯定地點着頭。「阮正千，以及一個叫林媚的中國女人，都是陳善的同黨。」

「據你推測，那位畫家遭到了殘暴的報復了嗎？」哥查兩道濃眉皺在一起去了，顯示他對這件事情非常關心。

呂奇聳聳肩頭說：「很難說。不過，我可以猜得出，那個小伙子一定被綁架了。他絕不可能有心避開，好讓歹徒來搜查他的房間。」

韓雅君緊接着說：「所以我們現在要作的事不是去看我父親的墳，而是去察看那些天然山洞。」

「哥查先生！」呂奇神情凝重地說：「陳善有槍他昨天曾經在『松林客棧』開槍狙擊韓小姐。」

「眞的？」

「別忘了他是一個殘酷的劊子手。」

哥查沉吟着說：「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他不可能動槍，槍聲會驚動遠在美腦務的警探，那批藏金他永遠也別想運走了。」

「小心一點總好。」

「是的。我要借一把獵刀給你。」

「呂奇！」韓雅君語氣堅定地說：「我帶了手電筒，就是凌晨歹徒遺留下來的那一枝。我下決心要找到存亡不知的趙寧。」

呂奇拍拍她的肩膀說：「雅君！我佩服妳的勇氣。」

死亡陰影

當地人說那些天然洞窟是神蹟倒並不過份誇張，那些千奇百怪的洞口排列在離山頂約莫有百碼左右的斷崖裏。下面是山谷，乾涸。然而，在洞口的前面却有一道寬約二碼的平坦地，就彷彿是萬能的神故意造出來供他的子民前來朝聖的道路。

黃黑相間的風化岩，沒有一草，一木，可以掩蔽的只有那些形狀或像怪獸，或像巨人的岩石。哥查的獵犬前導，呂奇走在最後，他們做好了隨時遭遇突擊的心理準備，一口氣看了幾十個洞窟。

什麼也沒有發現。

其中有幾個洞窟低得根本不容許一個人通過，甚至哥查的獵狗也鑽不過去。

已經是上午十點多鐘，太陽漸烈，氣息燠熱起來。

他們坐在一個如傘形的岩石陰影下，享用了哥查帶來的清冽山泉，打算作短暫的休息，再向前搜索。

「我仔細地看過趙寧的每一張畫，」呂奇說：「他和我們走的是同一條路。一個洞窟一個洞窟地畫過去，我猜想他是要將所有的洞窟畫好粗稿，然後拼湊在一起成爲一幅巨構。」

「他好像已經畫好了八十多張。」韓雅君說。

「嗯！」呂奇點了點頭。「我們要看完那八十幾個洞窟，恐怕還需要好幾個小時。」

「沒關係。」哥查拍拍他身旁的粮袋。「老妻作的玉蜀黍煎餅還不壞，我帶了許多。即使我們今天不下山，也够我們吃了。」

「哥查先生！」呂奇望着他，「我們方才從隘口進來時，我記得你好像在說——嗨！二十多年沒有走這條路了。」

「是的。」哥查神情黯然地點點頭。

「是故意不來的嗎？」

「嗯！」

「爲什麼？」

「我來幹什麼？」哥查瞪大了眼睛望着呂奇，「找那些藏金嗎？」就好像答案寫在後者的臉上。

「你當然不會。」韓雅君接口說，「我父親臨死時說了『蒲公英』三個字，那不會毫無意義，你可以到這兒來發掘秘密。」

哥查顯得很痛苦地搖搖頭說：「我不能來。」

「爲什麼？」呂奇又問了一次。

「我在想：萬一我發現了那些藏金，該怎麼辦？」哥查喃喃自語：「搬走嗎？那麼我也要搬離沙樂村。誰來監視上山的路？誰去注意陳善的行踪！看見藏金不搬嗎？我可能無法拒絕藏金對我的誘惑，所以我一直不來。二十五年來，我日日咬緊了牙齦。」

多麼坦誠的自剖，呂奇不禁肅然起敬。他剛想說什麼，突然自山頂上滾下一粒小小的石頭。

接着兩粒，三粒，無數粒……砂土混合碎石，嘩嘩地落下一大堆。

獵犬豎立了耳朵，後半身弓起，作撲出之狀。哥查冷靜地按住獵犬的頸項，緩緩地探出頭去向上查看。他的目光中充滿高度的警覺，握槍的手穩定而有力。突然他鬆出一口氣：「嗨——山羊！」

呂奇和韓雅君抬頭向上看去，一共有八頭山羊，沿着峭壁邊緣而過，啃食着岩縫間疏落的青草。山羊過去了，山巓又靜默下來。

「聽！」呂奇突然低呼了一聲。

哥查聆聽一下，說：「好像是鐵蹄的聲音。」

「對！」呂奇的眼光在這一瞬間亮極了。「就是你們村子裏走失的馬，由阮正千牽着來了。」

「嗯！」哥查點了點頭。「山那邊有一遍採石場，開了較寬的路。馬兒從那邊上來，好走得多，而且不會被沙樂村的人發覺。他牽着馬來幹什麼？來載運藏金嗎？那麼他們已經找到了？」

「哥查先生！」呂奇原來坐着的，現在蹲了起來。「想想看，我們是否有辦法去截擊他？」

「你有這種打算？」哥查似乎有些意外。

「嗯！」呂奇肯定地點着頭。

「呂奇！」韓雅君低叫了一聲，「你考慮過沒有？那是一個很冒險的行動。」

呂奇握緊着她的手說：「雅君！妳父親被殺，我昨晚被那個傢伙用木椅狠狠地砸了一下。妳的債加上我的債，不該求得償還嗎？而且我是個天生喜歡冒險的人。雅君！妳就在這兒，只要不亂動，是不會有危險的。我和哥查先生從岩石間繞上去。」

哥查的獵犬原先是放開讓牠自由行動的。現在，哥查爲牠加上了皮帶，緊緊地挽在手裏，向呂奇揮揮手，低聲說：「跟我來。」

韓雅君看着兩個勇敢的男人的背影在嵯峨的岩石間消失，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儘管那種複雜的滋味使她感到難受，却沒有使她不安。

她靜坐了一陣，目光開始順着那條二碼寬的廊道向前搜索。

突然，她發現了一遍黃色的光影。

她揉揉眼睛細看，心中大震，原來那遍黃色的光影是一叢小花，正在隨風搖幌點頭。

蒲公英！那是蒲公英！

韓雅君忘記了呂奇要她原地不動的警告，她站起來，貼着石壁，向那叢迎風招展的蒲公英走去。

距離大概有一百碼吧！如果她大模大樣地走，最多只需要三分鐘，而她却化費了十分鐘；因爲她要防備突擊，要防備被別人看見她。

那叢蒲公英種植在一個不算太大的洞口，花草一直繁衍到洞窟裏面。現在，她明白她父親臨死時說那句話的意義了；當他發現藏金之後，就在洞口洒了些蒲公英的種籽，以爲識別。

她停留在洞口約莫有半分鐘，考慮是否該進入洞中搜查。她很快地決定，進去。那不是爲了藏金，好像是爲了尋找她父親在冥冥中的影子。

每每向洞中深進一步，韓雅君的心弦便拉緊了一些。那並非表示她感到畏懼或緊張，呂奇臨別時的一握給了她無比的信心。她只是覺得她不能躭在那兒，別人都在冒險，她也應該找點事做。

她緩緩地深入，心弦也漸漸拉緊。突然她的心臟像要爆開來，因爲她看到兩口銹跡斑爛的鐵箱。電筒光柱照射過去，一口破了角的鐵箱內閃出黃黃的光。藏金！藏金！她想大喊，但不是喜悅的呼叫；因爲這些藏金曾經奪走了她父親的生命。

她穩定地站住，冷靜地搜索。鐵箱旁邊有一個坑穴，一把鐵鍫，一把鶴嘴鋤，一堆繩索，一堆砂石……

突然，手電筒熠亮的光柱在那堆砂石的旁邊停止不動了，因爲她看到了一雙男用帆布鞋。

鞋尖朝上立着，那表示鞋子還穿在人的脚上。韓雅君見過那雙鞋子，昨天早上她還看見穿在趙寧的脚上。

韓雅君的背脊上不由自主地流出了冷汗，恐懼的意識爬上了每一根神經末梢。她的雙脚彷彿被鐵釘釘在地面上。手電筒也差一點離手而去。她用力地咬緊牙齒，然後向那堆砂石的後面衝過去。

兇手根本就懶得埋葬趙寧的屍首，砂土堆與石壁之間的那一條狹窄空地竟然成了他的墳場。

韓雅君差一點要嘔吐，也差一點昏眩，但她盡力將身體的重心穩定住，左手支撐着石壁，總算沒有摔倒。

在這一刹那間，韓雅君所見到的悲慘與恐怖，就如同已經做了千百次的惡夢一樣深刻。

趙寧曾經被綑綁過，手腕上有帶血的繩痕。他的襯衫被撕成碎片，兩肩，雙臂，有無數的圓形小黑點，那一定是用香烟的火頭燒的。在他被殺以前，曾經被兇手嚴刑拷問過。

他的眼睛不曾閉上，在手電筒的光芒中閃動着冷峻，憤怒的光芒，白齒森森，在臨死前他也許想咬斷兇手的咽喉，結果他咬斷了自己的舌尖，血已凝固，紫黑色的血痂，彷彿是死亡的陰影。

韓雅君畢竟是一個嬌柔女人，手電筒落在地上，當黑暗從四週籠罩過來的一瞬間，她暈了過去。

冰冷的地面又使她甦醒，她連爬帶滾地離開了那具血淋淋慘不忍睹的屍首，她不想在這兒多停留一秒鐘。不幸她的體力已竭，神智也已崩潰，最多也不過離開了那具屍體十碼左右，就靠在石壁的一個凹縫裏不能動彈了。她不過深入了洞內五十碼左右，現在她矇矓地望着洞口那一圈亮光，就好像隔了千萬里。就像人類在天氣昏黯的時候看月亮，那只是一個圓圓的光圈。

突然，有一道黑影在光圈中閃了一下。

黑影的閃動有極大的刺激作用，韓雅君的神智在瞬間恢復。她看見一個高大的人影，手拿電筒緩緩地走進洞窟中來。

那是誰？……她知道絕不是呂奇，她迎着光，看不清對方的面貌，她只知道盡量蜷曲肢體，藏身於那個凹縫之中。她想：在母體中大概就是這種姿態——雙手抱膝，頭部埋在腿縫之間。

沉重的步履從她的身邊過去，她默察，最多相距三步，來人很可能發現她，幸而那個人只是專心一致地注視着那堆砂土，他是去察看趙寧屍體的，熠亮的手電筒光柱投射在砂土的後面。

韓雅君的心房幾乎要從口腔中跳出去，她的手電筒丟在那兒了。如果那人發現了地上的手電筒……還好！他沒有發現。

他轉過身來往回走，從洞口射進來的光線照射在他的左頰上，那裏有一埋醜惡的痕疤，那濃濃的眉，那種令人心悸的獰笑，完全和趙寧那張人像速寫一模一樣——他是陳善。

二十五年前殺害她父親的劊子手。

撲過去和他拼命嗎？如果倒退十年歲月，韓雅君很可能會這樣作。現在的她，冷靜而沉着，她盡量使自己呼吸均勻，姿態穩定。既不能暴露身體，也不能發出一點點聲音，否則，她會和死去的趙寧睡在一起。自然，那時候她已停止了呼吸。

陳善將手電筒放在地上，開始以繩索去綑綁沉重的鐵箱。韓雅君心頭明白，他和阮正千連絡好了，後者要牽馬來馱運。不過，陳善一定料不到，他的合夥人阮正千可能永遠也不會到這兒來了。

陳善突然停下了工作，側耳聆聽。

韓雅君心頭不禁一楞，自己的行踪被他發現了嗎？她嚴密地注視着每一個可能的猝變，她發覺陳善全神注意着洞口，接着，她又聽到了急促的步履聲。糟！一定是呂奇來了。

她幾乎想大叫，那樣一定可以使呂奇得到警告，但也同時警告了陳善，在這一瞬間，她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她的神智已痳痺了，目光呆滯地看着陳善的右手伸進褲袋，掏出了槍。

急步跑來的人已在洞口出現，她是林媚。

韓雅君一顆提起來的心，暫時落了下去。

林媚還是那件紅襯衫，一陣疾奔，使她臉紅氣喘，豐滿的胸域急遽地起伏，益發增添了她的美麗和魅力。

「原來是妳！」陳善說的是雲南口音極重的中國話，很不高興的語氣。

林媚的目光投射在那兩口鐵箱上，貪婪地以粉紅的舌尖滋潤着嘴唇。「嗨！終於被你找到了。」

「昨晚我就告訴妳，可以讓我們過半輩子安適生活的黃金已被我找到了。」他的語氣冷漠得缺乏生氣。「妳不該來的，妳的任務是等在山麓的車子裏。」

他的話提醒了韓雅君，她這才發現他左手裹着紗布。那是他凌晨被咬傷的。原來在趙寧房中和呂奇搏鬥的不是阮正千，而是陳善。

「黃金的誘惑力實在太大。」林媚慢慢地走近，性感地笑着，「所以我忍不住要來看看。請別生氣，沒有任何人看見我。」

「看見阮正千了嗎？」

林媚的目光瞪視着鐵箱殘破閃露金光的地方，她的心中顯然也是在想着黃金。直到他連問三次，她才倉惶地回答：「沒……沒有。」

「這傢伙死到什麼地方去？妳從何處來的？」

「夾道，」她神秘地笑笑。「我知道你會走那條路，所以預先躲在那兒，等你通過後，悄悄地跟在你的後面。你不會生氣吧！」

「妳！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們有馬載運，不需要車子也可以將這兩箱黃金送到海邊的船上，你也許不來找我。」

「也許？哼！」他聳聳肩頭。

「嗯！我親自來看看，總比較放心。」

「車子停在什麼地方？」

「停在你指定的地方，別人看不見。」

陳善沉默了一陣，看看洞外，喃喃地說：「阮正千還沒有來。」

「別急！」她微微笑說：「他一定會來的。」

「他已經超過預定時間了。」

「別急！我們正好趁機會談談。」林媚扭擺着她那性感的胴體，靠過去。「難道你現在已不再喜歡我？」

陳善攫住了她，以淫猥的姿態扯住她的頭髮，使她面頰上仰，吻了她一下；林媚則將性感的身體緊緊地貼上去，並撫弄着他的頭髮。他雖然在吻她，韓雅君却發現陳善是在敷衍她。

那麼，他並非沉迷於林媚的美色，只是因爲她會使用汽車而已。不過，韓雅君却有些迷惑，二十五年之久，陳善竟然連駕車都沒有學會嗎？

他們分開了。林媚整理着她的頭髮。陳善則以冷漠的聲音說：「妳要和我談什麼？」

「談談你對我的態度。」

「別誤會，我只是不要女人參加實際工作。」

「你知道我不是要說這些。」

「妳要說什麼？」

「趙寧！」

「嗯！那個大孩子。」

「他迷戀我，他暗示我，如果我答應他的求愛，他將有足够的黃金爲我造一間金屋。我還發現他畫了一張你的半身像。我將這些情形告訴你，你說明天到這裏等他。但是凌晨你和我會面時你却說你沒有見到他。」

「我本來就沒有見到他。」

林媚指着那兩口鐵箱，語氣嚴厲地說：「那麼，你怎麼能够找到這些黃金？」

「妳以爲是趙寧告訴我藏金的位置嗎？」

「當然。在我告訴你有關趙寧的一些情況之前，你根本茫然一無所知，甚至將希望寄托在那個姓韓的女人身上。現在却突然找到了，這不有些古怪嗎？」

韓雅君眞不明白，林媚何以會如此大胆，難道她不怕激怒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冷血劊子手？對了，韓雅君突然想起了呂奇的警告——林媚有一支槍，想必她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物。

陳善默然了一陣，才語氣緩慢地說：「我們不該爲這件事情爭論的，是趙寧告訴我藏金的所在，或者是我自己找到的，並沒有多大差別。」

「大有分別。」

「噢！」

「如果是從趙寧口中探問出來我應居首功。」

「哦！」他陰森森地笑。「原來如此！妳應該知道，我只是多麼需要妳，所以黃金全是妳的。」

「眞的！」林媚並沒有笑。

「當然是眞的。」

「我想問你一件事，昨天中午你曾開槍狙擊韓雅君，是眞想殺死她，還是別有用意？」

「只是想嚇唬她。」

「目的呢？」

「不希望她上山。」

「由此可見你那時已從趙寧口中問出了藏金的下落。否則你不會那樣作。按照你原訂的計劃，是要韓雅君帶路的。」林媚說到這裏，語氣一沉，「告訴我，你見到趙寧了嗎？」

陳善以萬般無奈語氣說：「見到了，行嗎？」

「你怎樣處置了他？」

「妳爲什麼要追根究底？」陳善有些不耐煩。

「我只是想瞭解事實眞象。」

「他死了。」

「屍體如何處置的?」

「留着。準備放在車子裏一同沉下大海。」

「車子是我冒用韓雅君的名字在庫塔拉查租的，如果車子裏面的屍體是我，或者是韓雅君，都合情理。趙寧的屍體放在車內未必妥當。」林娟冷笑了一聲。「你原來打算以何人與車子同葬海底?」

「妳問這些話有何意義?」

「當然有意義，」林娟冷冷地說：「這可以了解你對我的態度，我想，你本來的意思是打算要我和那輛車子殉葬的，對嗎?」

「我的小乖乖，妳在想什麼?」陳善的態度突然大變，他將她拉過來，狎暱地撫着她的面頰。「我是多麼需要妳，我怎麼會那樣做呢?」

林娟的身體扭動了一下，但是掙扎得並不厲害。聲音朦朧地說：「但願你說的是眞話。」

「現在就可以證明。」他猥褻地說：「小乖乖！到那邊去，快點！趁阮正千未來之前，我們還來得及。」

陳善推着林娟，走向砂土堆另一面，只隔了幾步就是趙寧的屍體。

韓雅君看見他們在砂土堆的陰影處躺下，林娟的紅襯衫飛了起來，接着是她那條灰藍的長褲。韓雅君渾身如火燒，額下汗珠如雨，她恨不得在這一瞬間死去。最少也讓她的聽覺失靈。偏偏事與願違，一陣陣不堪入耳的淫穢之聲不停地襲擊着她。

年逾五十，已算老人的哥查的潛力；他簡直像一頭猿猴，行動異常矯健。呂奇雖然年輕力壯，却還比不上他。

二人爬昇了五十碼後，橫着走過一層斷崖，在一個隱蔽處停下來。那陣鐵蹄聲還在山頂上响着。

哥查聆聽了一陣，才悄聲說：「如果那匹馬眞是要牽去某一個天然洞窟中馱運物品的話，就必須經過這裏，我們可以在這裏等候。」

「牽馬的人不管是陳善，還是阮正千，我們兩人都可以對付得了，不過要注意一件事情。」

「注意什麼?」

「不能使對方發出一聲呼叫，如果對方有槍，就可能使他發射。槍聲將警告了他的另一伙伴。」

「放心！柯比會爲我們出力。」

呂奇詫異地問道：「誰是柯比?」

「我的獵犬。」

說到這裏，蹄聲逐漸清晰。一人、一馬已在遠遠的隘口處出現。那是一四身裁矮小，慣行山道的「蹓馬」，牽馬的人是阮正千。

使呂奇和哥查放心的是，阮正千沒有帶槍。只有一把犀利的彎刀插在腰間，在雄健的柯比猛撲之下，他未必有機會能够拔出刀來。

獵犬已經豎起了耳朵，哥查在不停地撫摸牠的頭部，靈敏的柯比睨視着逐漸走近的阮正千，牠顯然已明白了主人的意思。

哥查也脫下了上衣，呂奇困惑地望了他一眼，心裏在想：難道這個雄壯的老人喜歡赤膊狩獵嗎?

阮正千終於走近了，哥查的手一鬆，柯比縱了出去，闊嘴一張，像鉗子似地將阮正千的右腕咬住了。

斷崖驚魂

從斷崖的縫隙間往山頂猱升之際，呂奇發現了阮正千飛快地以左手拔出腰間彎刀，呂奇已縱到他的身邊，雙手緊握着對方的左腕，犀利的刀鋒差一點割傷了呂奇的面頰。

哥查也飛快躍出，以他的上衣蒙住了阮正千的頭部，原來他是防備阮正千呼叫告警。

這一次「狩獵」的行動快速而成功，唯一的遺憾是，那匹馬在受驚之餘，掙脫韁繩跑了。

哥查和呂奇合力將阮正千弄到岩縫間。呂奇喘吁着說：「糟！那匹馬走了！」

哥查想了一想才說：「我看沒有關係，老馬識途，牠會回到沙果村去。」

「萬一被陳善見到了呢?」

「那是無法顧慮的事，讓我們先問問這個傢伙。」哥查取下蒙着阮正千腦袋的上衣，以膝蓋頂住了對方的胸骨，厲聲喝問道：「快說！陳善躲在那裏?」

阮正千滿面驚慌之色，但是他的口風却依然很緊。「那個陳善?我可不認識。」

拍地一响，哥查重重地給了他一個耳光。血從嘴角處流下，獵犬柯比也以「狗仗人勢」地發出狺狺之聲。

「朋友！」呂奇冷冷地，「你不要自討苦吃了，乖乖地說出陳善現在何處，否則，你不舒服。」

「我不認識這個人。」阮正千回答得很乾脆。

哥查揚掌打下去，呂奇一揚手攔住了他。「別打了，這小子生就一身銅筋鐵骨，他不在乎。」

哥查氣呼呼地問道：「那該怎麼辦?」

「將霰彈的火藥傾倒在這個小子的胸脯上，」呂奇一面掏出了打火機。「用火燒他，看看這小子有多麼狠!」

阮正千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噤，但是，他仍然沒有屈服的跡象。

× × ×

陳善懶散地從砂土堆的陰影處站了起來。只聽林娟沙啞的聲音說：「我的衣服。」

林娟的衣褲凌亂地丟在泥地上，陳善抓起來，扔出去，却不是扔向林娟，而是越過了砂土堆，飛落到趙寧的屍體上。

林娟坐了起來，韓雅君看見她揮舞着兩條赤裸的手臂，聽見她以憤怒的語氣低吼着說：「你幹什麼?」

陳善冷笑着說：「小乖乖！妳唯一的本錢就是妳那身赤裸的胴體，又何必要穿上衣服?」

「快將衣服給我。」她的語氣柔和了一些。

「不忙！我們何不先談談。」

「談什麼?」

陳善自褲袋拿出一支小小的手槍，冷冷地說：「別以爲任何男人伏在妳身上的時候就會忘掉一切，我就不是妳想像中的那種男人。這是從妳的長褲口袋中拿出來的。說吧！是怎麼回事?」

林娟的內心一定是很吃驚的，但是她表面上反應却很鎭定：「我難道無權携帶一件自衞武器?」

「自衞！」陳善聳聳肩頭。「就算妳說的是眞話。那麼，我再問妳，妳口口聲聲說對我忠實，但是妳却背着我勾引阮正千，有這回事嗎?」

「我勾引他!」林娟幾乎嚷叫：「那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

「毛孩子!嘿嘿!」陳善冷笑了一聲，「但是妳在他面前却說他是英俊強健的年輕人，我是行將就木的糟老頭。妳教唆他，黃金一運到船上就槍殺我，這樣他可以人財兩得。對嗎?」

「胡扯！胡扯!」林娟顧不得全身赤裸，發狂地站了起來。她的醜態使韓雅君不得不閉上眼睛。

「是他勾引我，被我嚴詞拒絕，所以他才揑造這些鬼話來陷害我。請相信我，我不是那種人。」

陳善陰森森地問道：「妳是那種人?」

「你難道還不明白?」

「我非常明白。」

「陳善!」林娟的口氣已轉變爲乞求。「沒有我！你無法來到蘇門答臘。你明明知道我是愛你的，請不要用這種態度對付我。」

陳善瞇起了眼睛，就像是打量着黃金的成色，韓雅君看出他的眼內露出閃閃兇光，不禁爲林娟担了一把冷汗。

「林娟!」陳善的聲音異常冷峻，「妳少來這一套，妳幫我偸渡離開西貢，助我找到阮正千，那是因爲妳想分享黃金。」

林娟拚命地搖着頭，使她飽滿的胸脯也在作巨幅的搖幌。但是，這對於慾望已然發洩的陳善來說，顯然已不起誘惑作用；而對於韓雅君呢?却使她痛苦地閉上了眼睛。不幸，她的聽覺依然在忠實地工作……

「我不要分黃金。」林娟說，「我們是一個人，永不分開，黃金爲我們共享，我不要分。」

「妳不想分黃金?」

「當然。」林娟用力地點着頭。

「妳的確不想分黃金。」陳善冷峻的聲音在洞窟中引起廻響，像是冰雹敲打着石壁。「那是因爲想一個人獨吞。」

「陳善，你寃枉我!」她低聲吼叫。

「別嚷!」陳善手中的短槍揚了一下。

林娟面上掠過了一絲驚惶之色，畏縮地向後退了一步。語氣遲疑地說道：「陳善！你要……殺我嗎?」

「妳以爲我會如何對付妳?」

「我看得出，你已打算殺我。」林娟突然鎭定起來，這個貪婪而又狡黠的女人，似乎正在設法自救。「不過，你心中也有顧慮。」

「有什麼顧慮?」

「你殺了我之後，不便處理我的屍體和那輛馬車。」

「我可以將妳的屍體放在車廂內，然後將車子推進大海。」

「我的身上有槍洞，」她一字一字鏘鏘有力地說：「警方會查出是謀殺。他們或許不會想到兇手是你，但是他們會查緝阮正千，當他們查出阮正千有一艘機動漁艇時，會通知海上巡邏隊……」

「住口!」陳善低吼了一聲。

「你一向很冷靜，這是我愛你的原因。」林娟消失很久的笑容，再度浮上面頰。「別發脾氣，那樣會使你處理某些事情時發生錯誤。」

韓雅君的心弦拉緊得似乎將要斷裂了，她看見陳善的嘴唇在蠕動，伸在短槍護圈內的食指一會兒挺直，一會兒彎曲。她怕聽見那震耳欲聾的槍聲，更怕看見林娟胸口淌血扭曲着身子倒下去。

林娟的舌尖在溫潤着她那乾焦的嘴唇，靜靜地，就像一個經過長期牢獄生活而致神智痲痺的罪犯在等候法官再度宣佈她的死刑。

足足有五分鐘之久，陳善都沒有勾動機槍，他似乎已漸漸鬆懈下來，目光迅速地向洞口一瞥。

「阮正千還沒有來。」林娟聲音沙啞地說。

陳善沒有去理會她，又向洞口張望了一眼。

「他也許永遠不來了。」林娟的聲音提高了一些。

「妳怎麼知道?」

「我在猜。」林媚緊緊地抓住可以活命的機會。「也許他失足落下了一道溝澗，受傷後爬不起來；也許山頂上有人在走動，使他不敢冒險。那個姓呂的中國人在山頂上，還有那個探視他父親墳墓的韓雅君，老獵人哥查。也許……」

「胡說。姓韓的墳墓不在阮正千所要經過的路上。」

「咦！你怎麼知道？」林媚的神色顯露了解破了一道困難謎題般得意。「我明白了，戰時你在這兒參加游擊工作，姓韓的是被你殺的。」

韓雅君在等待陳善的答案，她的心臟狂跳，呼吸急促。她以手捂住鼻孔，不希望被陳善聽到她那濁重的呼吸聲。

陳善靜默了一陣，才說：「我不想再提起戰時的事，只希望了解妳和阮正千最後一次見面時，他告訴妳一些什麼話。」

「只怕你不信。」

「說！」

「他說，你是一個陰險的傢伙。」

「噢？」陳善的目光跳動了一下。

「他說，與你合作下去，也許得不到一兩黃金而送掉性命。他勸我放棄黃金夢，和他離開這兒。他有一條船，可以幹走私，一年之內，就可以發大財。」

「妳為甚麼不跟他走？」

「因為這兒有東西引誘我。」

「那兩箱黃金嗎？」

「你比黃金更值錢。」

「哼！妳在說謊！」

「陳善！你不相信我愛你？」

「我不相信妳所說的任何一句說話，阮正千絕不會那樣對妳說，他駕船來到此地，絕不願空手而回。」

「他沒有按時牽馬來到這裏却是事實。」

「也許……」話停住了。陳善自己也想不出理由。

「陳善，別三心兩意了。」林媚開始擺着身體向前走了幾步，擺出誘人的姿態。「你還需要我，不管在那一方面，如果阮正千背叛了你，我還可以帮你搬運黃金，你一個人是不行的。」

從洞口射進來的光綫正好照在林媚裸露的胴體上，雖然韓雅君不敢逼視林媚那種醜態，却也不得不承認她那種姿勢具備了一股邪惡的美；而邪惡的美又最能吸引那些有心理變態的狂徒。

她逃過了，韓雅君心裏在喊，眼光從指縫間看出去，她發現陳善手中的短槍正在下垂，胸膛起伏不定。

「陳善。」林媚沙嗄地吼着身子扭動了一下。

「我方才說過，」陳善喘吁着說：「赤裸的身子是妳最大的本錢。」

「不！」林媚的頭在搖，身體也在幌。儘管她不認，却又在盡力賣弄性感。「我還有頭腦，也有健壯的體力，我可以帮你作許多事。」

「事情就壞在妳有頭腦。」

「那是你的誤會。」

「情勢逼迫我只有信任阮正千。」

「為什麼？」

「因為他有船。」

「那很簡單。」林媚扭擺着軀體。「看，憑我的美色可以誘惑任何一個水手，我可以為你弄來一個船隊。」

「這也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我們將要在海上航行五日，每一分鐘阮正千都有被妳誘惑的可能；而我也是每一分鐘都可能遭到被殺的可能。」

「別說這些氣話了，」林媚放胆向前走了幾步，將裸體緊貼着陳善，顯然想引誘他再度佔有。「來！讓我的肉體告訴你，我是多麼地愛你。」

陳善沒有動，這使林媚增加了勇氣。她扯着他的頭髮，使他的嘴唇與她相合，另一隻手在鬆解他的腰帶。

陳善手裏的槍放進了褲袋，推倒她，雙手在她那充滿魅力的胴體上摸索，她則發出咿咿唔唔難以使人入耳的淫穢聲音。

這一次，他們竟然沒有到土堆後面去，這使得韓雅君像遭到雷殛般痛苦。她只有兩隻手，捂住了眼睛，就無法堵住了耳朵。

她聽見林媚發出一聲低叫，她百分之百肯定那是喜悅的聲音。縱非肉體上的喜悅，也是心靈上的喜悅，因為林媚藉最原始的誘惑征服了一個暴戾，殘酷的狂徒。

山洞中突然靜了下來。

韓雅君所看到的一齣醜劇似乎是一個夢。在一瞬間消失了。她鬆開捂住眼睛的手，發現陳善靜靜地站在那兒凝視着躺在地上的林媚，她的眼睛半張，發出閃閃的光，紅紅的嘴唇也沒有閉攏，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

突然，韓雅君打了一個寒噤，若非她迅速地以手掌捂住嘴吧，一定會驚呼出聲，因為她發現林媚已被陳善勒斃。

亡命搏鬥

卡察一聲，呂奇掣燃了打火機。當他點燃火藥

時，一股烈燄昇騰而起。只在轉瞬之間，那青葱翠綠的野草就被燒得焦黃，硫磺氣味在迅速地散佈，使那嗅覺靈敏的獵犬連打了幾個噴嚏。

打火機上的火苗仍燃着，呂奇將火苗湊近阮正千的胸膛幌了一幌，冷冷地說：「看見了吧！烈性火藥，在幾秒鐘之內可以燒焦你胸膛上的皮肉，然後你要忍受三天的痛苦才會緩緩死去。」

阮正千踢動雙脚，想挪動他的身體，但是他辦不到。他的四肢已被粗大的爬山繩索，綑綁在岩石上。

「說！」哥查扯着阮正千的頭髮，語氣嚴厲，「陳善在何處？」

「我真的不認識這個人。」阮正千用力地擺動他的頭。「你們不能這樣對付我。」

「朋友！」呂奇手中的火苗幌動了一下。「你真的要逼我在你的胸膛上點火嗎？」

阮正千將目光移向他的胸口，衣服已經撕開，上面沾滿了霰彈的火藥，他發出一聲驚懼而又痛苦的低呼。

「說吧！」呂奇的語氣緩和了一些，同時熄滅了打火機。

「你！……你到底是甚麼身份？」阮正千驚惶地問。

「別問！」呂奇安慰對方，「我們找的是陳善，因為他在戰時殺害了韓雅君小姐的父親。我們找的是他，而不是找你。」

「噢！韓小姐的父親是被陳善殺死的？」

呂奇緊緊地追問下去：「朋友！從這句話就可以聽出你是認識陳善了。」

「不錯，我認識他。」阮正千的目光瞪視着無雲的晴空，似在搜索他的記憶。「一是在西貢監獄中認識他的。」

「他為甚麼坐牢？」

「殺人。」阮正千說，「就在戰爭結束那年的冬天，他因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他誤殺了一個船長，目的是想奪得那條船，可惜他不懂得駕船，聘來的水手向警方告發了他。」

呂奇問道：「他被監獄禁了多久？」

「二十四年，三個月前他才獲得減刑出獄。」

呂奇望了哥查一眼，後者也在望他。他們一直猜不透陳善為甚麼等了二十多年才來搬運戰時所發現的財富？現在，答案終於出現了——原來陳善一直都被監禁在西貢監獄裏。

阮正千又接着說：「三年前，我因走私罪被判三年，在西貢監獄中結識了他。當我知道他為了奪一艘船而殺人時，我好奇地問他，要船幹甚麼用？他告訴我是想搬運存在這裏的一批財富。」

「財富？」呂奇故意問：「是陳善在戰時所搶掠的財物嗎？」

「不！是一批軍械槍彈。」

「軍械？」

阮正千道：「嗯！在東南亞，那是最有市場的熱門貨。」

呂奇明知阮正千被陳善矇騙，但他却沒有說破，只是聳了聳肩頭，說道：「我還以為是珠寶黃金哩！」

「荒城那來的黃金？」

哥查以脚尖在阮正千的腰際踢了一下，低叱道：「別說廢話！」

阮正千以怨毒的目光看了哥查一眼，才又接着說：「我是幹海上走私的，所以有一艘機動漁船。當時我就答應陳善，只要他能够出獄，我就跟他合作。」

「因此，他出獄後就找到了你。」呂奇接了一句。

「我沒想到他會獲得減刑的機會，所以當我一年前出獄後，就沒有再和他聯繫。一個月前，林媚找到了我告訴我陳善已出獄的消息。」

「林媚！」呂奇滿面驚疑的目光向哥查望了一下。

「她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下流女人，是陳善出獄後才結識她的，她醉心於財富，所以就成了他的情婦。」

「那麼，她成為考古學家的助手也是有用意的了？」

「是陳善教她那樣作的。」

「考古學家失踪了，是怎麼回事？」

「請你們去問陳善。」

哥查大吼了一聲：「陳善在那裏？」

「在山洞中。」

呂奇接着問道：「那一個山洞？」

「洞口長滿蒲公英的那一個。」

「哦！蒲公英！」哥查振聲大叫。像是對他逝去多年的異國老友韓信甫在打招呼。

獵犬柯比也跟着狂吠了一聲。

×　　×　　×

林媚的屍體已被陳善移到趙寧屍體的旁邊。在松林客棧中，韓雅君曾經發現趙寧對林媚投射貪婪的目光；那目光燃燒着情慾的火燄。在他死後，終於接觸了林媚赤裸豐滿的胴體，冰冷的，僵硬的，那似乎是造物者對貪婪人性的一個諷刺。

韓雅君不再去想林媚和趙寧，她明白，此刻的環境應該更關心自已。她正當在生死綫上，稍一不

慎，就可能成爲死神宴會上的貴賓。

陳善像一頭冷靜的野獸，半個小時以前，他在一個年輕女人的身上發洩了情慾；接着又殺死了她。但是從他的表情上卻看不出他有絲毫犯罪的感覺。他的血液好像早就冷卻了。

他坐在洞口，沉靜地望着外面。顯然，他還在等待阮正千。這對韓雅君是一個嚴重的威脅，蜷曲在石壁凹縫處的身邊已經逐漸痲痺，僵硬，她可能隨時倒下，輕微的聲響都可能被陳善發現。

不知過了幾分鐘，陳善突然站了起來。經過短暫幾秒鐘的猶豫，然後下定決心，走出洞去。

韓雅君清晰地聽見陳善的腳步聲是出洞之後向右，也就是她方才來的方向。她淸楚地記得，向右過去約莫二十碼就是一個彎道。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她只要出洞向左，躲進另一座洞窟，就可以死裏逃生了。

陳善的腳步聲漸遠，韓雅君默加計算，對方應該已經走過了彎道。於是，她站了起來，也不管雙腿如針扎般痠痳，以手扶着石壁，奮力向着洞外走出去。

陽光仍是那樣烈，沒有陳善的影子。

韓雅君衝出去，踮着腳尖向左跑。但她又不敢跑得太快，爬山靴走在斷崖上，即使很輕，也會發出沉重的廻響。

她走了幾步，就看見了下一個洞窟，距離約莫五十碼，那需要一百步左右。她唯一的希望是——在她沒有藏進另一個洞窟時，陳善千萬不要去而復回。

偏偏在她走到一半時，陳善走回來了。腳步聲比先前要快，要重，他似乎已經發現韓雅君的腳步聲了。

石壁的凹凸不平，勉强可以藏身。韓雅君立刻緊貼凹處，靜立不動，石壁被烈陽晒得火燙，透過薄薄的衣衫灼燒着她的背脊，她只有咬牙忍着。

陳善站在洞口向內察看，右手揷在褲袋裏，韓雅君發現他的手掌中露出一截槍柄。

韓雅君深深瞭解，陳善如果在洞內沒有發現什麼，必定會向這邊搜索過來，自己應該抓住這一瞬即逝的時候躲藏起來。她抬頭看，發現上面是一處平台，有低矮的灌木叢。她雙手攀住平台的邊緣，用力爬了上去。腳尖蹬翻了一塊石頭，那塊石頭向斷崖下滾動，震撼着山谷，韓雅君顧不得灌木叢的樹枝刺傷了她裸露的手臂，飛快地鑽過去，伏在地上。

石塊落下斷崖的响聲驚動了陳善，他貼着石壁走了過來，走到韓雅君方才貼身處就不動了。顯然，他已從落石的聲音中找到了方向。現在，他兩道冷凛的目光正凝視着頭頂上的灌木叢。

這一排灌木叢延伸約莫有好幾十碼，韓雅君輕輕地移動，她不希望被陳善一翻上平台時就發現。她的臉緊貼在滾熱的泥地上，眞希望能變個小虫鑽到地底下去，不幸她有一百一十磅的體重。

陳善終於爬到平台上來了，他就站在那兒不動。過了一陣，他轉過身子，似乎打算離去。

突然，山頂上滾下了一顆小石子。

接着，是一陣泥土和細砂。

陳善又回轉身來，伏在泥地上的韓雅君也飛快地轉動身子。她不在乎細砂和泥土落進她的眼睛或口中。她要看一看，山頂上是什麼人走過。如果是呂奇或哥查，她决心大喊大叫。

又是那八隻山羊。

羊羣站在五十碼高的一個突口上，耳朵豎起，十六隻黃色的眼睛向下望，充滿了好奇。大概牠們不明白泥地上何以躺了一個女人。

難道羊羣是在瞪視一條小蛇或是蜈蚣嗎？陳善是絕不可能那樣想的。他沒有鑽過灌木叢的勇氣，繞了十幾碼，來到灌木叢的後面。並未向前繼續搜索，但他的目光卻變得尖銳起來。

泥地是凹凸不平的，韓雅君正躺在一個四十五度的傾斜處，稜綫擋住了她；而且她又是滿身塵土。照道理說，只要陳善不走過來，是絕對不會發現她的。

然而韓雅君卻不這樣想。陳善雖未走過來，卻也沒有離去，足足地在那兒站了有五分鐘之久。

倔强的個性將韓雅君怯弱的血液趕走了。她突然從泥地上站起來，揮手彈去她身上的塵土。根本就忽視陳善的存在，也沒有關心那支槍對她生命會造成多大的威脅，昂然地向前走去。

離開這兒，必須經過陳善的身邊。韓雅君絲毫沒有猶豫之色，她大概將對方看成一尊石像了。

陳善也沒有動，手中的槍仍然下垂着，他像毒蛇瞪視一隻青蛙般看着韓雅君；當她走過他身邊時，才將她的手腕緊緊握住。

像有一道强大的電流從手腕處導遍韓雅君的全身，使她感到巨大的震撼。但是，倔强的個性再一次懾服了她，沒有喊叫，沒有發抖，也沒有作無用的掙扎。平靜地，像青蛙瞪視着毒蛇。

「嘿！」陳善爆出一聲冷笑。「小姐！昨天晚上妳在松林客棧中很兇嘛！」

韓雅君沒有說話，她也不願說話。

陳善將手中的短槍放進褲袋，以粗糙的手掌輕撫着她的面頰，獰笑着說：「小姐！妳欠我的債，我現在要向妳討回。」

韓雅君面上的神色顯得很冷靜地問道：「我欠你甚麼？」

陳善舉起右手，他的手臂處有黑紫色的齒痕，上面擦過紅汞藥水，在她的眼前微微幌動。「看！妳昨晚咬了我一口。」

「你也欠我的債。」她吼叫着。

「噢！」

「你殺死了我的父親。」

「嘿嘿，誰告訴妳的？」

「你那畏罪的目光。」

「親愛的小姐，我們不必爲此事爭辯。」陳善的面孔上佈滿了獰笑，說話的聲音冷得使陽光都消失了熱力，「妳千里迢迢地趕到這兒來，就是爲了要討回這一筆債嗎？」

「不錯！」

「沒有別的目的？」

「沒有。」

「好！我們的債務就要扯平了。」

「永遠扯不平。」韓雅君竟然絲毫不感到怯弱。「即使你死了，還是扯不平。」

陳善將她的手臂扭曲，使她的身體幾乎貼近了他的懷裏，惡狠狠地說：「親愛的小姐！妳知道我要怎樣對付妳嗎？……」

他沒有耐心去等待韓雅君的答案，也不讓她去想。右手一抬，嗞地一响，她的上衣撕破了。

韓雅君飛快地以左手擋住胸部，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比男性要困難得多；因爲她們不但要設法保護自己的生命，還要設法保護自己的貞操。

「朋友！當我等待我的朋友與我見面前這一段空閒時刻，妳正好可以解我的寂寞。除非妳願意告訴我一些事。」說到這裏，陳善的語氣突然一沉：「說！妳的朋友到那兒去了？」

「他就在附近。」韓雅君抓住機會恐嚇對方。

陳善扭住韓雅君手臂的那一隻手絲毫沒有放鬆，另一隻手揑住了她的脖子，低吼着說：「乖乖地跟我到山洞裏去。」

韓雅君無法掙扎。她只有兩隻手，一隻被扭住了，另一隻要保護她的胸域。衣衫撕裂，胸罩拉斷，她只要鬆開了手，女性的神秘殿堂就要敞開，她不希望陳善那雙貪婪的眼光成爲神秘殿堂的第一朝拜者。

可是，當她被挾持着下了平台，被陳善推着往那山洞走進去時，她開始猶豫了。洞裏躺着趙寧和林媚的屍體！而且這惡徒被林媚第二次挑起的情慾還不曾發洩，萬一他要……

想到這裏，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寒噤也使她冷靜下來，一股莫大的勇氣突然產生了。

她放開掩住胸域的左手，全力以拐肘處向後搗去。她此刻是背對着陳善，所以絲毫不曾顧忌胸域的裸露。據說山神是有耳朵的，但她不相信山神會有眼睛。

拐肘正搗在陳善的肋骨上，一定很痛，只聽他低呼了一聲，鬆開了手，連連向後退了幾步。

韓雅君抓住機會向來路奔去。

她猜想陳善不敢開槍，因爲槍聲很可能引來呂奇和哥查。

陳善的確不敢開槍，但他也不願韓雅君逃了。他跳躍着，追上去，兩者相距約莫十碼。

不幸韓雅君腳尖絆着一塊石子，她仆倒了。

當她掙扎着要爬起來時，陳善已經跨騎在她的背上。她感覺到粗糙尖銳的砂石刺痛了她那裸露的胸域，但她卻很滿意她現在面部向下的姿勢。她看不到惡徒的殘酷的神色，惡徒也看不到她那神秘的殿堂。

陳善是決心要殺死她的，他拾起一塊石子，準備砸向韓雅君的後腦。

突然，前面的彎道處，閃動了一個影子。那是呂奇，他像溜冰一般快速，只眨眼之間已經到了距離他們十碼處。

陳善扔掉了手裏的石塊，飛快地跳了起來。

韓雅君在半昏迷狀態中突然驚醒，但她的身體卻依然在「昏迷」狀態之中，休想作絲毫移動。

呂奇在距離他們十碼處停住了，沒有再向前衝刺。靜靜地站在那兒，目光緊盯在陳善的臉上。

「嘿！」陳善爆出一聲乾笑。「中國人！」

呂奇語氣冰冷地說：「我猜想你是陳善。」

「不錯。」

「我們以前好像見過面吧！」

「昨天晚上。」

「嗯！昨天晚上在松林客棧中趙寧的房裏。如果昨晚我就認識你，那可太好了。」

「現在也不遲。」

韓雅君很想告訴呂奇，這個殘酷的惡徒殺害了趙寧和林媚，但她發覺自己發不出一點聲音，喉管似乎已經被陳善揑破了。

「你殺死了游擊隊的同志韓信甫？」

「嗯！」

「爲什麼要殺死他？」

「那是我的秘密。」

呂奇向前走了一步，笑了笑說：「爲什麼不滿足我的好奇心？」

他顯然在找尋前撲搏鬥的機會。

陳善抬起左手，遮住迎面的陽光，也向前走了幾步，目光鎮定地盯着呂奇。

他爲什麼要用左手遮住陽光呢？因爲他要用槍。韓雅君突然想到這個問題，也聰明地作出答案。就在陳善閃電拔槍的那一瞬間，韓雅君「昏迷」的軀體也突然「甦醒」。心理學家分析過，人類最大的敵人莫過於自己；當一個人放棄一切時，他會顯得毫無力量；當他要振作、奮鬥時，力量會泉湧而出。

韓雅君全力以雙脚掃向陳善的腿彎處，雙手猛扯他的衣襟。陳善一個踉蹌，摔在石堆上，手中的短槍丟落在石堆中。

呂奇猛撲上去，以全力揮動右拳，狠狠地敲在陳善的下頷處。

陳善倒下，但他的雙脚却飛快地踢出。

呂奇前撲之勢太猛，根本就無法收煞，陳善的兩脚都沒有落空。

韓雅君看見呂奇捧着小腹後退，他的面孔扭曲。就像一隻蛤蚧突然被人擘開了硬壳似地痛苦。他一定被陳善踢到了「鼠蹊」部份。

陳善抓住這個機會，反撲上去，兩個人擁抱在一起，作亡命的搏鬥。

呂奇很壯，陳善夠狠，僅僅幾秒鐘的廝打就已經使韓雅君驚心動魄。

她忘記了自己衣衫不整，奮力從地上爬起來，跑向石堆，去找陳善遺落的那一支短槍。

槍在石堆的縫隙中，槍口朝上，在挪動中很可能走火擊發。但是韓雅君顧不了那樣多，她只知道呂奇需要帮助，殺父之仇需要報還。

謝天謝地，槍從石縫中拿出來了，沒有走火。

韓雅君雙手握着槍把，但她無法瞄準目標。兩個男人扭纏在一起疾速地滾動，她很可能一槍擊中呂奇。

於是，她靜靜地等待着。

最後，呂奇終於抓住了機會，使勁地用雙脚將陳善踢開。

陳善踉蹌後退，韓雅君咬牙舉槍瞄準。

突然，獵犬柯比出現了。在陽光照射下，牠那遍體黃毛發出閃閃金光。

這條獵犬的出現，使韓雅君想起了她那裸露的胸部，她實在不願被老獵人哥查刺探她那聖潔而又神秘的胴體。

她忘了開槍，雙手交叉着遮掩胸域。她相信獵犬柯比足可以對付陳善。

但她估計錯了，那條猖猖的獵犬却向她撲來。

韓雅君發出一聲驚叫，本能地揮槍去阻擋獵犬的攻勢。

她被獵犬撲倒，那支短槍也落在地上。

「柯比！」韓雅君低吼了一聲。

她不是主人，獵犬不會聽從她的命令。再次前撲，韓雅君在地上連連地滾動，獵犬也沒有張口咬她。

「柯比！」一聲低沉的喊叫。

獵犬蹲伏着不動，這一次下達命令的是牠的主人。

哥查手端獵槍出現，槍口指着陳善，以抱歉的語氣說：「抱歉！韓小姐！柯比找錯了對象。」

「哥查先生！」呂奇吁了口氣，「噢！我想不到你會來。」

「我本來是要看守阮正千的。」哥查的聲音給人一種安慰鎮定的感覺。「又怕你對付不了陳善，所以趕來看看。還好，來得不算太遲。」

詭奇之變

情況在一瞬間改變了！

太陽恢復了它的熱力，韓雅君也恢復了她的鎮定。她想爬起來，但是她又畏懼那條狗。於是，她大叫：「哥查先生！叫走你的狗。」

「放心！」哥查說：「牠不會傷害妳的。」

韓雅君顫巍巍地站了起來，柯比果然沒有攻擊她。

「哥查先生！」韓雅君指着陳善說：「他找到了藏金，他也殺死了趙寧和林媚，屍體和兩鐵箱金幣都在這個山洞裏。」

「噢！」哥查奇異的目光望着陳善。

「老獵人！」陳善以冷峻的口吻說：「我相信你不僅對山中的野獸有興趣，黃金也一定可以引誘你的。」

哥查低叱了一聲：「帶我們進山洞去，若不是柯比找錯了對象，你不是被韓小姐槍殺，就是被柯比咬斷喉管。」

陳善悻悻地說：「現在，我也許會死在你的獵槍霰彈之下。」

「你知道就好。」哥查擺動了一下槍口。「乖乖地走在前面。」

陳善聳聳肩頭說：「好吧！算我沒有財運。」

一進洞窟，就看到了那兩口鐵箱，一口鐵箱的破損處，露出了閃閃的金光，哥查從腰間抽出一把獵刀，扔在地上，向陳善揮了揮手說：「去將鐵箱撬開。」

「哥查先生！」呂奇說：「這樣不妥吧？」

「爲什麼？」哥查顯得很不開心的樣子。

呂奇道：「藏金也好，兇手也好，都該由警方來處理。」

「你說得很對！」哥查點點頭說：「不過，我們先要確定這兩口鐵箱之內是否當眞藏着海盜們遺留下來的金幣。」

這似乎不是一個太嚴重的問題，於是呂奇不再爭執，點了點頭說：「那就先打開來看看吧！不過，撬開鐵箱的工作最好由我來作。」

「爲什麼呢？」

「獵刀交給兇手，似乎不太安全。」

「那就辛苦你了。」

呂奇拾起獵刀開始撬動鐵箱，毫不費事地就將鐵箱撬開了，一堆亮幌幌的金幣出現在他們眼裏。他在撬動時，曾經試了試箱子的重量，最少也有一百斤重。即使不用古董的價值去衡量這些金幣，單是二百斤黃金就是一筆不算太小的財富。

「進去！」哥查用力推了陳善一下，使後者踉蹌向前。接着又以槍口向韓雅君擺動了一下。「小姐，還有妳。走到呂奇身邊去，乖乖地不要動。槍內是霰彈，中槍之後，要痛苦好幾個小時之後才會死去。」

呂奇吃驚地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陳善怪聲怪氣地說道：「我早就猜到了，這老獵人被黃金引誘了。」

「哥查先生……」

哥查粗暴地喝斷呂奇的話：「住口！你們三個人一齊往後退，距離黃金遠一些。」

呂奇緊緊地摟着韓雅君，緩緩後退，同時說：「哥查先生，你不必如此。按照法律，你可以領取奬金。我和韓小姐的一份可以放棄……」

「嘿嘿！」老獵人的面色猙獰可怖，因爲他站在背光處，顯得格外陰沉。「我要全部。這些黃金，是以我兒子的性命換來的。」

韓雅君不解地問道：「你兒子的性命？這是怎麼回事？」

「日軍到我家來搜查妳父親時，他躲在秘窟的地窖中。日軍當着我的面槍斃我的兒子，我都沒有說出你父親的藏匿之所，爲什麼？」哥查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下去：「同樣是一個生命，我爲什麼不關心我的兒子？只因爲妳父親知道藏金的秘密。他曾答應和我分享。因此，他的生命比我兒子的生命有價值。」

「哦——」呂奇發出痛苦的聲音；他曾經崇敬這個老人，現在却要去鄙視對方。這的確是一件令人感到痛苦的事。

哥查又喃喃地說：「日軍殺了我的兒子撤退之後，妳父也逃走了。但他並沒有將藏金的秘密告訴我。我犧牲兒子的生命並未換取他的信任。所以我非常痛恨，發誓要得到全部藏金。」

呂奇挿口說：「他在臨死時，曾經提到過『蒲公英』，他還是將秘密告訴你了。」

「那是迫不得已的，因爲他自知將死。」哥查將目光投向韓雅君。「他在離開我家之前，曾寫了一封家書。那封信是托人帶出的。在他死後，我才後悔爲什麼沒有留下那封信，他一定將藏金的秘密告訴了家人。」

「事實上我父親在信中根本沒有提到藏金的事。」韓雅君挿嘴說。

「也許是事實。但我當時不知道。我一直在等，等了二十多年，妳終於來了……」

「實際上你等的是我，」陳善挿嘴說：「如果我不來，藏金永不會發現。這還要感謝那位姓趙的青年畫家，如果他不探索這些天然洞窟，他不會發現洞內沒有陽光的地方也生長着蒲公英。他不但對繪畫有興趣，對野生物也有興趣，對年輕誘人的林媚小姐更有興趣。他挖掘蒲公英的草根想展開研究，結果却挖到了鐵箱。於是他要林媚與他私奔，並暗示一些可以過豪華生活的話。哥查，這是天意帮了你。」

「不錯，天意，我兒子的命！」哥查蹲下去，撫摸着金幣。陳善移動了一下，他隨即厲吼：「不要亂動，我即使一隻手放槍，也是奇準無比。」

「放心！」陳善攤開雙手。「我雖不怕死，却不願像野豬、野兎，中你的霰彈，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

哥查將獵槍平放在腿上，右手的食指，緊緊地壓着扳機。呂奇看得出來他是老手，不敢有一絲妄想。

哥查左手抓起金幣，從空中散落到鐵箱之中，鏘鏘有聲。抓起，落下，抓起，落下……

呂奇的眼光發直，哥查的左手也僵硬在半空中，因爲整個鐵箱中，只有上面薄薄一層是金幣，最多不會超過一百枚，下面全部是槍彈。呂奇認得出來，其中有點三零步槍子彈和點四五、點二三手槍子彈。

哥查霍地站了起來，槍口指向陳善，狂吼着說：「一定是你弄鬼，快說！金幣藏到那兒去了。」

陳善也是不勝駭異，他連連地搖着頭說：「我還沒有來得及打開鐵箱哩！」

「一定是妳父親！」哥查的槍口指向韓雅君。「好狡猾！他知道陳善在找藏金，我也在找藏金，所以將金幣運到別處。他一定將秘密寫在信中告訴了妳的母親。快說！否則我殺死妳！」

韓雅君駭極了。這是一個奇怪的心理反應，當陳善要殺她時，她毫不感到恐懼；現在，哥查要殺她，她却心胆俱寒。因為她曾經視哥查為可以信賴之人。

呂奇感覺到她的顫抖，緊緊摟住她。吼着說：「哥查！不要發瘋！我看你是在黃金美夢中迷失了。韓小姐不可能知道藏金的秘密。」

「她知道。」哥查肯定地說。

「那麼，你更不應該殺死她。」

「為什麼？」

「殺死她之後，你永遠也找不到藏金。」

「那沒有關係，最少她可以為韓信甫償付我兒子的性命。」

「那不是你等了許多年的目的，哥查先生！」呂奇盡量使自己的語氣顯得緩和，「哥查先生！我希望你冷靜一點。」

「呂奇！你能讓韓小姐說出藏金的秘密嗎？」哥查以商量的語氣說：「如果你辦得到，我可以給你一個活命的機會。」

韓雅君連連地搖着頭說：「呂奇！我根本不知道什麼藏金的秘密呀！」

「哥查先生！」呂奇說：「你聽見了，她什麼也不知道，請不要逼她。」

「好吧！」哥查面上獰色密佈，獵槍也端了起來。「讓妳和你父親一樣，帶着藏金的秘密進入地獄……」

突然，砰地一响，哥查額前出現了一個血洞，身子向後栽倒。

獵犬柯比猖猖前撲，牠的前足剛剛離地，又是一响槍聲。這條獵犬忠誠地死在牠主人的身邊。

陳善手裏有一支小小的手槍，槍口指着呂奇和韓雅君，獰笑着說：「這支槍本來是林媚想要用來對付我的，現在却救了我。」

韓雅君突然想起，陳善在扼殺林媚時，將那支槍丢棄在地上。這個狡猾的惡徒在哥查被黃金美夢迷昏了之際用上了它。

呂奇緊緊地擁着韓雅君，冷冷地說道：「陳善，為了一百枚金幣，而要殺死五個人，你認為值得嗎？」

「別忘了還有一條狗。」

「我想，你應該給我們一個機會。」

「是的。」陳善點點頭。「最後一個機會，請韓小姐說出藏金的秘密。我答應不殺你們。」

「可是韓小姐不知道藏金的秘密。」

「那麼，你們就沒有機會了。」

「陳善！」呂奇機警地說：「韓信甫臨死時，向哥查說出了『蒲公英』，那句話應該是藏金地點的提示。據你知道，這些天然洞窟，還有別處長着蒲公英嗎？」

「沒有。」

「那麼，藏金一定在這個洞內。」

陳善道：「如果想挖遍洞內的每一處，最少需要十天。」

「我和韓小姐就有機會了。」

「中國人！」陳善冷冷地說：「別作美夢！你們即使有體力連續工作下去，我也不可能不眠不休地監視你們。何況我們還需要飲水和食物。噢！對了！我的朋友阮正千怎麼樣了？」

「阮正千是你的朋友？」

「別裝糊塗！」

「他偷了沙樂村村民的馬，被哥查抓到，大概送到沙樂村看管起來了。」

「唔！」陳善看看表。「我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考慮。如果韓小姐不說出藏金的秘密，我就不客氣。」

「雅君！」呂奇將她的身子扳過來。

「呂奇！對不起！」韓雅君溫馴地依偎在他懷裏。「我實在不知道。」

「我明白。」

「抱歉連累了你。」

「很難說，也許是我連累了妳。」

「抱緊一點。」陳善殘忍地說：「臉貼着臉，那樣我只需要一粒子彈，就可以解決你們。」

呂奇調侃地向他說道：「陳善！你是那樣吝嗇的嗎？」

「回到山上，使我想起了戰時，那時候的槍彈比黃金還要貴重。」

呂奇靈機一動，放開了韓雅君，激動地說：「陳善！我終於找到活命的機會了。」

「噢！」陳善不勝迷惑地瞪視着他。

「我可以助你找到藏金。」

「化上十天的時間去挖掘嗎？」

「不！我要用我的腦子。」

「腦子！」陳善冷笑着說：「若干年前，你們中國出現了一個會屈指一算的孔明，難道你也具備了孔明那種神算的能力？」

「陳善，我問你。在你的印象中，韓信甫算得上是一個忠貞的游擊份子嗎？」

「我不願意侮辱曾經和我併肩作戰的戰友，他的確是一個優秀的抗日英雄。」

「那麼，他應該懂得槍彈對他及他的伙伴是多麼重要。」呂奇目光望着鐵箱中的金幣和槍彈，其神態就像一個偵探在判斷案情。「他想瞞騙別人，

盡可以在箱中塡滿石塊，何必用寶貴的槍彈。」

「中國人，你腦子裏想起什麼？」

「請問：這兩口箱子是併排埋在地下的嗎？」

「重叠的。」

「噢！我眞不知道你是如何將這兩口沉重的箱子弄出來的。」

「有那位畫家帮我的忙。他想逃，我才殺死了他。」

「那一口鐵箱在下面。」

「那口沒有開啓的。」

「這破損的一角，是你撬開的嗎？」

「是那個畫家幹的。」陳善點了點頭，「任何一個人發現箱子之後，都想知道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我倒想看看另外一口箱子。」呂奇未得允許就拿下獵刀，開始撬動箱子的鐵皮。

陳善沒有阻止，只是目光炯炯地加强了戒備。十分鐘後，鐵箱撬開，裏面不但沒有金幣，也沒有槍彈，只是一滿箱石頭。

呂奇喃喃地說：「韓信甫的確是一個優秀的抗日游擊英雄，他沒有浪費太多的槍彈。」

陳善滿面狐疑之色，嘶吼着說：「中國人，你最好少在我面前賣弄玄虛，快告訴我，你那鬼腦子裏到底在想些什麼？」

「對不起！現在還不能給你具體答覆，讓我先看看這一箱吧！」呂奇的臉上突然浮現了笑容。

陳善不勝困惑，韓雅君也是茫然不解，他們看着呂奇將金幣清理出來，然後又去清理那些不同直徑的槍彈。槍彈也只有薄薄一層，下面全是石頭。

呂奇喃喃地數着：「金幣九十七枚，點四五子彈一百七十二發，點三零子彈一百三十七發，點二二子彈一百六十五發。」

「中國人！」陳善不耐煩地吼叫：「你是想拖延時間找機會嗎？」

呂奇笑着說：「別發火，我敢肯定，藏金在這個洞窟之內。」

「還是那句老話。」

「我已找到了。」

「什麼？」陳善大叫一聲，貪婪的目光又從他的眼內射了出來。

「韓信甫放在鐵箱中的子彈是一種提示，」呂奇頗為得意地說：「明白嗎？我可以從他的提示中找到藏金的準確地點。」

「噢！」陳善目光中有了信服的神色。

「問題是——」呂奇慢吞吞地說：「在找到藏金之後，你將怎樣處置我們。」

陳善皺眉想了一想，放鬆了神色，用那種自以為非常柔和，實際上却是沙嗄而又刺耳的聲音說：「我不但不殺你們，而且還分給你們少許藏金，讓你們留作紀念。」

「呂奇！」韓雅君突然嚷了起來，「別信他的話，只要藏金一找到，他一定會殺死我們。」

呂奇充滿信心地說：「我相信他不會。」

「呂奇，你怎麼聽信一個狂徒的話？」韓雅君緊緊地摟抱着他。「我們寧願死，也不能讓他得到藏金。」

「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陳善惡聲咒駡。

「陳善！」呂奇輕輕推開韓雅君，笑着說：「你犯不着生氣，我知道你不會殺死我們，不是我相信你的諾言，而是你有用我之處。」

「噢！」陳善似乎有點意外。

「阮正千的船停在海邊，那兒離這裏有二十幾哩的路程，你要用汽車將藏金載送到船上去，但是你不會開車。阮正千也許懂得駕車，不幸得很，他大概在一個小時之前就死掉了。」

「他死了？」陳善大吃一驚。

「不錯，是被哥查殺死的。」呂奇信口胡說。「最重要的是沒人駕船送你離境。別緊張，我是第一流的水手，只要有足够的燃料，我可以駕船送你到任何一個地方登陸。」

「你眞會駕船？」

「我領有甲種船員執照。」

「那你還在等什麼？」

「我沒有和你談好條件。」

「條件！」陳善一揚槍口，氣呼呼地說：「是我給你活命的機會，你還有什麼條件好談？」

呂奇冷靜地說：「我也同樣給了你活命的機會。如果沒有我駕船送你離開這兒，那麼，你便非死不可。加上那位考古學家的失踪，你可能犯了四件謀殺案。」

陳善沉吟了一陣，才問道：「說吧，你有什麼條件？」

「藏金一人一半。」呂奇堅決地說：「韓小姐算在我的一份內，你已經很佔便宜了。」

「好！」陳善很快地點頭回答。

「你回答得太快了。」

「呂奇！」韓雅君也相繼表示了女性特有的敏感。「他完全是假意答應你的，心中必然另有詭計的。」

呂奇笑着說：「我相信他。」

陳善猶疑地說道：「照道理說，你不應該相信我。」

「我相信你。」

「為什麼？」

呂奇道：「你不會駕船，殺了我就斷了你自己的歸程。」

陳善道：「等我到了目的地之後，我還來得及殺你們。」

呂奇冷笑着說：「你應該看得出，我不是一個好惹的對手。到了那個時候，又會有一種新的情勢使你不能殺我了。」

陳善悻悻地說：「我倒很樂意和你這種人物打交道。別只顧賣弄你的口才，你該開始動手了。」

巧思尋金

呂奇蹲在地上，以獵刀的刀尖劃上一些數字，他似乎在計算什麼。

陳善不明所以，他的槍口始終瞄準着呂奇的頭部。

韓雅君則是非常聰明的，她看出呂奇在以子彈直徑的尺寸乘以子彈的顆數，點四五子彈是一百七十二發，他就以零點四五乘以一百七十二。

計算一陣，答案出來了。

點四五子彈的積是——七十七公分四五毫咪。

點三零子彈的積是——四十一公分十毫咪。

點二二子彈的積是——三十六公分三十毫咪。

呂奇計算出數字之後，開始冗長的托腮沉吟。靜寂的五分鐘過去，陳善再也耐不住了。他低吼着問道：「中國人！你到底在搗什麼鬼？」

呂奇向他打了個難以解釋的手勢，然後低聲向韓雅君說：「雅君！我們假定這些子彈是妳父親指示藏金地點的安排，妳認為我以這種方法計算沒有摸錯方向吧？」

韓雅君困惑地搖搖頭說：「我不太明白。」

「我也有些糊塗，最大的數目也不足一公尺，而這個洞窟却大得……」

韓雅君突然搶着說：「在那個時候，我相信他也不會帶着皮尺，我猜想你所計算出來的數字，也許代表脚步的數字。」

「那麼，七十七公分就代表七十七步了！」呂奇喃喃自語地說：「每一個人的步履大小不盡相同，而且這裏又有三種數目，又從何處算起呢？」

陳善可以說流利的中國話，所以懂得他們是在為搜尋藏金而探討，並未去打斷他們的話。此刻，他突然插口說道：「應該是從洞口算起了，這三個數目，大概是指示走了幾步之後，轉變方向，再走多少步，又轉變方向，又走多少步，就是藏金的地點。」

呂奇不解地問道：「難道這個洞窟除了主道之外，還有岔道嗎？」

陳善點點頭說：「不錯，這個洞窟的岔道特別多，我們不妨試試。」

「好！我來。」呂奇興緻勃勃地往洞口跑。

「慢一點！」陳善喝阻他。

呂奇停下來問道：「怎麼了？」

陳善聲色俱厲地說：「你最好不要耍花樣，否則我會開槍殺你。」

「放心吧！我現在滿腦子都是海盜王所遺留下來的金幣，別的事情我已想不到了。」呂奇輕鬆地說。

他走到洞口，開始以正常的脚步向洞內走，陳善吩咐韓雅君擊亮電筒照路，他則一手抓住韓雅君，一手執槍瞄準呂奇，亦步亦趨。

走到三十六步時，呂奇停下來觀察，左右都是石壁，根本就無轉折之處。

往前走，到四十一步時也然，最後走到七十七步處，兩旁仍是石壁。

呂奇攤攤手說：「陳善，你的估計錯了。」

韓雅君插嘴說：「也許該從埋藏兩口鐵箱子的地方算起。」

「那麼我們再試一試。」呂奇又走回頭。

這一次似乎有了頭緒，當他走到七十六步的地方時，右邊出現了一條狹窄的橫道。

「對了！」呂奇低聲嚷叫起來，「只有一步之差，每個人的脚步大小不會相同，我們應該轉進去試試。」

「慢一點！」陳善又阻止了他。「讓韓小姐走前面，這條岔道特別狹窄，只得一人通過。我既不願意讓韓小姐走在我後面用手電筒敲我的頭，也不希望她走在我前面擋住我的槍口。」

呂奇毫不在乎地說道：「那麼，是要我走中間了？」

「嗯！我的槍口不能離開你的後腦。」

呂奇懶得理會他，先讓韓雅君走過去，他才開始跟在她後面開始計算步子，這一次很準確地在四十一步處出現了岔道，是在他們的右邊，那條岔道很寬。

向右轉，走了三十六步，停了下來，呂奇指着地下說：「大概就在這裏了。」

陳善將韓雅君手裏的電筒接過來照亮了地下，猶疑地問道：「中國人，你能肯定嗎？」

「很難說，我們可以試試看。」

「好，韓小姐去拿鐵鏨。」

這倒使得呂奇有些意外，他楞了一下才說：「陳善，你因何相信她不會逃跑？」

「她不會。」

「為什麼？」

「我看得出她很喜歡你，如果她一去不回，我就殺死你。」

「呂奇！」韓雅君好像誤會了呂奇的意思，「放心吧！要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我絕不會逃走的。」

「雅君，我倒希望妳逃走。」

「我絕對不會那樣作。」她很快地走了，並且帶走了電筒。

四週陷於黑暗中，呂奇看不到陳善，他想：對方也一定看不到他，去他媽的藏金，逃生的機會來了。

「陳善，」呂奇輕鬆地說：「很快就有結果了，如果找到藏金呢？」

「照你的意思去做。」

「如果找不到呢？」

「你挖的坑穴正好埋葬你們。」

「為什麼不再繼續尋金？」

「我沒有耐心，更沒有信心，我發現你是一個危險人物……」陳善突然停口不語，接着又低喝一聲：「不要動。」

呂奇不禁大吃一驚，他的確趁對方說話時不注意移動了一步。他吸了一口氣，平靜地說：「我站在原地沒有動呀！」

「你騙不了我，明明移動了一步。」

「你太疑心。」

「對你這種危險人物還是疑心一點好。從現在起，你要不停地數數目字，一直數到韓小姐拿了鐵鏨回來，你只要一停止，我就開槍。」

「一，二，三，……」呂奇只好高聲數着，他發覺遇上了一個精明可怕的對手。

當他數到二百多的時候，韓雅君回來了。

挖掘工作開始了，呂奇揮動鐵鏨，賣力地挖掘。他可能挖出一條逃生之路；也可能是在挖掘他與韓雅君二人的墳墓。

早餐的食物早在呂奇的胃裏消化掉，飢餓襲擊着他，兩臂也開始痠痲，但他並未停止工作，使地上的坑穴繼續加大、加深。

韓雅君終於忍不住了，她憐惜地說：「呂奇，歇一會兒，讓我來。」

「站到一邊去。」呂奇似乎故意要顯示他並不勞累，特別用力地揮動鐵鏨。

鐵鏨插進泥土時，發出「鏘」地一聲，顯然碰到了硬物。呂奇又接連挖掘不停，三分鐘後，一個生銹的鐵製炮彈箱露了出來。

呂奇費了好大勁頭，才抽動了生銹的插鎖，揭開箱蓋。在電筒光的照射下，滿眼金光，一整箱金幣！意外的發現使韓雅君忘記了自己的危險，與奮地大叫，陳善也發出了歡呼。

只有呂奇是冷靜的，他左手拿着鐵鏨，以右手的手背擦拭額上的汗珠。其實，他的目光却在偷覷陳善的動靜，當他發覺陳善的注意又已完全被那箱金幣所吸引時，他立刻展開了行動。

重重的鐵鏨打在陳善的右腕上，那支手槍脫手飛走，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却想不到陳善的反應極快，手腕被擊的那一剎那間，猛力彈動右腿，鞋尖向呂奇的太陽穴踢去。

呂奇雖然疲累不堪，却未喪失警覺，此刻既然是先發制人，自然有充份的戒備。立刻低頭閃過，雙手抓住陳善的脚脛，全力一拉。

嘭地一聲，陳善頭下脚上地栽進了坑穴之中，頭部又不偏不倚地碰在鐵箱上，鮮血涔涔而出，面頰貼着冰涼的金幣，一動也不動了。

「呂奇！」韓雅君大叫了一聲。

呂奇從坑穴中跳起來，擁着她，以滿是泥土的手撫摸着她的頭髮，温和地說：「雅君！一切那已過去了。別怕。」

「你沒有受傷嗎？」

「當然沒有。」

「他……他怎麼樣？」

「他傷得很重。如果警察的救護隊來得太慢，他可能永遠也走不上法庭了。」

「哦——」她將面頰埋進了呂奇的懷裏。

「關於這批金幣……？」

「呂奇，你為什麼要問我這些？」

「這是妳父親發現的啊！」

「讓警方去處理吧！」

「也好！」呂奇擁着她向外走，喃喃地說：「我突然渴望陽光，我好像有許多年不曾見到光明的景象了。」

他們拖着蹣跚的脚步，走出岔道，有一股涼風從洞口撲進來，使他們感到無比地舒暢。

他們手牽着手，跳躍着向洞口奔去，他們忘記了驚嚇、緊張、勞累，只想早一分鐘站在陽光底之下。

不幸得很，太陽之神似乎已經摒棄了他們，當他們剛要跨出洞口時，一根死冷冷的槍管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持槍的人竟是松林客棧的管理員巴姆。

「巴姆先生！」韓雅君驚叫了一聲。

巴姆那種慣常可見的友善笑容消失了，語氣冷冷地問道：「韓小姐，藏金找到了嗎？」

他說的不再是生硬的英語，而是流暢伶俐的中國話。

韓雅君驚疑地望了呂奇一眼，說不出話來。

呂奇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這個老傢伙也許不是本地人，「巴姆」也說不定是個化名。而他却不去揭露心中的疑問，故作不解地問：「巴姆先生，你說什麼藏金？」

「哼！」巴姆冷笑了一聲，「別裝糊塗了，戰時我也是游擊隊員，聽說過韓信甫發現藏金的事，戰後我就一直在松林客棧當管理員，就是爲了要等韓信甫的家屬前來尋金。哥查被殺，陳善沒有和你們走出來，這證明你們已經找到藏金了。」

呂奇眞想不到謀奪藏金的人會有那麼多：哥查、陳善、阮正千、林媚、巴姆，還有誰呢？巴姆應該是最後一個吧！

「怎麼？你也打算分一份嗎？」呂奇淡淡地問道。

「對不起，我要全部。」

「你不覺得太貪心了嗎？」

「絕不。」巴姆的語氣異常强硬。「藏金的故事是我告訴韓信甫的。而且我爲了藏金竟然在松林客棧中等了二十多年。戰後我不滿三十歲，現在已是五十歲的老人。二十幾年的光陰換取藏金應該是很公平的。」

呂奇也以强硬的語氣說：「你去找吧！」

「我要你們告訴我。」

「誰會那麼傻？」

「傻子才不說，你們命中註定了不該擁有那筆財富。說出來雖得不到金幣却可以保全性命。不然，連性命也沒有。」

呂奇毫無懼色地說道：「對不起，我們無可奉告。」

「你們想死嗎？」

韓雅君插嘴說：「那裏有九十七枚金幣，一起拿去吧！」

「方才我已經看過了，那絕對不是全部。否則，地上那些數字又有什麼意義？」巴姆手中的槍口示威性地揚了一下。「你們老實說吧！省得我費事。其實，我殺死你們之後，仍然可以找到那些金幣的。」

呂奇冷冷地說：「別太有把握。」

「哈哈……」巴姆仰首獠笑。「我太有把握了。你滿身泥土，分明是幹過挖掘的工作。藏金既已出土，我還怕找不到嗎？」

「既然如此，你就不必問了。」

「我要你們告訴我。」

「絕不。」呂奇回答得非常乾脆。

「我從一數到十，如果你們不告訴我藏金置放何處，我就開槍。一……二……」

呂奇沒有說話，張臂將韓雅君擁進懷裏。

「呂奇，」韓雅君以懇求的目光望向他。

呂奇似乎知道她要說什麼，連忙說：「雅君！冷靜一點。他絕不會殺我們的，因爲只有我們才知道那些金幣放在何處。」

「呂奇！黃金對你也很重要嗎？」

「價值不在黃金的本身。」

「爲什麼？」

「因爲我們一說出黃金收藏的地方，他就會槍殺我們，所以絕對不能說。」

「呂奇，不說他會殺我們。」

「別怕。」



呂奇與陳善扭纏在一起搏鬥，韓雅君手握着槍在旁戒備。倏然間，獵犬「柯比」向她撲了過來。

「我不怕，只是爲你担心。」

呂奇以熱烈的擁抱答覆了她。

巴姆像是一頭冷酷的野獸，他不疾不徐地數着數目字。當他數到「九」時，特別提高了聲音。

「我告訴你。」韓雅君突然大叫。

「快說！」

「雅君！」呂奇試圖制止她。「別說！說出來他一定會殺我們。」

「呂奇！不說他也會殺我們。」

「他若殺我們就找不到藏金。」

韓雅君道：「黃金已經出土，他殺了我們照樣可以找到。」

「雅君……」

「快說吧！韓小姐！」巴姆冷笑着說：「妳既然明白了利害，就不該再猶豫了。」

「一直向前，」韓雅君比手劃脚地說：「遇見第一個岔道時向右轉，再遇岔道向左，行約三十六步，你就會在坑穴中發現藏金。」

「眞的嗎？」

呂奇接口說：「也許是假的。在未找到藏金之前，最好不要殺我們。」

巴姆陰森森地說：「我說過不殺你們，就一定做到，不過，我要開槍擊穿你們的腿，免得被你們溜掉。」

韓雅君心中一寒，大叫道：「巴姆，你怎可如此不講信用？」

「咦！我並不殺死你們呀！」巴姆緩緩地舉起了槍。

突然，「砰」地一聲，巴姆的手腕流血，手中的槍脫手而飛。「砰」！又是一槍，巴姆的身體像飛車般連連旋轉，最後仆倒在地上。

貪者之戒

太陽似乎在這一瞬間分裂了。

呂奇感到有生以來最大的迷惑。

洞口出現了一個頎長的影子，緊接着，開槍殺死巴姆的人也出現了——他是一個白髮老人。

「哦！彭博士！」韓雅君驚呼了一聲。

彭博士？考古學家？神秘失踪的老人？呂奇曾以爲他是被陳善派人殺害了。此刻却突然出現，看他拿槍的姿態，若不是最傑出的偵探，就一定是一個作惡多年的老罪犯。

他絕不會是偵探，呂奇這樣想。如果彭博士是偵探，就不會連續開槍，直到巴姆仆地不起。

因此，呂奇緊緊地擁着韓雅君，注視着對方的動靜。

老人的雙眼射出灼人的光芒，似乎比太陽光還要熾烈。

他盯着呂奇看了許久，然後以一種古怪的聲音問道：「韓小姐！這位是……？」

韓雅君搶着回答：「我的朋友呂奇。」

「就是駕車送林媚離開庫塔拉查的那一位嗎？」彭博士的語氣很冷，神色不友善。而且手裏的槍始終沒有收起來。

「很抱歉！」呂奇故意提到林媚。「博士那位漂亮的女助手被陳善殺害了。」

「嗯！」彭博士面上流露出陰狠的神色，喃喃自語地說：「她被殺了。還有陳善，哥查，巴姆，以及韓小姐的父親。所以想得到藏金的貪婪者都被殺了。誰要破壞神跡，誰要想掠取上天所遺留下來的財寶都要遭天譴，你們明白不明白？對了！還有你們，大概也是爲了藏金而來，我要殺死你們，我要……」

最後的幾句話幾乎是在聲嘶力竭地吼叫，他顯得非常激動，顫巍巍地舉起了槍。他即使無意置呂奇與韓雅君二人於死地，激動的情緒也可能誤觸扳機，擊發子彈。聽他的口氣，好像是一個宗教狂熱者。

「不！彭博士，」韓雅君嚇得大叫：「我們無意尋金，只是……」

呂奇接下去說：「我們只是被幾個貪婪者捲進了漩渦……」

「但是你們沾污了神跡，」彭博士手裏的槍不停地擺動，最後槍口指着韓雅君，「妳！就是妳！若不是妳父親闖到這裏來，神跡的寧靜永遠不會遭到破壞，這裏永遠不會流過貪婪者骯髒的血。」

「彭博士，」韓雅君竭力爲亡父辯駁：「我聽哥查說過，戰時，有許多游擊份子在這些天然的洞窟中棲息藏身，擾亂神跡的，並非只有我父親一個人呀！」

「這個洞窟却從來沒有別人來過，只有他，他來了不要緊，因貪念所使，還移走了上天裝飾神跡的黃金。所以他該死，該殺……」

呂奇振聲問道：「彭博士，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呢？」

「當他闖進來時，我正好在這個洞內。」

呂奇大爲驚訝地說道：「你也是抗日游擊份子嗎？」

「不！」彭博士用力地搖着頭。「那時，我是一個攻讀博士學位的人類考古學學生，我來到這裏，發現了藏金。閃閃金光並沒有使我作出褻瀆上天的事。我知道，那是造物者眷戀我，要我作神跡殿堂的管理人。我若搬走藏金，只不過擁有一小部份財富。我讓藏金留在這兒，不但擁有它，更擁有整個神跡。於是，我準備了大批食物和飲水，打算繼續挖掘。有一天，韓信甫來了！……」

「哦——」韓雅君發出古怪的呼聲，就像喉頭被什麼東西塞住了。

呂奇緊緊地摟住她。

彭博士又接下去說：「我不關心洞外的戰爭，只關心屬於我所有的神跡。所以當韓信甫闖進來時我要殺他。不幸他負了傷，一個管理神跡殿堂的上天使者不願意殺死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因此我給他食物，讓他在神跡的殿堂上養息。我還冒着被日軍殺害的危險，偷偷跑到美腦務去給他買藥。最後一次，因爲道路被日軍封鎖，使我離開這兒一星期。等我回來時，起了貪心的韓信甫不見了，藏金也不見了。」

「呂奇，」韓雅君囁嚅地說道：「我眞感到慚愧！」

「別理他！他是個瘋子。」

「你說什麼？」彭博士雙眼瞪得溜圓，佈滿了腥紅的血絲。「我是瘋子！偷走藏金的韓信甫才是瘋子，陳善也是。我將韓信甫偷走藏金的事告訴了陳善，陳善開始追殺他，最後扭斷了他的頸子，敲破了他的頭顱。明白嗎？這是天譴。」

呂奇吼叫着說：「彭博士，你冤枉了他，韓信甫並沒有偷走藏金。」

「偷走了，他沒有留下一枚金幣。」

「所有的金幣都全在這個洞內。」

「你在騙誰？」

「眞的。」呂奇認眞地點着頭。

「那麼，你們爲什麼空手出來？」

韓雅君接口說道：「因爲我們不想要這份外之財。」

「好動聽的言詞！」彭博士連聲冷笑。「妳父親當年也曾如此說過。我不會再相信，如果你們有信仰，現在開始禱告吧！」

呂奇大吃一驚，振聲問道：「彭博士，你要殺死我們？」

「不錯！」彭博士惡狠狠地點着頭。「我要殺死你們，殺死每一個走進神跡殿堂的人。用你們的鮮血去洗刷你們骯髒的足印。」

「這是不公平的，」呂奇溫和地說，「我們找到了一大箱金幣，可是我們沒有拿起一枚放進衣袋。我們只是神跡殿堂的朝拜者，而不是褻瀆者。所以，你絕對不能殺死我們。」

「你們眞的發現了一大箱金幣嗎？」

「眞的。」韓雅君搶着說，「不信我們可以帶你去看。」

「好！」彭博士將槍口擺動了一下。「前面帶路。」

韓雅君擎亮手電筒，趨前走去。呂奇跟在她身後，彭博士走在最後。他走過哥查的屍體時，罵了一句「貪婪鬼」，經過趙寧和林媚的屍體時，他又罵出同樣的話，而且還在林媚裸露的軀體上踢了一下。

韓雅君低聲說：「呂奇！我該死！」

「爲什麼說這種話？」呂奇加快脚步跟上去，拍拍她的肩頭。「妳不該如此自責的。」

「我應該爲愚昧的父親贖罪。」

「每一個人都有愚昧的時候。」

「呂奇！我實在爲你担心。」

「爲什麼？」

「誰知道這位變態的老人，將會怎樣的對付我們。」

呂奇故意提高了聲音說：「他可能將我們留在洞內等候天譴。」

「天譴！哈哈哈……」彭博士在他們身後發出一聲怪笑。「那要看上天的意思，只要金幣還在，我絕對不殺你們。」

「放心！」韓雅君停下脚步，回過頭來說：「我相信一枚金幣也沒有缺少。」

「快帶我去看吧！」彭博士不耐煩地說。

「彭博士！」呂奇說：「我懷疑你的話。」

「噢？」

「你準備好食物打算大事挖取，並不是想掘發更多的神跡，而是想要挖掘更大的財富。」

「誰告訴你的？」

「你的眼睛。」呂奇眞想回過頭去再看看彭博士的眼神，後者却用槍管在他的背脊上頂了一下。「我發覺你比那些死去的人更貪婪。你不是崇拜神跡，而是追逐物慾。以你的年齡，却和年輕的林媚發生不正常的關係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明。你不是一個備道者，只是一個狡猾的惡徒。你故意等到最後才出現。這樣才能使你減少競爭，增加獲得財富的機會。」

「哈哈哈！……」彭博士狂聲大笑。「你好像比我自己還更了解我。少說廢話，等着瞧吧！」

「我但願等着瞧你坐上電椅。」

「剛剛相反。」

「彭博士，你仍然要殺死我們？」韓雅君尖聲驚叫。

彭博士冷冷地說：「我沒有那樣說。」

「你的話中有了强烈的暗示。」

「小姐！注意你的方向，別走錯了路。」

來到藏金的所在，韓雅君將手電筒的光圈投射在閃閃發光的金幣上，也照到了依然在昏迷中的陳善。

彭博士十分冷靜，並未在見到金幣時立刻欣喜若狂。

他沉靜地問道：「那人是誰？」

呂奇回答說：「他是陳善。」

「他死了嗎？」

「大概昏迷了。他跌倒時，前額剛好碰到了那鐵箱。」

「你們站過去，」彭博士下達命令：「呂奇雙腿分開，韓小姐的手電筒光芒從呂奇跨下射過，照在坑穴裏，只要稍一妄動，我就開槍。」

彭博士在坑穴旁邊蹲下，手槍仍然瞄準着他們。另一隻手摸着盛裝金幣的鐵箱，喃喃地說：「不錯！這就是韓信甫偷走的金幣。鐵箱原來裝着三枚『詭雷』，當我從美腦務回來時，韓信甫不見了，金幣不見了，這口鐵箱也不見了。」

呂奇心中大大一動，忙問道：「那三枚『詭雷』呢？」

「也不見了。」彭博士說得很輕鬆，「游擊份子視『詭雷』爲瑰寶，阻截日軍的追緝有極大的效用，大概是韓信甫帶走了吧！」

韓信甫不帶走金幣，却帶走了三枚笨重的「詭雷」，這是不合情理的呀！

突然，呂奇喃喃地說着：「七七四〇，四一一〇，三六三〇……」

韓雅君記得這三個數字是由那些子彈推算出來的，她不知道呂奇喃喃低唸有何意義。但她却感覺得到呂奇的呼吸急促，身體顫抖，好像有什麼事情

使他非常吃驚。

她緊緊地抓住呂奇的手，緊張地問道：「呂奇，是怎麼回事？」

呂奇重重地揑着她的手掌，其用力的程度幾乎要折斷她的指骨，使她痛澈心肺。但她却沒有叫出來，甚至連呼吸都停住了。

「哈哈！」彭博士抓起一枚金幣，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你們是知道藏金秘密的最後兩個人，殺死你們之後，再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金幣歸我所有，不會有人與我爭奪了。」

他的槍口緩緩抬了起來。

「彭博士！」呂奇沉聲說：「別忘了金幣上面還躺着一個競爭者。」

「嘿嘿！血流得這樣多，他還想活嗎？」彭博士一面說，一面推着陳善，使他翻了一個身。

陳善滿面是血，額頭受創不輕，但他却沒有死去。就在他被推翻身的那一瞬間，右拳全力揮出，敲在彭博士的右腕，那支手槍脫手飛出，同時左手抓住鐵鍫向彭博士頭上鋤下。

彭博士雖是滿頭白髮，却驍勇異常。幌身一閃，彈腿向陳善踢去。

陳善抓住了他的脚，猛力一扯，彭博士下了坑穴。

一個雖健壯，却因流血過多，一個未受傷，却是年齡稍大。二人在坑穴內纏鬥，一時還分不出高下。

呂奇回身奪過韓雅君的手電筒，另一隻手拉着她，疾聲說：「雅君！快走。」

「呂奇！……」她驚叫了一聲。

「快！快！」呂奇的聲音緊張異常。

那條岔道只容許一個人通過，非常狹窄，但是呂奇依然拉着韓雅君飛快地奔跑，就好像臂部上失火似的。

韓雅君跌倒了，呂奇拉着她。他不管她傷得怎麼樣，只是一秒鐘也不肯停下，速度自然也不肯減慢。

韓雅君的雙膝，臂肘都已皮破血流，好不容易跑出狹窄的岔道，呂奇依然沒有停下。急得她竭力大叫：「放開我！求求你放開我……」

呂奇絲毫不理，由於外面的主道寬敞，他跑得更快。

當他們跑到離洞口還有二十碼時，洞內響起一陣隆隆地爆炸聲，四週立刻像地震般搖撼，碎石紛紛落下。

呂奇抬起一隻手臂護住韓雅君的頭部，拚盡全力向洞外跑去。

接着，又響起了第二响，第三响爆炸聲。

當第三次爆炸時，他們剛好衝出洞外。

一陣天崩地裂，洞口坍陷，貪婪的人，以及海盜王所遺留下來的金幣都埋葬在亂石之中了。

韓雅君躲在呂奇的懷裏簌簌而抖，她以為世界的末日已到。

她抱緊呂奇，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讓我死在一個正直的男人懷裏。

靜！靜得可以聽見彼此的心跳。

「呂奇！我們死了麼？」

「我們活着。」

「那是怎麼回事？」

「爆炸！妳父親在盛裝金幣的鐵箱下按裝了詭雷。陳善和彭博士在坑穴內糾纏格鬥時，引發了詭雷。」

「呂奇，你預先知道嗎？」

「嗯！」呂奇輕撫着她的面頰。「彭博士的話觸動了我的靈機。我曾經研究過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些軍械槍彈，七七四〇，四一一〇，三六三〇這三個數字正是三種不同程式的詭雷的代號。」

「哦——」

「所以我拉着妳快跑，跌傷了嗎？」

「呂奇，沒有你，我一定會死的。」

「雅君！不是我救了妳。」

「怎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貪心，所以我們活着。當陳善跌昏時，我們只想到早些離開現場，並未去搬動盛裝金幣的鐵箱。如果我們起了貪念，早就觸發詭雷了。」

「哦——」

「雅君，為阮正千禱告吧！」

「為他？」

「嗯！但願他沒有被哥查殺死。」

「所有的貪婪者都死了，他也應該死的。」韓雅君道。

「不！他應該活着。」

「為什麼？」

「讓他活着去向警方說明經過，否則，警方一定以為我們編造了一段神話。」呂奇說到這裏，站起來脫下身上的襯衣，遞了過去，說道：「雅君，給妳。」

「幹什麼！」她茫然地接着。

「穿上。現在一切的危險，威脅都已消逝，妳那裸露的胸域已有了誘惑作用，那樣我就要產生貪念了。」

韓雅君撲進呂奇的懷中，發出一聲低呼，那是喜悅的聲音。

（全書完）

過關刀

椎心痛簽城下盟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影刀」楚雲彪往湯山迎接甄賈谷蘭，空跑一趟，知道金盾帮主賈禮强以金鑛地圖交換愛女安全脫險之望已成泡影，乃返回金盾帮。賈禮强召集帮衆集會，商議僞降或與二聖教一拚，結果咸抱投鼠忌器之心，决先往風雲坪見機而作，抵埗後，得飛豹關主白鶴眞人暗予書簡，着賈禮强離去，以免自投羅網，彼當設法拯救甄賈谷蘭出險，賈禮强為此，又為之進退兩難，最後决定等待翌日見到二聖教主後見機行事，楚雲彪隨又指行將到來的各武林人，將皆是二聖教的敵人——

楚雲彪道：「也不一定是敵人。」

金盾老人發怔道：「既非友人，亦非敵人，不然他約晤的是甚麼樣的人？」

楚雲彪道：「可能和老前輩一樣，是前來歸降之人。」

金盾老人輕喊一聲，點點頭道：「對了，可能有人遭遇到與老夫同樣的命運，不得不前來歸降二聖教。」

楚雲彪道：「是或不是，要等到明天才能分曉了。」

× × ×

朝陽又從東方的地平線上升起，又一個白天來臨了。

聚在風雲坪上趺坐過夜的金盾帮裏兄弟，這時都醒過來了，大家在附近找到一道山泉，洗過臉後，仍回到風雲坪上鵠候。

約莫等了一個時辰，才見遠處山頂上那座山城城門大開，走出一隊人馬來！

為首是一匹白馬，鞍上騎者，手擧一面大纛。隨後，是兩匹青馬，由於距離尚遠，看不淸騎者何人。

在雙騎之後，是一頂大轎，由八個勁衣漢子抬着！

再後，又是兩匹青馬……

隊形整齊，有如巡撫出巡，氣派十足！

金盾老人冷笑道：「來了！轎中那人必是二聖教主！哼，眞够派頭……」

他立刻轉對衆兄弟叮囑道：「衆兄弟聽着，等下要降要戰，此刻尚難斷定，希望大家聽愚兄的指示行事，切不要妄動。」

楚雲彪望着那隊遠遠而來的二聖教人馬，說道：「奇怪，好像只有七個人……」

不錯，八個轎伕不算，走在轎前轎後的，只有七個人！

金盾老人道：「不知那叛逆『賽諸葛尹文亮』有沒有在裏面？」

楚雲彪道：「大概沒有，在這時候，他那有臉來和老前輩相見。」

說話間，那隊人馬已漸漸近了。

只見為首擧大纛的，乃是黷俠葛大寶的師父——巨無霸尉遲福！

那面大纛，上繡兩條金龍，迎風招展，正是代表二聖教主的旗幟！

隨後二騎者，一個螳螂王，一個是丐帮帮主饕餮大仙！

大轎美輪美奐，金碧輝煌。

隨在轎後護送的，乃是苦行僧，半面西施，白鶴眞人，假聖人杜敬堂。

金盾老人看得神色一懍，嘆道：「無論如何，他能够收伏當今武林黑白兩道的高人，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楚雲彪道：「其中的饕餮大仙，巨無霸，苦行僧，以及白鶴眞人，並非誠心歸順，這是晚輩敢斷言的！」

金盾老人道：「老夫明白！老夫的意思是說：他竟敢把幾位名震天下的正派高手收在身邊而無所恐懼，一定有他過人的能，或厲害的手段。」

楚雲彪道：「是的，所以白鶴眞人才警告咱們不可自投羅網。」

金盾老人憂心如焚，不覺連連嘆氣起來。

轉眼間，二聖教的人馬已走上風雲坪來。爲首的巨無霸尉遲福在距離金盾帮衆約五丈之處勒停白馬，大聲道：「二聖教主駕到！」

然後，撥馬轉去一邊。

大轎，輕輕的放下，螳螂王，饕餮大仙，苦行僧，半面西施，白鶴眞人，假聖人杜敬堂六人仍在轎前轎後護衞，個個神情冷漠，不發一語！

金盾老人朝大轎走上三步，抱拳道：「老夫賈禮强在此。請二聖教主出見！」

語氣不亢不卑，保持其一帮之主的尊嚴。

大轎中，透出那個「夜梟」般的聲音，桀桀怪笑，道：「賈禮强，你今日到此，是要戰，還是要降？」

金盾老人仍然不溫不火地道：「還請教主先出轎讓老夫識荊，再談正事！」

夜梟般的聲音笑道：「也罷！本教主是該讓你們見見，只不過你們須在心中準備一下，莫嚇死才好！」

語音方了，轎門垂簾一揚，鑽出一個「怪物」來了！

「啊！」

「啊呀！」

金盾帮一百多個兄弟，一齊驚叫起來。

金盾老人也爲之面色蒼白，駭然退出數步。

二聖教主的相貌很難看麼？

不，相貌倒是不太難看，但他是個「與衆不同」的人，他有兩個頭，四隻手，四隻脚！

他是個連體人！

就像酒虫饒衞公死前在地上畫出的那「兩個人」一樣，是背部和背部粘在一起的連體人！

此刻，面對金盾老人的「一聖」，面貌瘦削，身子清瘦，疏眉蛇目，嘴上蓄着兩撇八字鬍，看上去像個師爺，但神情陰森已極，眞像一隻夜梟！

後面那「一聖」較胖，方面大耳，面貌猙獰。

他們穿着同一件衣服，但顏色不一樣，瘦的是藏青色錦袍，胸前繡着一條盤龍，頗似皇帝穿的龍袍；胖的是黃色錦袍，由於他面向大轎，還看不見胸前是否一樣繡着盤龍，但可想而知一定有的！

此外，他們腰上還各懸一劍，一把掛在左邊，一把掛在右邊。

楚雲彪也被嚇呆了。

他曾經不止一次的想像着「二聖教主」到底是何等樣人，但是做夢也沒想到「二聖教主」竟是個連體人，他從未聽人說過世上有這種「人」；他渾身泛着鷄皮疙瘩，感到陣陣發冷，驚忖道：「我的天！世上怎麼有這種人？這是人麼？」

這時，那瘦的「一聖」看見衆人驚駭欲絕的表情，不禁又桀桀怪笑道：「賈禮强，現在本教主再讓你們看看另一個我！」

說畢，四脚移動，轉過身子。

於是，胖的「一聖」呈現於衆人面前了。

方面大耳，濃眉環目，嘴如血盆！

他濃眉一聳，發出悶雷也似的大笑道：「賈禮强，我是大聖，不過今天是我弟弟的日子，一切要聽他的！」

金盾老人深深吸了一口氣，力持鎭靜的一抱拳道：「貴姓大名？」

大聖笑道：「我們沒有姓，只有名，我名叫『大聖君』！」

瘦的「一聖」轉回身子，讓「大聖君」回到後面去，怪笑道：「我叫『二聖君』！我們兄弟輪流作主一天，今天是雙日，一切由我作主！現在告訴我，你要降還是要戰？」

金盾老人面上仍掛着驚駭之色問道：「你們……眞是連體人？」

二聖君笑容突斂，冷峻地道：「不錯！我們兩兄弟本是天上之神，奉玉皇大帝聖旨降生人世，爲的是要統治這個世界，任何人不服從本教主的指揮，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金盾老人道：「二位教主怎知是奉玉皇大帝的聖旨降生人世的？」

大聖君在後面答道：「當然知道！我們兄弟不受閻王管轄，在天上爲神的一切事情，都還記在腦裏！」

金盾老人道：「那麼，玉皇大帝要二位生爲連體人，用意何在？」

大聖君道：「用意在讓世上衆生明白我們兄弟不是凡人！」

二聖君見「老大」一再搶着答話，有些不高興，冷冷道：「老大，別忘了今天是我的日子！」

大聖君哈哈大笑道：「是！是！我不說話了，讓你說吧！」

二聖君蛇目一抬，精光熠熠的盯住金盾老人，道：「快說，你們要戰還是要降？」

金盾老人問道：「戰便怎樣？降便怎樣？」

二聖君冷笑道：「要戰，現在就可以動手，能够打敗我們兄弟，令愛還給你，但若敗了，嘿嘿嘿

，你們一百多人都得死！」

話聲一頓，接着道：「若是要降，便釋放令愛，但你們金盾帮的人馬財產都將歸入本教所有，你們都須聽從本教主的命令，不得違抗！」

金盾老人道：「小女此刻何在？」

二聖君道：「她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金盾老人道：「老夫要等見到小女，確知她未受到任何傷害之後，才能歸順貴教！」

二聖君道：「這是你的條件麼？」

金盾老人點頭道：「是的，此外，還有一個要求……」

二聖君道：「要求甚麼？」

金盾老人一字一字道：「一個叛逆的首級！」

二聖君笑道：「你說是賽諸葛尹文亮？」

金盾老人點頭道：「不錯！」

二聖君桀桀一笑道：「你說笑話吧？」

金盾老人斬釘截鐵地道：「不，這兩項要求如不蒙接受，老夫也不要小女之命了！」

二聖君笑問道：「要拚命？」

金盾老人道：「正是！」

二聖君道：「賽諸葛尹文亮雖然背叛了你，可是他對本教主十分忠心，本教主豈能殺他？」

金盾老人道：「殺了他一人，你可以得到一百多人！」

二聖君含笑不語，似在考慮。

大聖君開口道：「老二，我可再說一句麼？」

二聖君道：「好，你意見如何？」

大聖君道：「我的意見是萬萬不能答應！」

二聖君笑道：「爲甚麼？」

大聖君道：「本教正在收服人心的時候，豈可殺死一個對本教忠心之人，所以此事萬萬不可！」

二聖君道：「完了？」

大聖君道：「嗯！」

二聖君桀桀大笑道：「還好今天由我作主，要是輪到你作主，那可糟了！」

大聖君愕然道：「你打算接受他的條件？」

二聖君道：「正是！」

大聖君大爲不悅，道：「你不怕殺了尹文亮後，會使所有歸順本教之人心寒？」

二聖君道：「不怕！」

大聖君道：「哼，你最好考慮！」

二聖君不再接腔，轉對螳螂王道：「伯齡，你入城去把尹文亮的首級提出來！」

螳螂王恭聲道：「屬下遵命！」

撥馬欲行。

二聖君一抬手，道：「還有，把賈姑娘一齊帶來！」

「是。」

螳螂王馳馬上山去了。

二聖君回望金盾老人笑道：「本教主答允了你的兩項要求，你現在滿意了吧？」

金盾老人道：「教主何時釋放小女？」

二聖君道：「等本教主交給你一件任務而你圓滿達成的時候。」

金盾老人又問道：「教主打算交給老夫甚麼任務？」

二聖君搖頭道：「現在還不知道，凡是加入本教之人，本教主總要給他一些事情做，不是麼？」

金盾老人道：「假如老夫無法達成任務呢？」

二聖君冷笑道：「那麼，不僅令愛不能恢復自由之身，你也要受到處罰！」

金盾老人道：「老夫有個意見，假如教主目的在老夫這條命，那麼，老夫願就此自刎而死，只希望——」

二聖君搖手笑道：「不，你錯了，本教主要的是你的人，以及你的財產，要你的命何用！」

金盾老人沉默下來。

二聖君道：「本教宗旨在統治天下武林，使一向混亂不安的武林趨於安定，這是一種崇高的抱負，你應該協助本教主完成這個抱負。」

金盾老人只有苦笑。

二聖君接着問道：「你今天一共帶來了多少兄弟？」

金盾老人道：「一百一十八人。」

二聖君道：「他們都願歸降本教麼？」

金盾老人道：「是的，不過他們現在聽老夫命令行事，將來歸順貴教之後，也可能比較喜歡聽老夫的命令行事……」

二聖君點一點頭，笑道：「本教主明白你的話意！」

金盾老人微微一笑道：「明白就好。」

二聖君道：「聽說你們金盾帮開採了一座金礦，煉出不少黃金，有這件事麼？」

金盾老人點頭道：「有！」

二聖君道：「等下你們正式入教之後，所有財產均須繳入本教財庫，你不反對吧？」

金盾老人淡然一哂道：「身外之物，老夫並不重視。」

二聖君道：「還有，你送給螳螂王的那張地圖，是眞的吧？」

金盾老人道：「眞的！」

二聖君道：「很好，本教主將會立刻派人去開採……」

一陣蹄聲，由遠而近，螳螂王飛馳回來了。

他左手攬着賈谷蘭（余素貞），右手提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疾馳而至。

那顆人頭，正是賽諸葛尹文亮的項上首級！

賈谷蘭似被點了穴道，全身軟綿綿，毫無掙扎能力。

螳螂王馳至轎前停住，舉起賽諸葛尹文亮的首級，稟道：「啓稟教主，尹文亮的首級在此！」

二聖君道：「扔給他！」

螳螂王應了一聲「是！」便把首級扔給金盾老人，道：「賈兄接住了！」

金盾老人身形微側，一把接住首級，縱聲大笑道：「這就是叛逆者的下場！哈哈哈……」

笑聲中，手一揚，將首級拋出老遠！

螳螂王攬着賈谷蘭跳下馬，靠近二聖教主身邊，笑道：「教主不是打算立刻釋放這個丫頭吧？」

二聖君笑道：「當然不是！」

他從螳螂王手裏抓過賈谷蘭，讓她面向父親站着，桀桀笑道：「賈禮强，你的女兒在此，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賈谷蘭花容憔悴，眼淚如雨而下，悲聲道：「爹，您千萬不能歸降二聖教！」

金盾老人看見愛女被一個怪物控制着，心中自是萬分焦急，長嘆一聲，道：「蘭兒，妳沒受到傷害吧？」

賈谷蘭道：「沒有，他們只是把女兒關在地牢中。」

二聖君怪笑道：「令尊已答應歸順本教，所以今後妳會享受到較好的待遇！」

賈谷蘭色變道：「爹，這是眞的麼？」

金盾老人又長長嘆了一聲，點一點頭道：「是眞的……」

賈谷蘭急道：「不！爹，您不能這樣！女兒死不足惜，千萬不能毀了全帮兄弟的前程！」

金盾老人默然不語。

他心中百感交集，眞的不知如何是好，雖然他已和全帮兄弟議定僞降，可是他現在已感覺到一旦「歸降」之後，二聖教主必會使出某種手段瓦解全帮兄弟，使自己和全帮兄弟無法連繫及獲得「叛變」的機會，所以今天的僞降，其實等於投入虎口。

但是，女兒正在對方手中，如不屈服，就得看着女兒被殺，他豈能眼睜睜的看着愛女慘遭毒手？

二聖君見他默然不語，似乎拿不定主意，不禁冷笑一聲道：「賈禮强，你如打算反悔，那麼你的這個女兒將會遭到十分悲慘的命運！」

話聲一頓，又道：「你如認爲你們有一百多人，而本教主只帶來了七個人，可以以多取勝，那你可錯了！」

金盾老人的眼睛不覺在饕餮大仙、巨無霸、苦行僧、白鶴眞人四人的面上溜視起來，忽然微微一笑道：「教主說的也許不錯，你帶來的七人，都是當今武林頂兒尖兒的人物，個個具有萬夫莫當之勇，可是，你的這七位高人中，當眞個個都肯爲你賣命麼？」

二聖君大笑道：「問得好極了！你大概認爲饕餮大仙等四人靠不住，既然如此，本教主就先使喚他們一下讓你瞧瞧！」

語至此，陡地聲調一沉，冷峻喊道：「饕餮大仙！」

饕餮大仙躬身答道：「屬下在！」

二聖君道：「你跪下！」

饕餮大仙雙膝一屈，跪了下去。

二聖君道：「磕頭！」

饕餮大仙恭聲應是，立刻頭額砸地，連連磕頭起來。

那樣子，恭敬温馴到了極點！

饕餮大仙乃是管理天下叫化子的頭兒，他的爲人，武林中無人不知，是個嫉惡如仇，個性倔强無比的人物，是個鐵錚錚，寧折不彎的豪雄，而現在，他却像個貪生怕死的可憐蟲，若非親眼看見，誰肯相信？

金盾老人看得大爲憤慨，脫口喝道：「饕餮大仙，你的本來面目那裏去了？」

饕餮大仙聽如未聞，只是磕頭不已。

二聖君笑道：「好了，起來吧！」

饕餮大仙恭聲道：「謝教主恩典！」

起身退開，垂手恭立。

二聖君接着道：「白鶴眞人！」

白鶴眞人應聲道：「屬下在！」

滾鞍下馬，急步趨至二聖君面前。

二聖君道：「你也跪下磕頭！」

白鶴眞人口中應是，屈膝跪下，咚咚的磕了起來。

其恭敬温馴之態，與饕餮大仙毫無二致！

他，白鶴眞人，是一位最嚴肅，最喜歡在人前表現「威嚴」的道長，而如今，他的「威嚴」也蕩然無存了！

「行了，起來吧！」

「是，謝教主恩典！」

「苦行僧！」

「屬下在！」

「你也過來！」

「是！」

金盾老人不忍再看下去，搖手阻止道：「好了，不用再折磨他們，老夫相信就是了。」

二聖君揮手命令苦行僧退回，笑道：「你還有話說麼？」

金盾老人搖頭道：「沒有了，只有一點感到不解，教主使他們對你如此敬服，憑的是武功麼？」

二聖君點頭道：「對！」

金盾老人道：「那麼，教主的武功，想必已練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境……」

二聖君笑道：「本教主只有兩個勁敵，一個已經死了，一個還沒出生！」

金盾老人苦笑道：「哦？」

二聖君道：「這樣好了，爲了讓你心服口服，甘心投降本教，本教主再給你一次機會，你派一個武功最好的兄弟出來，咱們二對二走幾招試試，你們如能勝得一招半式，令愛你帶回去，也不必再投降本教了，怎麼樣？」

金盾老人心中一喜，問道：「若是敗了呢？」

二聖君道：「那麼，就得乖乖的歸降本教！」

金盾老人欣然道：「好，一言爲定！」

他掉頭向帮中兄弟道：「令狐兄，咱們聯手領教一下二聖教主的高招而何？」

一老者應聲而出。

他，就是那天在歸雲山莊反對歸降二聖教的一位極有地位的人物，年紀與金盾老人相差不多，牛山濯濯，滿面紅光，雙目烱烱有神，是一位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他右手握一把單刀，左腕掛着一面金盾，邁着沉健的步履走到金盾老人身邊。

金盾老人一指他，向二聖君道：「這位是敝帮的兄弟，複姓令狐，名武良，外號『快刀客』。」

二聖君一笑道：「好，你的武器呢？」

金盾老人道：「以昌，取我金龍棍來！」

管以昌應聲由人叢裏步出，捧着金龍棍走上去，遞給金盾老人，隨即退回去。

二聖君道：「本教主聽說你的『七巧斷魂針』和『金龍棍法』有神鬼莫測之妙，等下可盡情施爲，不必客氣！」

金盾老人道：「尚請教主指教。」

二聖君把賈谷蘭交給螳螂王，然後向前走上數步，拔出長劍道：「你們可以動手了！」

大聖君也同時撤出長劍。

二聖君向前走時，他只好「往後」倒退，像四隻脚的動物一樣，看來十分滑稽！

楚雲彪心中暗笑，忖道：「怪不得他們兩人要輪流作主一天，看來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否則一個向前走時，另一個就得永遠往後退，那實在太痛苦了。」

這時，只見金盾老人向快刀客令狐武良使了一個眼色，快刀客令狐武良會意，立刻移步轉到後面，與大聖君面對面而立。

大聖君一舉長劍，哈哈笑道：「你可要小心，本教主劍一出鞘，很少不飲血的！」

快刀客令狐武良淡淡一笑道：「多謝教主的提醒！」

二聖君也一抬長劍，向金盾老人笑道：「好了，趕快出手吧！」

金盾老人雙手平握金龍棍，凝容注視對方有頃，陡地欺步而上，金龍棍倏舉倏沉，對準對方頭上打下，口中喝道：「請接招！」

二聖君叫道：「東方甲！」

右脚横跨，左脚前踩，避開金盾老人的金龍棍，手中長劍直點而出！

大聖君左脚跟着横跨，右脚跟着後退。

快刀客令狐武良乘機出手，一刀横掃大聖君左脚！

他號稱「快刀」，這一刀，却不太快，似是虛招。

大聖君叫道：「北方丙！」

長劍倒掛，作勢欲架，忽然又一抬劍鋒，反向令狐武良的咽喉刺去。

劍招飄忽詭奇，令人捉摸不定！

而，這一劍當眞是攻擊令狐武良的麼？

不是！

就在他一劍刺出之際，他們的「連體」，猛然一旋轉，變成大聖君對金盾老人，二聖君對令狐武良！

大聖君那看來要攻擊令狐武良的一劍，此刻已巧妙的到了金盾老人的左肩！

二聖君的長劍，則劈向令狐武良的右腿！

變招及配合之妙，完全出人意料，令人嘆爲觀止！

金盾老人也料不到對方有此一轉，險些中劍，而令狐武良百忙中一沉金盾，擋住了二聖君的一劍，却被震得登登倒退三步。

敢情他們不僅劍法詭奇，而且力大如牛！

二聖君一劍震退令狐武良，忽又叫道：「西方乙！」

携步直進，吐劍點出！

大聖君後退配合，手中長劍一横，架住了金盾老人乘勢挑來的一棍，接着運力推開金龍棍，喝道：「東方丁！」

也搶步進攻，直劈金盾老人面門！

二聖君倒退配合……

一進一退，一攻一守，合作得緊密無隙，絲毫未見遲鈍，眞所謂「一而二，二而一」！

交手七、八招，金盾老人和令狐武良根本未佔到一絲上風，反有不知如何應付之象。

二聖教主出劍愈來愈奇，身子忽進忽退，左旋右轉，奔騰起落，不僅輕捷異常，而且變勢換形，在在出人意料。

雖然一個向前時，另一個就須後退，但是仍然攻多守少，搶盡先機！

而且，他們每出一劍，都像有一片凌厲的劍氣隨手發出，銳不可當。

金盾老人的金龍棍原有神鬼莫測之妙，可是這時全力施爲，竟亦只能暫保無傷。

令狐武良多虧有一面盾牌護身，否則早已中劍落敗……

又戰數招，金盾老人看看無法取勝，悄然摸出七支七巧斷魂針，猛可地抖手打出，大喝道：「照打！」

銀芒一閃，七支七巧斷魂針分七路襲上二聖君的前身！

二聖君視如未見，叫道：「東方甲！」

不退反進，一劍向金盾老人的腰上橫截過去。

金盾老人縱身暴退。

他清楚的看見七支七巧斷魂針都打中對方的前身七處穴道，認爲已經得手，故縱身退下，要看着對方倒下去了。

但是，二聖教主並未倒下！

是大聖君「支撐」着他麼？

不，實際情形是二聖君並未受傷，七支七巧斷魂針都只釘在他的衣服上，沒有刺入他的穴道！

他一擻身直逼，釘在衣服上的七巧斷魂針就紛紛掉落地上。

金盾老人一眼看清之下，不禁面色大變！

他的七巧斷魂針乃是武林一絕，由他親手打出，其力道是不容置疑的，可是竟未能打入二聖君的體內，這是甚麼原因呢？

原因只有一個：二聖教主已練成金剛罩鐵布衫的功夫，刀槍不入！

這種功夫，其實並不稀奇，武林中懷此「絕技」人並不少，但大家都只能在「表演」的時候做到，而能在眞正搏鬥中始終運出這種功夫護住全身的，可說絕無僅有！

因此，金盾老人大爲震驚，一個失神之下，竟未能化解二聖君攻到的一劍，腰上頓被劍尖掃中，只聽「嘶！」的一聲，腰衣裂開了一個大口，還好沒傷到皮肉。

與此同時，令狐武良的左腿上也中了大聖君的一劍，登時血流如注！

原來，他看見帮主發出七巧斷魂針時，也錯以爲已經得手，故乘着大聖君倒退時，揮刀直進，那知攻敵不成反爲敵人所乘。

大聖君一劍封住他的單刀，長劍順勢下削，正好刺中他的左腿。

令狐武良悶哼一聲，仰身疾退，雙脚着地時，又踉蹌顚出數步，方始勉强拿椿站穩。

金盾老人乃是正直之人，一看雙雙落敗，便不願再打下去，立時收回金龍棍，一拱手道：「教主果然高明，賈某人甘拜下風了。」

二聖君收劍入鞘，開聲道：「杜關主！」

假聖人杜敬堂應聲道：「屬下在！」

二聖君道：「把誓書拿給他簽名！」

假聖人杜敬堂恭應一聲，即時取出一方白絹和一支筆，遞到金盾老人面前，笑眯眯道：「賈帮主，這是入教誓書，請在立誓人下面簽上貴姓名。」

金盾老人苦然一笑，把金龍棍拋給管以昌，接過白絹和筆，默讀白絹上的文字一遍，然後揮筆寫下自己的姓名。

誓書上的文字，大致與刀痴百里發等人所簽的相同。

乃是：「余願率領全帮兄弟××名加入二聖教，服從教主指揮，忠心不二，如有違背，願受最嚴厲之處分。」底下是「立誓人」三個字。

金盾老人簽下姓名後，便把誓書和筆交給假聖人杜敬堂，面上肌肉抽動了幾下，顯然內心異常沉痛。

二聖教主接過杜敬堂呈上的誓書看了看，笑道：「很好，你有沒有把全帮兄弟的名單帶來？」

金盾老人道：「有的。」

二聖君道：「所有財產的清單呢？」

金盾老人道：「也帶來了。」

二聖君道：「都一起呈上來！」

金盾老人便由懷中取出兩份簿册，呈遞上去。

二聖君先把財產清單看了一遍，似乎很滿意，含笑問：「清單上所列的各地酒樓客棧，此時是否仍在營業之中？」

金盾老人答道：「是的，但那些人都是當地僱來的，所有敝帮兄弟，今天都在此地。」

二聖君點點頭道：「改天，本教主自會派人前往接掌一切。」

大聖君問道：「老二，他共有多少財產！」

二聖君笑道：「不少，如折算銀子，大概在一百萬兩之數。」

大聖君哈哈笑道：「好極了！好極了！」

二聖君把兩份簿册交給他看，接着又向金盾老人道：「賈禮强，現在本教主聘你爲本教八大護法之一，隨時跟着本教主聽候差遣，每月可領五百兩銀子，你滿意麼？」

金盾老人拱手道：「謝謝。」

二聖君又道：「你帶來的兄弟，將編入本教五座關城的衞教軍中，今後論功賞升，絕不會虧待他們。」

金盾老人道：「賈某人等既已歸降貴教，一切悉聽教主處置，只希望教主及早釋放小女。」

二聖君道：「等你完成了本教主所交付你的第一件使命之後，令愛便會立獲自由。」

他說到這裏，把手伸到後面去，說道：「老大，把名單給我！」

大聖君把名單交給他。

二聖君向金盾帮衆兄弟走近數步，便照着名單點名道：「令狐武良！」

令狐武良正坐在地上包紮腿傷，聞喊勉强起立答道：「在！」

二聖君笑問道：「腿傷嚴重麼？」

令狐武良道：「還好。」

二聖君接着喊道：「涂智遠！」

「在！」

「駱漢宇。」

「在！」

「瞿華。」

「在！」

逐一點名過後，接着訓勉告誡一番，然後說道：「前面二十五個，向前走出五步！」

二十五個金盾帮兄弟移步走出，人人面呈疑惑，不知他要攪什麼鬼。

二聖君道：「你們二十五人，將編入本教主的二聖城中——向護法！」

半面西施向君應聲趨前，襝衽一福道：「教主有何差遣？」

她的臉，一半美得出奇，另一半却醜得可怕，稱之爲「半面西施」，果甚恰當！

二聖君道：「妳立刻帶領這二十五人前往二聖城，交給衞教統領！」

半面西施道：「屬下遵命。」

二聖君回對那二十五個金盾帮兄弟道：「你們現在就跟隨向護法前往二聖城向衞教統領報到，誰敢反抗或脫逃，本教主唯你們帮主是問！」

那二十五個兄弟沒話說，當即跟着半面西施離開風雲坪，往南而去。

二聖君接着又叫出另二十五人，道：「苦行僧，你帶領這二十五人前往飛鳳關，交給宜、申二位關主，不得有誤！」

「是。」

苦行僧領着另二十五人走了。

「饕餮大仙！」

「在！」

「你帶領這二十三人前往飛虎關，交給邊、百二位關主，不得有誤！」

「遵命。」

「螳螂王。」

「屬下在。」

「你帶領這二十三人前往飛狐關，交給孫、田二位關主！」

「遵令。」

「白鶴眞人！」

「屬下在！」

「最後這二十二人是你的了。」

「是。」

「等下再帶領他們一道入城好了。」

「是。」

於是，最後的二十二人仍然留在風雲坪上，楚雲彪是其中之一。

他倒希望能被編往飛虎關，可以和師父見面，不過結果被編在飛豹關，他也不感失望，因爲賈谷蘭是從飛豹關被帶出來的，等下她可能仍被帶回飛豹關中，是則自己便有暗中與她相見的機會。

此外，能暫時留在風雲坪上，至少可知道二聖教主將繼續幹些什麼勾當。

他對金盾老人的堅持要殺賽諸葛尹文亮，心中十分讚佩，因爲他明白金盾老人並非眞的痛恨尹文亮的背叛而欲見其死，金盾老人的目的在掩護他（楚雲彪）的身份，他現在化名爲「伍必信」，如果尹文亮不死，他必知道帮中沒有「伍必信」這個兄弟。現在尹文亮死了，他不愁被識破身份了。

現在，留在風雲坪上的，共有二聖教主、假聖人杜敬堂、白鶴眞人、巨無霸尉遲福、賈谷蘭、金盾老人及二十二個帮中兄弟。

也就是說，眞正對二聖教主忠心之人，只有一個假聖人杜敬堂及那八個無足畏懼的轎伕，這種情形，照說對二聖教主是十分危險的，但二聖教主却無一些懼色。

不過，二聖君似乎考慮到金盾老人等可能會乘虛發動「叛變」，接着又向白鶴眞人吩咐道：「你先帶賈姑娘入城去，立刻回來。」

白鶴眞人恭聲應是即由假聖人杜敬堂手中接去賈谷蘭，遂步向山頂那座飛豹關奔去。（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流星・蝴蝶・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喜歡成全別人，喜歡公正，得到許多人的友愛和尊敬的孫玉伯，在生辰的那天，受了寃屈，無力報復，也無從申訴的方幼蘋、張老頭、鐵成鋼，全都到了他的莊中，黃山三友也追趕鐵成鋼到了孫府，就在黃山三友逞兇的當兒，爲懷有刺殺孫玉伯之心而僞作賀客的孟星魂所殺，孟星魂已認識了孫玉伯的廬山，已完成了刺殺的目的第一步，不必再逗留下去而悄悄走了。孫劍奉孫玉伯之命找毛威，向他責問是否認得方幼蘋的妻子，毛威臉孔漲紅，脖子上青筋暴露的反責問孫劍，這事與他有何關係——

梟雄恃力大 霸主逞陰謀

孫劍的手突又揮出，掌緣反切在他右邊的脅骨上。

這一招並不是什麼精妙的武功，甚至根本全無變化。但却實在太準，太快，根本不給對方任何閃避招架的機會。

毛威的尖叫聲比那麻子更悽慘，他已有十幾年沒有挨過打。

孫劍道：「這次我沒有打你的臉，好讓你還可以出去見人，下一次就不會如此客氣了。」

他看着毛威手抱着胸膛，在地上翻滾，不等他停下，就揪住他衣襟，將他往地上拉起，道：「我問你，你就得回答，現在你明白了麼？」

毛威的臉已疼得變了形，冷汗滾滾而落，咬着牙點了點頭。

孫劍沉着聲問道：「你搭上了方幼蘋的老婆，是不是？」

毛威又點頭。

孫劍道：「你還打算跟她鬼混下去？」

毛威搖搖頭，喉嚨裏忽然發出低沉的嘶喊，道：「這女人是條母狗，是個婊子。」

孫劍看到他目中露出憤怒怨毒之意，就知道他以後絕不會再跟那女人來往，因爲他已將這次受的罪全都怪在她頭上。

世上大多數人自己因錯誤而受到懲罰時，都會將責任推到別人身上，絕不會埋怨自己。

孫劍覺得很滿意，道：「好，只要你不再跟她

來往，一定可以活得長些。」

毛威暗中鬆了口氣，以爲這件事已結束。

誰知孫劍忽又道：「但以後她若和別的男人去鬼混，我也要來找你。」

毛威吃了一驚，嘶聲道：「那女子是個天生的婊子，我怎麼能管得住她？」

孫劍盯着他的眼睛，緩緩道：「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想得出法子的。」

毛威想了想，目中忽然露出一絲光亮，道：「我明白了。」

孫劍臉上第一次有了笑容，道：「很好，只不過這種天生的婊子，隨時隨地都會偷人，你既然已想出了法子，就越快去做越好。」

毛威道：「我懂得。」

孫劍的拳頭忽又筆直伸出，打在他兩邊脅骨之間的胃上。

毛威整個人立刻縮了下去，剛吃下的酒菜已全都吐了出來。

孫劍的臉上却還露着笑容，道：「我這不是打你，只不過要你好好記得我這個人而已。」

他把人打得至少半個月起不了床，還說不是在打人，這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但他說的話，別人只有聽着。

孫劍走過去，將桌上的大半壺酒一飲而盡，皺皺眉道：「到底是暴發戶，連好酒壞酒都分辨不出，又怎麼分得出女人的好壞呢！」

毛威臉上忽然擠出一絲笑容，道：「姓方的那女人雖是個婊子，却的確是個很够味的女人。」

孫劍道：「你的女人呢？」

毛威的臉色又變了變，道：「她……她們倒沒有一個比得上她的。」

孫劍盯着他，忽然笑了笑，搖着頭道：「你的話我不信，你連酒都不懂，怎麼懂得女人。」

這句話未說完，他忽然衝了進去。

他已看到屏風後有很多女人在躲着偷看，衝去就選了個最順眼的拉過來，抗在肩上。

這女人似已被嚇昏了，連動都不動。

毛威變色道：「你……你想幹什麼？」

孫劍道：「不幹什麼，只不過是幹你常常幹的事。」

他又撐住了毛威的手，厲聲喝叱道：「送我出去。」

他不想半途中被人暗算，所以拉個擋箭牌，他不怕別的，只是怕麻煩。

毛威只有送他出去，幾乎連眼淚都流了下來，道：「只要你放了鳳娟，我送你一千兩金子。」

孫劍眨眨眼，道：「她值那麼多？」

毛威咬着牙，不肯回答。

孫劍道：「你很喜歡她？」

毛威還是拒絕回答。

孫劍又笑了，道：「很好，那麼你下次動別人老婆主意時，就該先想想自己的女人。」

× × ×

門外有匹高頭大馬，顯然是匹千里駒。

孫劍一出門，就跳上馬絕塵而去，絕不給別人報復的機會。

這也是他小時在一個人那裏學來的。

這人不大說話，說的每句話都令人很難忘記。

馬行十里，他肩上抗着的那女人忽然「吃吃」的笑了。

孫劍道：「原來你沒有暈過去。」

鳳娟吃吃笑着道：「當然沒有，我本來就想跟你走的。」

孫劍道：「爲什麼？」

鳳娟道：「因爲你是個男子漢，有男子氣，而且我覺得這樣子很刺激。」

孫劍道：「毛威對你不好？」

鳳娟笑道：「他雖有錢，却是個小氣鬼，若對我不好，怎捨得爲我花一千兩金子？」

孫劍點點頭，忽然不說話了。

鳳娟道：「這樣子難受得很，你放我下去好不好？我想坐在你懷裏。」

孫劍搖搖頭。

鳳娟嘆了口氣，道：「你眞是個怪人。」

孫劍打馬更急。

前面一片荒野，不見人跡。

鳳娟已開始有些害怕，忍不住問道：「你要把我帶到那裏去？」

孫劍道：「去個你想不到的地方。」

鳳娟鬆了口氣，媚笑道：「我知道你想要我刺激，其實什麼地方都一樣的。」

過了半晌，她忽然又道：「我認得那姓方的女人，她叫朱青。」

孫劍道：「哦。」

鳳娟道：「她眞是個天生的婊子，每天都想和男人上床，若要她不偷人，簡直比要狗不吃屎還難，我眞不懂毛威能想出什麼法子。」

孫劍道：「死婊子不會偷人的。」

他抱着鳳娟的手忽然鬆開，鳳娟立刻從他肩上摔下來，就像是一袋麵粉似的重重跌在地上。

她尖叫道：「你這是幹什麼？」

孫劍的馬衝出去一箭之地，再兜回來，騎在馬鞍上冷冷的瞧着她。

鳳娟伸出手，道：「快拉我上去。」

孫劍道：「我若要拉你上來，就不會讓你跌下去。」

鳳娟還想作出媚笑，但恐懼已將她臉上的肌肉僵硬。嗔聲道：「你搶走我，難道就是把我帶到這裏摔下我？」

孫劍道：「一點不錯。」

鳳娟大叫，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孫劍笑笑，坐下的馬已絕塵而去，他做的事不喜歡向別人解釋。

尤其不喜歡向女人解釋。

鳳娟咬着牙，放聲大罵，將世上所有惡毒的話全都罵了出來。

然後她忽又伏地痛哭。

她痛哭並不是因爲她全身骨頭疼得像是要散開，也不是因爲她要一步走回去。

她痛哭只是因爲她知道毛威絕不會相信她的話，絕不會相信孫劍並沒有對她做什麼事。

孫劍若是眞做了，她反而一點也不會傷心。

世上本就有種女人永遠不知道什麼叫做侮辱，什麼才叫做羞恥。

她就是這種女人。

別人侮辱了她，她反而很開心，沒有侮辱她，她反而覺得羞恥。

她也永遠無法明瞭孫劍的意思。

孫劍這麼樣做，只不過是要毛威也嚐嚐自己老婆被人搶走的滋味。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老伯雖然也知道用這種法子來懲罰別人並不太好，但他却一直沒有想出更好的法子。

很少有人還能想出更好的法子。

× × ×

孫劍騎在馬上，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老伯並沒有指示他應該怎麼樣處理這件事，但他却相信就算老伯親自出馬，也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

近年來，他已漸漸學會了老伯做事的方法與技巧。

他對自己覺得很滿意。

黃昏時老伯還是逗留在菊花園裏，爲菊花除虫，修剪花枝。

他喜歡自己動手，這是他的娛樂，不是工作。

看到文虎，文豹兄弟走進來的時候，他才放下了手裏的花剪。

接見屬下，是他的工作。

他工作時工作，娛樂時娛樂，從不肯將這兩件事混亂。

他不會將任何事混亂。

文虎，文豹是兩個很精悍的年青人，但面上已因艱苦的磨練而有了皺紋，看起來比他們實際的年齡要蒼老得多。

現在他們臉上都帶着種疲倦之態，顯然這兩天來他們的工作很努力，但只要能看到老伯贊許的笑容，再辛苦些也算不了什麼。

老伯在微笑，道：「你們的事已辦完了？」

文虎躬身道：「是。」

老伯道：「把經過說給我聽。」

文虎道：「我們先打聽出徐大堡主有個女兒，就想法子將她架走。」

老伯道：「他女兒多大年紀？出嫁了沒有？」

文虎道：「她今年已二十一，還沒有出嫁，因爲她長得并不漂亮，而且脾氣出名的壞，據說她以前也曾訂過親，但她却將未來的家翁打走了。」

老伯點點頭，道：「說下去。」

文虎道：「我們又想法子認識了江家兄弟，把他們灌醉，帶到徐姑娘那裏去。」

文豹接着道：「那兩個小子喝醉酒時見到女人就好像蒼蠅見到了血，也不管這女人是誰，一見面立刻就動手蠻幹。」

文虎道：「等他們幹完了，我們才出手，給了他們個教訓。」

文豹道：「我們動手時很留心，特別避開了他們的頭頂和後腦，絕不會把他們打死，但至少在三個月內他們絕對起不了床。」

他們兄弟一個練的是打虎拳，一個練的是鐵沙掌，他們的武功也和老伯屬下其他的人一樣，一點花巧都沒有，却快得驚人。

老伯却說，武功不是練給別人看的，所以根本用不着好看。

江家兄弟清醒時也許還能跟他們過過招，但喝得大醉時，除了挨揍和叫痛外，什麼花樣都使不出了。

文虎道：「然後我們就僱了轎，將這三個人全都送給徐青松那裏去。」

文豹道：「只可惜我們看不到徐青松那時臉上的表情。」

他們說得很簡短，很扼要，說完了立刻就閉上了嘴。

他們知道老伯不喜歡聽廢話。

老伯臉上全無表情，連微笑都已消失。

文虎，文豹的心開始往下沉，他們已知道自己必定做錯了事。

無論誰做錯了事都要受懲罰，誰也不能例外。

過了很久，老伯才沉聲道：「你們知不知道做錯了什麼？」

文虎，文豹一齊垂下頭。

老伯道：「江家兄弟在床上躺三個月幷不算多，徐青松處事不公，受這種教訓也是應該的，這方面你們做得很好。」

他聲音忽然變得很嚴厲，厲聲道：「但徐青松的女兒做錯了什麼？你們要將她折磨成那樣子？」

文虎，文豹額上，都流下了冷汗，頭更不敢抬起。

老伯發怒的時候，絕沒有人敢向他正視一眼。

又過了很久，老伯的火氣才消了些，道：「這主意是誰出的？」

文虎，文豹搶着道：「我。」

老伯瞧着這兄弟兩人，目中的怒意，又消了些，緩緩說道：「文虎比較老實，一定出不了這種主意。」

文豹頭垂得更低，囁嚅着道：「這件事大哥本來就不大贊成的。」

老伯背負着手，踱了個圈子，忽然停在他面前，道：「我知道你還沒有娶親。」

文豹道：「還沒有。」

老伯道：「好，立刻拿我的帖子，到徐家堡去求親，求徐姑娘嫁給你。」

文豹就好像忽然被人踩了一脚，立刻變得面色如土，嗄聲道：「但是……但是……」

老伯厲聲道：「沒有什麼但是不但是的，叫你去求親，你就去求親，你害了人家一輩子，你就得負責任，就算徐姑娘的脾氣不好，你也得順着她一點。」

無論誰做錯事都得受懲罰，但這種懲罰恐怕也只有老伯能想得出。

文豹擦了擦汗，說道：「徐大堡主若是不答應呢？」

老伯道：「他絕不會不答應，尤其在這種時候，他更不會。」

徐青松當然不會拒絕，現在他只愁女兒嫁不出去。何況文豹本來就是個很有出息的少年。

文豹不敢再說話，垂頭喪氣的走了出去。

走出菊花園，文虎才拍了拍他兄弟的肩，微笑道：「用不着垂頭喪氣，你本來早就該成親了，成親之後你慢慢就會發現，有個老婆也並不是什麼太壞的事，甚至還有許多好處。」

文豹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喃喃道：「好處，有他媽的見鬼的好處。」

文虎道：「常言說的好，有錢沒錢，娶個老婆過年，至少冬天晚上你在外面凍得冷冰冰的時候，回去立刻就可以鑽進老婆的熱被窩，她絕不會轟你出來。」

文豹冷笑道：「現在我也有很多人的熱被窩可以鑽，每天都可以換個新鮮的熱被窩。」

文虎道：「但那些熱被窩裏也許早就有別的男人了，你也只有在旁邊瞧着乾瞪眼，老婆却不同，只有老婆才會每天空着被窩等你回去。」

文豹道：「我想起了一句話，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

文虎道：「什麼話？」

文豹道：「就算你每天都想吃鷄蛋，也用不着在家裏養隻母鷄。」

文虎笑了，道：「這譬喻不好，其實娶老婆就像是吃包飯。」

文豹道：「吃包飯？」

文虎道：「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回去吃，但是，你若想換換口味，還是一樣可以在外面打野食。」

文豹也笑了，只笑了笑，立刻又皺起了眉，嘆道：「其實我也並不是眞的反對娶老婆，但娶回來的若是個母老虎，那有誰能受得了？」

文虎道：「我也想起了一句話，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

文豹道：「你說。」

文虎道：「女人就像是匹馬，男人是騎馬的，只要騎馬的有本事，無論多難騎的馬，到後來還是一樣是變得服服貼貼，你要她往東，她絕不敢往西的。」

他又笑了笑，接着道：「你嫂子的脾氣本來也不好，可是現在……」

文豹道：「現在她脾氣難道很好麼？」

文虎抬起了頭，昂然道：「現在我已漸漸讓她明白了，誰是一家之主。」

他的話剛說完，菊花叢中忽然走出了個又高又大的女人，一雙比桃子還大的杏眼瞪着他，道：「你倒說說看，誰是一家之主。」

文虎立刻變得像是隻鬥敗了的公鷄，陪笑道：「當然是你。」

× × ×

老伯又舉起花剪，他發現很多株菊花枝上的葉子都太多，多餘的葉子不但有礙美觀，而且會奪去菊花的養份，有礙它的生長。

老伯不喜歡多餘的事，正如不喜歡多餘的人一樣！

他手下眞正能負責實際行動的人並不多，但每個人都十分能幹，而且對他完全忠誠。

對於這一點，他一向覺得很滿意。

他知道自己無論指揮他們去做什麼事；他們大多能够完滿達成任務；所以近年來他已很少自己出手。

但這並不是說他已無力出手。

他確信自己還是有力量擊倒任何一個想來侵犯他的人！

那天一石的劍向他擊過來的時候，在那一瞬間他已看出了一石劍法中的三處破綻；就算別人不出手：他還是能在最後一刹那間將對方擊倒。

他出手往往都要等到最後一刹那，因爲這時對方發力已將用盡，新力還未生，而且以爲這一擊已將得手，心裏的警戒必已鬆懈。

這時他定然反擊，往往就是致命的一擊。

只不過要能等到最後一刹那並不容易，那不但要有過人的鎭靜和勇氣，還要有許多痛苦的經驗。

他發現律香川近來已漸漸學會了這一點。

律香川雖不是他親生的兒子，但對他的忠心與服從甚至連孫劍都比不上，他對這少年近來日益欣賞，已決心要將自己的事業傳給他一半。

因爲只有他的冷靜與機智，才可以彌補孫劍暴躁的脾氣，越龐大的事業，越需要他這種人來維持的。

創業時就不同了。

創業時需要的是能拚命，也敢拚命的人。

老伯又想起了那灰衣人，他當然知道這人是誰，却一直絕口不提此事，就好像這人根本就沒有出現過一樣。

這人的確爲他做過很多別人做不到的事，但現在若還留下他却只有增加麻煩，因爲無論遇着什麼事，他都只會用暴力去解決。

但老伯却已學會很多種比殺人更有效的方法，現在他要的不是別人的性命，而是別人的服從與崇拜。

因爲他已發現要了別人的性命對自己並沒有什麼好處，但當能得到別人的服從與崇拜，就永遠受益無窮。

這道理那灰人永遠不會懂得。

老伯嘆了口氣，對那天他用的手段頗爲不滿，而且一個人創業時總難免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知道的秘密太多。

若是換了別人，也許早已將他除去。

但老伯却沒有這樣做，這也正是他與衆不同的地方，有時他做事雖然不擇手段，但他的確是個豪爽慷慨，心胸寬大的人。

這一點誰都無法否認。

× × ×

老伯究竟有多少事業？是些什麼樣的事業？是個秘密，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知道。

這麼多事業當然需要很多人維持，所以老伯一直在不斷吸收新血。

他忽又想起了那天來拜壽的那衣着樸素，態度沉靜的少年，他還記得這少年叫「陳志明」。

他對這少年印象很好，覺得只要稍加訓練，就可成爲他一個非常優秀的助手。

只可惜，這少年自從那天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

「我也許的確老了，照顧的事已不如以前那樣周到，那天竟忘記將他留下來。」

老伯又嘆了口氣。反手搥了搥腰，望着西方淸麗的夕陽，他心裏忽然有了種凄凉蕭條之意。

近來他時常會有這種感覺，所以已漸漸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尤其是律香川。

律香川每次出去辦事的時候，老伯從沒有担心過他會失敗。

這次却不同，這次老伯竟覺得有些不安，因爲他很瞭解「十二飛鵬帮」的實力，也很瞭解萬鵬王的手段。

他生怕律香川此去會遭到危險。

但立刻他又覺得自己的顧慮實在太多，律香川一向都能將自己照顧得很好，此去就算不能達成任務，也必定能全身而退。

「顧慮得太多，只怕也是老年人才會有的心情吧。」

老伯嘆息着，在夕陽下，緩緩走回自己的屋子，這時他忽然覺得自己實在已到了應該收手的時候了。

但這種感覺却總是有如曇花一現，等到明天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候，他立刻又會變得雄心萬丈。

世上本就有種人是永遠不會被任何事擊倒的，連「老」與「死」都不能。

這種人當然並不多，老伯却無疑是其中一個。

× × ×

律香川坐在車子裏的時候，心裏想着的並不是他就要去對付的萬鵬王，而是那殺人如割草的灰衣人。

那天他也沒有看到這灰衣人的面目，却已隱隱猜到他是誰了。

他並沒有去問老伯。

老伯自己不願說的事，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要他說出來，老伯既然絕口不提這個人，他就連問都不必問。

他只隱隱感覺到這人必定就是韓棠。

就連他都沒有見過，那種迅速、冷酷的殺人方法。

「韓棠做的事，以前說沒有人做過，以後也不會有人能做到。」

近年來律香川的地位已日益重要，權力也日漸增大，已可直接指揮很多人，但無論他用什麼方法，却無法探取出韓棠一點來龍去脈。

誰也不知道這人以前在那裏？做過些什麼事？武功是那裏學來的？

每個人活到四五十歲都必定有段歷史，這人却完全沒有。

世上就好像根本沒有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 × ×

這輛馬車是經過特別而精心設計的，整個車廂就是一張床，上面鋪着柔軟的被墊，車身的顫動也特別小。

睡在車廂裏，幾乎就跟睡在家裏的床上同樣舒服。

律香川要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就準備以自己全身每一分力量去做，絕不肯為別的事，浪費絲毫精力。

他當然也知道這一次的任務十分艱鉅。

「一個男人若為了一個女人而沉迷不能自拔，這個人，就根本不值得重視，所以你也不必去同情他。」

「男人就應該像個男人，說男人的話，做男人的事。」

這是老伯的名言之一，別人也許會奇怪，老伯怎會為了這種事去冒這麼大的險，去得罪萬鵬王這種人。

只有律香川懂得老伯的心意。

萬鵬王早已是老伯的對象，這次他若肯將那小姑娘放走，就表示他已向老伯低頭，那麼他很快就會變成老伯的朋友。

否則他就是老伯的敵人。

「我對人瞭解得並不多，只知道世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仇敵，一種是朋友，做我的朋友，還是仇敵都由你選擇，却絕沒有第三種可選的。」

這也是老伯的名言之一。

其實他給別人選擇的機會並不多，因為無論誰若想做他的仇敵，就得死！

現在的問題是，萬鵬王並不是個容易被嚇倒的人，他的選擇很可能跟別人不同。

他若選擇了後者，那麼一場血戰也許立刻就要發生了，這一戰就算能得勝，付出的代價也必定十分慘烈。

律香川做事一向愼重周密，他已將萬鵬王這個人調查得很清楚。

萬鵬王並不姓萬，也不姓王，據說他是個武林中極有地位的人的私生子，但誰也不能證實。

他十七歲以前的歷史幾乎沒有人知道。

律香川只知道他十七歲時是家鏢局的趟子手，半年後就升為鏢頭，十九歲時殺了那家鏢局的主人，將鏢局佔為己有。

但一年後他就將鏢局賣掉，做了當地的捕頭，三年中他捕獲了二十九個兇名在外的大盜，殺了其中的八個，却放走了二十一個。

這二十一人從此對他五體投地，江湖中的黑道朋友，從此都知道江南有個捕頭，武功極高，義氣干雲，簡直已可與隋唐時賣馬的好漢秦瓊秦叔寶前後輝映。

二十四歲時他辭去捕頭職位，開始組織「大鵬幫」。

開始的時候「大鵬幫」只有三處分舵，百餘名黨徒，經過多年的奮鬥，併吞了其他三十多個幫會，才正式改名為「十二飛鵬」。

因為它在江南十二個主要的城市中都有分壇，每一壇統率四個分堂，每一堂指揮八個分舵。

現在「十二飛鵬幫」已是江南最大的幫派，連歷史悠久，人數最多的丐幫都凡事讓他三分。

當年那無名鏢局中一個無名趟子手，現在已是這最大幫派的總瓢把子，直接間接歸他指揮的人，至少在一萬以上。

他的財產更多得無法統計。

當年他說的話無人理會，現在他無論說什麼，都是命令。

這一切並不是幸運得來的，據說他身上大大小小的傷疤多達四十餘處，一個人的武功本來就算不高，經過這麼多次生死血戰後，也會變得十分可怕，何況他十七歲時就已是個很可怕的人。

那時他捕獲的二十九名劇盜，就有一大半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其中還包括少林的叛徒「兇僧」鐵禪，和辰州言家拳的高手「活殭屍」。

近年來江湖中更傳聞萬鵬王得到昔日天山大俠狄粱公留下的一本武功秘笈，將狄粱公威鎭八荒的「七禽掌」加以容匯貫通，練成種空前絕後的掌法，叫做「飛鵬四十九式」，威力之强，無可比擬。

所以，無論誰想擊敗這麼樣一個人，都是不容易的。

× × ×

律香川早已深深體會到此行責任的重大，因為老伯和萬鵬王這一戰是否能避免，就得看他處理這

件事的方法是否正確。

不到萬不得已時，他絕不願意看到這一戰爆發的。

他生怕萬鵬王不願接見他，所以特地找了江湖中的四大名公子之一，「南宮公子」南宮遠替他引見。

南宮遠是「南宮世家」的最後一代，風流倜儻，文武雙全，玩的事更是樣樣精通，江南的名妓就算還有不認得南宮公子的，也不敢承認。

因為那實在丢人極了。

這種人花錢自然很多，「南宮世家」近年來却已沒落，南宮遠花的銀子，十兩中至少有五兩是老伯「借」給他的。

律香川相信，他絕不願失去老伯這麼樣一個朋友。

恰巧他也是萬鵬王的朋友。

萬鵬王也和其他那些有錢的男人一樣，四十歲之後，興趣已不完全在女人身上，地位越穩定，興趣也就越廣。

除了女人外，他還喜歡賭，喜歡馬，喜歡學學風雅，其中最花錢的當然還是最後一樣，要學風雅不但要捨得花錢，而且要懂得花錢。

恰巧南宮遠對這些都是專家。

所以萬鵬王也很需要他這麼樣一個朋友。

萬鵬王要律香川隨便揀兩件古董。

× × ×

馬車在楓林外停下。

一個人，負手站在楓林中，長身玉立，白衣如雪。

他身旁的樹下有一張几，一面琴，一壺酒，一個青衣垂髫的童子，一匹神駿非凡的好馬。

遠看他雖然還是個少年，其實眼角早已有了皺紋。

他那種成熟而瀟洒的風采，本就不是任何年青人學得像的。

律香川走下馬車，走了過去。

他忽然發現南宮遠目光中帶着種沮喪之色，立刻停下了腳步。

南宮遠却慢慢的走了過來，在他面前停下。

律香川忽然道：「他不肯？」

南宮遠輕輕嘆了一口氣，沉着聲道：「他拒絕見你。」

律香川道：「你沒有提起老伯？」

南宮遠道：「他說他和老伯素來沒有來往，也不想有什麼來往。」

律香川道：「你不能要他改變主意！」

南宮遠道：「誰也不能要他改變主意。」

律香川點了點頭，沒有再問，其實他也早已知道自己剛才那句話都是多問的。

萬鵬王是個時常改變主意的人，今天他也許還是鏢局中的一個趟子手，只有在每月領餉的時候才能帶着醉去找一次女人。

律香川面上沒有一點表情，心裏面却已打了個結。

他不知道用什麼法子才能將這個結解開。

他只知道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能失敗，因為失

敗的後果太嚴重。

南宮遠忽又道：「每個月初一，是萬鵬王選購古董字畫的日子。」

律香川目中立刻露出一絲希望之色，道：「明天就是初一。」

南宮遠點點頭，長長嘆息了一聲，曼聲道：「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綠鬢少年，忽已白頭，人生一夢，夢醒便休，終日碌碌，所爲何由？」

律香川淡淡的笑了笑，笑容中帶着種譏誚之言，忽然自懷中取出了個很大的信封，道：「也許爲的就是此物。」

南宮遠道：「這是什麼？」

律香川道：「五千兩銀票，這是老伯對你的敬意。」

南宮遠看着他手裏的信封，也笑了，笑容中的譏誚之意更濃，緩緩道：「敬意，我這種人還有什麼值得尊敬？」

他忽然回身，到樹下，手撫弦琴。

「琤琮」一聲，琴聲响起。

南宮遠大聲而歌：「人生一夢，夢醒便休，終日碌碌，所爲何由。」

消沉的歌，慘淡的琴，夕陽照着楓林，天地間忽然變得十分蕭索。

律香川靜靜的站着，他現在無論地位和成就都比南宮遠高得多，但在南宮遠面前，他總是覺得彷彿缺少了什麼。

他缺少的是「過去」。

他擁有「現在」和「將來」，南宮遠卻擁有「過去」，只有「過去」，是任何人都買不到的。

無論用多大的代價都買不到。

律香川想到過去那一段艱苦奮鬥的歲月，心裏忽然湧出一股憤怒之意。

他走過去，將信封放下，凝注着南宮遠，一字字道：「我的夢永遠不會醒，因爲我從來沒有做過夢。」

南宮遠沒有抬頭，只是淡淡道：「但你也知道，每個人偶而都該做做夢的，是不是？」

律香川知道。

他的毛病就是不做夢，所以他緊張，緊張得已漸覺疲勞。

可是他寧願如此。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選的是比較複雜的一種。

琴聲猝絕。

他大步走回馬車，發出了簡短的命令！

「古華軒」。

× × ×

初一。

附近三百里內的古董商都來到山脚下，有的甚至是從千里外趕來的。

因爲今天是萬鵬王選購古董的日子，萬鵬王無疑是個好主顧。

這些古董商人彼此都已很熟悉，其中只有個態度沉靜，舉止斯文的少年很陌生，大家只聽說他是「古華軒」主人派來的代表。

白雲飄渺，古堡似在雲端，高不可攀。

白雲間忽然傳來一响鐘聲，大家才開始走上山去。

× × ×

律香川第一眼看到萬鵬王的時候，心裏着實吃了一驚。

連他都從未見到過這麼樣的人物。

萬鵬王是個天神般的巨人，坐在那裏就和別人站着差不多高。

有人說，四肢太發達的人，頭腦未免簡單。

萬鵬王卻顯然是個例外。

他目光冷靜銳利，而堅定，顯示出他的智慧和決心，而且帶着無比的自信，使得任人都不敢低估他的力量。

他的手掌厚而寬大，隨時隨刻都握得很緊，像是時時刻刻都在握着一股力量，隨時都準備將冒犯他的人擊倒。

每個人在他面前說話都得小心翼翼，他卻連看也懶得看別人。

直到律香川走過去，他眼睛裏忽然射出了一股光，刀一般逼視着律香川，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是古華軒派來的？」

律香川道：「不是。」

他很瞭解萬鵬王這種人，他知道在這種人面前最好莫要說謊。

因爲無論多好的謊話都很難騙過這種人。

萬鵬王忽然大笑，道：「很好，你這人很不簡單，能支使你的人當然更不簡單。」

他笑聲忽又停頓，盯着律香川，一字字道：「是不是孫玉伯？」

律香川心裏忽然對這人生出一種尊敬之意，將手裏捧着的盤子捧了過去。

漢玉的盤子，上面有一隻秦鼎。

律香川道：「這就是老伯對帮主的敬意，望帮主笑納。」

老伯在向別人有所需求的時候，通常都會先送一份厚禮表示友誼，他做事喜歡「先禮後兵」。

但這次却不是老伯的意思。

禮物是律香川自己做主送來的，他希望這件事能和平解決。

萬鵬王眼睛雖然瞧着盤子，其實却在沉思。

過了很久，他才緩緩地說道：「聽說武老刀是從關外流浪到江南來的，三十年前才在江南落戶生根。」

他抬起頭，盯着律香川，道：「孫玉伯也是？對不對！」

律香川道：「老伯和武老刀本是一個村子裏的人，而且是同時出關的。」

他知道萬鵬王已看透他的來意，所以對什麼事都不必再隱瞞。

他已漸漸發覺，萬鵬王比他想像中還要可怕得多。

萬鵬王沉聲道：「他要你來替武老刀的兒子求情？」

律香川道：「老伯知道帮主對這種小兒女的私情遲早定會一笑置之，何況，那位姑娘只不過是帮主買來的一個丫頭。」

他說話不但婉轉有禮，而且先就將這件事的利害分析得很清楚。

爲了一個丫頭而開罪老伯，大動干戈，這麼樣豈非很不值得。

萬鵬王却沉下了臉，道：「這不是兒女私情的問題，而是本帮的規矩，沒有人能夠破壞本帮的規矩！」

律香川的心沉了下去，他已看出這件事成功的希望不大。

但未到完全絕望前他絕不放棄努力。

他想將這件事的利害解釋得更清楚些，試探着道：「老伯素來喜歡朋友，帮主若能與他結交，天下人都必將撫額稱慶。」

萬鵬王沒有回答，霍然長身而起，道：「你跟我來！」

× × ×

律香川猜不透萬鵬王要他到那裏去，去那裏幹什麼！

他雖然猜疑，却不恐懼。

萬鵬王若要殺他，他現在也許就已死了。

走出廳，律香川才發現這古堡是多麼雄偉巨大，城堡的顏色已因歲月的消磨變成青灰色，這使它看來更古老莊嚴。

四面看不到什麼巡哨的堡丁，安靜得令人覺得這地方毫無戒備。

但律香川當然不會有這種錯覺，他懂得「包子的肉不在摺上」，這裏若是三步一兵，五步一卒，他反而會看輕萬鵬王。

像萬鵬王這種人，當然絕不會將自己的實力輕易露出來。

老伯也一樣。

「你最好能令敵人低估自己的力量，否則你就最好不要有敵人。」

只有鄉下人才會將全部家產戴在身上。

× × ×

走廊陰暗而肅穆。

走廊的盡頭有道門，並沒有鎖，就好像裏面的屋子是空的。

但你若打開門，立刻就會發現自己錯得多麼厲害。

這屋子裏藏着的古玩珍寶，就眞是皇宮大內也未必能比得上。

連律香川這樣的人，到這裏都不免有眼花撩亂之感。

萬鵬王背負着雙手，帶着他兜了個圈子，忽然道：「你隨便選兩樣，就算我的回禮。」

律香川沒有推辭拒絕，有些人說出的話你拒絕非但無用，反而顯得可笑。

他眞的選了兩件。

他選的是一塊玉璧，和一柄波斯刀。

這兩樣東西的價值幾乎和他送出的完全一樣，這表示他不僅識貨，而且對萬鵬王很看得起，知道他不願佔人便宜。

萬鵬王目中果然露出一絲贊許之色，道：「無論什麼時候你若和孫玉伯鬧翻了，就到我這裏來，我絕不會埋沒了你。」

律香川道：「多謝。」

能被萬鵬王這樣的人看重，律香川也難免覺得有點得意。

但他的心却已冷透。

因爲他知道這件事已完全絕望，萬鵬王絕不會再給他商量的餘地。

他們於另一條路走回，穿過外院，忽然聽到馬嘶聲。

萬鵬王脚步停了下來，問道：「要不要看看我的馬。」

律香川第一次看到他目中眞正露出歡愉之色，立刻發覺他這次邀請並沒有其他目的，只不過好像主人將聰明的兒女叫出來和客人相見一樣，要客人誇獎兩句而已。

誇獎別人是律香川永遠都很樂意做的事，因爲這種事做了，不但可以令別人開心，自己也有好處，只有呆子才會拒絕。

雖然現在他還不知道好處在那裏。（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

高　皐・文
培　新・圖

天殘劍侶

前提文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索孃跟隨雲裳往石弓山求醫，詎落入惜花帝君陷阱，雲裳往追，不知所踪，索孃孤单一人，險又為任天寵所害，她感到了無生趣，擬投崖自殺，為一老尼救回。冷瑤光身中巨毒，功力盡失，被惜花帝君擄囚牡丹堡，另一被囚別室的唐琪，自稱唐門後人，說有辦法為冷瑤光醫好毒傷，並設法把冷瑤光救出牡丹堡，隱居一山洞，冷瑤光感恩圖報，將本身武功傾囊傳授，最後更把得自天殘派的二暉玄紫劍法授予，唐琪對這套劍法似甚感興趣，盤根究底的在套問冷瑤光——

是眞英雄自風流

是的，最親莫若父子，最近莫若夫妻，對最親最近之人，焉能不盡不實！

不過，冷瑤光對唐琪是有着感恩圖報之心，但决無佔有之意，唐琪不僅是自作多情，也有點跡近放浪。

只是，天下男兒俱好色，是眞英雄自風流，唐琪的姿色不敢說是天下第一，她的妖媚却堪稱舉世無雙，因此，當唐琪投懷送抱，軟語温存之際，冷瑤光迷惑了，他沒有感到她有什麼不當之處，幾乎認為那是理所當然，那麼，他就應該毫無保留而傾盡所有。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琪妹，說的是，小兄……咳……」

唐琪心中一喜，一雙勾魂攝魄的美目，睜得大大的，嬌軀也不由自主的一陣顫動。

她這一抖，是出於心裏頭興奮的自然反應，想不到却因此而好夢成空，這應該說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原來冷瑤光在她嬌軀一顫之時，忽然想起任天寵來了，一個推心置腹的良友，害得他幾乎萬刦不復，縱然是毫無機心之人，也會存有幾分戒意的，何況冷瑤光並不是一個笨拙之人，因而他咳了一聲之後，語音倏然而止，下文再也不肯接下去了。

唐琪大感意外，美眸一橫，櫻唇輕撇，道：「

你是怎麼啦?老是這麼吞吞吐吐的!」

冷瑤光推開唐琪，立起身來仰天吁出一口長氣，道：「練好武功才是當務之急，那些無關緊要之事，還是以後再說吧。」

冷瑤光身形一轉，緩緩走了開去，如果他能陡然回頭一瞥，必會發覺唐琪的眉梢眼角，正籠罩着一股駭人的殺機。

此後，唐琪除了勤練武功，就是對冷瑤光噓寒問暖，眞像一個賢淑的妻子服侍丈夫一般，對天殘劍笈之事，從此絕口不提。

冷瑤光每日按時服用唐琪的藥物，並按本門及天殘內功心法尋經搜穴，冀圖打通閉塞的穴道，經過二個月的時間，總算打通了一處穴道，功力約莫可以恢復三成。

在一天的淩晨，唐琪與冷瑤光用完早餐之後向他甜甜一笑道：「你療傷的藥物已然用罄，我要去採購一點……」

冷瑤光一怔道：「那怎麼成?牡丹堡近在遐邇，爪牙遍地，妳一現身，豈不是自投羅網!」

唐琪道：「放心吧，我只要畧爲改扮一下，他們必然瞧我不出。」

她取出一隻皮囊，其中盛有一些易容之物，她在那迷人的粉頰上一陣塗抹，立卽變爲一個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

冷瑤光大爲訝然道：「好手法，當眞令人大開眼界。」

唐琪道：「先父浪跡江湖，不願讓唐氏門中丟臉……其實，這點雕虫小技，實在算不得甚麼。」嫣然一笑，閃身出洞而去。

唐琪離洞後，冷瑤光便做他例行的早課，在他調息醒來之後，唐琪還沒有歸來，他心中微感不安，因而走出洞外，小心翼翼的四週瞧瞧。

忽地，一條人影，捷逾飛鳥，刷的一聲，攔住他的去路，道：「好哇，我找遍了半個河南省，原來你竟躲在這兒納福……」

冷瑤光舉目一瞥，不由大喜道：「雲姊姊!是妳!」

雲裳哼了一聲道：「不歡迎，是麼?」

冷瑤光道：「差一點想死小弟了，那有不歡迎之理!」

冷瑤光語出內心，決沒有發覺語中有病，待瞧到雲裳嬌靨一沉，他還不明白自己有什麼差錯，好在雲裳那不愉之色一閃卽過，又換上一副羞答答的神色。

冷瑤光似乎感到眼前一亮，像陰沉沉的天色忽然露出陽光一般，這自然是雲裳的羞態太美了，也是十分罕見的。像她這麼一個終日面帶嚴霜的人兒，這偶然的羞態，使人感到她畢竟是一個可愛的女性。

冷瑤光一楞之際，雲裳的面色又變得一片嚴肅，柳眉一豎，道：「她是誰?」

冷瑤光一怔道：「她?哦，雲姊是說那位唐姑娘麼?」

雲裳道：「我說的是那個老女人……」

冷瑤光道：「雲姊誤會了，她並不老……」

雲裳怒叱道：「她不老是我老了，哼!」

冷瑤光不明白雲裳的火氣何以會如此之大，依然婉言解釋道：「爲了避免耳目，唐姑娘是化了裝的。」

雲裳道：「你們爲什麼要住在這山洞之中?」

冷瑤光遂將石弓山被擒以後之事說出，道：「山洞隱居，實在出於無奈，雲姊!嫾妹子呢?她沒有跟姊姊一道麼?」

雲裳火氣稍平，仍冷冷道：「沒有，我被人誘往東南，躭誤了不少時辰，及明瞭上當再回身追趕，已經找不到你們了。」

語音一頓，接道：「你說那位唐姑娘是四川唐門的後人?」

冷瑤光說道：「不錯，她祖父負氣走出，寄籍蘇州，她們父女，更是遭逢不幸，以致落得賣藝街頭。」

雲裳冷哼一聲道：「你相信了?」

冷瑤光道：「她在石牢中救出小弟，又替我療傷除毒……」

雲裳哼了一聲道：「我却猜她是牡丹堡的丹桂花后唐琪，不知你信是不信?」

冷瑤光身軀一震道：「此話當眞?」

雲裳道：「我瞧見她去到牡丹堡，八成不會有什麼差錯，再說，牡丹堡戒備森嚴，豈是一個江湖賣藝的與一個失去武功之人能够隨意進出的。」

冷瑤光道：「但我的毒傷……」

雲裳道：「她替你治好了?」

冷瑤光道：「沒有，但已打通一處穴道，功力可以提到三成。」

雲裳道：「以兩個月的時間，你就不能憑內功打通一處穴道麼?她要求了你一些什麼?天殘谷的一切你都告訴他了?」

冷瑤光神色一變道：「我敎給了她本門武功，二暉玄紫劍法，才敎給她一半，唉，估不到人心險惡，一至於此，但她以丹桂花后之尊，竟是這麼不知羞恥!」

雲裳道：「只要有利可圖，石三絕能够作出任何無恥之事，犧牲一個愛妾，換取曠代絕藝，在惜

花帝君來說，倒是十分便宜之事。」

冷瑤光面色一紅道：「小弟與唐琪雖是同居一洞，彼此尙能以禮相守……」

雲裳撇撇嘴道：「誰管你這些骯髒事了?現在你是跟我走呢，還是等你那位心上人兒?」

冷瑤光尷尬的咳了一聲道：「自然是跟姊姊走了，但咱們去何處呢?而且，牡丹堡只怕放咱們不過!」

雲裳柳眉一豎道：「咱們去向百葉帮要解藥，順便尋訪索嫾，我不相信有人能够留下咱們。」

冷瑤光心知這位雲姊姊一身功力高不可測，跟着她倒也十分放心，只是他被牡丹堡關入石牢時日不少，但始終沒有機會詢問黃瑜是否也被擒來，跟雲裳走他是願意的，只是有點對黃瑜放心不下。

因而他吶吶半响道：「雲姊姊……」

雲裳道：「你還有事?」

冷瑤光道：「黃瑜不知道是不是也被擒入牡丹堡中……」

雲裳道：「你不是從牡丹堡出來的麼?怎麼倒問起我來了?」

冷瑤光道：「小弟被關在石牢，根本沒有查詢的機會，何况小弟功力已失，縱然查出，也沒有援救之能。」

雲裳道：「你現在還不是功力未復麼?查出黃瑜在牡丹堡你又能怎樣?」

冷瑤光道：「我是想請雲姊姊勞勞神……」

雲裳道：「牡丹堡高手如雲，機關遍地，闖堡救人，決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而且黃瑜不見得是被牡丹堡所擒，就算她當眞被擒，牡丹堡也不敢將她怎樣的。」

雲裳所言確屬實情，冷瑤光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跟着她繞過郭店，逕趨鄭州，他們脚程十分快捷，日色還沒有偏西，鄭州已遙遙在望。

進鄭州的南門向東一拐，便是以百年老店號召的「天香酒樓」，雲裳微微一笑道：「累了吧?咱們去喝兩盅。」

冷瑤光口中吶吶道：「好是好的，但小弟身無分文……」

雲裳道：「不要緊，我有。」語音未落，當先向天香樓走去。

百年老店，果然賓客如雲，雲裳流眸四顧，竟找不到一個適合的地方，她正感爲難之際，一聲長笑，忽由臨窗之處响了起來。

「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雲姑娘!請這邊坐。」

此人一聲長笑，全樓皆鬨，冷瑤光感到耳鼓嗡的一聲，幾乎駭得跳了起來。

對朋友打招呼，竟用上了內家眞力，他縱然滿臉笑意，多少總帶着一點示威的成份，不過由這一聲長笑，顯出此人功力極深，當代一般高手，决難望其項背，因而全樓客人一齊向他瞧去。

衆人目光一瞥，緊張的心情全都鬆了下來，因爲那人一身儒衫，眉目淸秀，十足是一個公子哥兒，雖然衣衫華貴，似乎不是一個平常的士子，但也瞧不出他有半點橫蠻霸道的氣質，於是，人們的目光一轉，又向雲裳投了過來。

人們的目光這邊瞧瞧，那邊看看，像有人在發號司令一般，動作顯得十分劃一。

這是一個極爲有趣的場面，冷瑤光忍不住也隨住衆人的目光向身旁的雲裳瞧去，但一眼瞧出，幾乎再也收不回來了，就這麼目瞪口呆，足足瞧了半盞熱茶之久。

原來雲裳那嬌靨之上，已一掃滿面嚴霜，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而且粉頰生春，眉目皆動，那不止是美得令人忘乎所以，簡直是風騷入骨。

冷瑤光記得當日在牡丹堡祝壽之時，他曾經見過此種形象，黃瑜幾乎跟她動起武來。對這麼一個神秘莫測而又有着兩種極端相反性格的姑娘，是十分難以應付的，因而他打定主意，只要功力恢復，還是敬而遠之爲妙。

此時一陣銀鈴似的笑聲，打破了酒樓的靜寂，雲裳緩緩邁動蓮步，走向那位儒衫公子道：「這就叫一個緣字，是嗎?殷公子。」

殷公子又哈哈一笑道：「只要雲姑娘認爲是，那就不會錯了。」

雲裳微微一笑，回頭向冷瑤光招招手道：「過來，兄弟!姊姊替你介紹一位朋友。」

冷瑤光應了一聲，走到那位殷公子身前抱拳一拱道：「兄台請了……」

殷公子眉峯一挑，冷冷道：「咱們萍水相逢，閣下不必多禮。」

冷瑤光估不到這位看似溫文儒雅的公子，竟然這麼不懂禮貌，但不看金面看佛面，他既是雲裳的朋友，倒不便與他一般見識，只是淡淡一笑，道：「領敎了。」

雲裳撇撇嘴，玉臉輕舒，拉着冷瑤光並排坐於殷公子的對面，道：「兄弟，這兒的炸牛排，炒黃鱔最著名，咱們來兩斤二鍋頭用它們佐酒，你看怎樣?」

冷瑤光道：「怎樣都成，小弟沒有意見。」

雲裳逕自叫來伙記，點了幾樣可口的菜餚，這才回頭對殷公子道：「咱們江湖野人，不便請公子共餐，實在有點對不起。」

殷公子冷哼了一聲，道：「雲姑娘是不歡迎我了？」

雲裳道：「咱們借用地方，怎能喧賓奪主，公子如果賞光，咱們姊弟自然歡迎了。」

殷公子目光一轉，向冷瑤光投過來一瞥不太友善的眼色道：「貴友是誰？雲姑娘怎麼不替殷某介紹一下？」

雲裳招呼冷瑤光過來之時，是說給他介紹一位朋友，結果她却一字未提，現在殷公子這麼一問，她倒不好再裝糊塗了，因而笑笑道：「他是我的兄弟雲傑，初涉江湖，什麼都不懂，公子可得照顧點兒。」

殷公子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令弟，殷某幾乎失敬了。」

此人在平淡之中，另有一股目空一切的傲態，他對冷瑤光不再投以仇視的目光，但仍有不屑爲伍的神色。

冷瑤光也不加理會，只是遊目四顧，欣賞長街的景色，忽地，他眉頭一皺，道：「姊姊！他們來了。」

雲裳順着冷瑤光的目光一瞥，果見丹桂花后唐琪，率領十二名花女，及八名勁裝大漢向天香樓匆匆奔來，她淡淡一笑道：「不要緊的，有殷公子在此，相信他們不敢動咱們一根汗毛。」

殷公子向街上瞧了一眼道：「這般人是雲姑娘的仇家？」

雲裳道：「是的，牡丹堡名震湖海，咱們姊弟有點招惹不起。」

殷公子輕哼一聲，雙肩微聳，身形已平空拔了起來，然後雙袖輕拂，去勢如箭，一晃之間，正好曳落於唐琪的身前。

飛將軍從天而降，在唐琪的眼中倒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不過那殷公子身如落葉，點塵不驚，唐琪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她退後三步，向殷公子由脚到頭，打量了一眼，道：「功夫跟人一般的俊，當眞難得的很。」

殷公子冷冷道：「我不是來跟妳說這個的。」

唐琪嬌笑一聲道：「那是來作什麼的？當街調戲婦女，閣下已然觸犯了王法，知道麼？」

殷公子道：「妳確有幾分姿色，不過……嘿嘿，要我調戲麼？還嫌不配！」

唐琪粉頰一沉道：「你是找碴來了，知道咱們是誰？」

殷公子冷冷道：「知道，妳們不是牡丹堡的爪牙？」

唐琪呆了一呆，迅即仰天一陣狂笑道：「當今之世，還有人敢向牡丹堡找碴，這倒新鮮得很！閣下是誰？能亮個字號麼？」

殷公子冷冷道：「本公子殷松風，正要教訓一下你們這般江湖匪類。」

唐琪面色一寒，向身後十二名花女舉手一揮道：「拿下來，死活不論！」

十二花女一聲暴諾，便以輕靈巧快的身法，將殷松風圈了起來，她們每人的鬢際都插着一朵絹製牡丹，襯着俏麗的粉臉，婀娜的身材，實在嫵媚已極。

可惜這般艷麗的小姑娘，臉上全是駭人的殺機，十二隻長劍構成一道強烈的劍幕，像驚濤擊岸般向殷松風展開瘋狂的衝擊。

別看她們只是十二名年紀青青的小姑娘，這一聯手搏擊，竟然威力不凡，可見牡丹堡的煊赫威名決非倖致。

冷瑤光劍眉一皺，扭頭對雲裳道：「姊姊！咱們要不要助他一臂之力？」

雲裳道：「你太小看他了，這般牡丹門下，加起來也難當他鬣鞭一擊。」

他們說話之際，鬥場中果然已經發生遽變，只見殷松風身形一轉，右臂虛空一掄，那般氣勢凌人的花女，像觸電一般的一齊停了下來。

除了雲裳，沒有人知道殷松風那掄臂一揮使的是什麼武功，牡丹堡的十二花女何以會一齊震駭得停止進撲？

看熱鬧的，連同丹桂花后唐琪在內，不知道十二花女遭遇到什麼困難，他們雙目圓睜，向鬥場雙方仔細的瞧看着。

驀地，人叢中響起一片驚呼，接着人們伸長頸子，想瞧看一個明白，因而引起一場極爲暫短的騷動。

因爲，接連發生扣人心弦的怪異之事，人們全都心顫神奪，目瞪口呆，爭看的騷動自然的靜了下來。

原來人們首先發覺那十二名花女的長髮，全部被齊根截落，秀髮紛飛，散得滿街都是。

其次是她們沿着頭頂一圈都在淌着鮮血，但除了飄落的秀髮，似乎瞧不出她們受到什麼創傷，那麼這些滴瀝着的鮮血，從何而來，就令人難以理解了。

更使人駭異的，是她們伸手向頭頂一摸之時，頭皮帶着頭髮，竟一齊掉了下去，十二名美如花朵般的小姑娘，除了鬢角及後腦，頭頂上已毫髮不存，全部變成了光禿禿的尼姑一般。

殷松風一招之中毀掉十二名花女，武功之高，實在駭人所聞，但手段的毒辣，也使人打從心底裏

直冒寒氣。

在如此景況之下，唐琪再也兇不起來，她恨恨的一跺脚道：「姓殷的，咱們認栽，但牡丹堡有仇必報，咱們騎驢看書本，走着瞧。」

唐琪擁着十二名受傷的花女走了，長街之上，却留着一片觸目驚心的遺跡，殷松風不再向他的傑作瞧看一眼，便若無其事的回到他的座位。

雲裳替他斟了一杯酒道：「承蒙代退强敵，小妹敬你一杯。」

殷松風微微一笑道：「些須小事，雲姑娘不必掛懷。」

他語音一頓，瞥了冷瑤光一眼道：「雲姑娘如果不介意，咱們何不好好的談談。」

雲裳道：「對不起，舍弟身中奇毒，亟待求醫，公子的美意，只好期諸異日了。」

殷松風面色微微一沉，道：「令弟中了何種奇毒？也許殷某可以畧効微勞。」

雲裳道：「小妹也不知道舍弟中的是何種奇毒，而且……咳，草澤賤民，怎敢勞動公子。」

殷松風哼了一聲，左臂倏伸，以不可思議的手法，一把扣着冷瑤光的右腕，出手之快，使得冷瑤光面色一變。

不待冷瑤光轉念，一股熱力已由他手臂侵入，它循着三焦經脈迅速一轉，然後收了回去。

這位武功卓絕的殷公子，似乎是碰到一樁十分爲難之事，他沉吟半晌道：「令弟果然身中奇毒，一般所用的解毒藥物，只怕難以奏效……」

雲裳道：「公子當眞高明，看來舍弟遇到救星了。」

殷松風搖搖頭道：「殷某雖畧知岐黃，但沒有救治令弟之能，不過……」

雲裳嫣然一笑，接道：「小妹知道殷公子出身名門，這點毒傷自然難你不倒。」

殷松風道：「家師的菩提子確可治愈令弟的毒傷，且可增加二十年的功力，只是師門至寶太過珍貴，殷某只怕無能爲力。」

雲裳淡淡道：「殷公子既有困難，咱們自然不便勉强，舍弟毒傷亟待救治，咱們就此作別。」

她掏出一塊銀錠擲給伙記，身形一轉，便與冷瑤光步出天香酒樓。

他們在鄭州寄宿一晚，並選購了兩匹駿馬，翌晨天剛破曉，便雙騎並轡，逕向開封進發。

雲裳的臉色此時又回復到一片嚴肅，眉梢眼角之間，還隱有一股凌厲的殺機，對這位有着救命之恩的黃衣女郎，冷瑤光總有一股如隔重山的感覺，他們雖然朝夕相處，還是有點莫測高深。

最後，冷瑤光終於忍不住，咳了一聲道：「雲姊……」

「什麼事？」

「那殷公子，他……」

「你想知道什麼？」

冷瑤光道：「譬如……他的出身，他的師承，還有……」

「還有他的武功，是麼？」

「是的。」

「你與他素昧平生，問這些作甚麼？」

「沒有甚麼，小弟只是好奇罷了。」

「好奇只會招惹麻煩，你還是不問也罷。」

碰了一個釘子，冷瑤光滿不是滋味，其實他何止對那殷公子好奇，對雲裳的出身來歷，他才眞正感到興趣，只是在她那嚴肅的神色之下，他不敢啓齒而已。

由鄭州到白沙，已是晌午時分，他們正要趕到鎭上打尖，一陣急驟的蹄聲，由他們身後驚天動地而來。

冷瑤光四頭一瞥，道：「雲姊：好像是那位殷公子。」

雲裳道：「不要管他，咱們走。」

他們還未到達鎭頭，來騎已然極近，那位殷公子揚聲呼道：「請等一等，雲姑娘。」

人家既已出聲招呼，雲裳倒不便故作不知了。她勒着坐騎，冷冷道：「殷公子有何指教？」

殷松風咳了一聲道：「昨日之事，松風十分不安……」

雲裳道：「不必。」

殷松風道：「賢姊弟欲往何處求醫！」

雲裳道：「解鈴還是繫鈴人，舍弟之毒，是百葉帮的任天寵所下，咱們只好去問百葉帮求取要解藥了。」

殷松風道：「百葉帮在劉公島，此去關山險阻，往返大是不易！」

雲裳哼了一聲道：「多謝關懷。」

殷松風道：「松風意欲與賢姊弟同往少林一行，不知雲姑娘可肯移玉？」

雲裳道：「殷公子改變主意了？」

殷松風道：「對雲姑娘之事，松風理當竭盡棉薄，不過，此去能否求得解藥，松風不敢預作保証的。」

雲裳冷冷道：「殷公子是說，咱們是去碰碰運氣了？」

殷松風道：「是的。」

雲裳櫻唇一撇道：「咱們何必浪費時日！」

殷松風道：「縱然求不到解藥，對令弟也無大

礙，咱們試試倒也不妨。」

雲裳微作沉思道：「領畧一下嵩嶽的風光，倒是平生一件快事。」

殷松風道：「雲姑娘答允了？」

雲裳道：「我同意到少林碰碰機會，不過咱們總得先塡飽肚皮。」

在白沙鎭打過尖，他們再聯袂往回頭走，當日薄西山，涼風掠水之時，他們又回到了鄭州。

在鄭州落店，殷松風包下了整個後院，此人不但出手豪闊，擧止之間，也另有一種唯我獨尊的神態，他對雲裳，固然曲意逢迎，對冷瑤光則十分簡慢。

此時的雲裳也大改常態，她不僅一擧一笑都顯得風騷入骨，冷瑤光冷眼旁觀，更發覺這位神秘的姑娘，在發着迷人的媚笑之時，眼中竟隱藏着攝人的殺機。

顯然，這雙手神如玉，武功奇高的男女，不僅在勾心鬥角，心機之深，也令人不寒而慄。

江湖之中品流複雜，冷瑤光也見過不少性格特殊之人，但像任天寵，及目前的這一雙男女，他實在有點窮於應付，因而他對隨着他們求醫之事大有悔意。

由鄭州至嵩山，約有六日旅程，他們翌晨由鄭州出發，趕到滎陽，已是夜幕深垂了。

由滎陽啓程，已然進入山區，沿途全是崖巉險道，進行的速度，自然頗爲緩慢。

驀地，殷松風一勒馬韁，回頭對雲裳說道：「歇一會兒吧，雲姑娘！前面，有好朋友在看着咱們呢！」

雲裳道：「此地是牡丹堡的勢力範圍，來人八成與鄭州之事有關。」

殷松風哈哈一笑道：「是討債的來了，好得很，打發一下寂寞，倒是一件有益之事。」

他們說話之時，幢幢人影，已由山坳林間馳出，爲首的是一位身着宮裝，儀態萬端的麗人，冷瑤光擧目一瞥，便已認出她正是當日在牡丹堡祝壽之時，爲雲裳黃瑜排解紛的那位牡丹花后。

緊跟着的是左右花相，護花八使，再後面是三十勁裝大漢，及三十名鬢角挿着絹花的少女。

冷瑤光心頭暗慄，他知道牡丹堡的護花八使名震武林，每人都具有一代宗匠的不凡身手，花后及花相的功力，較護花八使還要高明，那殷公子及雲裳縱然功力再高，雙拳難敵四手，只怕也難以討得好了。

他忖忖之間，牡丹花后已來到雲裳身前丈外之處，她微微一笑，檢衽一禮道：「好久不見啦，雲妹子近況可好？」

雲裳還了一禮道：「謝謝花后關懷，小妹賤體粗安。」

牡丹花后向冷瑤光瞥了一眼道：「這位就是冷公子麼？咱們好像面熟得很。」

雲裳道：「花后好眼力，只是記錯了他的姓名，當日帝君壽辰，他不是曾經以明珠一粒爲帝君祝壽麼？」

牡丹花后道：「不錯，那時他叫雲傑，但他那一粒明珠，却爲本堡帶來無窮恩怨，這件公案，不得不請雲公子代爲了結！」

不待雲裳及冷瑤光答言，她目光一轉，瞅着殷松風道：「聽說殷公子一身功力武林罕見，看不出年紀青青的，竟是一位絕代高人。」

殷松風哈哈一笑道：「殷某只會幾下花拳綉腿，怎敢當那絕代高人的謬譽，花后過獎了。」

牡丹花后忽地笑容一斂道：「咱們帝君，對虛名十分愛惜。其實這也怪他不得，牡丹堡能有今日，所憑藉的就是那點得來不易的虛名……」

殷松風冷冷道：「妳不必轉彎抹角了，要怎樣劃下道來就是。」

牡丹花后面色一沉道：「我只是不忍不敎而誅罷了，你認爲能逃出咱們的手去？」

殷松風冷哼了一聲，道：「妳要不要賭點什麼東道？」

牡丹花后道：「可以，你要怎樣賭法？」

殷松風道：「護花八使，名震武林，我如果擊敗他們八人，是否算作獲勝？」

牡丹花后道：「護花八使何等人物，閣下如此說法，不嫌太過狂妄了一點？」

殷松風道：「我是問擊敗了他們算不算獲勝，妳大可不必節外生枝！」

牡丹花后道：「好，能與他們打成平手，就算你獲得勝利，你要賭甚麼？說吧。」

殷松風冷冷道：「我雲妹子還少一個使喚的人，如果我勝得護花八使，妳就作雲姑娘使喚的丫環吧。」

殷松風語音未落，護花八使已一片暴叱，縱身撲了過來。牡丹花后嬌叱一聲道：「回去！」

這八名牡丹堡中的一流高手，在牡丹花后的嬌叱中退了回去，他們雖然恨不得剝了殷松風的皮，却不敢違拗花后的命令。

牡丹花后依然強忍怒火，冷冷道：「要是你敗了呢？」

殷松風道：「殺剮聽便。」

牡丹花后哼了一聲，正待揮手令護花八使展開攻擊，雲裳連忙搖手道：「慢一點，姊姊！以八搏一，似乎不太公平吧，」

牡丹花后道：「這是他自願如此，怎能說不太公平？」

雲裳道：「那就算我一份吧，以二敵八，你們已佔盡了便宜。」

殷松風道：「不，雲姑娘！咱們已經下了賭注，妳千萬不要揷手，否則，殷松風就變爲言而無信的小人了。」

雲裳咳了一聲，要撲出的身形，又退了回來，於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拚鬥，在山坡之上，展了開來。

護花八使是四人用軟鞭，四人用短戟，他們不僅在兵刄上都有獨到的功夫，在聯手搏擊上更是絲絲入扣。

一上手，他們遠攻近打，佔盡了優勢，殷松風全靠以靈活的身法，在鞭影戟光之中閃避，雖然還沒有呈現敗象，已有還手無力之勢。

牡丹花后目注鬥場，微微一笑，開口道：「雲妹子……」

雲裳道：「姊姊有什麼指敎？」

牡丹花后道：「我與那姓殷的賭注，妳已知道了。」

雲裳道：「我知道。」

牡丹花后道：「妳不認爲一個年青人的生命，就這麼毀了太過可惜？」

雲裳說道：「是的，殷公子溫良儒雅，毀了確實可惜，不過，護花八使只怕還沒有毀掉他的能力呢。」

雲裳說話之際，鬥場已形勢大變，殷松風不再閃避遊走，單臂揮舞，勢如風雷迸發，護花八使不僅陣脚大亂，要扳回平手也大爲困難。

牡丹花后心神一慄，道：「雲妹子，那殷公子使的是什麼兵刄？」

雲裳道：「鬣鞭。」

牡丹花后愕然道：「鬣鞭？那是什麼東西？」

雲裳道：「是古代動物的鬍鬚，長度約莫一丈二尺，別看它只有筷子那麼粗細，威力可眞大得駭人……」

此時鬥場飄來一聲慘呼，護花八使之一鞭斷臂折，捧着血淋淋的手臂退了開去，所餘七人也欲攻無力，完全處於挨打的地位。

牡丹花后面色一變，道：「雲妹子！妳能原諒姊姊麼？」

雲裳道：「自然可以。」

牡丹花后仰首嘆息一聲，道：「惜花帝君的夫人，要是變作聽人使喚的丫環，江湖之上，就再也沒有牡丹堡這個字號了！因此，愚姊不得不失信一次……」

雲裳道：「姊姊放心，小妹並沒有此等狂妄想法。」

牡丹花后道：「妹子果然量大如海，愚姊先行謝過。」

語音一頓，回頭對左右花相道：「帝君嚴命要擒獲殷冷二人，姓殷的既如此扎手，你們就不必講什麼江湖過節了。」

左右花相應了一聲，便雙雙向鬥場撲出，兩隻金筆，一條鍊子鋼錘，分左右夾攻而上，護花八使的不利處境，立卽穩了下來。

雲裳向牡丹花后冷冷瞥了一眼道：「貴堡帝君之命，當眞如此嚴厲麼？」

牡丹花后道：「是的，愚姊別無選擇。」

雲裳道：「那是說姊姊不僅背棄賭約，依多爲勝，還不能放過我這位兄弟了。」

牡丹花后淡淡一笑道：「愚姊身不由己，請妹子多多担待。」

雲裳哼了一聲，由懷中掏出一隻小巧的鐵筒交給冷瑤光道：「兄弟，這裏面是四十九根神仙愁，按一下機簧可以發出七根，記住，它只能發射七次，距離不能超過一丈五尺，除了生死關頭，最好不要使用。」

牡丹花后粉頰失色道：「雲妹子！妳是存心與愚姊過不去了！」

雲裳冷冷道：「誰說的？一個人在豺狼當道之時，總不能連一根打狗棒也沒有！」

牡丹花后道：「神仙愁是武林禁用的絕毒暗器，妹子將它交給冷公子，不怕引起武林公憤！」

雲裳撇撇嘴道：「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牡丹堡幾時講過江湖過節，武林道義了？」

牡丹花后面色一寒道：「愚姊久仰絕情宮武學蓋代，妹子！咱們姊妹過幾招玩玩。」

雲裳道：「姊姊肯賜招，小妹理當奉陪。」

牡丹花后向身後六十名牡丹門下招招手道：「這位冷公子就交給你們了，達不到目的，你們也別想活着回去！」

這位牡丹花后眞陰險已極，語音未落，一片晶虹已向雲裳捲了過去，彩帶帶着勁風，出手便是絕着。

雲裳哼了一聲，反臂一劃，劍如雷鳴，轟的一聲，她身形微微一幌，牡丹花后却已倒退了半步。

一招硬接，牡丹花后竟落了下風，這位僅次於惜花帝君的一代艷后，不由大爲錯愕，她一聲嬌叱，粉臂微挫，彩帶像怒龍般向雲裳的柳腰捲去。

她們這一交上了手，竟打得難解難分，雲裳雖

然功力較高一籌，在三五百招之內，也難以分出勝負。

此時鬥場之上，除了雲裳與牡丹花后一對一，冷瑤光及殷松風全處於以少敵衆絕對劣勢，尤以冷瑤光功力只能提到三成，玄雲神劍又失落於牡丹堡中，在三處搏鬥中，以他的處境最爲險惡。

在無可奈何之時，他展開了靈胎九影身法，身化九影，捷逾輕烟，敵方人數雖多，如同撲風捉影，絲毫也奈何他不得。

忽地，他耳際傳來一股蟻語：「快走，兄弟！你留此無益，脫圍之處可直趨嵩山，姊姊會到少林找你的。」

這是雲裳以蟻語傳音叫他先行脫離戰場，實際情形，他留下確實無益，因此，身形一幌，逕向山林之間撲去。

六十名牡丹堡的門下，竟無法攔阻一個武力只能提到三成之人，不止是丟人現眼，追究責任起來，他們也難作交待，因此一片追拿之聲，紛紛向冷瑤光身後疾追。

當眞是忙忙如喪家之犬，冷瑤光慌不擇路，只是向崇山峻嶺之中急急的奔逃，當夕陽西下，霧鎖山巒之時，他終於甩掉追緝者而獲得安全。

夜色逐漸深沉了，雲深不知處，他已迷失了方位，而且山風如剪，寒氣侵肌，當務之急，是找一個聊可藏身之處，如果露宿中宵，他將難以忍受那澈骨的奇寒。

終於，在一片絕壁之下，他找到了一個山洞，撥開掩洞的籐蔓，逕自一頭鑽了進去。

「哼……」

這一聲冷哼，像由地下鑽出，他頭皮一炸，幾乎就想逃出洞去，這才叫時衰鬼弄人，荒山野洞之中，怎麼會有這麼一種怪聲？

是山魈木怪，還是野鬼孤魂？不管是什麼，碰上了總不是一件幸運之事，不過，怕，並不能解決問題，除死無大難，他倒想弄個明白，因而，他劍眉一揚，也報以一聲冷哼。

「噫……」

任是何等豪勇之人，在這般荒凉的暗夜之中，那突然而來的一聲冷哼，怕不嚇得三魂出竅，連爬帶滾的逃出洞去；他居然敢以牙還牙，那能不大出乎冷哼者的意外，於是，又响起了一聲冷冰冰的驚噫。

冷瑤光似乎划出去了，他向着驚噫之處道：「噫甚麼？你是甚麼變的，出來讓小爺瞧瞧。」

這一下；他惹了大禍了，一股無與倫比的暗勁，像鐵鎚一般的迎胸擊來，他連轉念的機會也沒有，轟的一聲，已撞向一側的洞壁之上。

這還算他在千鈞一髮之際，施展了一下靈胎九影身法，雖然一步還沒有施完，總算避過了正面，就這樣他仍然悶哼一聲便已暈了過去。

良久，他醒來了，前胸後背還在隱隱作痛，那一撞之力，幾乎要去他一條小命。

他吃力的坐了起來，目光四轉，想瞧瞧傷他的究竟是什麼怪物，但，山洞漆黑，任什麼也瞧看不見。

不過他明白這座山洞之中，必然隱有一位武林高人，那冷哼驚噫之聲，决非山魈木客之類所發，因而他胆氣一壯，道：「看閣下的身手，必然是一位武林前輩吧，對後生末學出手偷襲，閣下不怕失了你那前輩的身份？」

「小子，你倒是橫得很！」

冷瑤光猜的不錯，那人果然不是什麼精靈鬼怪，只是說話的聲音十分生硬，聽來令人難受已極。

一個人要住到像這等鬼不生蛋的地方，他的遭遇可能是很悲慘的，以冷瑤光本身爲例，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因此，他不再出言頂撞，微咳一聲道：「對不起，晚輩是怕遇到了精靈鬼怪，才不得不壯壯胆量……」

「甚麼？你罵老夫是精靈鬼怪？」

「前輩不要誤會，我只是……」

「你只是隨便罵罵罷了，是麼？哼，老夫適才一掌打你不死，你必然有點自命不凡，老夫偏要再賞你兩掌試試。」話音甫落，狂飆陡生，一股如山暗勁，再向他迎胸撞來。

這次因爲那人事先打了招呼，冷瑤光自然作好了防備，他迅速立起身形，以靈胎九影身法，將那股驚人的掌力輕輕避了過去。

「嗯，果然有點門道，還有一掌。」

罡風震耳，勢如雷鳴，冷瑤光連換三次身法，才將這一招掌風閃避過去，他額頭之上，已然透出了汗珠。

這一下可惹起了他的怒火，劍眉一挑，揚聲大叫道：「還有麼？要不要再來兩掌？」

那知他語音未落，突感腕脈一緊，竟在悄無聲息之間被人一把扣了起來，耳旁同時响起一股陰沉的聲音道：「你是誰？如有半句不實，小心老夫將你立斃掌下！」

洞中光線太過黑暗，冷瑤光無法辨識對方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但他明白處境確屬險惡，一語不當，將立即招致殺身之禍，縱然如此，他依然不願搖尾乞憐，雙目向那黑影投下輕蔑的一瞥，跟着冷冷一哼，道：「我麼，冷瑤光，一個失去武功，窮途末路的小人物，閣下如有殺人的癮頭，冷某並無反

對之意。」

「甚麼？你已失去武功？」

「信不信由你，同時冷某還有一點聲明。」

「哦，說說看。」

「在下雖然是喪失武功，决不會向閣下搖尾乞憐。」

「小子，你在找死！」

一股無與倫比的內力，隨着那人的怒叱撞向他的胸膛，就他的感受，是鐵人也會肢離破碎，何況他是一個血肉之軀！但勁風剛剛及體，忽又收了回去，那陰沉沉的聲浪又响了起來道：「小子，你當眞失去了武功麼？」

冷瑤光冷冷道：「我並沒有强迫你相信，也無力阻止你殺人，要怎樣，悉聽尊便，還要嘮叨些甚麼！」

寧折不彎，是冷瑤光的個性，要命可以，要他低頭，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世間之事就是這麼離奇，不怕死的人，反而時常會碰到難以想像的奇蹟，冷瑤光這一頓頂撞，那人竟一聲輕吁，放開了他的腕脈。

「喂，冷瑤光！咱們坐下來聊聊……」

「我又不認識你，有什麼好聊的。」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你小子也太俗氣了。」

「嗯，有意思，先說你吧。」

「說我？說我什麼？」

「你已經知道我叫冷瑤光了，我却對你全然不解。」

「這個……咳，老夫必須對你完全瞭解，才能說出老夫的一切。」

「對不起，在下礙難從命。」

「爲什麼？你信不過老夫？」

「在下被人一再暗害，只落得喪失武功，命如纍卵，但一般江湖敗類還不放過在下……」

「有這等事？」

「我何必騙你。」

「好吧，老夫先告訴你總該可以吧。」

一聲長長嘆息，這位古洞怪人接道：「三十年前，某一佛門弟子，奉師命到江湖之上修積善功，他仗着一身精湛修爲，行脚所至，羣邪授首，爲衞道平魔積下了不少功德……」

冷瑤光忍不住截口道：「那位佛門弟子，必是一位大有名氣之人了，他是誰？」

「魔僧嘉盧。」

「魔僧嘉盧？在下聽說他兩手血腥，殺人無數，而且……」

「住口！」

這位古洞怪人在一聲怒叱之後，又深深地一嘆，道：「你說的不錯，他不僅是兩手血腥，還誤犯色戒，唉，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竟成了佛門的罪人……」

冷瑤光十分同情的道：「江湖險惡無比，我想那位嘉盧大師必是被魔道之人陷害。」

那位古洞怪人忽地縱聲一陣狂笑道：「好小子，有你這一句話，老夫就不會下地獄了。」

冷瑤光微微一笑，道：「前輩就是那嘉盧大師吧？」

古洞怪人道：「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老夫是不是那魔僧嘉盧，自己也難分辨了，咳，你呢，爲什麼會落得這般慘狀？」

冷瑤光遂將自己的際遇，向古洞怪人作摘要叙

述，那些兒女私情，全部畧而不宣，就這樣也幾乎說了一個時辰。

古洞怪人聽完說道：「咱們相逢也是有緣，你按照本門心法運功，待老夫試試，能不能治好你的毒傷。」

閒着也是無聊，冷瑤光遂盤膝趺坐，按本門心法運起功來，那怪人以手撫着他的靈台大穴，一股暖洋洋的勁力，緩緩輸入他的體內。

那股力道首先與他僅有三成眞力集合，然後逐漸加强，如同一匹脫韁之馬，在他經脈中不斷的遊走。又像一支無堅不摧的鐵軍，過關斬將，所向無敵，也許由於衝力太過强大了，他渾身顫抖，冷汗浹背，最後轟的一聲，他竟暈了過去。

約莫半盞熱茶之後，他甦醒了過來，及運功一試，不僅毒傷盡除，而且，內力泉湧，週身舒泰已極。

他一躍而起，向那怪老人深深一禮道：「大恩不敢言謝，前輩如有所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怪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夫投下了本錢，自然要收點利息的了。不過，你雖然任督二脈被老夫替你打通，只怕還難以擠身一流高手之林……」

冷瑤光道：「一客不煩二主，前輩何不再賜點甚麼。」

怪老人道：「你小子倒會找便宜，不過老夫二十年古洞潛修，只習得一掌一指，其他的武功已忘得點滴不存。」

冷瑤光暗忖，三十年前，魔僧嘉盧卽橫掃武林，任是何等邪派高手，無不被他追得天涯亡命，他二十年潛修只習得一掌一指，這一掌一指豈不駭人聽聞？於是，他再度躬身一揖道：「只要是長者所賜，晚輩無不誠意接納。」

怪老人道：「好，你注意聽着。」

夜幕逐漸隱去，晨曦悄悄的溜了進來，他們光說不練，已耗去了大半夜時光，這兩招武學的玄奧就可想而知了。

此時冷瑤光已看清了這位傳藝的老人，如非一夜相處，他準會嚇得叫出聲來。

一頭亂草的長髮，蓋着了大半個面貌，全身枯瘦，難以找到四兩肥肉，身上穿的一襲僧袍，又黑又髒，還沾着不少塵土，像是二十年中，他從未移動過一般。

怪老人也在向冷瑤光打量着，他只瞧了一眼，就露出滿意的笑容道：「咱們以十日爲期，讓你練會那一掌一指，你先去找山泉黃精，吃飽了咱們再練。」

十日不眠不休，冷瑤光終於練會了那兩招絕代奇學，據怪老人說，掌名「望龍」，指叫「朔金」，是般若神掌及金剛指演變而來，叫他善爲使用，不可任意傷人。

在冷瑤光辭別之時，怪老人不勝感慨的長吁一聲道：「瑤光：老夫有一事託付於你。」

冷瑤光道：「前輩請吩咐。」

怪老人道：「你今後行道江湖之時，如果遇到姓雲的，必須手下留情，儘可能避免傷害於他。」

冷瑤光道：「晚輩記下了，前輩還有什麼指示麼？」

怪老人道：「沒有了，你去吧。」

冷瑤光對這位十日相處的怪老人，已經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如非他未了之事尙多，他眞捨不得丟下這位可憐的老人。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他終於抱着傷感的心情離開了。只是腦海之中，卻不斷的在思索着怪老人交待之言。

對姓雲的要手下留情，這究竟是什麼原因！而那神秘的雲裳姑娘又爲何不容另有姓雲之人？

乍看起來，雲裳與怪老人似乎互不相關，而且處於敵對的地位，仔細想想，又覺得他們之間可有所牽連。

於是，他打定了主意，他日遇到雲裳，他要旁敲側擊，將他們有無關連，弄一個水落石出。

由登封至少室的山道之上，正飄着毛毛細雨，除了冷瑤光，這條通往少林禪寺的山道，似乎別無行人。

這是他離開魔僧嘉盧的第二天了，他毒傷雖愈，仍須到少林與雲裳會合，對那位有着救命之恩的姑娘，他不能不守信約。

山風悽厲，古木悲號，身受環境的感染，冷瑤光的心情沉重得像壓着一塊重鉛，他與索嬙私離冷家莊，遭到江湖宵小的無情打擊，目前索嬙芳踪難覓，生死莫卜，他們受了千苦萬難，是否眞能爲冷家莊免禍，還在未知之數，他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忽地，在那虎虎山風之中，傳來一陣叱喝，似乎有人在不遠之處激鬥。

少林一派，久已不問江湖是非，但該派聲譽之隆，一般人仍要憚忌三分，現在居然有人敢在少林附近搏鬥，就不得不使冷瑤光大爲訝異了，因而足上加勁，向搏鬥之處急撲。

翻過一座小峯，是一片青葱葱的矮林，在矮林之旁，正有兩人在捨死忘生的猛拚硬鬥，其中一個人高馬大，揮舞着一條蟒鞭，每每一招擊出，只見鞭影如山，功力的是不凡，另一名虬髯繞腮的老者，掌中是一柄旱烟鍋，別看他的烟鍋較蟒鞭爲短，但招式精奇，出手輕快，烟鍋所指，全是對方的要害大穴，一招擊出，常常迫得大個子收招自保，看情形，虬髯老者已畧佔上風。

只是那使蟒鞭者的身後，還有兩個同伴在虎視眈眈，隨時有出手的可能，如果以一搏三，虬髯老者就未可樂觀了。

場中三人，冷瑤光全是素識。虬髯老者是他的老家人范玉庭，使蟒鞭是七疑雙無常之一的郞原，另二人爲曾在榆關鎭見過的猴形之人，及年約五旬，痲面吊眼的高大老人。

這三人對他解開部份疑團極爲重要，因而他不再遲疑，振吭一聲長嘯，以殞星劃空之勢向鬥場撲去。

范玉庭首先發現是他的小主人，一招震退郞原，高興的迎了上來道：「公子，老奴終於找到你了，你怎麼……」

冷瑤光丰姿俊朗，超凡拔俗，此時他不僅顯得頗爲憔悴，那一身藍衫更是又髒又皺，十足是一個名場落魄，商場失意的飄零零之人。他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家人，焉能不語聲哽咽，而老淚縱橫了。

冷瑤光也感到十分難過，他握着范玉庭臂膀微一搖撼道：「我很好，范大叔，咱們先打發了這幾位朋友再說。」

劍眉一挑，緩緩迫近郞原的身前道：「需要動手麼？」

郞原單臂一振，蟒鞭以始皇趕山之勢，當頭一鞭劈落，他見到冷瑤光，已知道難免一場惡戰，傷兄之仇，使他懷恨已久，因而一言不發，就是一記毒招。

冷瑤光手無寸鐵，去鬥這位兇名久著的莽漢，已使范玉庭大爲担心，及見郞原那威猛的當頭一擊，他忍不住怒吼一聲，彈身就待搶救。

但一聲陰沉沉的冷笑，人影一閃，那猴形之人已攔住他的去路道：「不要急，范老兒，咱們哥兒倆過幾招玩玩。」

范玉庭心頭大急，一招「風雨撼孤舟」疾點而出，旱烟鍋幻成千萬朵銀花，像驟雨忽降，猛擊猴形人的前胸。

猴形人大吃一驚，他估不到范玉庭的一柄旱烟鍋竟然如此威猛，急旋身倒竄，落地一個踉蹌，幾乎栽倒下去，他兇目亂翻，再也不敢小覷對方了。

迫退猴形之人，范玉庭急待向小主人赴援，但當他向鬥場一瞥，虎目之中竟射出兩股熠熠奇光。

原來郞原的蟒鞭，招招有如鐵鎚撼山，恨不得一鞭打爛冷瑤光的腦袋，只是他一連十餘鞭，使盡了吃奶的氣力，鞭梢發着雷一般的巨響，始終沾不到冷瑤光的衣角。

范玉庭看呆了，他不明白冷瑤光使的是何種身法，但見藍衫飄飄，捷如幽靈，像九條人影在蟒鞭之中穿挿一般。

郞原更是目眩神搖，氣得哇哇大叫，這位不知死活的兇人，最後竟破口大駡起來。

「姓冷的，你要不要臉？有種的就跟你郞爺爺放手一拚，你要再這麼一個勁的躲閃，你他媽就是奶娘養的。」

拍的一聲脆響，郞原的左頰之上挨了一記大耳光，門牙雖然未掉，牙齦却活動了起來。

楞小子兩眼直冒金星，眼中的兇光較前更甚，他却知道冷瑤光實在不好惹，一副欲前又却的神色，在那裏直着嗓門喘氣。

冷瑤光向着他微微一笑道：「閣下的蟒鞭確屬不凡，可惜還差了那麼一點。」

郞原怒喝一聲道：「有種的咱們就鬥鬥，誰要躲就是他媽的……」

適才一記耳光餘痛猶存，他不敢再駡了，但手橫蟒鞭，嚴陣以待，看來不見眞章，還是個不了之局。

冷瑤光道：「要打可以，咱們得下點賭注。」

郞原道：「好得很，大爺別的不行，講賭麼？可是你小子的老祖宗，說吧，怎麼個賭法？」

冷瑤光道：「咱們彼此只發一招……」

郎原一怔，道：「甚麼，一招？一招怎麼個打法？」

冷瑤光道：「你用蟒鞭，我用手指，咱們一招分勝負，輸了不准耍賴。」

郎原哈哈一笑道：「這可是你說的，你用了兵刄就是龜兒子。」

冷瑤光道：「冷某頂天立地，豈是心存奸詐的無恥小人。」

郎原道：「好，賭注呢？」

冷瑤光道：「我輸了聽憑閣下處置，你輸了只要回答我的問話就是了，但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才行。」

始終冷眼旁觀的痲面吊眼老人，此時却跨上兩步道：「等一等，郎兄，這件事咱們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郎原道：「戴兄有什麼高見？」

痲面老人道：「你估量着能夠贏得了麼？」

郎原道：「戴兄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的蟒鞭還抵不過他一根指頭？」

痲面老人道：「我是說萬一你不能贏怎麼辦，你適才不是抽了人家十幾鞭了麼？你可曾碰到姓冷的一根汗毛？」

郎原吶吶道：「這個……咳，縱然我抽不到他，總不能被他一根手指嚇倒了吧。」

痲面老人道：「這倒難說得很，當今武林之中，練指力的可不在少數，譬如少林寺的金剛指，五方尊者的一元指，都有擊破護身罡氣之能，要是郎兄眞個輸給姓冷的，他問的又是嚴禁洩漏的機密之事，那時，咳，郎兄就有點進退兩難了。」

郎原愕然道：「那咱們怎麼辦？」

痲面老人道：「以三搏二，咱們勝劵在握，怕甚麼。」

郎原哈哈一笑道：「說的是，我幾乎上了那小子的當了，喂，姓冷的，你聽到沒有，咱們要三打二，不跟你賭了。」

范玉庭聞言大急道：「公子，你快走，讓老奴擋他們一陣。」

冷瑤光道：「不，這三人十分重要，我不能放過他們。」

范玉庭道：「但公子手無才鐵……」

冷瑤光道：「對付這般江湖宵小，用不着費那麼大的手脚，你替我看着點兒，不要讓他們逃掉就行。」

他語音未落，彈身急起，猿臂輕舒，逕向郎原的蟒鞭抓去。

郎原怒叱一聲道：「小子找死！」振臂一抖，蟒鞭像靈蛇般飛了起來，鞭梢帶着勁風，直奔冷瑤光的腰際。

冷瑤光哈哈一笑道：「你輸了，姓郎的。」脚下斜踢，挺指一吐，奔的一聲，指力不偏不倚的擊在郎原的肩井穴上，大個子一招未完，便已着了道兒。

他拾起郎原的蟒鞭，轉身向痲面老人冷冷道：「榆關一別，冷某時常想念兩位的風采……」

痲面老人道：「冷少俠這般厚愛，咱們兄弟實在有點受寵若驚。」

冷瑤光道：「九疑山主俠名久著，冷某焉敢對閣下輕慢！」

痲面老者道：「冷少俠誤會了，老朽並非九疑山主的屬下。」

冷瑤光啊了一聲道：「此話當眞？閣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痲面老者道：「咱們兄弟大廟不收，小廟不留，那裏談得上什麼門派。」

冷瑤光道：「閣下太過客套了，冷某能夠知道閣下的名號麼？」

痲面老者道：「無名小卒，說出來有辱尊聽，嘿嘿，還是不說也罷。」

冷瑤光面色一沉，道：「要是我一定要閣下說呢？」

痲面老者道：「士可殺不可辱，咱們只好以武力一分高下了。」

冷瑤光道：「很好，請賜招。」

痲面老者由背上取下一柄鐵傘，單掌一抖，鐵傘一開即闔，吊眼向上一翻，冷冷道：「得罪了。」右臂一挺，鐵傘逕奔冷瑤光的前胸，勢勁力疾，聲勢威猛無比。

冷瑤光不敢大意，一閃之間，纏向痲面老者的傘身。脚踏靈胎九影身法，一閃之間，便已轉到對方的身後。

痲面老者確非弱者，他鐵傘一吐即收，同時旋身吐臂，鐵傘呼的一聲向身後砸來，避招還擊，使得俐落已極。

冷瑤光哼了一聲，猛的一吸眞氣，將一條軟鞭挺得筆直。接着振腕抖出，竟使出天殘門中的雲笈七籤杖法，呼的一聲，鞭梢點向痲面老者的咽喉。

這一招不僅輕靈巧快，其玄奧毒辣之處，更是武林罕見。痲面老者大吃一驚，急側身躍避，揮傘回擊，終於技遜一籌，仍被鞭梢點在左肩之上。

克察一聲，痲面老者肩骨盡碎，身形一栽，向地面仆倒下去。

但他右臂一挺，鐵傘點頭到地面之上，身軀借

力一翻，向一側橫躍五尺，同時振腕一抖，鐵傘張了開來，傘骨像火花一般向四週迸射，來勢之疾，有如電光石火。

冷瑤光想不到此人身負重傷，還能如此兇狠，一個不防，幾乎傷在痲面老者的傘骨之下。

在一陣手忙脚亂之後，他總算逃過了那陣箭雨，可是痲面老者及猴形之人已逃得無影無踪。

范玉庭急忙奔來道：「公子，你沒受傷吧？」

冷瑤光道：「沒有，只是讓他們逃掉了十分可惜。」

范玉庭道：「還留下了一個姓郎的，公子去問問他吧。」

冷瑤光道：「也只好如此了。」

郎原肩井穴被制，依然在那裏呆呆的挺立着，當冷瑤光走近他的身前，目光所及不由大吃一驚。

敢情這位江湖知名的兇人，胸前竟插着兩根傘骨，鮮血還在滴嗒嗒的淌着，三魂早已出竅去了。

他們主僕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良久，范玉庭才咳了一聲道：「這雙惡賊，果然陰狠無比，臨危逃命，還來個殺人滅口之計。」

冷瑤光道：「范大叔認識他們？」

范玉庭道：「不認識，但由他們的形像及兵刃推測，必是喪門弔客那兩個惡人。」

冷瑤光道：「喪門弔客是什麼出身？」

范玉庭道：「他們無門無派，一向獨來獨往，何以會與姓郎的拉上關係，老奴就無從猜忖了。」

冷瑤光道：「他既然殺姓郎的滅口，可能已投到九疑山去了，但欲蓋彌張，咱們一切遭遇，九疑山主可能就是那陰謀策劃之人。」

范玉庭道：「九疑山主俠名久著，江湖之中奉爲萬家生佛，咱們在沒有獲得眞憑實據以前，言語之間最好小心一些。」

冷瑤光道：「范大叔說的是，」一頓接道：「我娘還好吧，大叔到嵩山來做什麼？」

范玉庭道：「老夫人很好只是冷家莊却……」

冷瑤光一懍道：「冷家莊怎樣了？快說嘛，范大叔。」

范玉庭道：「打從公子及索姑娘離莊之後，冷家莊確曾清靜了一段日時，當時老奴一再請求前來協助公子，但老夫人爲了使公子獨担危難的苦心得以實現，不許任何人插手公子之事……」

冷瑤光道：「現在呢？冷家莊又遭遇到什麼困難了？」

范玉庭道：「那般人無法奈何公子，他們就轉移了目標，天殘派、鐵衫帮、血刀門、牡丹堡、百葉帮，還有幾個息隱已久的魔頭，現都集中洛陽，冷家莊也就呈現着山雨欲來之勢了。」

冷瑤光奮然道：「范大叔，咱們走。」

范玉庭道：「公子是要回莊？那索姑娘呢？」

冷瑤光道：「我與索姑娘私自離莊，本想獨當巨任，力挽狂瀾。到頭來索姑娘中道離散，生死難卜，冷家莊還是免不了風雨危樓之險，在如此情形之下，我除了回莊已別無選擇了。」

范玉庭道：「公子說的是，只是老夫人命老奴求見廣大師，要他老人家相助咱們一臂之力。」

冷瑤光道：「廣師伯不是在咱們莊上的麼？」

范玉庭道：「後來他老人家被少林掌門召回去了。」

冷瑤光一怔道：「廣師伯已被少林逐出門牆，他們還要召他作甚？」

冷瑤光道：「聽說少林掌門已容許他老人家重返少林。」

冷瑤光道：「你是要到少林去找廣師伯了？」

范玉庭道：「是的。」

冷瑤光道：「我也要去少林，咱們一道走。」

范玉庭瞧瞧天色，道：「在日落之前，咱們無法趕到少林了，還是找地方歇息一晚，明早再動身吧。」

冷瑤光道：「好的。」

他們順山道聯袂急馳，終於在十餘里外，發現了一間獵戶，此時晚霞含山，歸鴉繞樹，山林晚景，顯得出奇的美麗，范玉庭急趨數步，向那低矮的柴扉輕擊兩下道：「有人麼？咱們是借宿的。」

咿呀一聲輕响，柴扉敞了開來，當門而立時，是一個霧鬟雲鬢，年方二八的小佳人，她雖然穿着一身荆釵布裙，仍掩不住她那迷人的風姿。

這當眞是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心，一個深山獵戶之家，竟有如此俏麗的姑娘，冷瑤光主僕焉得不神色一呆。

那姑娘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編貝似的玉齒，伸手一掠長髮，道：「兩位是迷了路麼？請進來歇會兒吧。」

冷瑤光道：「咱們是錯過宿處了，想向貴處借宿一宵，不知姑娘能否給予咱們主僕一個方便？」

那姑娘道：「出門之人誰都有個不便，只是咱們獵戶人家，沒有什麼好招待的。」

她笑意盈盈，讓冷瑤光主僕走進屋內，嬌軀一轉，到屋後爲他們張羅茶水去了。（未完待續）

小啓：

「無毒丈夫」作者孫玉鑫君因病，續稿未到，再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連載長篇技擊武俠正宗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虎威鏢局總鏢頭關中岳，因了一幅牧羊圖，捲入是非漩渦，爲了維護好官，不惜犯上江湖忌諱，負上保護徐督帥安全的重責，因恐人單力薄，乃抽調鏢局的副總鏢頭方振遠及局中精英，到督帥府中防禦意外。關中岳把調來人手分配妥當後，惦念着未依約定期限歸來的鐵夢秋，但又不知道鐵夢秋落脚何處，遂請來劉婉蓉參商，劉婉蓉對鐵夢秋的去處，似有綫索，親自引領關中岳，楊四成前往城外曾家寨，至一新建莊子，説要分兩路進去，遝着關中岳與楊四成往正門闖——

荒嶺廢莊四象陣

關中岳對那劉婉蓉已有了相當的信任，兩人也點點頭，行到大門前面。

楊四成舉手輕輕一推，那木門竟然是緊緊的關閉着。

關中岳舉起手中金背大刀，正想劈開木門，却被楊四成伸手攔住，道：「總鏢頭，咱們越牆而入吧！」

關中岳一提眞氣，飛上圍牆。

楊四成緊隨着飛身而上。

向下看去，只是一片大庭院中，冷冷淸淸，不見一個人影。

楊四成輕輕咳了一聲，道：「總鏢頭，這地方確然是有些奇怪！」

關中岳點點頭，飄落實地。

楊四成緊隨身後，舉步向前行去。

關中岳低聲說道：「防備暗襲。」

楊四成道：「這地方確實有些奇怪。」

關中岳點點頭，道：「咱們分開走，至少要保持兩尺以上的距離。」

楊四成拔出雙筆，道：「屬下走在前面。」

雙筆護胸，昂然而行。

兩人一直走近大廳，仍然未有攔阻之人。

大廳木門，虛虛的掩着，但只錯開了一個很小的門縫，叫人無法瞧淸楚大廳內的景物。

關中岳抬頭四顧了一眼，低聲說道：「劉姑娘還未到。」

楊四成道：「也許她已在暗中瞧着咱們……」語聲一頓，接道：「這座大廳，十分廣大，如是這座宅院中有些古怪，這座大廳內，定然可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關中岳道：「這兩扇木門關的很奇怪，所以，我想，他們可能是有意的安排，要咱們很自然的踏入了陷阱之中。」

楊四成道：「這麼吧！屬下進去，總鏢頭在門外接應我。」

關中岳道：「我瞧不用這樣冒險。」

楊四成道：「總鏢頭之意呢？」

關中岳右手一揚，一股暗勁，直撞過去。

但聞波然一聲輕响，那緊閉的木門忽然開動了一下。

但很快的，木門又成了半虛掩的狀態。

楊四成怔了一怔，道：「怎麼回事？」

關中岳道：「古怪的很，也許是廳中有消息埋伏……」

楊四成接道：「也許是人……」

關中岳點點頭，接道：「不錯，這房中可能會有人。」

重重咳了一聲，又道：「朋友，在下等已然找到了此地，你朋友再這般故弄玄虛，不覺着太過小家子氣麼？」

大廳中仍然未見動靜，似乎是根本未聽關中岳的話。

楊四成道：「總鏢頭，他們似乎是有意作成這等詭秘的安排，八卦教原本就是一個以詭奇著稱的門派，咱們想法子衝進去就是。」

關中岳暗中對楊四成一打手勢，隨手檢起了半塊磚頭。

暗中運集功力，右手一揚，半塊瓦磚疾飛而出，擊打在木門之中。

但聞蓬然一聲大震，半塊青磚，撞的有如碎粉一般簌簌落下。

那半掩的木門，也被這一磚撞開了去。

關中岳金背刀同時出鞘，一個飛躍，人已到了那大廳門口之處。

橫刀平胸，攔住了去路。

這次，那廳門也未再關閉，一扇大開，一扇虛掩。

廣敞的大廳中，不見任何陳設，看上去，有如一座曬物的場子一般。

但光線幽暗，形成了一種詭異的氣氛。

關中岳運足目力，四下瞧去，只見大廳中間，坐着四個身着黑衣勁裝的大漢。

四個人都盤膝而坐，分佔着四個方位。

每人的膝前，都放着一把鋒利的出鞘單刀。

關中岳輕輕咳了一聲，道：「諸位，在下關中岳，請教諸位一事。」

四個人仍然端坐如故，似乎是根本沒有聽到關中岳的話。

楊四成緊隨着飛身而入，接道：「諸位，如是還要裝聾作啞，在下只好用暗青子招呼諸位了。」

四個黑衣人，對那些入耳威嚇，仍然是視作無睹，望也不望兩人一眼。

楊四成冷笑一聲，道：「我倒要證實一下，諸位是死的，還是活的。」

右手一探，摸出一把鋒利的七首，一揚手，一道寒芒，疾射而出，飛向正東方位坐的黑衣大漢。

七首寒光森森，到了那大漢的面前。

只見那大漢一張口，竟然一口咬住了那把鋒利七首。

此等驚人的能耐，只瞧的楊四成呆在了當地。

敢情，這四個黑衣人，都是武林中第一等的高手。

奇怪的是楊四成發出一刀之後，仍不能引起那黑衣人的注意，那黑衣人口啣七首，雙目未睜，瞧也不瞧楊四成等一眼。

似乎是那一刀，根本和他無關般。

楊四成楞了一陣之後，舉起手中的判官筆，正待又向那大漢刺去。卻被關中岳搖手攔住。

這當兒，身後突然響起了輕微的步履之聲。

兩人回頭望去，只見劉婉蓉緩步行了進來。

楊四成急急說道：「姑娘來的正好，你瞧這四個人是怎麼回事。」

劉婉蓉緩步行了過來，打量了四人一眼，淡淡一笑，道：「這是一座陣法，兩位幸好還未入他們的四象陣中。」

關中岳奇道：「他們坐在這裏不動，也是一種陣法？」

劉婉蓉道：「這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的陣法，如是兩位一且行入陣中，四人一齊發動，威勢猛不可當，不過……」

關中岳道：「不過什麼？」

劉婉蓉道：「不過，他不是對付咱們的！」

關中岳奇道：「不是對付咱們，那是對付什麼人啊！」

劉婉蓉道：「他們好像是等人，如是我推想的不錯，他們這座四象陣，是在等候鐵夢秋。」

楊四成道：「不錯，在下瞧他張口啣刀的功夫

，實是高手身份，如是對付我楊某人，似乎也用不着擺出這等陣勢了。」

關中岳大刀一揮，道：「劉姑娘，既知四象陣的變化，用不着咱們再等下去了，姑娘指示一下，和楊鏢頭兩路攻入。」

劉婉蓉搖了搖頭，笑道：「他希望咱們衝入四象陣中，讓他們一試身手，咱們偏偏不讓他們如願以償。」

楊四成道：「那要如何？」

劉婉蓉道：「咱們守在這裏等候！」

她似是有意讓那四個黑衣人聽到，故而聲音說得很大。

楊四成道：「姑娘之意，可是說那鐵夢秋會來此地麼？」

劉婉蓉道：「不錯，他們已聽到咱們的談話了，心中早已十分惱火，所以坐着不動，那是因爲他們奉有教命，不敢輕舉妄動。」

關中岳道：「姑娘高見？」

劉婉蓉道：「你再仔細的瞧瞧他們，他們有什麼不同？」

楊四成仔細瞧了一眼，道：「在下瞧出來了，他們戴着人皮面具。」

劉婉蓉道：「他們隱藏了眞正面目，因爲他們怕見人。」

這時，那口啣七首的黑衣大漢，突然棄去口中七首，冷冷說道：「姑娘是何許人？」

劉婉蓉啊了一聲，笑道：「我還認爲你不會說話呢。」

那黑衣大漢冷冷說道：「如若是那兩個莽撞的漢子，在下對他們可以置諸不理，但姑娘有些不同了。」

劉婉蓉道：「承你看得起我，在下也希望能和你好好的談談。」

那黑衣大漢緩緩說道：「姑娘想和在下談些什麼呢？」

劉婉蓉道：「談談諸位在此的用心何在？」

黑衣大漢道：「可以，但在下亦有條件。」

劉婉蓉道：「你如是沒有條件，也不會開口理我了。」

黑衣大漢道：「在下可以答覆姑娘兩個問題，然後，請姑娘帶着兩人離開。」

劉婉蓉笑一笑，道：「不知道他們是否肯聽我的話。」

回顧了關中岳和楊四成一眼。

兩人齊齊頷首微笑。

劉婉蓉道：「他們兩位肯帮忙，看來咱們這個賭，倒是可以打一下了。」

黑衣人道：「姑娘答應了，那就請問吧！」

劉婉蓉搖搖頭，道：「兩個問題太少。」

黑衣人怒道：「姑娘這等說法，未免有些不知足了。」

劉婉蓉道：「其實，我不用和你賭，只要我耐心在這裏看下去，很快就可以瞧出個結果了。」

那黑衣大漢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你要問幾個問題？」

劉婉蓉道：「不多，只增加一個。」

黑衣大漢道：「希望妳說了算數！」

劉婉蓉點點頭，道：「這個你放心。」

黑衣大漢道：「那妳就問吧！」

劉婉蓉道：「你們是何門派？」

黑衣人道：「八卦教！」

劉婉蓉道：「在這裏等什麼人？」

黑衣人道：「一位姓鐵的少年。」

楊四成道：「劉姑娘，咱們吃虧太大了，這些事情，都是你料中的，如何能算。」

劉婉蓉笑道：「我對自己的料斷，並無信心，這樣證明一下，豈不更好。」

楊四成心中，雖然有些不以爲然，但却未再多言。

劉婉蓉道：「你們四個人是何身份？爲什麼要戴人皮面具？」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這是兩件事，姑娘只可問一件。」

劉婉蓉道：「是一件事，就是要你們說出了自己的眞正身份，其實你們可以不用回答，只要取下人皮面具，給我們瞧瞧就成了。」

那黑衣大漢雙目中暴射出兩道寒光，冷冷的說道：「姑娘，這未免太過惡作劇了。」

劉婉蓉道：「閣下可是後悔了不想賭？」

那黑衣大漢冷哼一聲，突然舉手一揮。

只見坐在地上四名的黑衣人，同時在地下拍了一掌。就借着一掌之力，四個盤在地上的黑衣人，同時飛躍而起，向下落去。

劉婉蓉道：「兩位快向旁側閃開。」

喝聲中，右手拍出了一掌。

這一掌，正擊向正東方那說話大漢的身上。

但聞那大漢冷哼一聲，回手還擊一掌。

一個掌勢由下而上，斜裏攻來，一個却由上向下面拍出。

雙方掌力未觸，兩股暗勁已然先行接觸。

這時，如是有一方功力相差懸殊，單是那掌風，勁力，就可把一方震退。但雙方功力相若，各自運氣，掌勢接觸在一起。

但闖波然一聲，雙掌接實。

劉姑娘向後退了兩步，那黑衣人却連翻兩個跟頭，才落着實地。

這時，另外三個黑衣人，却同時原姿不變的落着在實地之上。

三個人落地之後，仍然是各自保持着適當的方位。

關中岳和楊四成，都已在劉婉蓉呼叫之下，避外到一丈開外。

但劉婉蓉却被圈入了四象陣中。

可惜的是四象陣，有了一個極大的缺口，使他們無法發動攻勢。

劉婉蓉一閃身，躍到陣外，笑道：「你們陣勢不齊，無法困我。」

那和劉婉蓉對掌的大漢，右掌一按實地，人又飛起，落在了東面方位，補齊了四象陣，道：「姑娘有本領，就入陣中試試。」

劉婉蓉笑一笑，道：「我不會和你嘔氣，也不會中人激將之法。」

關中岳和楊四成冷眼旁觀，只見那四個黑衣人飛躍之時，不但雙腿仍然是盤膝而坐，而且，膝前放的單刀，仍然能好好的放着。

單是這一份能耐，就非同小可，關中岳，楊四成暗自忖思，自己就很難作到。

那黑衣大漢冷冷笑一聲，道：「姑娘，不可逼人過甚。」

他臉上戴有人皮面具，看上去，還保持着鎭靜，但聲音中，却有些微微顫抖。

劉婉蓉突然一沉，道：「你們這四象陣，連我都困不住，還想困那鐵夢秋麼？」

那坐守正東方位的大漢，似乎是這四個黑衣人中的首腦人物，一直由他和劉婉蓉答話，另外三人却閉口不言。

但聰慧的劉婉蓉，既不動火，亦不受激，進入四人佈成的陣勢之中，使得四人合擊之陣的威力，無法發揮。

但那黑衣大漢，亦似有着過人的涵養，畧一沉思，心情又靜下來，語氣緩和的說道：「三位請便吧！」

右手一按實地，人已飛落正東方位，保持了四象陣的完整。

需知練武的人，功力火候，常和涵養功夫，成爲正比，功力火候愈深的人，涵養功夫，也愈是到家。

劉婉蓉看他答非所問，不再理會自己，心中亦是暗暗吃驚，忖道：看來，他們有一定的目的，不能輕易自亂陣脚。

心中念轉，口中却對關中岳道：「關總鏢頭，你久走江湖，識人衆多，可認識這四位高人麼？」

關中岳道：「四象陣法，在下似乎聽人說過，據說和武當派的五行劍陣，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在下對四象陣的源出，却是不甚瞭然。」

劉婉蓉道：「四象陣，並非那一門派專有，如若總鏢頭想從四象陣源之處，找出他們的來歷，那是緣木求魚了。」

關中岳心中大感奇怪，忖道：「此時何時，她竟有閒情逸緻說起這四人的來歷起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這四位高人，臉上戴着人皮面具，如若他們能够取下面具，在下或可認識。」

劉婉蓉道：「關總鏢頭，晚輩可以斷言，你一定認識他們。」

關中岳怔一怔道：「爲什麼？」

劉婉蓉道：「因爲，他們都是中原武林上的高人，他們戴着人皮面具，是因爲他們怕別人認出他們是誰。」

關中岳啊了一聲，道：「有這種事。」

劉婉蓉道：「晚輩可以斷言一句，只要咱們能揭開他們面具，亮出他們眞正的身份，他們至少會不戰而退。」

關中岳道：「這個，這個，很難叫人相信。」

劉婉蓉道：「不信麼，咱們就試試看，但兩位要帮我一個忙。」

關中岳道：「如何一個帮法。」

劉婉蓉道：「太極分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化八卦，你們站在兩儀之位，掯制他們的變化，我進入陣中，抓他們一個出來，取下他們的人皮面具瞧瞧！」

一面說話，一面指示兩人站的方法。

關中岳，楊四成依照着劉婉蓉的指示，站了有利的方位。

這時，不但那正東方位上坐的黑衣人，圓睜雙目，有些緊張，就是另外的三個人，也都睜開了雙目，望着那劉婉蓉出神。

原來，他們都聽出了劉婉蓉說的，確是破除四象陣的方法。

生尅之機，十分微妙，只要關中岳和楊四成站對了方位，那就如兩個鐵釘，釘住了人的雙手一樣，整個四象陣的變化，都受到了掯制，人也陷入了被動之中。

所以，當關中岳和楊四成奉命向方位上移動時，四個黑衣大漢，突然站起身子，同時伸手抓住了膝前放的單刀。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怎麼，四位不準備用四象陣對付我們了。」

但闖正西方位上黑衣大漢道：「這丫頭聰明得很，不能留下她。」

口中說話，人却當眞欺了過來，單刀一揮，兜頭劈下。

關中岳一上步，大刀橫起，「噹」的一聲，架開刀勢，道：「朋友，想打麼，關某奉陪。」

那黑衣大漢冷哼一聲，又劈出了一刀。

關中岳揮刀相迎，兩人刀來刀往，展開了一場惡鬥。

守在北面方位大漢，冷笑一聲，揮刀攻上。

楊四成揮動判官雙筆接下。

這時，只餘下了正東、正南方位上的兩個黑衣大漢。

兩人相互望了一眼，一舉步，向劉婉蓉逼了過來。

劉婉蓉笑了笑，道：「你們如是聯手合攻，可以出手了。」

兩個大漢冷笑一聲，道：「妳亮兵刄吧！」

劉婉蓉答道：「如是我空手打你們不過時，我自會用兵刃，兩位不用担心。」

東方大漢心中早已蹩了一腔怒火，右手一揮，橫裏劈來一刀。

劉婉蓉身子向後一仰，避開刀勢，人又挺了起來，雙足却站在原地未動。

南方大漢緊接着，也攻出一刀。

劉婉蓉又是一側身子避開。

兩人刀光交錯，一刀快過一刀的攻了過來。

只見劉婉蓉身如柳絮飄風，在兩人的刀光下閃來轉去。

兩人各自攻出十餘刀，劉婉蓉的嬌軀也一直隨着兩人的刀勢，仰、伏、側臥，足不離原地，巧妙絕倫的避開了兩人的刀勢。

兩個黑衣大漢攻了一陣之後，突然停下了手，道：「姑娘這是什麼身法？」

劉婉蓉笑一笑道：「諸位沒有見過麼……」

突然一挫柳腰，纖纖玉指，點向了那正東方位的大漢，口中接道：「小心了，我要反擊啦！」

那黑衣大漢手中的單刀疾揮，撒出一片寒芒，護住了前胸。

却不料劉婉蓉在引開刀勢之後，身子一轉，陡然間，欺到了那黑衣大漢的身後，左手一掌，拍在那大漢左肩之上。

那大漢打個踉蹌，向前衝了兩步。

劉婉蓉並未再乘勢施襲，身子一側，攻向另一個黑衣大漢。

不知她用的是什麼身法，兩個急快的轉身，閃到了另一個大漢身前。那大漢兵刃閃動，希望能阻擋住劉婉蓉的攻勢。劉婉蓉左手引開刀勢，右手一掌拍向那大漢前胸。

她出手的勢道，快速絕倫，而且時間拏捏的也恰到好處。

那大漢明明看到了掌勢拍向前胸，就是無法閃避開去。

波然一聲，掌勢正拍在那大漢前胸之上。

那大漢一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劉婉蓉舉手還擊，只不過三四招，就把兩個大漢擊敗。

兩個大漢相互望了一眼，突然轉身向外行去。

劉婉蓉目睹兩個大漢離開之後，高聲說道：「兩位還要打下去麼？」

兩個黑衣大漢正在和關中岳，楊四成打的難解難分。

關中岳和那大漢打一個秋色平分，不分勝負，楊四成被逼的只有還手之力。搏鬥之間，聽闖劉婉蓉呼喝之聲，忍不住回目一顧。

只見另外兩個同伴，已然走的不知去向，頓然戰志消失，呼喝一聲，雙雙退了出去。

關中岳正待執刀追趕，劉婉蓉却低聲說道：「不用追了。」

楊四成伸手抹拭一下頭上的汗水，道：「這幾人刀法不弱。」

關中岳道：「姑娘怎不生擒他們一人，問明內情。」

劉婉蓉道：「留他們一條路走，他們才不會情急拚命。」

關中岳道：「在下想不明白，這對咱們有些什麼帮助。」

劉婉蓉道：「帮忙很大，只可惜咱們少了一個人。」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栢年負傷逃出仰天坪，王倫隨後追踪而到，因所知有限，未能向呂栢年解說什麼，怏怏別去。江湖三奇與陳鎮和、趙天君跟蹤王倫找到鍾大光，解釋了種種誤會，從而了解到江湖中又有人要掀起天翻地覆的一場大禍。呂栢年雖跟蹤他們之後，可惜未曾聽見他們的談話，待他們離去，呂栢年正欲追踪之際，一自稱張姓的黃袍老道突現身與呂相見，黃袍老道貌似忠誠，實則心藏機詐，一片甜言蜜語，把呂栢年騙得深信他是古道熱腸長者，要請他指點迷津，拔刀相助——

父嚴情不在　賊狡恩先行

黃袍道士猶豫不決的說道：「只是……只是老朽自己，也有不少事情待辦……」

呂栢年接道：「你老的事，只要晚輩能出得上力，晚輩願供奔走。」

黃袍道士搖頭笑道：「這樣老朽豈不成了十十足足的小人。」

呂栢年道：「你老不要客氣了，我們就此一言爲定，彼此互相幫助。」

黃袍道士慨嘆一聲道：「老弟既然如此看得起老朽，盛情難却，老朽也就只好勉爲其難了。」

呂栢年大喜一拱手道：「多謝你老了。」

黃袍道士一笑道：「我們彼此兩利，你不是也可幫老朽的忙麼，這個『謝』字誠屬多餘。」

呂栢年性急的道：「現在是辦你老的事？還是晚輩的事，晚輩但憑吩咐。」

黃袍道士道：「我們不分先後，過了誰的事，就辦誰的事，你認爲怎樣？」

呂栢年點頭道：「晚輩完全同意。」

黃袍道士沉思了一下道：「老朽先陪你回到君山龍鳳山莊，去看看令尊令堂如何？」

呂栢年面現難色道：「事情沒有弄清楚，晚輩怎能回去？」

黃袍道士道：「你會錯老朽的意思了。」

呂栢年恍然而悟，「啊！」的一聲，道：「你的意思是見機而行？」

黃袍道士道：「老朽聽說令尊立業君山以後，最是好客，大有古孟嘗君之遺風，這不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

呂栢年會心的微笑道：「張老說得不錯。」

×　×　×

神龍劍客呂鴻飛建府君山之後，連帶岳陽城都沾了光，茶樓酒館先就座上客常滿，掌櫃笑呵呵。

龍鳳山莊在岳陽樓右邊，蓋了一座大房子，備有各式船艇，專引來往賓客交通之用。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俠怒風塵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這天，「迎賓館」前門出現了一老一少兩人，老的身穿黃色道袍，一臉仙氣道骨，穿的是一襲藍色儒衫，面色淡黃之中畧帶病容。

不用說，這就是假道士張百機和呂柏年了，呂柏年畧爲化了一下裝，掩去了本來面目。

兩人一步跨入迎賓館大門，便有一位面圓團團，和和氣氣，白白胖胖，服飾整潔的中年人，迎住他們，先拱手一禮，然後笑呵呵的道：「在下柳迎風，聽候兩位高賢吩咐。」連他們姓名都不問，有氣魄，够漂亮，給人第一印象，好得不能再好。

呂柏年因爲這是自己的家，心裏更是舒服無比，望了假道士張百機一眼，帶笑道：「我們想到君山去一趟，不知可有便船？」

柳迎風呵腰連聲應道：「有！有！有！」

接着，猛喝一聲：「來人！」

一個精壯如牛的健漢，從一側房之中，應聲而出，躬身道：「柳爺，有何吩咐？」

柳迎風道：「立刻送二位高賢過湖去。」

那精壯漢子轉望呂柏年對他們一抱拳，道：「小的爲兩位引路。」轉身向一條甬道，領先而行而去。

柳迎風更在一旁，雙手一拱，道：「請恕在下不能親送兩位前往君山了。」

呂柏年見他們禮貌這樣週到，樂得心花怒放，笑嘻嘻的道：「多謝！多謝！」

呂柏年他們隨着前面那精壯健漢，穿過那條甬道出來，便已到了碼頭之上，只見那碼頭長達二三十丈，旁邊停滿了各式船艇，大小精粗不一，但却分門別類，很是整齊。

那精壯健漢領着他們直向一條精美得像花轎的穿波快艇奔去，到了快艇旁邊，他又是躬身一禮，道：「請兩位上艇。」

假道士張百機挑眉一笑，道：「看不出那柳迎風，倒眞還有點眼力。」他旁若無人的輕身上了快艇。

呂柏年不便答話，望那精壯漢，笑了一笑，跨步之間，人也到了艇上，他身輕如燕，看似跨步而上，而那輕便的快艇，竟是紋風未動，連輕微的水波都未掀動。

那精壯健漢看得失了一下神，才解纜跳上了快艇，一言不發，運槳如飛，在平靜的湖面上，劃起一條白浪。

由岳陽樓前往君山水程不近，呂柏年幾次想開口問問那精壯健漢有關「龍鳳山莊」的情形，都被假道士張百機無言的眼色止住了。

他們兩人坐在快艇上，就像兩具高傲的石像，終於抵達了君山。

到了君山，龍鳳山莊又有專用碼頭，迎目只見碼頭上一個錦裝大漢，帶着八個精神抖擻的劍士，恭立相迎。

呂柏年一見那錦衣大漢，一路上來的高興，不由一掃而光，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說不出的惱怒和蹩扭。

敢情，那錦衣大漢就是「風雲堡」的老總管三絕刀程祝如，眞是寃家路狹，無處不相逢。

他們快艇剛靠碼頭，人還沒有登岸，那精壯健漢悄悄的向他們打了一個招呼道：「兩位好大的面子，我們副莊主親自來迎接兩位了。」

呂柏年年紀輕，隱藏不住心中的感情，愛惡的變化，立時就現在臉上，輕「哼！」了一聲。

他臉上的陰晴變化，叫那精壯漢子只覺發怔。

假道士張百機與呂柏年一先一後的上了岸，三絕刀程祝如搶步迎了過來，拱手笑道：「兩位俠駕光臨，龍鳳山莊蓬蓽生輝，在下程祝如奉莊主之命，特來恭迎兩位高賓俠駕。」也是不問姓名。

僞道士張百機抱拳還禮道：「老朽張百機，與敝師侄申公昌久聞貴莊禮賢下士，不拒來者，因此特來相擾，如此勞動到莊主，叫我老朽叔侄如何敢當。」

三絕刀程祝如笑道：「好說！好說！兩位請。」身形一側，肅客先行

僞道士張百機哈哈一笑道：「那麼老朽有僭了。」不要謙讓，舉步當先，走了出去。

呂柏年心中有氣，也就不管三絕刀程祝如準備和僞道士張百機併肩而行，也說道：「在下不客氣了。」搶在前面，與僞道士張百機走了個肩併肩，把三絕刀程祝如逼得只好走在他身後。

三絕刀程祝如皺着眉頭笑一笑，身後相隨着。

由碼頭直達龍鳳山莊，是一條平坦寬廣的石板大路，長約二里左右，只見僞道士與呂柏年衣袂飄飄，也不見他們如何快疾，但眨眼之間，却超出去二三十丈。

三絕刀程祝如驚得一愕，運功提勁猛追，前面二人，竟不徐不速，他雖追得未再落後，却無法稍減其中距離。

三絕刀程祝如知道前面那二人，只是畧微給他看點顏色，眞要給他好看的話，那就不是二三十丈的距離了。

前面兩人快到莊前，忽然慢了下來，當三絕刀程祝如趕上時，已是龍鳳山莊的大門口了。

龍鳳山莊一道外牆，就像是小縣份的城牆，圍了半個山腹，大門也像城門樓子，莊嚴聳峙巍巍峨峨。

入得院口，是一片其廣無比的如茵綠草，迎面聳立着五幢大厦。大厦前面橫亙着一條三丈多寬的河溝，把大厦與廣場一分爲二。

每一座大厦，都有二扇大門，一開一閉，門前多有一座玲瓏小橋，跨過河溝，直通廣場。

那五座大厦外表看去完全一樣，其唯一不同的是每座門匾由右至左分爲：「紫宮」、「紅府」、「黃堂」、「藍院」、「白屋」五種不同的名稱。

兩人掠目一過，回過頭來，三絕刀程祝如一旁陪着笑臉道：「敝莊爲接待各方高朋貴友，共準備了五座大厦，名爲：『紫宮』、『紅府』、『黃堂』、『藍院』、『白屋』五厦。由各方前來貴賓，自由進住……不過……」

僞道士張百機含笑截口道：「人雖都是一種，各人的修爲都有高低，沒關係，你直說吧！」

三絕刀程祝如接道：「是！是！敝莊主對各方前來高朋貴友，都是懷着同樣的尊敬之心，不過正如張老所說，各人功力修爲不同，理應有個分別，才能各得其所，皆大歡喜，所以五厦之中畧爲有個限制。」

呂柏年一向以爲三絕刀程祝如乃是一個開門見山，朗朗爽爽的人，沒想到他還是這樣一個吞吞吐吐，見了人都矮三尺，一點骨氣都沒有的人，不由冷笑一聲，道：「想不到副莊主這樣會說話，怪不得江湖上，無論三六九等人，對貴莊莫不道個『好』字。」明是恭維，暗中是冷嘲熱諷都有。

三絕刀程祝如聽得如芒在背，却發不得脾氣，連眼睛都不敢橫，哈哈一笑道：「敝莊是誠心交朋友，自然不能和霸王請客相比，橫眉瞪目敬客人的酒。」

話聲落後，頓了一頓，接道：「五厦依次以『紫宮』爲首，『白屋』最次，每厦各有二扇大門，任由貴賓憑輕功或內力進入，入得『紫宮』者，便是『紫宮』之賓，如果連『白屋』都進不去，敝莊就不接待了。」

僞道士張百機笑着道：「如何一個進入法？」

三絕刀程祝如道：「進法很簡單，輕身功力高的，只要慢步過得雲橋，便可從開門而入，內力見長的，能推開那一厦關着的門，就是那一厦的貴賓了。」

呂柏年道：「問題就是在那雲橋與大門了。」

三絕刀程祝如點頭道：「正是如此。」

呂柏年轉向僞道士張百機笑問道：「師叔，您的意思如何？」

僞道士張百機道：「我們是鄉下人，不能好高騖遠。還是脚踏實地，圖個步步高陞的好。」

三絕刀程祝如一上來在路上就領教過他們輕身功力，不但是龍鳳山莊開府以來從未見過的高手，只怕江湖上像他們那等身手的人也鳳毛麟角，罕見罕聞，當時忍不住，道：「你老不用客氣……」

一語未了，僞道士張百機截口道：「我們要可以免試，那就最好沒有了。」

三絕刀程祝如以爲僞道士張百機會錯了他的意思，忙接口說道：「在下的意思是說，憑兩位的功力，若要進入『紫宮』，易如反掌折枝，兩位又何必……」

僞道士張百機笑道：「你倒說得好聽，如果進不去，丟人現眼的，可是我們，小昌，咱們自己要有主意，可不能任人調排。」

呂柏年應聲道：「師叔說得是，我們從白屋試起吧！」大家向白屋走了過去。

僞道士張百機隨在呂柏年身後，也向白屋走了過去。

三絕刀程祝如畧一皺眉頭，只好跟在他們的後面。

呂柏年是用內力推門而入，在白屋之內轉了一圈，然後，用輕功從雲橋走了出來。

兩人穿花走馬般把五座大厦都經歷了一番，最後又回到了廣場之上，兩人相視一笑道：「我覺得每一幢都很好。」兩人同時張口，說的是同樣的一句話。

三絕刀程祝如也看出這一老一少，其來意值得玩味了，顯露了一手，又從「紫宮」之內走了出來，竟然說了這樣一句話。既摸不清他們意向，也就不敢隨便開口了。

僞道士張百機忽然扭頭找上他道：「副莊主，我們自願降格以求，住到『黃堂』去可不可以？」

那五大厦之內，「紫宮」門可羅雀，空空如也；「紅府」也只有小貓二三隻；「藍院」、「白屋」又嫌人太多了；只有「黃堂」之內，人數不多不少，正令他們意思。

三絕刀程祝如自然滿口答應道：「可以！可以！主隨客便，兩位高與住那裏，就住那裏。」

「黃堂」之內，每人都有一間房子，僞道士張百機與呂柏年却要兩人共住一間，又麻煩了三絕刀程祝如一陣。

好容易安置好了他們兩人，三絕刀程祝如退出「黃堂」，又偬偬的向後院趕去，這兩人來得行跡可疑，他必須報與莊主神龍劍客呂鴻飛知道。

神龍劍客呂鴻飛的書房很大，這時書房之中正有五人，兩個老人正在一旁圍棋厮殺，神龍劍客呂鴻飛則與另二人談笑風生。

三絕刀程祝如揚聲入室，正要把呂柏年他們的

事向神龍劍客呂飛鴻報告，神龍劍客呂飛鴻一笑說道：「外面的事，我們已經知道了。那老怪物沒有什麼了不起，不要把他放在心上，他要怎樣鬧，任由他鬧好了。」

三絕刀程祝如吁聲一笑道：「有莊主這句話，小弟就放心了。莊主要沒有別的吩咐，小弟就告退了。」

三絕刀程祝如很想知道那老怪物是什麼東西是什麼來歷，因神龍劍客呂飛鴻沒有往下說，他不便多問，便退了出來，料理賓館事務。

三絕刀程祝如名爲副莊主，其實他的專責就是招呼迎賓館，龍鳳山莊本莊的事，神龍劍客呂飛鴻另派有專人負責，用不着三絕刀程祝如煩心。

在那一列五座大廈後面，有一座極爲精美，題名「寄塵」的獨樓，就是副莊主三絕刀程祝如的住所。

神龍劍客呂飛鴻待三絕刀至厚，「寄塵」之內的設備，甚至比神龍劍客呂飛鴻自己住的內莊還要富麗，單祗三絕刀程祝如本人，就佔在四間房子，臥室、書房、靜室之外，還有一間內客廳。

此外，男女傭人，也有十六人之多，侍奉得他像王侯一樣。

照例，三絕刀程祝如在初更時份到前面五座迎賓館打過招呼回來後，獨自一人要喝上三五杯老酒，才結束一天繁劇的生活。

今晚，他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煩躁，獨自端着酒杯祗顧對着孤燈發怔，但是要問起來，他自己都不知想些什麼。

忽然，一聲輕輕的冷笑來自身後。三絕刀程祝如頭都來不及轉過去，來人已在他對面椅上坐了下來，用不着他再廝煩他去轉頭了。

來人竟然是那老用邪惡的眼睛望着他不時陰笑的申公昌，也就是使他神魂不定的主因。

三絕刀程祝如見他現在的冷笑，簡直更叫人毛骨悚然，背脊發涼，不由一震，站了起來，不自然的道：「原來是申少俠，請坐！」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你不見我早已坐下了麼！」

三絕刀程祝如怔了一怔，搖頭一笑，道：「祝如吩咐他們替少俠添副杯筷來。」轉身欲到外面吩咐。

呂柏年不假詞色的道：「誰要喝你的酒！」

三絕刀程祝如劍眉挑了一挑，但仍然保持着主人身份，禮貌的笑道：「少俠那是有見教了？」

呂柏年不答理他的話，掠目打量了一陣，哈哈一笑道：「原來賣友求榮有那麼大的好處，怪不得你程大俠會突然變了一個人。」

人要面子，樹要皮。呂柏年這句話刺得三絕刀程祝如臉色蒼白，虎目一瞪，道：「龍鳳山莊，待人以禮，可不是怕事之地，希望少俠說話時先想一想，免得自討沒趣。」

呂柏年「哼！哼！」二聲，道：「你這副嘴臉擺給誰看，你是什麼變的本少俠淸淸楚楚，你現在在我眼中已是分文不值。」

三絕刀程祝如見過他的內力輕功，自知無法和他動手，但又不能就此認命，也冷笑一聲，道：「你如此橫蠻無禮，莫怪在下要吩咐下人，轟你出去了。」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你叫吧！祇要你叫得進人來，本少俠拔腿就走！」

話聲一頓，笑聲如刀截而斂，面孔一板，接道：「我看你，還是乖乖的俯首聽命。」

他們這樣大笑大嚷，要是外面有人，祇怕早就有人進來探視了。三絕刀程祝如臉色一變，道：「你把他們怎樣了？」

呂柏年冷然道：「本少俠沒有你們那樣心黑手辣，你也用不着假惺惺，叫人看了噁心。」

殺人不過頭點地，這種侮辱可比殺了他，還叫他難以忍受，三絕刀程祝如怒髮衝冠，大喝一聲，道：「小狗無禮，老夫和你拚了。」

左掌一按桌面就要躍身而起，向呂柏年撲去。

三絕刀程祝如雖然在江湖上有頭有臉，一身功力也堪稱一流，但和現在的呂柏年比起來，可就差得遠了。

他這裏手方搭在桌面，內力還沒有發出，那邊呂柏年，已是輕蔑的一笑道：「我看你，還是省力吧！」

隔着桌子，屈指微彈，三絕刀程祝如只覺「肩井穴」一麻，全身功力再也提聚不起來，喪然一嘆，頹唐不語。

呂柏年想起當年身受之痛，恨不得將他立斃掌下，但這時，他却興起了一股不忍之情，長嘆一聲，道：「你也想不到今天會落到我手中吧！」

三絕刀程祝如自認一生行得方走得正，平生只有一件事情雖稍有內愧，但也是一片好心，閒言之下，舉起一雙驚悸中充滿了迷惘的眼睛，望了呂柏年片刻，道：「少俠，你我素不相識，不知少俠何以如此怨恨老夫？」

呂柏年恨恨的說道：「你是貴人多忘事，自然是記不起本少俠了，但不知道你還記得『風雲堡』的……」

一語未了，三絕刀程祝如忽然大叫一聲，截口道：「原來是你…」沒讓呂柏年說出自己的姓名。

呂柏年道：「你現在明白了我的來意吧？」

三絕刀程祝如臉色瞬變，一下子變化了好幾種神色，有驚，有喜，更有憂和懼。總之非常複雜，莫測他心中本意。

三絕刀程祝如慢慢控制住了自己暗中激動的心情，緩緩的點頭道：「不管你來意如何，你現在不是名叫申公昌麼，老夫希望你以後就叫申公昌，過你的新生活，忘了從前的事，這對你，對大家都只有好處。」

呂柏年氣得只翻白眼，道：「好一個程祝如，事到如今，你還故作神怪，用這片花言巧語，搪塞於我點？那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不死心了。」

三絕刀程祝如道：「你就是一掌劈了我，我也還是這句話。」

呂柏年咬牙切齒的道：「劈了你，沒有那樣便宜，我今天要不能叫你吐出眞言，我就不再叫呂柏年！」

「呂柏年」三字出口，三絕刀程祝如嚇得面如死灰，搖手哀聲的道：「你……你……不提『呂柏年』三字，好不好？」

呂柏年大吼一聲，道：「呂柏年！呂柏年！我就是呂柏年，你到底在搗什麼鬼？走！我們到家父面前去，分個一淸二白。」

一揮手，便抓住了三絕刀程祝如肩頭，像抓小鷄似的抓得離座而起。

三絕刀程祝如急得大叫道：「不！不！不！不要去。你放我下來，我還有話要說。」

呂柏年冷笑道：「誰有耐心聽你胡說八道！」

提起三絕刀程祝如，舉步便向外走。

走到門口，正好門外有二人併肩走了進來，呂柏年拂袖一揮，一股勁力已隨袖而出，喝聲道：「滾開！」

門口要進來的那二人同聲一笑道：「年輕人眞不知天高地厚，龍鳳山莊豈容你撒野生事。」

說着，兩人同時一翻掌，呂柏年只覺自己的袖風，有如泥牛入海，虛飄飄的毫不着力，但接着是一股奇強的彈力，彈得他立身不住，倒退而回。

而那兩人，却舉步走進房來。

呂柏年揚首一笑道：「你們合兩人之力，亦不過爾爾……」

一言未了，門外忽然又走進一個人來，那人一現身，呂柏年像洩了氣的皮球，兇威立減，不知不覺間鬆手放開了三絕刀程祝如。神態間，也隨之一肅，閃身站過一邊。

敢情，後面進來的那人正是神龍劍客呂飛鴻。

呂柏年天大的胆子，再多的惱怒，也不敢在父親面前無禮放肆。

呂柏年瞥目間，只見久年不見的父親，臉上又多了幾條風霜雨雪刻劃的留痕，兩鬢如斑，多了些白髮。

呂柏年但覺得熱淚盈眶幾乎要脫口叫了出來。

正當他孺慕之情奔騰難抑之際，神龍劍客呂飛鴻目光向他身上一落，含笑道：「敝莊接待不週，失禮之處，老夫謹致十二萬分歉意，尚請少俠海涵，暫息雷霆之怒，見告事因，老夫知過立改。」

神龍劍客呂飛鴻見呂柏年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又是微微一笑道：「少俠，請坐！」

同時一拂袖解開了三絕刀程祝如被制的穴道。

呂柏年在複雜的心情之下，就了座。

那進門與他對了一掌的二個老人，則一左一右坐在父親神龍劍客呂飛鴻的兩旁。

三絕刀程祝如反而坐在他的身邊。

神龍劍客呂飛鴻目光一轉，落到三絕刀程祝如臉上，道：「是什麼人得罪了申少俠？」

三絕刀程祝如無可申訴的苦笑了笑道：「沒有別的人，就是小弟與申少俠之間，發生了一點小小誤會。」

神龍劍客呂飛鴻慨然一嘆，道：「兄弟，我辦迎賓館的本意，目的是在結交朋友，而不是自播仇恨的種子啊！」輕飄的一句話，却有着比泰山更重的份量。

三絕刀程祝如老臉一紅，輕輕的道：「小弟錯了。」

神龍劍客呂飛鴻道：「那你就向申少俠賠個『不是』吧！我想申少俠寬宏大量，也一定不會再與你計較了。」

三絕刀程祝如果眞起座向呂柏年抱拳一禮，道：「申少俠……。」

話未出口，呂柏年面色一正，搖手凜然道：「紙包不住火，我看你還是實話實說了吧！」

神龍劍客呂飛鴻迅口接道：「祝如，你們之間還有什麼隱情？」

三絕刀程祝如望了呂柏年一眼，目光中充滿了悲憐之色，吞吞吐吐的道：「他……他……說他是大哥你的兒子呂柏年，要小弟替他澄淸作證……」

神龍劍客呂飛鴻聽得猛然失驚，道：「有這種事？」目光閃電般向呂柏年臉上一掃而到，凝神向他望了片刻，接道：「此話從何說起？」

他眼睛望着呂柏年，當然是問呂柏年了。

呂柏年抱着滿懷希望，激動的把「風雲堡」當日所發生的事，一一說給神龍劍客呂飛鴻聽了。

神龍劍客呂飛鴻哈哈一笑，道：「眞有這種事

麼？」

三絕刀程祝如道：「這事小弟無法解釋，人家要那樣說，小弟也無可奈何，大哥神目如電，我想也不用小弟說什麼多餘的話了。」

神龍劍客呂飛鴻回顧左右二老，皺眉苦笑一聲，道：「江湖上早就有這種風言風語，當時小弟也怕事出有關，着實追問了你們弟妹一陣，你們弟妹回答得好，她說現在的年兒是不是你的兒子，你難道自己分辨不出來麼？」

右邊那老人一笑道：「莊主覺得現在的年兒有沒有問題？」

神龍劍客呂飛鴻哈哈一笑道：「小弟要連自己兒子都認不出來，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呂柏年的心，越聽越向下沉，聽到這裏，他已知道完全沒有希望了，父親當面都不認他，這官司到那裏打去。

這時只覺心痛如裂，人都急得幾乎要發瘋，耳邊只聽神龍劍客呂飛鴻接着又道：「當初小弟眞還想不出是什麼人和小弟過不去，故意製造事端，混淆視聽，用來打擊小弟江湖上這點微名，現在才知道原來是假道士張百機在幕後主使，張百機的爲人，兩位老哥想必不陌生吧！」

那二個老人同聲一笑道：「那武林敗類，還沒有死去麼？凡事沾上他，還有什麼可說的。」

呂柏年只覺一股血氣上升，直達腦門，雙眼一黑，似要氣昏了過去，忽聽神龍劍客呂飛鴻一聲大喝，道：「申少俠！」驚得他心氣一沉，人也清醒過來。

呂柏年心中當然一千萬個不服，但當前是他的父親，父親縱是昏庸，他總不能也像對別人一樣，來個以牙還牙，他定了一定心神，暗嘆一聲，忖道：「父親爲人好像也和從前不一樣了，縱是分辯，也是枉然，看來只有另謀良圖了。」

念中，只聽神龍劍客呂飛鴻接道：「老夫看你年紀輕輕，少不更事，被人一時所愚，算不得罪大惡極，只要你知過能改，老夫既往不究，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你去吧！」

呂柏年無言一嘆，站起身來，神龍劍客呂飛鴻忽然又搖手止住他道：「少俠如立志上進，以後最好少和假道士張百機接近，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少俠是聰明人，當不待老夫多說了。」

呂柏年忍住一肚子中的怨氣，抱拳道：「多謝前輩金玉良言！……。」喉中一咽，下面的話再也說不出來，頭一低，走出房外。

身後，只聽得神龍劍客呂飛鴻吩附三絕刀程祝如說道：「祝如，你送申少俠出去，免得有人爲難他！」

呂柏年沒等三絕刀程祝如出來，便跨步到了門首，只見眼前人影一閃，現出二個五十左右的半百老人，橫身擋住他去路。

呂柏年在父親面前不敢發橫，這時的火氣可就沖上來了，劍眉一挑，還要拿他們兩人出口氣，隨身而來的三絕刀程祝如喝聲道：「莊主有命，不得阻攔申少俠！」

那二人鬨聲一閃而開，呂柏年冷笑一聲，跨步出了大門，三絕刀程祝如趕上一步，與呂柏年併肩而行了一陣，快到「黃堂」之前，趁四週無人，悄聲道：「年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要盡量爲自己保重，找到那送你酒葫蘆的人……。」

呂柏年出得門來，氣惱之餘，還有着說不出的沮喪，三絕刀程祝如忽然說出這番話來，聽得他一陣迷糊，正要譏笑他巧言飾非，枉費心機的時候，三絕刀程祝如的話聲忽然言未盡的一斷。

呂柏年回頭一聲冷笑，只見三絕刀程祝如身子一斜，正向一邊倒了下去，呂柏年一手抓住三絕刀程祝如手臂，剛叫得一聲：「姓程的你……。」

就在他身邊忽然射入一人，大叫道：「大家快來呀，姓申的小子，把副莊主殺死了！」

呂柏年一手還拉着三絕刀程祝如的身子，放手都來不及，一陣人影閃動，已有七八個人，鬨聲而到。

而那大叫的人更指着他道：「大家看，他還死握着副莊主不放手哩！」

呂柏年氣得一頓腳，鬆手放開三絕刀程祝如，便大叫一聲，道：「你胡說八道些什麼？」身形一起，便向那人撲了過去。

那人尖叫一聲：「救命呀！」身子平飛了出去，躲在人羣之中。

同時，一個漢子首先發難，大喝一聲：「你現在要殺人滅口已經來不及了。」揚腕發出兩點寒芒，破空而出，直奔呂柏年面門而到。

呂柏年幌身讓過襲來兩點寒芒，追勢一緩，另一個漢子大叫一聲，道：「你這人也太沒良心了，簡直把大家的臉都丟盡了。」話出，劍勢隨發，一招「毒龍出洞」，疾刺而到。

呂柏年劍眉聳動，面上怒得一陣青一陣白，冷哼聲中，身形一矮，右臂一探，便扣住了那漢子腕脈，微一加力，他已握劍不住，手中寶劍，便從手中脫了下來，呂柏年反手接住那寶劍，右腳一起，道了聲：「去你的吧！」把那人一腳踢出了丈遠開外。

呂柏年一挺腰站了起來，只見又有二人忽然一起衝擊過來，呂柏年忽的向後疾退三尺，那兩人一

起落空，錯身而過。

呂柏年一退即上，右劍左掌，正待向那二人出手，忽然又有二人從正面疾衝而上，四掌齊出，迎面擊來。

呂柏年幌身一讓而過，但另外兩人又左右夾攻而到。

呂柏年振劍揮掌迎住那兩人，另兩人又回身攻來，頓時，呂柏年陷身於四人圍攻之中。

這時，五座大廈之中燈光齊明，鬨聲而來的，越來越多，那最初說他殺死三絕刀程祝如的人，在一旁指手畫脚，繪影繪聲，訴說呂柏年如何殺死三絕刀程祝如的事。

呂柏年對付那四人，也不過三下五除二，又把他們放倒，脫身而出。

可是，這時衆怒又起，只見人如潮湧般向他湧來，他心中眞是又驚又怒，正待硬拚一陣，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道：「請各位安靜，那邊，呂莊主來了。」

大家對呂莊主都有着一份眞誠的敬意，一聽呂莊主已親身來到，哄鬧之聲立時靜了下來，同時紛紛閃身，讓出一條路來。

呂柏年舉目只見四週圍滿了人羣，憤怒的目光，一起集中在他身上，瞧得他好不自在。

接着，眼前人影閃動，魚貫走出十餘人，當先而到的，正是他的父親神龍劍客呂飛鴻，臉上怒形於色，在他身前一站，望了他片刻，終於壓住怒火，搖頭一嘆，道：「申少俠，你這就叫老夫很難處理了……。」

呂柏年抗聲道：「我沒有殺他！」

那最先叫他殺人的漢子，一跳而出道：「在下親目所見，是他把副莊主殺了。」

接着，那幾個最先趕到的漢子也應聲你一言，我一語道：「我們趕到時，他還抓着副莊主未放手哩！」

神龍劍客呂飛鴻沉聲道：「如果不是你殺的，那是誰殺的？」

呂柏年當時人都快要氣瘋了，耳目失靈，那曾發現殺死三絕刀程祝如的人，他雖恨死了那胡說八道的人，但他却無法自明心跡，指出殺害三絕刀程祝如的人。

呂柏年不由啞口無言，說不出話來。

神龍劍客呂飛鴻臉色一變，莊嚴的道：「我呂飛鴻雖有放你之心，但却沒有放你之理，我如不能替死者作主，只怕天下朋友都要罵我假仁假義，無是無非了。」

忽然步向呂柏年走了過去，接道：「少俠，你放手施爲吧，你如能把老夫一併送入九泉之下，老夫就是無能維持敝莊之人，但心力已盡，無愧我心了。」

呂柏年一見父親不叫別人出手，竟親自向他叫陣，他不由一楞，心中作難到了極點。

神龍劍客呂飛鴻一抱拳，又道：「少俠，請進招！」

呂柏年想來想去，都不能無法無天，和父親動手過招，長嘆一聲，雙手一背，顫聲道：「你老人家就出手處置了……我吧！」「孩兒」兩字本已滑到了口邊，臨時一忍，自稱爲「我」了。

呂柏年此刻，已是心如死灰，心念一轉，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眞不如死去了的好，是以束手待死。

驀地，一絲極細的聲音，達入他耳中道：「你眞愚不可及，你這樣準備死在令尊手中，你就不想想將來水落石出之後，又將置令尊於何地，快！從西北方向速逃，以免鑄下終天長恨。」

呂柏年凛然一驚，恍然而醒，抬眼間只見父親神龍劍客呂飛鴻臉上泛起一道殺氣，道：「你既然自知理虧，束手承過，老夫也不爲已甚，就廢除你一半功力，作爲你終身之儆吧了。」

右手一抬，駢指如戟，直向氣海大穴點來。

神龍劍客呂飛鴻口中說得好聽，只廢除他一半功力。

但出手之際，却把內力提到了十成，只要一指落下，呂柏年便別想再有明天了。

神龍劍客呂飛鴻內心之中，也滿懷高興，認爲這一指落了下去，以後便可高枕無憂了。

呂柏年暗中經人傳音警告，心中已有去意，聽神龍劍客呂飛鴻這樣一說，不由又轉了念頭，暗忖道：「他既然只廢除我一半功力，自然下手不會太重，我何不運功自保，讓他點上一指，消消他心中之氣。」

呂柏年此念一生，到手的生機，又悄悄的溜走了。

眼看神龍劍客呂飛鴻指力已然臨身，暗中忽然有人長嘆一聲，道：「孺子不可教也！」

呂柏年一誤再誤，任誰也莫想挽回他的危運！

詎料，當此人天皆爲他一嘆之際，忽然，一聲：「哇！……」

一道黑影，從半空之中，疾閃而下。

那黑點來勢奇快無比，一閃就到了神龍劍客呂飛鴻腦門之上，鐵嘴鋼甲，一啄而下。

神龍劍客呂飛鴻一見來物勁氣颼颼，不是凡鴉俗鳥，不敢大意，顧不得再傷呂柏年，指力一回，迎空而上。

同時，呂柏年也看出來物，竟是秘谷之中的那紅嘴烏鴉，他怕牠傷着神龍劍客呂飛鴻，也脫口叫道：「小黑，不得無禮！」

那紅嘴紅脚的烏鴉原來沒有名字，急切間衝口把牠叫成了「小黑！」

呂柏年連翻遇救，也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一聲清嘯，人已冲天而起，向西北方向投去。

原來，西北方向所站的那些人，都是「黃堂」以下身手的脚色，人數雖然衆多，又那能擋得住呂柏年。

何況，呂柏年輕身功夫出奇的高，根本就脚不着地，從他們頭頂上一閃就過去了，有些人看都沒看淸他的人影，他已掠身過去了，更不用說出手阻擋於他。

那些人阻擋不住呂柏年，一亂之下，却起了反作用，反而影响了追趕呂柏年的人，阻滯了他們的行動。

天黑夜暗，長空吞噬了他的人影，却留下了他那聲劃空長嘯，久久才息。

小黑見呂柏年安全脫險，也一冲而起，丟下神龍劍客呂飛鴻，振翅尾隨呂柏年而去。

事情發生得太快，就像閃電一樣，有些人還沒有弄清是怎樣一回事，事情已經過去。

神龍劍客呂飛鴻氣得一張面孔青中帶紫，恨恨的一跺脚，吩咐道：「守住所有的渡湖工具，嚴密搜山，看他有什麼本事逃得出君山！」

君山位於岳陽西南，洞庭湖中，四面都是水，沒有船就莫想離開君山一步。

君山又不大，離不開君山，遲早都隱身不住，非被找出來不可。

呂柏年對這一點，逃出龍鳳山莊時，心中就想到了，憑仗輕身功夫高人一等，搶先到了湖邊，他不敢去搶龍鳳山莊的交通船，徒自暴露行藏，却找了一艘平常百姓家的快艇，妄圖駕艇先逃出君山再打主意。

那知，跳上艇後，那艘快艇却和他鬧起蹩扭來，離岸不到兩丈，一個不小心，用槳不當，那艘快艇，就在湖中打起圓圈來，不進不退，任你呂柏年功力通神，它就是不聽指揮。

這時，小黑也追身而到，停在他的身邊，除了「哇！哇！哇！」直叫之外，也無能爲力，幫不上忙。

他在湖中打了幾個圓圈，划出去不到三丈遠，艇主也發現了他，在岸上大嚷大叫起來。

他這一嚷，龍鳳山莊的高手，也鬧聲水陸齊發的向他兜圍而來，一時情勢又緊張起來了。

呂柏年不識水性，心中又焦又急，身上所冒出來的冷汗，簡直比洞庭湖裏的湖水還多。

岸上「颼！」的一聲，划空落下一條人影，在岸上向他罵道：「笨牛，還不棄舟上岸來！」

呂柏年「啊！」了一聲，腦子算是轉過彎來了，不遑再計敵友，一放手中的雙槳，搖肩一射上了岸。

那人道了聲：「隨老夫來！」身形一矮，貼地飛了出去。

呂柏年依樣展開身形，緊隨在那人身後，離開了湖岸。

那艘沒有人的快艇，這時還在湖中擺動不已，夜黑中幫了呂柏年很大的忙，大家以爲他身在船上，先到的人，一排弓箭，先當見面禮送了出去。

但這時呂柏年已隱身出去三四十丈了，呂柏年緊緊隨在那人身後，盲目而行，小黑便緊跟着他貼地而飛。

兩人在林木荒草之中穿行了一陣，呂柏年一抬頭，只見龍鳳山莊又迎面而到。

呂柏年連番上當吃虧，怒從心頭一衝而起，喝聲道：「你是什麼人，帶我到那裏去。」

那人頭也不回，身形向前直走不停，飄過來一句話，道：「你眞氣死人，應來不來！」

身形一翻，越過高牆，進了龍鳳山莊。

× × ×

呂柏年身處絕境，走投無路，暗中一咬鋼牙，忖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好吧，你要愚弄我，我就先要了你的命。」也翻過身進了「龍鳳山莊」。

暗影中伸出一隻手，向他招了一招，這時呂柏年已不再猶豫，跟了過去。

這時，「龍鳳山莊」是一片寧靜，點塵無驚，呂柏年隨着那人輕車熟路，尋虛蹈隙，直入內院，止於一座閣樓之上。

那座閣樓的位置出奇的隱密，如不是熟悉整個房屋結構的人，簡直別想找到那座閣樓。

呂柏年滿腹疑懷，只見那人劃起一道火光，點燃了一盞油燈，同時那人也轉過臉來，道：「沉住氣，留在這裏等老夫回來，再作計較。」

話聲一落，就丟下呂柏年在閣樓之上，疾閃而去。

瞥眼間，呂柏年只見那人年紀五十左右，穿了一身龍鳳山莊服飾，分明是龍鳳山莊之人。

呂柏年原有的滿腹懷疑，更添上一份迷茫。

這座閣樓除了一盞小燈外，空蕩的沒有一把椅，但空氣中却充滿了一種木香的氣味。

事到如今，呂柏年已沒有選擇與攷慮的餘地，

只有提高警覺，耐性的眼睛一閉，一面調息，一面等待那人回來。

呂柏年回想剛才的經過情形，一直無法靜下心來，他只覺心中一片紊亂，悃悃愁懷，却是理不出一個頭緒。

外面的天色亮了，又暗了下來，一天過去了，仍不見那人回來，但也一直沒有人前來驚擾他。

呂柏年飢渴交迫，心情不覺有點煩躁起來，站起身來暗自思量，忖道：「看來那人一定是出了事，要不沒有理由現在還回來不了；我這樣等也不是辦法，何不出去看看，見機行事，先逃出君山，再作打算。」

此念一決，呂柏年便不再猶豫，悄悄的出了閣樓，他這裏剛離開閣樓不久，那人不但帶了一盤鹵菜和四個饅頭回來，而且又另外帶來了一個人。

可惜呂柏年沒有見到那後來來的人，他要稍待片刻，見到了那人，他就少了不少麻煩，很多人也少傷不少腦筋。

原來，後來的那人，正是送呂柏年酒葫蘆的那位江湖奇人，也就是三絕刀程祝如被暗殺前要他找的那人。

那兩人回到閣樓不見了呂柏年，相對苦笑了一陣，那送呂柏年酒葫蘆的人一頓脚道：「我們找他去。」立時退出閣樓而去。

呂柏年展開絕世輕功，出了閣樓，只覺龍鳳山莊之內，五步一崗，十步一卡，警戒與昨天嚴密了百十倍不止。一路幸未被發現，偸出了龍鳳山莊。

出了龍鳳山莊，這才發現全君山都在龍鳳山莊控制之中，龍鳳山莊本身的船隻不用說，就君山原有的私人船隻，也被龍鳳山莊集中起來，他除了望湖興嘆之外，簡直插翅難渡。

呂柏年望着靜靜的湖水，不由長聲一嘆，嘆聲中，呂柏年警覺上忽然發現暗影中有一道人影，向他背後掩過來，他故作不知，暗中却凝聚了全身功力，準備一舉擒下來人，從他身上想點辦法。

暗中來人，忽然發話道：「前面的可是呂少俠麼？」

呂柏年一聽話聲，心頭上愁雲一掃而開，人已閃聲掠了過去，一見果然是假道士張百機。

呂柏年說不出的高興，道：「你老沒有遭到麻煩吧？」

假道士張百機笑了笑道：「憑那神龍劍客那點氣候，豈能奈何得了老夫……呵……老夫是一時不擇言……」

呂柏年輕嘆一聲道：「家父的爲人行事，也大出晚輩意料之外。更糟糕的是，程大叔忽然被人害死了，我這一次眞是弄得灰頭灰臉……」

假道士張百機截口道：「不要洩氣，我們這趟不算白來，且先離開這君山，再從長計議吧！」

呂柏年劍眉一皺，道：「所有船隻都被他們控制了，……」

一語未了，假道士張百機又截口道：「你放心，老夫早有準備哩！」

說着，從腰中解下一束油綢子，就口吹了起來，片刻之間，那油綢子充氣脹了起來，長長的像一隻殺猪盆。把它放在湖水之中，竟毫無困難的承住了他們兩人。

呂柏年感慨地一嘆道：「老人家，你眞設想得週到。」

假道士張百機笑了笑道：「老夫能活到這年紀，就靠了這副頭腦。」伸手指了一指自己的腦袋。

呂柏年輕輕的「啊！」了一聲，從心底敬服這位平易近人的前輩奇人。

假道士張百機微微一笑，拂袖甩出了一股勁力，他們脚下脹氣的油綢子，飛也似的向湖中蕩了開去。

呂柏年這時忽然想起那隻烏鴉，叫了一聲道：「張老，停一停，晚輩忘了一位朋友了。」

假道士張百機口中慢聲應道：「什麼人？」但却並未停息催舟勁力。

呂柏年道：「就是我從前向您說過的烏鴉……」一語未了，只聽半空之中傳來：「哇！哇！」二聲，一道黑影已掠空一降而下，落到呂柏年肩頭之上。

假道士張百機再一揮袖，他們就消失在夜暗之中了。

呂柏年他們安全逃離君山之後，呂柏年本有滿肚子話，想和假道士張百機商量，但假道士張百機却一言不發，帶着他連夜走出三百多里地，走得呂柏年莫明其妙的道：「張老，離開了君山，你我怕誰來，這樣急着逃什麼？晚輩都快餓死了。」

假道士張百機神秘的哈哈一笑道：「快了！快了！就快到了！」身形一快，向一座山嶺之內疾奔而去。

行約二三十里路，遙見前面半山之上，散落着十三座房屋，房前掛得有各種獸類皮毛，一看就知道這些人家，都是打獵爲生的獵戶。

假道士張百機領着呂柏年直向那些獵戶奔去，快近那些房屋之時，只聽一聲大喝，道：「什麼人？快回去，這裏不歡迎外客。」林木之中，縱身現出一條大漢，擋住了呂柏年他們去路。

假道士張百機向前一步，打量了那大漢一陣道：「你是姓常？還是姓黃？」

那大漢一聽假道士張百機的語氣，知道來人必有關係，怔了一怔，道：「道長是……。」

假道士張百機道：「你還沒有告訴老夫，你到底姓什麼？」

那大漢道：「在下姓常。」

假道士張百機道：「常得功是你什麼人？」

那大漢道：「是我爺爺。」

假道士張百機一揮手道：「去告訴他，就說我假道士來訪！」

那大漢對假道士三字似是非常熟習，猛然一驚，臉色都變了道：「你老……。」

假道士張百機道：「你爲什麼還不快去！」

那大漢不敢再說什麼，應了聲：「是！」轉身飛躍而去。

片刻之後，只見兩條人影快似電掣般，飛瀉而來，落身到假道士張百機的面前，長揖道：「張大哥別來無恙，這些年來你到那裏去了，叫我們好不想念。」

假道士張百機帶笑道：「我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不過說來話長，你們先弄點吃的東西，給我們塡飽了肚子，再慢慢詳談好不好。」

那二人齊聲一笑道：「請！請！請！」請他們上了半山，進入一座最小的房屋之內。

這是一座非常簡陋的茅屋，看樣子他們的生活，一定過得非常困苦……

詎料，一念未了，只見對面牆上掛的兩張獸皮一分，現出一道門戶來。

躬身而入，是一條平直的甬道，前行約四五丈，忽然向左一拐，隨之眼睛也爲之一亮，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廳，令人難以想像的出現在眼前。

那二人又說一聲：「請！」

肅客上座，青衣女婢獻上香茗，假道士張百機指着呂柏年對那兩個老人道：「這位呂少俠，乃是神龍劍客呂大俠的公子，老夫忘年之交。」

那兩位老人，重又打量了呂柏年一眼，微一欠身，點頭笑了一笑。

呂柏年緩緩站起身子，抱拳一揖，道：「末學呂柏年，給二位老前輩見禮。」

假道士張百機又指着那二個老人道：「他們兩人，一位姓常叫得功，一位姓黃名叫成金，都是老夫道義之交，平生最愛助人，這次少不得要勞動他們兩位，出山助你一臂之力。」

呂柏年先會丐帮，再入龍鳳山莊，已深深體會到孤掌難鳴之苦，是以他願能結交幾個可以引爲助力的朋友，當下又是一個長揖道：「幸會！幸會！尚望二老不吝賜教！」

這時，一旁已有人送上了酒菜，常得功站起身來道：「兩位請入席吧！」

假道士張百機哈哈一笑道：「我們實在餓了，也不客氣了。」舉步入座，狼吞虎嚥起來。

呂柏年在假道士張百機領導之下，也盡情享用起來。

兩人先吃了過半飽，張百機端起桌上酒杯，笑道：「老夫借花獻佛，先謝了二位，請滿飲一杯，同時老夫還有下情與二位相商。」

常得功，黃成金各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呂柏年也陪飲了一杯，現在呂柏年也多少能喝三五杯了。

喝過一杯酒，常得功說道：「張大哥，你我交情不同，有什麼，你就直說了吧，我們老兄弟，無不應命遵行。」

假道士張百機指着呂柏年道：「就是爲了呂少俠的事。」

話聲頓了一頓，轉向呂柏年接道：「呂少俠，他們兩位都是可以信托的朋友，你把你的事說給他們聽聽。」

呂柏年的心，被假道士張百機籠絡住了，對他自是言聽計從，當下便把自己的遭遇告訴了他們兩人。

只聽得常得功與黃成金相顧愕然，齊口道：「要不是有你張大哥爲證，這種事情叫我們兄弟眞不敢相信，常言道『虎毒不吃子』，世間那有不認兒女的父母。」

假道士張百機道：「最初老夫也是這樣想，但走過一趟『龍鳳山莊』後，老夫算是完全明白過來了。」

呂柏年與假道士張百機一路上來，兩人只顧趕路，都沒細談龍鳳山莊的事，呂柏年心中當然更是關切，急急問道：「張老，你發現了什麼蹊蹺？」

假道士張百機望着呂柏年輕嘆一聲道：「說來只怕你要大大的吃一驚……」

呂柏年道：「晚輩現在的心已經半死了，只怕不容易大驚小怪了。」

假道士張百機神態一肅道：「老夫如果沒有看走眼，那龍鳳山的神龍劍客，只怕已經不是令尊本人了。」

呂柏年剛才還在大誇其口，這時却在神智猛震之下，張大嘴巴，半天說不出話來。

過了很久，他才回過氣來，長嘆了一聲，道：「你對家父很熟習？」

假道士張百機搖了搖頭道：「老夫從來沒有見過令尊。」

呂柏年黯淡的眼神，爲之一亮道：「那你又怎

樣知道他不是家父？」

假道士張百機笑了一笑，道：「但現在的神龍劍客，很像老夫一位故交，所以，老夫敢大胆的這樣假說。」

呂柏年自任到「風雲堡」後，父親因爲行俠事忙，一共只到「風雲堡」去看過他們三次，而前後相處的時間，加起來總共不到二個月。

那時，呂柏年年紀又小，除了認識父親的容貌外，其他的可說一無所知，但這次的與父親相會，他深切體會到彼此之間心靈上，毫無親情之感，像是陌生人一樣。

這是一個疑團，不但不敢向假道士張百機提及，就是想都不敢想，他寧願自己死了，也不願父親是假的。

因爲如果父親是假的，那父親的遭遇就不堪設想了。

呂柏年懷着這種心情，很希望假道士張百機所言不是事實，因之，緊接着又問道：「你不會看錯吧？」

假道士張百機笑了一笑道：「老夫這幾十年豈是白活的。」

呂柏年心頭一沉道：「那他是什麼人？」

假道士張百機，忽然又搖起頭來，沉聲道：「這個……老夫一時還無法肯定，所以才帶你找他們兩位老弟。」

話聲一頓，指着常得功笑道：「你知不知道，這位常老弟，早年在江湖上，人稱白日鼠，明查暗訪，追踪覓跡，稱絕當今，老夫和他們搭夥時，就因爲得他之助，不知逃過了多少次大難，得了多少便宜。」

呂柏年起座抱拳一禮道：「晚輩失敬了。」

常得功欠身還禮，笑道：「不要聽張大哥瞎吹，彫虫小技，那值少俠一笑。」

假道士張百機又指着黃成金道：「這位黃老弟，他最擅長各種暗器，是江湖上第一暗器高手，就現在只怕也無人能及。」

呂柏年又向黃成金表示了敬仰之意，假道士張百機回過頭來，又指着呂柏年道：「這位呂少俠一身輕功，已達神而化之的至境，乃是老夫平生僅見的唯一奇才，放眼當今江湖，只怕沒有比他更快的人了。」

假道士張百機忽然發出一陣哈哈大笑，接着又道：「我們四人，如果能夠携手合作，江湖雖大，却再也沒有難得住我們的事了，不知二位老弟，還有沒有當年的豪氣，重入江湖，帮助呂少俠一番事業。」

常得功與黃成金又豈是安份守己的人，老驥伏櫪，假道士張百機與呂柏年出現時，他們就早已心動了，相視一笑，道：「張大哥既然看得起我們兄弟，前來相邀，所謂貨賣識主，我們兄弟這把老骨頭也只好不顧了。張大哥有何差事，任憑吩咐。」

假道士張百機望了呂柏年一眼，道：「老夫覺得目前就有兩件事，必需調查清楚，然後才能對症下藥，事半功倍。」

呂柏年道：「那兩件事？」

假道士張百機道：「第一件事，當然是要摸清楚，龍鳳山莊現在那神龍劍客的眞正身份，證實老夫的看法，是否有錯。」

呂柏年點頭道：「你老說得是，這件事非常重要。」

假道士張百機道：「第二件事，就是要查出令尊的下落……。」

呂柏年一震，截口道：「家母難道不在龍鳳山莊？」

假道士張百機點頭道：「令堂不但不在龍鳳山莊，就那假冒你的替身，也不在龍鳳山莊，他們既然費了很大的勁，弄一個人假冒你，其中必有道理，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非查個一淸二白不可。」

假道士張百機三言二語，就抓住了整個事情的重心，老謀深算，只佩服得呂柏年五體投地，又是欣幸，又是感激。口中呵呵，向假道士張百機不住的抱拳相謝。

假道士張百機一笑又道：「我想第三件事，該是替你查鐵掌鍾大光家裏的住址了。」

假道士張百機就像是看穿了呂柏年的心事，連呂柏年與鍾家另一種微妙的感情，都替他顧到了。

呂柏年心中更是慰貼之至。

事實也確然如此，要說呂柏年一點也不想念青梅竹馬的鍾玉珊，那是自欺欺人的話了。

假道士張百機先把呂柏年的事，安排得妥妥貼貼，使呂柏年心裏舒舒服服，然後，話題一轉，又說了話，道：「呂少俠，在這個空檔時間，我們閒着也是白閒，老夫想請你和我跑一趟武當山，辦一點老夫自己的事，不知道你老弟肯不肯帮老夫這個忙。」

任何人在這時候，只怕也說不出半個「不」字，呂柏年毫不猶豫的滿口答應道：「你老帮了晚輩這大的忙，晚輩無以爲報，但憑吩咐，你老人家要晚輩火裏火去，水裏水去，決不一皺眉頭，何況到武當山去。」

假道士張百機面色一正，道：「老夫雖是出身武當派，但與現在武當掌門人却勢同水火，到時候希望你能相助老夫到底。」

（未完待續）

三期完俠情恩仇錄

仇深似海（上）

蕭逸·文
培新·圖



忠門孝女

夜風疾叩着紙窗發出一連串的「噗噗！」聲。遠處山頂上，不知是那個廟裏的和尙，又開始敲起噹噹的鐘聲，附近幾隻野狗，啞着嗓子長吠着，聽在人耳朶裏怪不是個滋味！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這所老關帝廟的和尙搬了家，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這廟裏又遷來了這麼一幫子人！這幫子人——哦！大概總有十來個吧！

自從這幫子人一來，可就在廟裏生了根啦！第一件事，兩扇大廟門可就給釘死了，殿裏的神像，也給搬了家，關老爺給弄到院子裏，直直的站着，手提着「青龍偃月刀」活像個門神似的！

這裏，在以往，常有些江湖賣藝，練把式耍猴的；或是丐幫的朋友，常來打尖過夜的，可是自從這幫人一來之後，其中有一位留着山羊鬍子，矮個子小老頭，在門上懸了一對羊犄角，還印了一個掌印子之後，可就沒有一個人走上門了，怪不怪？

於是，原先廟裏的禪房，香火房……可都改了樣，說乾脆點，可都變成了客房啦！

這幫子人，可不像是什麼好人！

他們住廟裏，可是甚麼事都幹得出來，喝酒猜拳外，還帶着玩女人，熱鬧着啦！

說他們是賊吧！倒是有幾分像，只是他們都穿着漂亮衣裳，有老有少，還帶着娘兒們，那種氣派手面，可就不大像，那有這麼大胆的賊？

尤其是爲首兩個老頭，一高一矮，活像兩個老太爺，說他們是老太爺，還是一點不誇張，您瞧瞧他們那股子勁兒，一天到晚叨着個烟袋，那多麼自在了。

高的那一個，生就的禿腦瓜兒，白眉毛，三角眼，還有點兒駝背，附近的莊稼漢，都叫他「毛大爺」！

矮的那一個，就是前面說過的那一位，瘦小，乾枯，活像個沒毛猴子似的留着一綹山羊鬍子，生就一對招風耳，這個人，人家叫他「白二爺」！

這兩個人，毫無疑問的是這幫子人的頭兒！

廟裏養着馬，還有兩隻老駱駝，對外面說，他們是由四川來的，是幹走鹽，運茶葉的，專作蒙古人，老回回的買賣，誰也弄不淸是眞是假！反正人來人往，有的是白花花的銀子！

「毛大爺」和「白二爺」大概是人老了懶得動是怎麼的，反正一切的進出活兒，全讓手底下的人去幹，他們兩個只等着吃，讓手下那一幫子年輕的

人孝敬他們，不過，這話也不盡然。

有一次，這些人大概得罪了江湖上的厲害仇家，二三十四大馬牛夜找來了，爲首是個老道士，聲言要挑了他們廟裏的窩，鬧得很厲害，驚動了兩位老太爺，後來大概是「毛大爺」露了一手，那個老道士斷了一條胳膊，從此就太平無事了。

由這件事情開始，附近的人，這才知道「毛大爺」和「白二爺」可都是含蓄不露的武林中人，兩個人每人都有一身好功夫，非僅如此，他們手下那一帮人，簡直沒有一個是好惹的，都有武功，這麼一來，大家才對這些人刮目相看，一個個敬鬼神而遠之，再也不敢答理他們了。

× × ×

廟堂裏生着熊熊的一盆烈火。

「毛大爺」和「白二爺」臉對臉的坐着烤火，身側七八個大小夥子圍着，一旁散放杯盤狼藉的酒菜！

大家好像在盤算着心事，暫時都不開口！

火光映襯着每一個人的臉，注意力的交點，集中在高矮兩個老人的身上。

「毛大爺」用火箝夾了幾塊炭，塡在火盆裏，火勢就更旺了，然後他呷了一口熱茶，左右看了一眼，道：「老九還沒來？」

人羣裏，一個沙啞着喉嚨，叫「侯忠」的搖搖頭道：「還沒有！這麼，乾脆我一個人去算了！」

留着山羊鬍子的「白二爺」頭搖得跟博浪鼓似的，說：「不行，不行，再等等他！」

另一個生就白菓眼，朝天鼻的漢子，道：「要麼？我代他一趟！」

「白二爺」冷笑一聲，斜看着他，道：「你怎麼比得了老九？他那身輕功，比你們誰都强！」

幾句話說得「朝天鼻」臉上一紅，好在天黑，誰也看不出來。

「白二爺」生恐話說重了，忙打圓場，道：「大家要認識淸楚了，這趟買賣可不同一般，要是拾掇下來，咱們分一分，足可過半輩子！」

原本陰沉的臉，現在都又開朗了。

「毛大爺」一雙銳利的眸子，閃爍着道：「對方是幹過鹽運使的朝廷大官，雖然說現在已經告老返鄉，可是府裏護院的人却不少，這趟買賣我和白老二早査好了，沒有十萬八萬的，我們也犯不着動他！」

大家臉上立時綻開了笑容，彷彿成箱上萬白花花的銀子已經擺在眼前了。

毛大爺的話還沒完，咳嗽了一聲道：「……今晚上，侯忠和雲四海去的目的，主要的是——」

才說到此，話聲一頓，偏頭向窗外望去，「白二爺」也顯然發覺了，頭一歪，喝道：「誰？」

風門一開，一個身着黑色夜行衣的神俊少年，猿臂蜂腰，好俊的一個小伙子！

先說話的侯忠笑道：「說曹操，曹操就到！」

長身少年疾步上前，臉上現出幾分汗顏，向着二老尷尬的笑道：「我來晚了！」

「白二爺」鐵青着臉，道：「四海，你可是我們老哥兒兩個一手拉提大的，我們可沒有虧待你，怎麼，聽說你娶了媳婦以後，這一年多以來，很不帶勁兒——」摸了一下山羊鬍子，翻着那雙三角眼，他接下去道：「……有這麼回事沒有？」

少年雲四海面色一變道：「二爺你這話聽誰說的？我怎麼會……？」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雲四海才慢吞吞的道：「……我媳婦兒昨天夜裏臨盆……生了個兒子！」

說時，他眉尖一挑，憂鬱之中，帶出了幾分喜悅之色，大家「轟！」一下子都樂了起來。

白、毛二老相對一笑，才沒有再提這件事。

「毛大爺」伸出一隻蒲扇般的大手，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咧着嘴道：「好小子，你行，好好的幹，眼前就是一趟大買賣，拾掇下來够你養兒子了！」

雲四海不知怎麼，面色又陰沉了，只是當着二位老人家，他可不敢現在臉上，只勉强的笑笑。

白二爺道：「這件事你知道了？」

雲四海道：「侯忠已告訴我了，怎麼？今天晚上就上綫開爬（黑道暗語：卽下手强刦）？」

白二爺搖搖頭，哼道：「那能這麼快？」

雲四海才似鬆了一口氣，侯忠擠上來，道：「兩位瓢把子的意思，是要你我先『採盤子』（黑道語「探査」），拿準了再下手！」

毛大爺冷冷一笑道：「後天上綫！」

白二爺瞇縫着小眼，道：「因爲你已得我們家傳，高來高去的功夫强，人又仔細，所以先要你去仔細看看，對方李家是個大宅門，你可得格外小心！」雲四海點點頭道：「我知道！」

一個叫「夜貓子」洗三的弟兄，遞上一個錫壺道：「來！老九先喝了這壺酒，身上暖和暖和！」

雲四海接過來，嘴對嘴的喝了個淨光。

侯忠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就着大盆蹲下來，由身上抽出了一張老牛皮紙，其上畫寫着淸淸楚楚的房圖。雲四海蹲下來，二人就着火光低論一陣子。

然後，他們又站起來！

毛老二揮揮手，道：「去吧！我們等你！」

大夥偎了上來，用力的拍着二人的肩膀，意似「嘉勉」！

風門再開，兩個人已步出廟外。

「風」像哨子也似的吹着，天上的雲有如萬馬奔騰一般的狂奔着，倒是明月如霜，映得琉璃殿瓦泛出了一片銀光！這數九的寒天，可眞有股子冷勁兒！

在大夥的目送之下，兩條疾勁的身影，拔了起來，像是兩隻巨鷹般的已掠上了對面的殿瓦之上，再起再縱，已消失無踪！

× × ×

李家大宅門，一共有三進院子！

第一進院門裏，住的都是些男人，包括四名護院的武師在內，第二進院子，住的是李家親戚，第三進，也就是最後的一進院子，才住着正主兒——兩淮鹽運使李靈甫李老大人全家大小。

李老在朝是個大清官，那年頭，幹鹽運，誰不發財？就只有他老人家來也空空；去也空空，什麼也沒有，兩袖清風的收了攤子！倒是當今聖上體念他爲官淸正，特別賞了他千兩黃金，另外賜了這個宅子！

這時候，「子」時剛過不久，巡更的也巡過了，護院的來了一趟例行公式，也到前院去了，偌大的院落，靜悄悄地，沒有一些聲音！

扒在門柱兩旁邊的一對藏犬，睜着一對大眼睛，東瞅瞅，西望望，忽然抖了一下身上的毛，相繼站起——

就在此時，一條人影，像是紙人似的，輕飄飄地已飄上了墻頭，隨着這人的身子一落間，同時丟出了幾樣東西，落在院子裏……

兩隻藏犬，本來露齒發威的正要撲上去，忽然看見了地上的東西，不吠一聲的就跑過去，低頭吃了起來。

那牆上的人影，才第二次縱身而起，撲上了院中的凉亭之上，同時，第二條人影，像是一縷幽魂般的，已然竄上左面大廳的簷角之上。

二人定身之後，互打了個手式，那先來的人影，迅速的施展身法，縱躍如飛的趕向前院。

後來的夜行人，慢慢地蹲下了身子，打量着這宅子裏的地勢和房屋佈置，月光淸晰的照着他的臉，來人正是那漂亮的小夥子——雲四海！不用說，那先來的人，必定是侯忠了。

雲四海在關帝廟那一帮子人當中，除去了兩個老的以外，他算是最傑出的一把好手，今年二十五歲，年歲雖然不大，可是在黑道上却混了七八年。

七八年以來，「毛老大」「白老二」調教出他一身好功夫，帶着他走南闖北，作了幾件大案子，這幾件「案子」，無不在江湖上激起了軒然大波，而至今令官府極感頭痛，却始終無法銷案。

因此，在「海捕公文」的四處飄散的中途，他們却又從容的換了另外的碼頭了，接下去生根立舵，再下手作案，得手後又遷移，飄盪……生活永遠是這樣的循環不已，算起來，倒是這一次在老關帝廟立根的時間最久了，這一次在關帝廟立根，足足有兩年沒有動了。

提到了「毛大爺」和「白二爺」這兩個人，江湖上知道的人並不多，可是那不多的人，如果談起這兩個人來，無不談虎色變！

敢情這兩個人，竟是四十年不離黑道，專營「刀口舐血」不帶本兒的買賣人，人稱「西川二老」的毛洪和白二中，江湖上並且還送了這兩個人一雙外號，前者人稱「踏雪無痕」，後者人稱「老山羊」，這老哥兩個，四十年走遍了大江南北，折在他們手上正邪兩道的人物，實不知有多少了。

「西川二老」作案子最稱俐落，一經得手，苦主兒滿門斬盡殺絕，連訴苦的地方都沒有，可謂之惡毒深矣！

此番，他們盯上了李家，李家滿門大小，足足有四十多個活口，一旦動上了手，這等人是一個也不用打算活着離開！

而取決於這次行動的先頭任務，就決定在雲四海，侯忠二人身上。

雲四海這時已翻上了正面廳簷，目光所及，這院子裏共有幾間房子，他是一目在望。

像是一陣風似的，他飄身而下，緊貼着牆邊向裏面抄進去，一進了內院，首先入目的，就是一排三間上房，東西兩列廂房，倒有三四間亮着燈的。

雲四海四下打量了一下，向下一弓腰，嗍！地一下子，已竄上了對面的房簷子上，他右脚向前一探，右脚尖找着了寬不過才有四指的簷邊，左脚向外一踹，整個身子，「刷！」地一下倒翻了過來。

這一手，在輕功中動作——「珠簾倒捲」，又名「張飛賣肉」，全身只憑着右足尖上那一點點勁道，竟然「弓」也似倒彎了過來。

雲四海身形倒掛着，已然把一隻眸子，貼在了亮有燈光的窗戶上。

窗戶上糊的是「軟黃紗」，不需要點洞，就能一目了然，在婆娑的一盞琉璃燈光照耀中，他看見半掛的素帳中，倚着一位半老的婦人。

那婦人滿面病容，形色十分憔悴，不時的呻吟着，一個頭梳丫角的小丫環，正在爲她輕輕的搥着背，滿屋子散發出濃重的藥味！

由裝飾動作上，一望卽知，這半老婦人，必是那位李大人的夫人了。

在雲四海的想像中，這類人物，很少不是腦滿腸肥；矯揉做作；頤指氣使之輩，而眼前的這位貴

夫人，看上去却大不是那麼一回事！

看上去，她的那張臉，是那麼的善良，鬢邊的白髮，眼角的皺紋，和那令人同情的病容，都足以說明她半生的操勞！

緊靠着床頭的矮桌上，放着針綫活計。

她雖是喘得這麼厲害，却仍然拿起縫了一半鞋底，一針針的縫着，倒是那個丫環看不過去，勸說道：「太太，您歇歇吧！您病成這個樣子……還做這些幹嘛呀！」

婦人搖搖頭，道：「我這個病就是這個樣……老爺他一輩子做官清正，連上朝的靴子，都是我親手縫製的，他穿不慣別人作的……」

她苦笑着，抬頭看着那個丫環，道：「彩蓮，天晚了，妳該睡覺去了，去老爺房間問，要沒別的事，妳就把客廳的門給上好了，去吧！」

「彩蓮」還要再說，床上的那位夫人揮揮手道：「我知道，妳去吧！」

窗外的雲四海，聽了這些，不知怎麼樣的，心裏不大舒服，只是「瓢把子」（黑道語「匪首」之意），把「採盤子」這件事情交給了自己，却不容自己半途而退，他決心要查個清楚。

這時那叫「彩蓮」的丫頭，似乎正在關閉着客廳的門窗，雲四海安心探查一個清楚，自不會放掉這入門的良機，隨着他倏然盪起身子，燕子也似的來到了廳門前。

彩蓮什麼也沒有看清楚，當時只覺得一股疾風，由頭頂上飄過，她抬頭看看，什麼也沒有，待把房門關好，雲四海已經在屋子裏面了。

雲四海黑暗中，尾隨着前行的丫環彩蓮，一直見她走到一間門前，熄了燈，他不便跟進去，就退回到正中的一間花廳。

這是李老平日招待近親家人的客廳，佈置得很樸素雅潔，四壁上懸滿了書畫，盆景裏生着水仙，一望即知主人是個飽學文雅之士！

雲四海閃爍的目光，不停的轉動着，忖思着主人可能藏匿金銀的地方。

他悄悄轉出這間客廳，却看見通往樓上尙有幾間房子，正面是一間四照堂，堂內供奉着神位，同時鼻子裏也聞到了陣陣的檀香氣息！

細細的打量一下，那四照堂內供奉着李氏宗親的牌位，正中紅緞子上，繡着觀音大士的法像。

這一家原來還信佛，神案上的長生燭，兀自點燃着，雲四海正要舉步，向小閣樓上行去，忽然有所警覺，他身子向後一縮，使了一招「半空秋千」，整個人的身子，懸在佛堂的一角，借着雙手兩足的力道，他反懸在上面的身子竟是紋風不動！

這時候，却有一綫燈光，自樓梯口出現，慢慢的現出了一個人影。

人影愈來愈近，現出了一個身穿雪白的睡襖，長髮披散肩頭的美麗少女！

這少女一隻手端着一個托盤，盤內平置着一個藥罐，旁邊蓋着一塊白布，他也不知是什麼東西。

她另一隻手端着一盞油燈，光影流離，映襯着姑娘那張娟秀的清水臉。

她的表情，顯得很遲板，可是美極了，那麼靜靜的走下來，乍看起來，宛若繡絹上的「觀音大士」一般的飄逸和聖潔！

天花板上的雲四海，只當來人是暫時的路過，却未曾想到，那白衣少女一逕的來到了佛堂，四下看了一眼，放下了手裏的東西，却向那幅「觀音大士」的繡像走過去！

此時，如果雲四海存心要走，自然是好的機會了，可是，他竟然動了好奇之心，要細細的觀查一下；這位少女到底意欲何爲？

他輕輕的探出右足，向住了斜面一根樑柱，把倒懸的身子變成了一種易於觀望的坐姿。

所幸，動作輕微，沒有引起那白衣少女的絲毫注意。

由另一個角度上，正好看見姑娘的左面半邊臉，雲四海忽然認出了，這位姑娘和先前所見的那病中婦人十分酷似，因此，他猜出她們是母女關係。

白衣姑娘這時冉冉的向着那面觀音大士懸像下拜！然後站起來，點上了一炷香。

她那雙似因長久憂鬱和多愁的眸子，看過去淚光瑩瑩，像似方才哭過了。

只聽她嘴裏斷斷續續的祈禱道：「觀音大士在上，請受我這一捧香——」

深深的一拜，跪倒於神像之前。

她哭泣得是那麼傷心，却又極力的壓制着聲音，只聽她繼續道：「願神保佑我母親病體早日康復，我願捨生相報——」說罷，恭敬的向着那幅繡絹，一連磕了三個頭，蒼白的面色上帶出了一片鐵青，緩緩的轉過了身子，自托盤內，捧起了那個熬藥的罐子，放了在面前。

樑上的雲四海看到此，不禁暗自嘆息了一聲，只由這少女的幾句話，和她虔誠的表情，已使雲四海感覺出她是一個難得的少女！

所謂「盜亦有道」，行搶持兇，到了這樣的一個家庭裏，也是令人有些難以下手。

旋見那白衣姑娘這時忽然伸手拉開了左面肩衣，露出半邊雪臂。

樑上的雲四海心中一驚，不知她是何用心！

白衣少女緊緊咬着牙齒，復伸手揭開了那塊平

放在托盤裏的白布，出乎雲四海的意料，白布之下，竟然放着雪亮的一口短刀。

那姑娘這時臉上現出一種極爲堅毅，和視死如歸的表情，張嘴咬住左臂雪肌，右手的刀，毫不留情的劃下，頓時皮開肉落，鮮血四濺！

雲四海驚嚇得幾乎叫了起來，只是他尙因沒有忘記自己此刻的身份，强自壓制着內心激動之情！

却見那姑娘用着顫抖的手，揀起了那塊割下的肉，放在了藥罐之內，早已痛得花容慘變，左臂上的血剎時間已染紅了整個的上衣！

姑娘偏頭一看，痛呼一聲，頓時嚇昏在地上。

樑上的雲四海目及於此，義發於心，再也不能不管，他左手輕按樑柱，像是一片落葉也似的，已然飄身而下，落在了對方身前。

面對着這個人世間的孝女，雲四海眞有無限的感愧，對方那種「割肌療親」的孝舉，激動着他未泯的天良，再也顧不得其他，當時一伸手先把她抱了起來。

雲四海因見她流血過多，當下先駢指在她左臂「肩井」以及「曲尺」「分水」等處穴道上各點了一指，頓時流血止住！

他匆匆的又取出了身帶的刀傷藥，按在了她受傷處，撕開了對方一件外衣，爲她纏了一個結實。

白衣姑娘方才乃是乍受驚嚇一時昏了過去的，此刻血流既止，被雲四海畧一移動，不禁三魂幽幽，甦醒了過來！

雲四海再想閃躲，已是無及！

二人目光相對，都呆住了。

那姑娘還不及開口，雲四海已伸出一隻手捂着了她的嘴，他十分張惶的道：「妳大概是李家的小姐是不是？」

姑娘畧一定神，害怕的點着頭。

雲四海收回了手道：「李小姐，請妳不要喊叫……我姓雲，叫雲四海……我只是被妳的孝行所感動……忍不住現身救妳……」

白衣少女一雙烏油油的大眼睛，四週轉望了一下，又看見了自己包紮的肩頭，想到了剛才的所作所爲，乃知對方說的都是實話。

雖然如此，她仍然難免有些懷疑，她居然並非如雲四海所想的那麼軟弱。

她只是呆呆的看着他，不說一句話，但是目光所示，已不再害怕！

雲四海甚爲尷尬的道：「我是個黑道强盜。」

李小姐神情忽然一驚，由不住向後縮了一下。

雲四海苦笑道：「小姐，妳不要害怕……我決無害妳的意思！」

李小姐徐徐的點點頭，痴痴的看着他！

雲四海冷冷一笑道：「我來你們家，是……」說到此，他站起身來，面現猶豫的低下了頭，李小姐的眼睛仍然盯視着他，好像急於要知他來的目的。

雲四海偏頭看了她一眼，他好像忽然下了決心，恨恨的道：「小姐，我扶妳坐好了，我有幾句要緊的話，要告訴妳，妳一定要牢牢記住！」說罷伸出一隻手，作勢要拉她站起。

李小姐猶豫了一下，却把一隻顫抖的手伸出來，要雲四海拉着。

雲四海扶着她坐好之後，正色道：「李小姐，妳聽着，我今夜來此，是奉了匪首『西川二老』之命，來刺探你們家虛實來的，同我來的還另外有一個人，現在你們前院。」

李小姐點點頭，臉上現出震驚之色！

雲四海沉痛的道：「這夥强盜一共有十二人，個個武藝精通，已經決定了後天午夜時分，到你們家洗刼，李小姐，請妳轉告父親，務必和官府連絡，早作防備，以免人財喪失！」

李小姐聽到此，嚇得臉色慘變！

她忽然伸出一隻手，抓住了雲四海，顫聲道：「眞……的……？」

雲四海道：「句句實言！」說罷，長嘆一聲道：「我一時之義，雖救了你們，只怕難逃自身之危——我必須走了。」

他動了一下，才知對方緊緊拉着自己的手並沒有放開，不由怔了一下，吶吶道：「小姐妳還有什麼囑咐？」

李小姐面色於驚駭中，露出兩片紅暈。

她看着他，顫抖的道：「謝謝你……你的名字是雲……？」

雲四海嘆道：「不說也罷！」

掙了一下沒有掙開，李小姐渴望的眼睛，緊緊的盯望着他，滿臉渴望之容，雲四海嘆了一聲，苦笑，道：「好吧……我名叫雲四海，只怕我們身份懸殊，今後再也難以見面，姑娘妳乃大家之女，在下不過是江湖上一個不務正業的流浪人……你我之間……」說到此，那位李小姐的手倒是鬆開了，却由她剪水的雙瞳中，滾下了兩行淚水。

雲四海見狀，頗爲感動的嘆了一聲。

他正想再說什麼，却聽得窗外像是鳥叫般的响了一聲，雲四海聞聲一呆，面色微變，道：「我那同伴在找我了，小姐萬請珍重，並請記住我剛才所說的話！再見了！」

那位李小姐忽然站起道：「我去給你開門！」

雲四海搖搖頭，一指佛堂上橫開的天窗，道：

「我還是由這裏走吧！」

李小姐驚奇的抬頭看着，又打量着他，像是有點難以置信的樣子。

雲四海苦笑，道：「我走了！」

說罷後退一步，兩臂向空一舉，施了一招「追星趕月」的輕功，整個身子足足拔起了兩丈左右，已經攀着那天窗的橫條。

他那垂幌的身軀，微微一盪，一收一縮，貓也似的已脫身窗外，這身傑出的武功，直把佛堂內翹首上望的那位李小姐，嚇了個目瞪口呆。

雲四海身子一翻出，却由一個月亮洞門上燕子般的飛縱過一條人影，落地現身，正是與他同來的侯忠！

侯忠輕功造詣極佳，因此江湖上送了他個綽號，人稱「一股烟」，素日很受「西川二老」器重！

在昔日，只要是較爲扎手的買賣，都是由雲四海和他搭檔出手，二人胆大心細，武技出羣，故此凡由二人採上的買賣，無往不利！

「一股烟」侯忠向着雲四海打了個手式，折身用「海燕穿簾」的身法穿上了牆頭，雲四海緊隨其後！二人一前一後，四五個起落，已翻出了李宅之外！

站定後，侯忠一笑道：「兄弟，眞有你的！」

雲四海怯虛道：「怎麼？」

他只當侯忠目睹了一切，是以說話時，眞力暗聚，一覺不對，卽預備向對方猝下殺手。

所幸侯忠並不知道。

他拍拍雲四海的肩，道：「你是怎麼進去的？叫我好找你！」

雲四海含糊的應了一聲。

侯忠道：「前後三進院子，一二兩院共四十七間房，男女三十二人，後院可是兄弟你的事了！」

雲四海不露聲色，道：「後院十二間房，九口人！」

侯忠冷笑道：「前院住着幾個護院，依我看，都是草包，也許這趟買賣用不着瓢把子出手，就能拾掇下來！」

雲四海胸有城府，也就裝着自然的道：「不然，我看還是小心一點爲好，人太多，走漏一個，可就難免壞了大事！」

侯忠道：「對！」遂又咧牙笑道：「瓢把子眼光不差，這把子買賣弄到了手，咱們哥兒也該好好逍遙半輩子了，是吧！」

說完，仰天狂笑着，聲如夜梟，別提有多麼難聽了。

一旁，雲四海厭惡的看着他，却又有說不出的一種自譴感覺，畢竟，在江湖道義上來說，他所犯的錯誤，是難以取諒於同門，雖然在另一面，他表現出俠士般的慈愛和義舉，只是黑道上對於「吃裏爬外」這種罪行，看得比任何罪名都要大，都要嚴重！雲四海以不甘目視忠門孝女之家，慘遭衆匪刼殺，而出賣了同夥，不惜以叛離之身，來表示出他嚮往正義和走向光明的一面，這種胸襟感人至深！

老關帝廟的人，全到齊了！

在吃過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之後，大家聚集在佛殿裏，聽候着瓢把子「毛大爺」和「白二爺」的行前訓示！毛洪和白二中，今天顯得很興奮！

二老換上了一身緊身衣靠，外罩玄色長衫，至於難得一現的兵刃，二老也全都携帶在身邊！「踏雪無痕」毛洪是一對「離魂子母圈」，「老山羊」白二中却是一雙「判官筆」！

除了他們兩個以外，其他的十個人也全到齊。

這是相當雜亂的一批，其中很有幾個在江湖上叫字號的朋友，譬如說「一股烟」侯忠，「夜貓子」洗三，以及有「雙頭蛇」之稱的楚氏兄弟——楚壁和楚昆，以及越獄不久的「穿山甲」熊方。

這些人，在沒有歸附於「西川二老」之前，在江湖已經是有鼻子有眼的人物，在歸附於二老之後，仗着西川二老聲勢，更是勢焰燎人，炙手可熱！

其他還有四個人，雖然名聲不如以上五人那麼响，可是論武技，却不見得比他們差。

這四個人，是西川二老所調敎出來的，他們的名字是：丁廣仁，黃飛，蘇德超，吳化，雖沒有什麼顯赫的外號，可是論人品心地，較以上五個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這其中，最傑出的一個——雲四海，却遠較他們有涵養有分寸得多！

也許因爲這一點，西川二老對於這個最傑出的手下，也就格外的加以「另眼招待」！

雲四海在這夥人當中，唯一的例外，他新近成了家，娶了個小家碧玉的媳婦兒，還生了胖小子！

因爲如此，所以西川二老特別恩待他，在外面租了兩間房子，不和大夥住在一塊，由於他武技出衆，機智過人，昔日的許多成就，大家對他倒也沒有什麼怨言！

在每次出任務之前，照例的是大吃一頓，集體同歡一下，以資助興，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一股烟」侯忠耐心的向大家解說着「李府」的佈置，「毛大爺」「白二爺」每人咬着一桿烟，也在靜靜的聽着，一角雲四海，今夜却現出了少有的浮躁和不安！

盆中的烈火閃爆着熊熊的火光，照耀着這屋內所有的人，夜風疾烈的叩着紙窗，每一個人內心都

懍着出擊前的緊張。

毛大爺的烟桿，忽然在火盆上嗑嗑的敲了幾聲，全場肅靜，眼睛一齊向他望去！

「踏雪無痕」毛洪抖動了一下他身上的那襲黑色長衫，皮動肉不動的道：「時候差不多了。」

「老山羊」白二中道：「且慢！」他冷冰冰的道：「侯忠！吳化！」

「一股烟」侯忠以及留有兩撇小黃鬍的吳化，同時閃身而出，白二中道：「你們兩個負責把風，等會兒動起手來時，不許李家逃出一個活口！見人就殺！」

侯忠吳化答應了一聲，「白二爺」繼續分配道：「洗三、楚昆、丁廣仁、黃飛，你們四個跟着我，負責後院行刼！」

他那對三角眼一轉，又覷向另外的人，特別提醒的道：「雲四海，你帶着楚壁、熊方、黃德超跟着毛老大，負責解決前院那一干人！」

衆人隨聲附和，牆角的雲四海聞聲呆了呆，低頭不語，「白二爺」這時覺出他不對，眨了一下三角眼，道：「怎麼啦？四海，有什麼不對？」

雲四海內心一驚，强自鎭定道：「沒什麼，我只是覺得應該同着二爺負責內院比較好！」

「毛大爺」却在一旁點點頭道：「對了，後院的盤子是你探的，你到後院比較好！」

白二中略一思索，點點頭道：「好吧，那你就跟洗三掉一下！」

雲四海點點頭，「白二爺」眨了一下小眼，森森的一笑道：「怎麼，四海，你還有什麼心事？」

一旁的侯忠打趣道：「他是放不下他家裏的老婆孩子！」

衆人閧聲大笑，「白二爺」走過去在他肩上拍了拍道：「是麼？」

雲四海咳笑道：「二爺聽他胡扯！」

「老山羊」白二中發出眞像山羊一般的一聲怪笑，半眞半假的道：「沒有最好！四海，你是跟我的老人了，幫子裏的規矩你不能不知道！」

雲四海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吶吶的道：「我知道！」

「踏雪無痕」毛洪已不耐煩的道：「時候不早了，走吧！」

大家緊束衣帶，檢視了一下隨身的兵刃暗器，毛老大首先縱身而出，洗三緊隨其後，越窗而出，衆人各自後隨，人影竄飛，如同剪空的燕子一般，一刹時間，已相繼來到了關帝廟外！

這時，月黑風高，大地蕭然，正是夜行人出沒的最好時機！

×　×　×

幾條快速的影子，相繼來到了溪水邊側。

由此前望，李大人的官宅，不及半箭的距離，夜風正自輕輕的搖動着那一列氣死風燈，靜靜的門廊子下面，沒有一個人影子，偶而傳來一兩聲野狗的長吠，令人乍闖之下，而長出凄凉的感覺！

十二名黑道上的人物，面對着淙淙不止的溪水，人影子修長的映在溪水裏，間或發出了兵刃上的光，在水面上閃出刺目的白光！

西川二老——這兩個怪老人，各自閃爍着一對歷經風塵，極爲幹練的一雙眸子，打量着那卽將下手的李家巨宅！

每個人的心情極爲激動，一派焦躁不安，只是二老不曾發號施令，誰也不敢輕擧妄動！

良久——

「踏雪無痕」毛洪才展動了一下雙眉道：「好像不大對！」

「老山羊」白二中冷哼了一聲，道：「我看還不至於！」他轉過頭，向着身邊的「夜貓子」洗三道：「洗三，先進去看看！」

夜貓子洗三，早已蠢蠢欲動，聆聽之下，雙手一抱拳，身子向後一個倒折，快如脫弦之箭，已然落身於對岸，緊接着向空中拔了一個高兒，像是一隻竄空而起的大狸貓似的，已上了李家的大門！

洗三平日以輕功見長，是以才會得了這麼一個外號，今日之來，他有恃無恐，是以毫不在意被人發覺，那落在大門框上的身軀，第二次騰身而起，如同風捲黃葉般的，已經落進了李家前院。

前院裏，一片靜寂，看不見一個人影子！

夜貓子洗三雙手前推，用隨身進掌的捷快式子，箭也似的，撲到了一排箭房窗前。

這排房子，是竟夜不熄燈火的。

房子裏，所居住的都是李府的下人，當然，洗三所最關心的，還是那幾名護院的武師，只見幾條大漢橫七豎八的睡在木板的敞鋪上，鼾聲震天！

看到這裏，洗三由鼻子裏發出了一聲冷笑，他抽身後退，不需要再向後看，逕自騰身，縱躍如飛的翻出門外。

溪水對岸，十一雙明亮的眸子都在注視着他。

洗三兩隻手，高擧着向正中一合。

在黑道上，這種手式代表「上綫」的意思，也就是一切圓滿的表示！

留有山羊鬍子的白老二，嘿嘿一笑，伸手指點着侯忠，吳化，二人不待吩咐，雙雙散開。

在整個行刼的任務過程中，這兩個人所負責的是最輕鬆的「把風」任務。但是却也不能輕視這種任務的重要性，在刼殺的過程之中，「把風」的任

務，非但應負責「裏外呼應」，尤其應注意那些漏網之魚的刦殺工作，使之不驚動局外人的揷手。

所以侯、吳兩個人，內心的感受可並不輕鬆。

二人一南一北，雙雙落在了院牆兩側，其他十個人，更不待出聲招呼，全數出動，人影交錯，疾風飄閃，剎時之間，全數都來到了院牆之上。

雲四海這時不待招呼，首先以「燕子穿簾」的輕功，撲上了前院大廳簷角上，放目向內院一看，一片黑漆漆的，他心裏可就頓時怔了一下！暗忖道：「糟了！莫非那李家小姐，沒有把我告訴她的話，轉告她父親，協請官兵守護不成？」

果眞如此，今夜這李家滿門大小，只怕無一倖免了。

他內心不禁大大的爲之担憂！還想再進一步觀查一下，身邊長衫破空一响，「老山羊」白二中已來到了身邊。

這老頭兒今夜可顯得精神十分抖擻，一件玄色的長衫不知何時，已緊緊繫在了腰上，露出了交叉在背後的一對黑光淨亮的判官雙筆。

在他面前，雲四海可得十分的小心，不敢露出一點馬脚來，否則可隨時會有性命之憂！

隨在「老山羊」白二中身後，陸續飄身而下的是楚昆，丁廣仁，黃飛等三人。

雲四海陡然記起，這四個人是負責後院行刦工作，而且唯自己「馬首是瞻」！

事到如今，雲四海也只有硬下了頭皮往裏面闖了，眼看着「踏雪無痕」毛洪，率領着冼三、楚壁、熊方、蘇德超，各撒兵刃，向前院襲近！

白二中督促道：「亮傢伙！」

他自己雙手交揷後探，把一對判官雙筆，取到了手，向着雲四海低叱道：「走！」

雲四海反手摘下了長劍，緊隨着白二中，四人倏起倏落，瞬息間，已撲到了後院。

這片院落裏，看過去比前院還要黑暗的多，四人一撲到後院，已聽得前院傳來了大片的喊殺之聲，雲四海頓時知道不妙，他心裏焦急的是，何以還不曾看見任何官兵出現？

此番前來，無疑明火執杖，根本也用不着躲躲藏藏！

現場五個人，此時全都亮出了傢伙，「雙頭蛇」楚昆是一對寒鐵杖，丁廣仁是一口摺鐵刀，黃飛是一柄彎彎的弧形劍！

隨着「老山羊」的手式，各自飛鳥也似的散了開來。

老山羊白二中出聲道：「黃飛，喊話——」

持着弧形劍的黃飛，雙手一托劍身，朗聲道：「姓李的全家大小聽着——」

靜夜裏這聲吆喝，聽在耳中極爲淸晰。那喊話的黃飛接下去大聲道：「……今有西川二老二位老前輩，率領着一羣綠林好漢，來到了這裏，作一趟買賣，你們趕快把値錢的金銀細軟，統統現出來，跪地求饒，胆敢違命者，格殺勿論。」

這番話，一字一字說得十分淸晰嘹亮，衆人心忖着，立時就將驚動全宅，然而事實上却大出意外，話聲一落，非但四下肅然，却連狗也沒有一個叫喚的。

黃飛一領弧形劍，首先縱身而起，向廳門前落去。雲四海最是担心，生怕李氏家人遭受意外，當下緊跟着他飄身而下。

「老山羊」白二中，「雙頭蛇」楚昆，丁廣仁，三人却由側簷疾撲而下。

他三人幾乎是同一個式子，「老山羊」白二中身子一下地，連人帶着一對判官筆，疾撲向緊閉的窗扇，嘩啦的一聲大响，破窗而入。

這時，手持弧形劍的黃飛，抬腿踢開了正門，闖身而入，雲四海緊隨其後闖進去。

五個人方一入內，但聽得假山石後响起了一聲斷喝道：「圍上！」

這時由兩廊陰暗處，疾奔出大隊兵勇，三人一伍，合抬着木架火槍，剎時間燈火通明，鑼聲震天！大隊的官兵由一個武職營官所率領，在四處通道上迅速的架上了槍架，另有一排二十名槍手，各挺着白木紅纓的長槍，擺開了陣勢！

後院的陣勢一經展開，前院亦不例外。

在鑼聲喧嘩聲中，前後院落裏，官兵三五成羣的奔叫着，亮着紅纓的是快刀手，黃纓的是弓箭手，青纓紮頭的是長槍手。

原來靜寂無人的院落裏，乍然出現了如此聲勢，當眞是不可思議！

屋宅之外是如此陣勢，屋宅內，却是另一番氣象。

「老山羊」白二中身方入內，迎面弓弦响處，一排三支箭矢疾嘯而至，白老二神色一變，右手一揚，把迎面來的三支箭矢，全數磕落在地！

老山羊叱一聲道：「不好！」

兩名黑衣的幹捕，各挺着一口金背的砍山刀，一左一右同時襲到，兩口刀左右合劈急下！

爲了對付這夥巨盜，二府七縣的三班幹捕，可是全到齊了，用「河間府」的總班頭「排雲鐵翅」夏侯風，爲總提調，會合着其他府縣的捕頭幹役，計有「火眼」周山，「一棒鎭中州」孫雲龍，「左手刀」丘錦，「花刀」毛六，「神手箭」章天等，以及府縣幹役，足足有三十人之多！

這些人分散開，埋伏在各房內外。

更依着「排雲雙翅」夏侯風的意思，決定把全府上下的人都撤出安全地方，只是那位前任的鹽運大人李靈甫老先生，却是性情耿直得很，他自以爲生平爲官淸正，不愧朝廷百姓，問心無愧，所以說什麼也不肯搬，「排雲雙翅」夏侯風拗他不過，只好依了他。

李府上下，因爲主人不肯撤離，僕人自然也不敢妄動，夏侯風勉强撤離了若干女眷，却還不包括李夫人的妻女在內！

李大人妻室秦氏，因病體違和，自不宜搬動，那位李小姐芳名雪眞，生性至孝，以照顧母親爲由，却也執意不肯離開。

如此一來，可就爲難了那位河間府的大捕頭夏侯風了，他親自會合了衆人，埋伏在宅子裏。

夏侯風早年出身江湖武林，曾是河間府有名的武師，閱歷廣泛，他自得悉來刦的匪人，竟是江湖上極具罪惡昭彰的「西川二老」着實是大吃了一驚，他深知這兩個怪老人的厲害，所以抽調的人手，極具苦心，全是些幹練的公門能手。

大舉刦殺的序幕，一經展開，戰況是激烈的！

「老山羊」白二中一經覺出不妙，却已是後退無路，白二中生性狠惡已極，自以爲武功過人，目無餘子，何曾把這些公門中人放在眼中？

在左右夾擊，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只見他瘦小的身軀，快似旋風般的滴溜溜，一陣急轉，兩口厚背鬼頭刀全數都現了個空！

二捕快竟然連抽刀的時間都沒有，隨着「老山羊」白二中的一聲尖嘯聲中，一雙判官筆，已然雙雙貫穿二人前胸，二捕快，不過只是一個照面，已雙雙死在了他的手下！

另一面匪黨中有「雙頭蛇」稱呼之一的楚昆，這時由側窗撲進來，正迎上了一名持刀的捕快，那捕快叫喊着揮刀就砍，楚昆寒鐵杖向外一翻，嗆啷一聲，震落了那捕快手中鋼刀，一抬右腿，直把那捕快踢了一個觔斗！

他趕上一步，正想下殺手的當兒，斜刺裏猛然縱出一個身着藍色號衣的矮粗漢子！

這人手中各持着一口尺碼較長，大出一半的細窄長刀，只見左手刀一領楚昆的寒鐵杖，右手刀由腋下旋遞而出，招式新穎花巧已極！

「雙頭蛇」楚昆驚怔之間，已爲那矮漢的窄刀劈中前胸，頓時皮開肉裂，鮮血四濺，翻身倒地痛昏了過去！

來人乃是此番佈置公門中的高手之一，人稱「花刀」毛六的那一位，一雙窄刀上招式詭異，頗是了得！

「老山羊」白二中顯然是沒有想到一樁十拿九穩的買賣，竟然會變得如此，一時間，簡直是怒焰膺胸，幾乎爲之氣結。

他們這一夥進來的五個人，沒有一個是閒着的，全都被迎出的公門捕役，捉對兒的厮殺起來！燈籠，火炬，鑼聲，喧嘩聲，交織成混雜亂囂的一片！

丁廣仁捱着「老山羊」白二中最近，他揮舞着手裏的摺鐵刀，把對面一名捕快剁倒在地，却爲飛來的一枚冷箭，射中右面肩窩。

他一伸手拔下了那枝短箭，切齒痛恨的揮着刀，迎戰撲前來的官人，却偏着頭向着身側的白二中道：「瓢把子，咱們被人出賣啦！這羣鷹爪子（黑道語，「官人」之意）扎手（厲害）得很！」

白二中那一張黃焦焦的臉，此刻看上去，簡直變成了靑色。

聞言他厲哼了一聲道：「風緊（黑道語，意思情況不妙）扯活（逃走之意）！」

可是，却未能如他之意。

埋伏在此的公門中人，皆是經過挑選而出的高手，事先早已經過嚴密的佈置，用心意圖對來犯的匪人一網打盡。

白二中意圖逃走，却不是這麼容易。

白二中話方出口，倏地轉身，却意外的發現敞開着門窗之外，燈火如晝，一桿桿點着火繩子的鐵砂子火鎗，守着四下門窗的出處，一排排的弓箭手，更是張弓搭箭，如臨大敵一般。

「老山羊」白二中看到此，由鼻子裏發出了一聲怪哼，正想拚出死命，向外闖出。斜刺裏一聲斷喝道：「呔！」

一回頭，只見對方陣營裏，步出一個體面的公門中人。

來人六十開外的年歲，紫黑的一張臉膛，左腮下生着一個小肉瘤，其上生着一綹黑毛。

白二中頓時一驚，陡然憶及此人，正是公門中，與自己二十年來屢次爲敵的大敵——「排雲雙翅」夏侯風！

二十年來，夏侯風深爲「西川二老」諸多案件所困苦，已把對方視爲眼中釘，肉中刺，不共戴天的大仇人。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只聽得夏侯風發出了一聲狂笑，手指白二中，大聲道：「相好的，咱們在這裏又碰上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次只怕你跑不掉了！」

老山羊白二中錯齒冷笑道：「憑你也配？」

他陡然騰身而起，向着夏侯風身前襲去！

「排雲雙翅」夏侯風向下一塌身子，老山羊却

由他背上擦身而過。夏侯風冷叱道：「來得好！」

他身子急轉而過，雙手上已多了一對精鋼打製的「護手鈎」。叮噹！的互敲了一下。同時向外撒出，直向着「老山羊」白二中身上捲去！

白二中兩隻判官筆向外一分乍合，用「童子拜佛」的手法，攻打夏侯風面門！

二人一交上手，剎那間已四五個照面。

生死相關，二人無所不用其極。現場兵刃翻飛，打成一團，那先前傷了「雙頭蛇」楚昆的「花刀」毛六，這時由另一面快撲而上，加入戰圈，會合着那位河南府的三班大捕頭「排雲雙翅」夏侯風，二人雙戰「老山羊」白二中一人，頓時緩和了白二中的凌厲攻勢！

由於官方這一次事先經過從容的計劃佈置，所以白二中這來犯的五個人，看過去都吃了大虧。

楚昆傷重倒地，生死不明固是不說，丁廣仁也掛了彩。蘇德超左肋上鮮血滲出，看上去也是不輕，倒是雲四海看上去，比較好得多。

雲四海對於這突發的事件，固然是心裏有數，但是却未能料到如此聲勢。

他本打算入門之後，先看一下李氏父女等人是否在此，然後再待機逃跑，却未曾想到自身亦陷入重圍，看來對方一視同仁，倒也沒有開脫自己之意。當然，如果雲四海如能自招姓名，說明經過，不難抽身，可是眼前情形，他却不願如此，更不敢如此！

偏偏對付他的那個人，為敵方的精銳之一，人稱「神手箭」章天，掌中一對鋼枴，盤上打下，極具威力。

除了這對「鋼枴」的兵刃以外，在他前胸兩側，併排着十數枚「黑羽箭」，方才暗傷了丁廣仁的正是此人。

雲四海急於內闖，偏偏那章天死纏着不放，一對鋼枴上下飛舞，霍霍生風，險招迭出不窮。而此刻叫囂着的官人越聚越多。

大廳外兵刃交磕聲，火槍燃放聲，响成一片。可以想知「踏雪無痕」毛洪所率領的幾個人，也和自己這邊一樣，遭遇到了致命的圍剿，由叫吼聲中，顯示出毛洪等人已經闖入了後院，只是他却未能脫離官兵的重圍，已可能有多人送掉了性命。

雲四海想到此，內心更是焦急萬分。他內心一狠，也就不再對眼前的神箭手章天手下留情了。

「神箭手」章天一直以為雲四海武功泛泛，在對付自己的凌厲攻勢之下，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內心不由存了大意！

這時雲四海的劍勢，由下而上翻上來。「神手箭」章天看準了部位，怒一聲道：「撒手！」

他左手鋼枴向上一絞，想去封住對方的來勢，右手的鋼枴却平胸霍地向外遞出直搗雲四海前胸。

雲四海此刻憂心如焚，實在沒時間再與他迴旋，長劍在手中一緊，一吐即收，在對方的鋼枴前指之下，滴溜溜劃了半個圈子。章天再一上前，雙枴齊出。

猛可裏那轉身的雲四海，却快若旋風的轉過了身子，他左手快出如電，只一把已抓住了章天的左手枴頭。

章天大吃一驚，右手鋼枴還來不及遞出，雲四海的劍，却已泛出了一片寒光，順着他大手所抓着的那枝鋼枴向外一展。

這一招，是雲四海的劍招菁華，妙在一貼一展，其快如電，令人防不勝防！

總算他心存忠厚，無意殺人。

儘管如此，那展出的劍鋒，閃爍之間，帶出了大片的血雨，「神手劍」章天一隻左手，由關節處，倏地折斷為二，半截持枴的斷手，足足飛出丈許以外，墜落在地。

「神手箭」章天，發出了一聲慘叫，踉蹌了三四步，倒跌在地，頓時痛昏了過去。

雲四海收劍騰身，闖入了內門。

現場情形，是如此的混亂，一時之間，難分敵我。雲四海陡伸左手，把面前的一名官差摔了出去，却為暗中飛來的一枚箭矢，射中了肩窩。

他反手拔出了箭，左耳邊一股强烈的疾風，劈頭直下。雲四海招劍一迎，嗆啷！一聲大震，掌中劍倒差一點把持不住脫手飛出！

一個滿臉虬髯，足有六尺五六高大的青衣大漢，由側面急攻而上！

這大漢手中握着一桿盤龍棍，直眉豎眼的，踏步而上。他嘴裏大聲嚷道：「我打爛了你，直娘養的——」

第二棍由上而下，「呼！」的一股疾風，向着雲四海當頭直下。

雲四海自忖着，實在無此能力接他這一棍，趕忙向旁一閃，「碰叭！」一聲大响，盤龍棍落地，把水磨房磚的地面上，打開了一個二尺見方的一個大窟窿。

那大漢複姓端木，單名一個刺字，人稱「半天雲」，他是負責看守這層通入內室大門的。這時見雲四海闖進來自是不依！

可是，他向前撲擊的身子，還不及定下，陡然間花廳左側發出了「隆隆」的一聲巨响，窗扇盡碎，一個瘦削駝背的老人，自外面箭也似的撲進來。

雲四海突見來人，心裏着實吃了一驚。來人正



毛洪向雲四海一推，喝令向內闖。

是負責打刦前院的「踏雪無痕」毛洪。

毛老大這時看上去，可是十分的狼狽了。

只見他衣衫已有多處碎裂，左面半身，身破血斑，連帶着那半邊左眼，也染滿了血，其上嵌滿了點點的黑色鐵砂子火槍！

在如此嚴密的重圍之下，此老仍能攻進到後宅，確實不易。

再者，他此時不求活命，反倒向嚴密防守的內廳攻進，實在是不明所以！

這個怪老頭子，想必是手下人死盡，且身又負了槍傷，盛怒之下，已喪失了理智，只見他頭上的貼生短髮，像刺蝟也似的立了起來，雙手各持着大小不等的一對鋼圈，正是他仗以成名多年的殺人利器「離魂子母圈」！

毛洪身子一撲進，發出一聲淒涼的狂笑，一聲如夜梟般的怪聲叫道：「白老二，咱們往裏闖！」

他那雙赤紅的眼睛一掃，已看見了前門站立的雲四海，怪聲叫道：「四海，好小子，死不了——」話聲一歇，一雙子母圈，向外一翻，已把來犯的暗器打落在地。腰身向下一塌，已撲到了雲四海身邊。這時那「半天雲」端木刺的一桿盤龍棍正兜空向着雲四海打到，見狀就空一撥，改向毛洪打去。

毛洪怪鳥似的怪叫道：「好東西！」

隨着端木刺的盤龍棍，他身子足足挪起了五六尺高下。他空中的身子，就像滾翻的一隻大貓般的，一翻一挺，捷比飛鷹的已到了端木刺背後。

隨着這怪老人鼻子裏發出了一聲悶哼，掌中的一對「離魂子母圈」發出了一陣疾勁，一前一後，雙雙擊中在端木刺背上！「半天雲」端木刺偌大的身子，竟然被直直的打出了丈許以外，「碰！」一聲撞在了石柱上。頓時口吐鮮血，倒地而亡。

一旁的雲四海看得心驚，却未曾留意到一口劈空而下的快刀飄然而至！

等他猝然發覺到不妙時，那口刀已磕到了右臉前不及一尺。此時再圖躲閃，已是不及。可是隨着毛洪的一聲厲嘯，但聽得「嗆啷！」一聲脆响，那柄來犯快刀，已被毛洪離魂子母圈鎖了個結實了。

毛老大向外一帶勁，施刀的那名差人，竟被摔出了丈許以外。

這老傢伙雙目赤紅，好像已殺昏了頭。

他雙圈全交右手，分出左手向雲四海猝然一推道：「闖！」

二人一前一後已闖入了內門。

進門之後他喘息道：「走，帶我找姓李去！」

雲四海吃驚道：「瓢把子，你要幹什麼？」

毛洪道：「殺！」

「殺！」字出口，雙圈同出，已把急奔入的一對官差雙雙逼出去，當眞是一夫當關，萬人莫入！

雲四海面色變道：「我們還是先去救白……」

毛洪慘笑道：「白老二死不了，你放心——」

他突然怒視着雲四海，咬牙錯齒的說道：「咱們叫自己人給出賣了，你知道是誰？」子母圈同時翻出，又打倒了一人。

雲四海打了個冷戰道：「自己人？——」

毛洪狂笑道：「你還不知道，不是自己人還會是誰？我好恨……他媽的！」

臉上的槍傷，大股的向外冒着血。

雲四海不知怎麼，內心一陣凄愴，竟自淌下了淚來！

「別傷心，我還死不了！」毛洪用力的關上了兩扇廳門，用一隻脚踩着。

他用袖子擦了一下臉上的血，氣吁喘喘的道：「洗三他們怎不濟了，都死了！」

雲四海更不禁內心懺悔，垂首不語。

「門」被重力鐵器敲擊着，只是木質堅硬，一時不易破開！

毛洪火起，忽然放開了脚，交互的以手中鋼圈遞出，把搥門的一個大漢斃在了手下，却又迅速的關上了門。

他斷斷續續的道：「……用不着難過，誰叫他們不用心練功夫？像你就死不了！」

雲四海吶吶道：「瓢把子，我……」

他實在沒有勇氣吐出心裏的話，是以才說了一半，又忍住了。

毛洪怪聲笑道：「我要找出了那個吃裏爬外的人。我挖了他的心——」

搖搖頭，又接着道：「也許他死了！」

一雙冷血怪眼四下裏看着，他還在動着腦筋。

這時，閣樓上人聲鼎沸，脚步雜亂，梯口上猝然探出了一個丫環的頭，向下看了一下。大概是看見了毛洪和雲四海二人的模樣，嚇得「哇！」的一聲尖叫，立刻又收回了頭。

樓上傳下來一個老人倔强的口音道：「別想叫我離開這裏，我死也不走！」

又有另一個人的口音，勸道：「何必呢！李大人，你老這不是跟我們下面的人過不去麼？」

接着又是聽鬪老人的吼聲，其中還夾雜着有女人的口音，漸漸聲音就小了！

雲四海驚嚇的看着毛洪道：「瓢把子，咱們走吧！」

「踏雪無痕」毛洪怒哼了一聲，倏地騰身而起，直向樓梯上撲去！

這時，正有兩名捕快由樓梯上撲下來，其中之一見狀大喊一聲道：「好强盜！」

可是他的刀還來不及舉起來，却爲毛洪左手子圈當胸擊中，斜飛了出去。毛洪右手的母圈，同時揮出，擊中了另一名捕快頭部。當時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帶着一聲慘厲的吼叫聲，毛洪煞神似的，已撲上了閣樓！

樓下的雲四海看到此，大吃一驚，陡然騰身也向着樓梯上撲來。他身子方自離開，兩扇廳門已爲巨力所撞開。

首先闖進來的，竟然是那位身任總提調的「排雲雙翅」夏侯風。緊跟他左右奔進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左手刀」丘錦，一個是「一棒鎮中州」孫雲龍。

這三個人大概是生怕李大人遭受意外，是以排遣萬難的趕了過來。

事實上在方才的那場激戰裏。「老山羊」白二中那一幫人，除了白二中一人獨免於難外，丁廣仁、黃飛、楚昆等三人無一倖免。

所有的公門高手，集中在「老山羊」白二中一人身上，只是白二中武技精湛，一對判官筆有神鬼不測之妙，論武技絕不在毛洪之下。

只是今日的情形特別，對方人太多，白二中忖思着大勢已去，倒無心把這條老命也葬送於此。他兩次欲撲出廳外，皆爲强力的鐵砂火槍給硬逼了回來。身上也同毛洪一般無異，遍體鱗傷。

這時廳門被破開，「排雲雙翅」夏侯風，「一棒鎮中州」孫雲龍等人撲向門內。「老山羊」白二中乍見之下，不免觸發了一綫生機。

他發出了一聲，緊隨着三人之後，也向着廳門之內闖進，嘴裏怪聲叫道：「夏侯風，咱們是死約會，不死不散！」

一對判官筆，撥風盤打直下，他那矮小的身子，旋風也似的襲到了夏侯風背後！

夏侯風倏地回身，迎戰着，施出了平生之力，揮出了一對護手鈎，暫時阻止住了白二中凌厲的撲式。

他担心着樓上的李大人滿門大小，大聲的關照其他人道：「快上樓救李大人！」

孫雲龍、丘錦雙雙奪梯而上。

廳門破開，大廳的人衝了進來，白二中雖然身負奇技，可是奈何敵人太多，一時之間，又泥掉在大股人潮；混戰之中。

血腥遍佈

樓上——

毛洪血人也似的撲上來，雲四海緊隨其後。

李府的一干內眷，家人僕婦，嚇得鷄貓子亂叫，毛洪揮動着一雙子母圈，胡亂的殺了幾個人，一抬頭，却見四名官兵，正迎護着一個藍衣清癯的老人，向另一面梯口快走過去，這人身後還隨着一老一少兩個女人。

毛洪一望之下，頓時知道乃是本家的主人。

他怪聲叫道：「姓李的，咱們併骨吧！」

陡地縱身躍起，撲向那藍衣老人背後，子母圈驀地舉起，按頭蓋頂打了下去。

藍衣老人正是本宅主人李靈甫，他雖是一個文官，却有一腔磅然正氣，此時霍地轉身怒叱道：「大胆！」

毛洪的離魂子母圈，這時已距離他一尺左右，只消再向前一推，這位李大人是非死不可，他身後的妻女見狀，皆都忍不往發出了一聲尖叫。

就在千鈞一髮危招關頭，斜刺裏陡地發出一股沉實的風力，「呼！」一聲，正好擊中在那位李大人身上，李大人瘦骨嶙峋的身體，如何受得起？只見他身子一搖，向側面倒了下去。

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李大人這麼一蹌一倒，却因而躲過了「踏雪無痕」毛洪的一雙「離魂子母圈」！

但聽得轟然一聲大响，那對沉實的鋼圈，一齊擊中在樓板之上，雙圈下陷，木屑紛飛，足足留下了兩個車輪般大小的窟窿。

這一刹間，那位李靈甫老大人，却無異的絕處逢生。

斜刺裏箭也似的撲上的一個白衣壯叟，手持一桿火紅色的赤鐵棍，厲叱一聲，掄圓了直向着毛洪當頭打去。

毛洪雙手用力的拔出了「離魂子母圈」，一腔怒火轉洩在來的這位白衣壯叟手上。

子母圈上嘩楞楞的一陣脆响，迎着了來人的「赤鐵棍」，「噹——」一聲擊了個正着。

白衣壯叟被他這一擊之下，頓時覺得力道極大，整個鐵棍向上彈起，並且抓手之處，奇熱炙骨，這才知道對方毛洪果然厲害。

所幸「左手刀」丘錦，此刻已由側面攻上來，一口雪花刀劈風直下，聯合着那白衣壯叟——「一棒鎮中州」孫雲龍，二人雙戰毛洪，暫時尚能阻擋一時。

那位僥倖不死的李老大人，翻身站起，他身後的妻女驚叫着撲上，把他扶了起來，猝然發現一個長身青衣少年，手持長劍，當面而立。

李夫人驚嚇的叫了一聲，抱着李大人，又復跌倒在地。驚嚇的李小姐，乍一抬頭，接觸到了面前少年的面龐。不禁呆了一下。

她忽然的跳起來道：「是你，雲——」

雲四海上前一把拖起了那位李老夫人，李大人見他舉手就打，雲四海無妨之下，倒被他打了一掌，頓時一怔。

李大人還要再打第二下，却被一旁的李小姐抱往，她驚慌的道：「爹——他就是那個告密的人，您別打！」

雲四海大吃一驚，叱道：「住口！」

他霍地轉頭看向毛洪，四隻眸子一交接，「踏雪無痕」毛洪隨地躍出了戰圈，發出了慘厲的一聲怪笑。

雲四海一咬牙，向大聲而驚怔的李大人全家道：「還不快走——」

李小姐反手拉往他道：「你——」

下文還未道出，「踏雪無痕」毛洪又是一聲怪嘯，就空獨撲而來，「離魂子母圈」映射出兩個環光，直向着雲四海當頭打來。

雲四海沒法，既被道破隱情，索性也就不再掩飾，長劍一挑，哈哈一聲，架開了來犯的子母圈。

毛洪怪笑着由他頭頂上擦了過去。

驚悸的雲四海就地一滾，躍身一旁，「踏雪無痕」毛洪雙目泛着血光，一指他道：「雲四海，原來是你——」

滿嘴的白牙，咬得吱吱亂响，那身瘦骨一陣疾顫，那樣子簡直像個擇人而噬的鬼，可怖已極。

他慢慢向着雲四海一步步的走過去，却又狂笑着，道：「吃裏爬外的畜牲，我要你死——」

雲四海禁不往打個冷戰，他緊了一下手裏的劍，偏頭看着一旁的李小姐。

那姑娘正用着一雙流淚的眼睛在看着他，表情甚是激動。

雲四海感慨的嘆息了一聲，道：「大丈夫生死有命，姑娘在你離開之前，請答應爲我作件事，可以麼？」

李小姐流着淚點點頭，忽然，那個叫「左手刀」丘錦的人躍身而前，一伸手抱起了她道：「姑娘快走吧！强盜還能有什麼好話？」說罷，騰身越窗而出。

「一棒鎮中州」孫雲龍這時也趕上來，强拉着李大人夫婦下樓去，雲四海見狀不禁呆了一呆。

那李大人走了一半，定脚，抬頭看向雲四海，道：「雲壯士，我家受你大恩未報，你方才有事囑咐小女，現在囑咐老夫也是一樣！」

雲四海點點頭，苦笑道：「大人鴻恩！」

他那雙眸子始終也未敢離開當前的毛洪，在即將要對付那毛洪的一場戰鬥裏，生死難知，他不得不趕快的交待。

當下冷冷的道：「我有妻子現居十里坡瓦崗村七號，請速救出，以免喪生敵手，隆情厚誼，來生犬馬必報！」

李大人怔了一下匆匆點頭道：「一定辦到！」

孫雲龍跺脚道：「快吧！」話方才口，但聞得樓下火槍聲轟然一聲大响，緊接着躍上了白二中箭也似的人影。

白二中身子一落地，打了個踉蹌，正遇見了前門的李大人，這老怪物雖連遭巨創，身負重傷之下，兀自忘不了下手殺人。

他嘴裏厲吼一聲，一雙判官筆，驀地翻起，「噗！」一聲，雙雙刺入李大人前胸，向外一拔，血如泉湧。

可憐那位李老大人屢經折磨，兀自難逃一死，身子一歪，咕嚕嚕滾下樓去。

「一棒鎮中州」孫雲龍大吃一驚，他也顧不得再對付白二中，霍地抱起哭叫的李夫人越窗而去。

這時樓梯口人聲雜亂有人大吼道：「開槍！」「轟！」的一聲大响，天花板上落下一層沙。

這股淩厲的聲勢，使得憤怒中的毛洪，也不禁爲之一驚。

「老山羊」白二中更像瘋了似的，他全身是血的向着毛洪道：「毛老大快逃命吧，遲了來不及了！」忙亂中雙手已托起了雲四海，向窗外一拋，「嘩啦！」一聲大响，摔了出去。

「踏雪無痕」毛洪見狀，大吼道：「殺了他。」但却已不及，雲四海早已穿窗而出。

「老山羊」白二中一怔道：「殺誰？」

毛洪跌脚道：「唉。」

時間已不再容許他們多說，六七桿火槍已登梯直上，排雲雙翅夏侯風手指着二人道：「點！」

火繩子一亮，轟然大响，整個的閣樓都爲之動搖。

在此同時，「西川二老」這對綠林大盜，却雙雙騰空而起，活像一雙飛猿般的，越窗而出。

夏侯風恨得咬着牙，跟踪而出，那班火槍手趕忙又掉回頭來，飛跑着趕下樓，樓上樓下，亂成一團。

此時此刻，院子裏官兵滿佈，喊殺震天，燈火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那位身任總理提調的河間府大班頭由樓上飛墮下地後，大聲道：「拿！」

只見官兵三五成羣的四下亂跑着，有人指着說這邊，有人又指說那邊。

弓箭手隨着四下的亂射，四面看看，那裏還有那前後三個逃人的踪影！

這時孫雲龍等人也都趕到，「排雲雙翅」夏侯風恨恨的埋怨道：「你們的差事怎麼當的？」他瞪圓了眼道：「這麼多人，居然保不往李大人，咱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清理一下，除了逃走的雲四海，西川二老以外，現場一共遺下了七具屍體，總算還有點功勞，搪塞着往上面交差，也馬馬虎虎了。

× × ×

虫聲唧唧不停的叫着。

天還沒有亮，倒是東方有點白濛濛的意思，映襯着新糊的窗戶紙，說不出的一種凄凉顏色。

雲大娘子翻過身子，揉着惺忪的睡眼，摸了身邊一下，才發現丈夫雲四海還沒回來。

她翻個身子坐起來，看着紅漆的八仙桌上那盞豆油燈，怔了一下，心忖道：「天都快亮了，他怎麼還沒回來？」

對於丈夫的工作，她始終是個謎，就知道他每天出去工作，有時候早，有時候晚，反正晚上的時候多，可是却也沒有整夜不回家過。

看着天色的紙窗戶，她愣愣的想，腦子裏反覆思索着雲四海的話：「我們快有好日子過了，等掙到了這筆錢，我們就搬到江南去……

「……我們買間房子，開一家小店，妳當老闆娘去照顧生意，我就到附近鏢局裏去當鏢師，給人家保鏢去……」

想着，她那張清水臉上，不自禁的現出了笑容，回過頭看看空着了的半邊床，她却由不住眼圈兒又紅了，心忖着丈夫徹夜不歸，一定又到那家廠舖裏趕夜工了。

「……爲了這個家，可眞累壞了他了。」

雲大娘子輕輕嘆息了一聲，找着了拖鞋，下地在馬桶上小解了一回却聽見一旁的孩子又在哭了。

孩子是個小小子，又白又胖，才生下幾天，可就會笑了，隣居來的人都說他像他爸爸，每次一聽人家這麼說，雲大娘子可是打從心眼兒裏面舒服。

由床上抱起了孩子，雲大娘子解開了懷，把奶頭塞到了孩子紅又小的嘴裏，一種母愛的慈懷襲向她，她低下頭看着他吭吸，那種又痛又癢的滋味，使得她忍俊不禁，差一點笑出來。

窗外傳入一陣凌亂的足步聲。

雲大娘子心裏一驚，却聽得一人連聲的叩着窗戶，她神色一變道：「是誰？」

是雲四海的聲音，那麼的疲憊喘息着道：「是我，小聲一點，快開窗戶！」

雲大娘子嚇了一跳，不叫開門，叫開窗戶，倒眞是怪。

雲四海在外催促道：「快——」

她匆匆的走過去，才打開一扇，雲四海已由外面翻了進來，那副形像眞把雲大娘子嚇昏了過去。

看着雲四海那一身的血，手裏還提着明晃晃的一把劍，雲大娘子打了個寒顫道：「四海，你怎麼啦？」

雲四海以手指按在唇上，輕輕噓了一聲，道：「不要出聲！」

他匆匆關上了窗戶，向着雲大娘子道：「快整理一下，我們這就走！」

雲大娘子正弄昏頭，莫明其妙的道：「走？」

雲四海緊緊的咬着牙，道：「宛君——我對不起妳，妳也別看了……毛，白兩位老爺子找上來了，要殺我們全家……我們得趕快走，遲一步可就來不及了！」

雲大娘子娘家姓徐，名字叫宛君，這時一聽丈夫這麼說，頓時面色慘變，後退了幾步一下子坐倒在床，她懷裏的嬰兒，可就「哇！」地一聲哭了。

雲四海驚惶的撲上去，一把捂往了孩子的嘴，打着冷戰道：「宛君，宛君——」

徐宛君面色發青，手足顫抖的爬起來，伸出兩隻手緊緊的抓着他道：「四海……我怕……這是眞的？……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你說……」

雲四海熱淚奪眶，道：「我……我一直瞞着妳，我過去是個賊……我不是人！」

一聽丈夫是個賊，徐宛君頓時就呆住了。

雲四海感愧而泣，道：「我錯了，我一直想改……可是他們不放我……就因爲這樣，他們才要殺我——」說着，他忍不住伏在床上哭了。

徐宛君腮上淌滿了淚，她定了定心，伸出一隻手，摸着雲四海染滿血和汗的亂髮。

雲四海陡然抬起頭道：「妳能原諒我麼？」

徐宛君淡淡點點頭，孩子又哭了，她抱起來餵着奶，雲四海一跳而起道：「我們要快點，趁着天還沒亮！他們一定就要來了！」

遠處傳來了狗叫的聲音。

雲四海一怔道：「他們來了——？」搖搖頭道：「不會這麼快！」

徐宛君張惶的跑過去吹燈，吹了好幾下，纔吹滅；她的腿都軟了，抱着孩子，一下子癱坐在椅子上！雲四海七手八脚的整理了幾樣東西，用一床單子包了個大包袱，往身上一揹，伸手去拉徐宛君道：「快走！」

可憐她，腿都軟了，那裏站得起來？

拉了幾下沒拉動，雲四海喘息着，道：「對了，外面馬房裏有輛手推車，我推着你們！」

徐宛君害怕的點着頭道：「快去……吧……」

雲四海擱下包袱，匆匆開門出去，徐宛君却害怕的撲過去趕忙的關上了門。

室外寒風朔朔，天時已將更亮了。

雲四海騰身越過了屋脊，向四合院的側門跑出去，馬房就在後面。

這時，前面狗大聲的吠着。

雲四海定下步聽了聽，果然是這家院所豢養的老黃狗的聲音，只是那狗叫着叫着，忽然慘嗥了半聲就不吭聲了，雲四海打了個寒顫道：「不好！」

他再也顧不得到馬房去推車，當下足下一點，翻身回撲上了屋簷。

身子才一上房，嚇得他立時伏了下去。

他看見幾條人影，佇立在不到兩丈外的牆簷子下，雖然對方是背向自己，可是雲四海却能一眼看出他們都是些誰！

一點沒錯，正是「西川二老」那兩個老怪物，帶着「一股烟」侯忠和吳化，後二者，顯然因爲在打刼的過程裏，負責李宅外的「把風」任務，而倖免於難。

他們四個人所站立的地方，就在雲家窗外數丈的地方，侯忠吳化手裏舉着火把，火光時明時暗！

雲四海看到此，連心都涼透了。

就聽得毛洪的聲音，怪聲怪氣的道：「他跑不了——侯忠你認一認是那個門？」

「一股烟」侯忠高舉火把，四面照了照。

這一帶小門小戶的房子，看上去樣子都差不多，他挨戶的照了一週，實在有些拿不準，搖搖頭道：「不知是那一家，反正在這裏是錯不了！」

「老山羊」白老二冷笑道：「總不能挨門一家家的問呀！」

火光閃爍着四個冷削、無情、殺機密佈的臉！

房上的雲四海，貼臉在冰冷的瓦面上，不知道什麼時候，淌出的眼淚把瓦都弄濕了！

這一剎時，他用無比懺悔的心聲，向蒼天祈禱着，是求上天有知，保佑妻子平安……

無數次的衝動，使得他想要奮身撲下去，只是却又有無數次的理智制止了他……他知道即使是自己現身，非但與事無補，反而有害，平白連自己這條性命，也要送在他們手上！

現在他只有祈望着，他們趕快走，離開這塊地方。

四個人繞了一個圈子，由雲四海所伏身的房簷之下走過去！

雲四海打量着他們，只要拐出前面的巷子，自己就可以趕快回家，關照一切……

可是，他的希望似乎落空了。

四個人這時都站住不走了，侯忠冷笑着道：「雲四海絕不可能跑這麼快，他還有老婆孩子！」

這句話，忽然使他得到了急智。

由上而下，雲四海幾乎連他臉上狡黠的笑容都看得清清楚楚。

只見「一股烟」侯忠陰森森的道：「二位瓢把子不要急，我倒有個好法子，一定能逼出他來！」

白二中道：「什麼法子？」

侯忠冷冷的道：「雲四海老婆新生了一個小孩，我們只要想個法子叫那小子一哭，不就找着了麼？」白二中桀桀笑道：「這法子不錯！」

房上的雲四海由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心忖道：「此番休矣！」一念未完，就聽得侯忠忽然放聲狂笑，道：「雲四海，吃裏爬外的東西，你還躲得了麼？」

這幾句話，無異引吭長嘯，四窗皆爲之震動。

這個法子果然陰損有效，話聲一落，右邊第二個窗——也就是雲四海的那一間房子，「哇——」一聲爆出了嘹喨的嬰啼之聲！

「踏雪無痕」毛洪怒叱一聲道：「走！」

他騰身而起，率先向着窗前撲去，雙掌一錯，只聽得「嘩啦！」一聲大響，整扇的窗子被他沉重的掌力，震成片碎，頓時大開！

毛洪一馬當先，已撲了進去，緊接其後的是白二中，侯忠、吳化，三個人先後都跟踪而入。

對面屋簷上的雲四海，看到這裏心都碎了。

他倏地由房簷上縱身而下，向窗前掩去。

房間裏妻哭兒啼，亂成一片，那是一種極爲凄慘的情景，雲大娘子雙手緊緊抱着初生的嬰兒，跪倒在床下，面對着毛洪等四個殺神般的人，連連的叩頭乞饒！

「踏雪無痕」毛洪轉看着侯忠道：「是雲四海的媳婦麼？」

「一股烟」侯忠走上一步，伸手抓住雲大娘子的頭髮，拉起了她的臉看了看，道：「一點都不錯，就是她——」

侯忠過去來過幾次，大娘子認識他，就向他求情道：「侯大哥你行行好吧……饒了我們吧！」

侯忠鼻子裏哼一聲，冷笑道：「沒這麼便宜的事，妳聽着，妳丈夫做了不仁不義的事，出賣了我們，今天二位老人家特地是來找他算賬來的！」

白二中冷笑道：「他藏在那裏？」

雲大娘子蒼白的臉上，掛着淚珠，搖搖頭道：「他……不知道，昨天晚上出去，到現在一夜……都沒回來！」

留着兩撇小黑鬍子的吳化，冷冷一笑道：「別聽她這一套——」

他那雙小眼，四下一掃，走過去，一眼看見了方才雲四海所打點的那個大包袱，用手裏的刀，一指道：「二位老爺子請看，雲四海分明回來了，他們想跑沒跑成，包袱還在這裏呢！」

白二中走過去，一把撕開，衣物什件散了滿地，他低頭看了一下，陰深深的冷笑着，轉看着雲大娘子，道：「說，他到那去了？」

雲大娘子全身戰抖着，可是她依然搖着頭，道：「……我眞的不知道！」

邊說邊自叩頭，哭成一片，她抱着的嬰孩，更是不停的啼哭着！

火把的光閃耀着這母子二人，現出一種慘不忍睹的悽涼，留着山羊鬍子的白二中，這時却發出如同山羊般的一聲怪笑！那一雙三角眼裏，一刹時現出了凌厲的兇光，滴滴溜溜在雲大娘子身上轉着！

「踏雪無痕」毛洪也似不耐狀的打了個哈哈，寒聲道：「雲四海吃裏扒外，奸計陷害，使我們損失慘重，我們天涯海角也會找他報仇，他也跑不掉，眼前却是饒你們母子不得！」說完，後退一步，向着「一股烟」侯忠甩了一下頭，後者立時目現紅光，反手自背後摘下了兵刃——「萬字奪」！

那是一柄三尺長，通身精鋼打製的玩藝兒，頂尖上個古寫的「萬」字，三面都開着鋒利的刃口，一看卽知是個最能殺人的傢伙！

窗外的雲四海看到此，心胆皆寒，他幾乎由不住要撲進窗子去！

只是理智壓制着他，使他沒有這麼做！

這時「一股烟」侯忠，已走到了雲大娘子面前，後者早已面無人色，看着侯忠，呆若木鷄！

侯忠冷笑一聲，道：「只怨雲四海不仁不義，却怨不得我們心狠手辣！」

手起刃落，可憐雲大娘子慘叫了半聲，頓時頭骨迸裂，血腦飛濺，一下子栽倒在地，一命歸陰。

她手裏的孩子滾抛在地，「哇——」一聲，哭悶了過去！却被另一邊的白二中趕上一步，一脚踏住。

白二中獰惡的臉上，帶出一種發洩的快意，他用力的踐踏着，一面咬牙切齒的怒聲道：「小雜—種——」

窗外的雲四海顫抖着站起了身子，全身都麻了，他那緊咬的下齒，不知何時，由於用力過重，已把下唇咬得裂開，鮮血染滿了口齒之間。

世上再也沒有如此令人痛絕的事了——試想雲四海此刻是何種樣的心情！

他那雙泛紅的眸子，幾乎都要脫眶而出，好像都要滴出了血來！

嬰孩在白二中的踐、踏、搓、踩之下，早已血肉一片，目睹着的雲四海，全身的血脈都凝結了。

眞不知他是一種何樣的心情，竟然能隱忍住沒有發作，世上悲慘事誠然多不勝數，何克臻此……

然而，雲四海忍住了！

天色大明了。

西北風凛冽的咆哮着，天空是灰暗的，沒有一片流雲，也不見一片陽光！

「人——」總是要活下去的！

殘殺者走了，却留下了「仇恨」的種子，那是「血對血」「心對心」，誓不兩立的人世大仇，誰也沒法子拿得開的……

霏霏的細雨，足足下了好幾天了，風，夾在雨點裏，吹在人臉上眞像是小刀子刮一樣的痛！

「河南府」城南大街，一向是最熱鬧的了；可是此刻，不過是「酉」時；天還沒怎麼黑，看上去，已沒什麼人，偶而馳過一輛馬車來，車輪子濺着泥水，轆轆的車聲，整條街都能聽見！

粉墻上張貼着一張告示，是府台衙門貼的，告示上畫影圖形的賞緝三名匪人歸案！

告示貼了總有幾天了，紅紙被雨水全打濕了，順着墻下面淌着紅水，其上字跡更是糢糊不清，約莫的可以看見那巨大的賞額——白銀一百兩。

「一百兩白銀」，在盛平的年頭，乖乖，那是一個大數目，誰看了不動心？

因此，雖然下着雨，雖然天這麼冷，還有十來個路人，打着傘，縮着頸子佇立在墻邊，仔細的看着！

一個頭戴着風帽，面生鬍碴子的長身漢子，由對街踟躕的走過來，走向那告示前面。

他兩隻手揣在棉坎肩的兩道夾縫裏，一面吸着冷風，一面沒精打采的抬頭瞟着那張告示，只看了一眼，立時垂下了頭，轉過身子離開！

他走得很快，下身的皮套褲，兩隻褲腿上，泥跡斑斑，看樣子走了不少的路了。

過了這條大街，遠處是聳立的「廣陽門」，兩側是些小甬道！再往前走，可就是市郊了。

長身漢子佇立着發了一會兒楞，探手入懷摸了半天，摸出了紅毛繩串着的半串銅子兒！在心手掂了掂，又揣回懷裏！

斜風細雨裏，酒旗子獵獵的飄展着，那對面的一家「福和居」是本地的大館子，只是並非眼前這種窮漢所能問津的，憑他腰裏那兩個錢，連給小賬都不够！

漢子作出了一副苦笑，又向前走着！

在一個小甬道口，他站住了脚，肚子實在餓了，冷天餓肚子，正所謂「飢寒交迫」，那種滋味，就是鐵打的漢子也受不了。

巷子裏鋪着石級，人走上去格格崩崩響個不停，那漢子走着，那副樣子，就像是一頭生病的大虫似的！

巷子裏倒是比大街上熱鬧多了，兩廊子下多是些小彩門兒，懸着五顏六色的長方形小牌子——「××茶室」「××下處」——盡是些古古怪怪的人頭，進進出出。

走了七八家，這漢子就知道又來錯地方了，看這種樣子，八成是本地的琵琶巷，自己一整天沒吃飯了，那還有心情逛這種地方？

身子才轉了一半，鼻子裏可就聞見一陣飄來的肉香味兒；不由自主的又轉回了身子！

這一次可沒有找錯，大紅的字板上，白漆寫着——「餡餅粥」三個大字。

挺着大肚子的掌櫃的，用着鏟餡餅的大鐵鏟子，敲着鐵鍋，發出噹噹噹的一陣亂響，那漢子是再也走不動了。

「餡餅粥」鋪子裏，上有八成客。

長身漢子進去，找了個不惹人注意的小墻角坐下來，墻上的紙條寫得淸淸楚楚——「餡餅三錢一個」、「稀飯兩錢一碗」！

跑堂的不待招呼，就上了一壺酒，滋着牙一笑，道：「先來壺酒暖和暖和——」

漢子一仰頭，一口氣把一壺酒喝個點滴不剩！小二吐舌道：「好酒量，再來一壺吧！」

窮漢一隻手還揷在懷裏，緊緊地抓着那半串銅錢，搖搖頭道：「不要了，來餅吧！」

門簾子揭處，走進來一個四十許左右的體面人物，這人一身寶藍的罩袍，包裏着黑子羔的皮統子，頭上戴着瓜皮的搭簷帽子，額下留着一綹黑鬍子，根根見肉！

這人紅紅的臉膛，一雙眼睛更是隱隱現着精光，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這是個精明幹練的人物。

他左手搓着一對花玉核桃，可是神情並不輕鬆，一進門，那雙眼睛左右掃了一眼，就盯在了壁角長身漢子的身上！

當他發現了那個窮漢時，却又作出一派輕鬆的樣子，走到另一個座兒上，遠遠的看着對方！坐下來。

他要了一壺酒兩樣下酒的小菜，悠閒的吃着！

對面的那位長身漢子，一直是低着頭，小二送來的餅，他看也不看，拿過來就吃，三口兩口就是一個，一刹時之間，他足足吃了十幾個餡餅，喝了三大碗小米稀飯！

那個穿寶藍罩袍的體面人物，一直注意着他，不時的現出神秘的微笑，大概他剛串過堂了；玩過姑娘，大寒天不怎麼小心，受了點涼，鼻子不大通，一個勁的在鼻子下面抹着鼻烟！除了全神貫注對面的那個窮漢以外，他偶而還有餘興看看那些進出的妓女，那些姑娘們和他很熟的微笑着，這人却是

傲慢的搭着架子，只點點頭，作出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熱騰騰的餡餅和稀飯，繼續的往那窮漢子桌上端，可是，那漢子却推盤站起來道：「不用了，算賬！」小二笑着臉道：「不多，你給一串錢吧！」

長身漢子一聽一串錢，頓時怔住了，他睜大了眼睛道：「一串錢？」

小二眨着眼，道：「不錯，沒多要你的！」

長身漢子這一刹間，竟然脹紅了臉，他挺不好意思的由身上拿出了那半串錢。

小二立時現出了鄙夷之色，那漢子壓低了聲音道：「我今天沒帶多的錢，煩你給寫在賬上，改天一起算吧！」

說完低頭轉身，却讓那刁頑的小二一把抓住了胳膊，窮漢回過身來，俊臉通紅，道：「小二哥，我一時飢餓，多吃了幾個，也罷——」

從左手無名指上脫了一個漢玉板指，放低了聲音，道：「你拿到櫃上先押下來，改天我拿錢再來贖。」

他顯然不願驚動人，所以說話的聲音，始終是那麼低，除了隣座二三人以外，倒還沒有貽笑大方，當然，這並不包括那位體面的人物在內，事實上那位大爺看到此，已經走過來了。

跑堂的小二拿起了這枚板指，看了看，才沒有怎麼哼氣兒，他止要轉身，却被那體面的人一伸手，由他手裏接過了那枚板指。

小二一怔，打量着那人道：「你——？」

這時那長身漢子，也發現了面前的這個人，他只看了一眼，霍然神色大變，立時的低下了頭，正要轉身而去，却被那人一伸手拉住！

這人呵呵一笑，道：「雲老弟，別害怕！」

窮漢瞪目，道：「你——你是……？」

那人哼了一聲，道：「兄弟姓丘名錦，人稱『左手刀』，就在衙門口當差，雲老弟，你能不認識我？」

長身漢子更加色變，他已記起了一切，一點沒錯，那天在李府打刦時，此人就在場，而且，是他搶拉着那位李小姐越窗而去的！

一想到此，他怎能不神色大變！

只是，他遇事鎭定，愈是緊要關頭，愈是鎭定如常，當下微微頷首道：「原來是丘兄，幸會——」說着，抬起右手，用力的挪開丘錦抓着自己的那隻手。

「左手刀」丘錦顯然的是施了幾分內力，可是他到底受不了雲四海的絕大指力，只好鬆下了手。

他微微笑道：「雲兄弟，幹麼地爲幾個小錢，把這麼貴重的東西押上？……」

那小二立時插口笑道：「說的是呀……幾個毛錢算不了什麼……」

「左手刀」丘錦揮手道：「去，這位大爺的賬跟我的一塊算！」

小二冷臉唱喏，轉身欲去，丘錦却又叫住了他道：「慢着，再給我切一盤醬羊肉，添一副筷子來！」雲四海一怔道：「丘兄你——」

丘錦嘿嘿笑道：「兄弟你跟我坐下，先暖和暖和，喝兩杯，我們再說話！」

雲四海心裏還不大放心，「左手刀」丘錦一笑，小聲道：「放心，誰也不認識你，那位李小姐挺惦記你，我是受她所託，專門找你的！」

這麼一說，雲四海才算放下了心。

丘錦把他拉到了自己位子上，坐下來，添上了酒，一笑道：「一文錢難倒英雄漢，這話可是一點也不假，雲老弟你不失爲一條鐵錚錚的好漢子，有你的！」一伸大姆指，乾笑了兩聲。

雲四海冷冷道：「丘兄取笑！」

丘錦咧着嘴道：「咳——你這就太見外了！雲兄弟，以前我是小看了你，直到李小姐那麼一形容，我才算眞正認識了你……」

他把聲音壓低，頭伸長了道：「……要不是你告的密，我們怎麼能這麼順利把那夥子賊一網打盡……」皺了一下眉，又接下去道：「……不過，最厲害的兩個還是叫他們跑了……」

嘻嘻一笑，接道：「不過，論功行賞，雲兄弟！那還是少不了你一份，衙門口把這份賞錢，早就給你準備好了！」

雲四海冷笑道：「只怕未必！」

丘錦翻着眼，道：「眞的，一個不少！」

雲四海道：「那麼，外面告示上怎麼會有我的賞緝？」

「左手刀」丘錦一怔，笑道：「嗳！那只是個幌子，騙騙老百姓！你還能當眞？」

雲四海倒也就不再哼聲，丘錦遂又道：「李家小姐可就一直惦記着你哪！」

一提起李家小姐，雲四海內心倒頗有感傷，只是彼此身份懸殊，再者自己基於一時之義，才不惜吃裏扒外，出賣了同黨，爲此，却落得了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苟顏偷生，這種報應也太凄凉了。

此時此刻，他也實在沒有心情再去探詢李小姐的下落，也自然說不上貪圖她什麼感恩圖報了！

一杯杯的悶酒往喉嚨裏灌說不出的意興闌珊！

「左手刀」丘錦一笑道：「怎麼樣，老弟你現在在那裏安身？」雲四海搖搖頭，苦笑不語。

丘錦拍了一下巴掌，招呼小二道：「看賬！」

給了錢，步出門外，寒風吹得人連連打顫，雲四海抱拳，道：「多謝，告辭了！」

丘錦一怔，拉着他，道：「嗳！那能就走！來……你跟着我到衙門去領賞錢去！」

雲四海冷笑道：「丘兄莫非以爲我是貪圖賞錢才告的秘麼？」

「左手刀」丘錦搖頭道：「不是！不是！老弟你會錯意了……兄弟！俗言好漢無錢，寸步難行！你這個樣子如何能行得？天又這麼冷，你就想找個苦差事，也不容易！」聽到此雲四海倒不吭氣了！

丘錦道：「這麼吧！我家下就在前面不遠，你先住着，算我給你留意找個差事，怎麼樣？」

雲四海倒被感動了，嘆了一聲，道：「丘兄你難得有此好心，只是我實在不願意在這地方久留，以後再拜訪吧，告辭！」

才一抱拳，却又被丘錦拉住，道：「唉！你何必這麼見外，李小姐母女渴望着見你一面，我好容易找着了你，如何能要你走？無論如何，你要跟我去見她母女一面才好！走！走！」說罷硬拖着他往前走。

雲四海不禁老大的不高興，面色一沉，可是轉念一想，對方是衙門當差的人，自己此刻身份，如何敢以得罪？再者，他也是一番好意！就去見見李家母女，也無大碍，只是自己落拓如此，有點不好意思罷了！想着遂改變面色道：「丘朋友你不要拉，我跟你去就是了！」

丘錦這才放開了手，二人併肩前行，拐出了這條琵琶巷，往回走了約有里許光景，遠遠就看見立有一對大石頭獅子的府台衙門！

雲四海此時乃是畫影圖形的江洋大盜，面對着官府衙門，能不爲之胆戰心驚？雖然丘錦再三的安慰他，可是心裏總有幾分嘀咕！

丘錦見他在生疑，用手一指道：「由衙門口往左拐不遠就到了，老弟，你放心誰也不認識你！」

雲四海偷眼看丘錦其人，倒是一副眞誠樣子！遂繼續跟着他去，心裏却不禁暗道：難得這位丘兄，倒是一個古道熱腸的好人！

看看走到衙門口，雲四海的頭低得更低的了！

倏地，「左手刀」丘錦由袖統子裏抖出了一串寒光耀目的鎖鍊，嘩啦！的一聲，已鎖在了雲四海頸頸之上，雲四海還不知怎麼回事，那丘錦用力的向後一帶，「克嚓！」一聲，已鎖了個結實！

雲四海大吃一驚，怒叱道：「你——」

倏地一掌，向丘錦臉上劈去，「左手刀」丘錦這一刹時，却現出了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他向右一閃身，左手向着長袖裏一探，拔出了一把尺許的匕首！

他右脚往前一跨，這隻匕首直向着雲四海當胸直扎了下去。

同時嘴裏放開了喉嚨大聲嚷道：「拿賊呀！」路人見此景，無不驚訝駐足！

自然，首先驚動的，正是當面的府台衙門了。

「左手刀」丘錦，慣以左手出刀，所以才得了這麼一個外號，他先發制人，右手鎖鍊，已然鎖住了雲四海的頸項，佔了先招！左手的刀，快而猛的挑扎而出，確實是極具威力！

雲四海左手用力的一帶頸上鍊子，身子向外一轉，由於彼此間距離太近，一時轉動不易，丘錦的刀竟然擦着他的胸衣直劃了過去，一時皮開肉裂，鮮血立時就流了出來！

丘錦一伏身，第二次運刀，却向着雲四海右肋上用力的刺扎過來！

雲四海口中哼了一聲，他施出了全身之力，用力的一帶頸項上的鍊子，嘩啦！一響，由於力道過猛，丘錦又死拉着不放，一下子把他拉得向前一栽，頓時虎口破裂，鎖鍊子脫手而出。

「左手刀」丘錦正想再趁勢出刀，却被雲四海掄起的鎖鍊「叭！」一聲抽在了臉上！

這一下子可眞不輕！

只聽得丘錦嘴裏怪叫了一聲，滿臉是血的滾在了地上，他一個咕嚕爬起來，嘶啞着聲音，大叫道：「抓賊呀——」

衙口門颼颼一連縱過來七八條漢子，有的掄着鐵尺，有的施刀沒頭蓋腦的直向雲四海身上掄來。

雲四海掄起頸子上的那根鍊子，胡亂的招架着，倏地騰身而起，躍落丈許以外。

不待他拔足想跑，面前的人影一幌，已現出了一個六旬左右的清癯老者。

這人紫黑的臉膛，左腮下生着一個肉瘤，身上穿着和丘錦極爲相似的袍子，一雙深陷的眸子，閃閃有光。這個人，雲四海是認得的！而且不久以前，也領教過他的厲害，此人正是河間府的三班大捕頭——「排雲雙翅」夏侯風！

由於相隔距離太近，雲四海的衝勢太猛，竟然差一點和他撞了個滿懷。

夏侯風一聲叱道：「那裏跑？」

一伸手，刷啦！的一聲，已緊緊的抄住了雲四海頸項之上的那根鎖鍊子，用力的一帶，道：「扒下！」

這老頭兒手勁極大，內力自然要較諸先前的「左手刀」丘錦要大得多。

這一帶之力，竟使得雲四海身子也挺受不住，足下一滑，頓時仆倒在地。（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八

飛魂魔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阮玉陵迷於美色，爲司馬長虹所乘，擒囚石室，婁子清施展詭計，把阮玉陵救出囚室，但餵以一粒毒藥爲脅，婁子清偕阮玉陵逃出不遠，爲司馬長虹及石三公、段公奇追至，忘我聖僧與方元忠、淩五姑、周小娟也由前路趕到，把阮玉陵圍困當中，唯一衆高手均非阮玉陵之敵，周小娟乃挺身而出，勸阮放下屠刀，她願隨彼歸去。在此後的三月中，武林相安。一日，阮玉陵邂逅何子清、李少風、高寒，相偕往斷魂崖找高天弘，抵斷魂姥姥洞府，呼之未聞人應，四人相偕進入洞中——

英豪再出羣醜懾　劍招初試魔頭驚

驀然，四人眼前一亮……

一間寬敞的石室展現眼前，石桌上一盞油燈，發出熒熒之光！

四人眼睛久處黑暗，遽見燈光，頗覺刺目。

待四人視綫恢復正常，抬頭一看，不覺大駭！

原來油燈後面坐着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子。

這人正是魔名遠播，以一把青萍劍威震八方的斷魂姥姥！

高寒「撲通」一聲跪下，恭聲道：「晚輩等不知前輩在此靜坐，冒失闖進，尙祈前輩寬恕！」

座上的斷魂姥姥雖然雙目圓睜，却對四人視若無睹，不理不睬！

「醫卜雙絕」雖未下跪，也在一旁垂手而立。

只有阮玉陵，星目流轉，眼光在斷魂姥姥面上不住地打量。

良久，阮玉陵忽然「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高寒聞笑遽驚，疾速回首叱喝道：「少島主不得無禮！」

阮玉陵嘿嘿笑道：「我笑你們三個人都是呆子，座上的斷魂姥姥根本是個死人！」

「咦！」三人同時一怔，舉首望去，只見斷魂姥姥雙目直視，一不稍瞬，畧一細察，果然鼻息全無！

高寒振衣而起，探手在斷魂姥姥額際一觸，霍

然觸手一片冰凉！

何子清是個行家，仔細察看了一下斷魂姥姥的眼神，低聲道：「斷魂姥姥無疾而終，已氣絕多日了！」

高寒疾聲道：「想必小兒業已離去了，但是爲何不爲斷魂姥姥收殮哩！」

何子清猜疑地道：「也許別有緣故！」

語聲甫落，遊目四顧，果然在案桌上發現幾個字：「歿後，不必收殮，我將與此洞長相廝守！」顯然是「大力金剛指」所書，字跡入石寸許！

何子清沉思片刻，微微頷首道：「令郎在斷魂姥姥坐化後，業已離去了！」

高寒蹙眉問道：「何大夫何以見得小兒確曾在此居留？」

何子清敲敲桌面上的字道：「這幾句話若是向門人交代的，似乎對門人的去留也應該有一番吩咐，而斷魂姥姥却隻字未提，顯然，斷魂姥姥屬下並無門人，那麽又是誰可以在這洞內作客？」

高寒以手托頤，默默沉思，半晌，高寒舉起石桌上的油燈，四下搜尋，看看是否能找出一些高天弘曾居住在此洞的痕跡！

「看，」驀然，何子清驚呼出聲！

衆人隨何子清手指方向看去，只見石壁上四行整整齊齊的字蹟！

高寒將燈舉近，四人一見，心頭無不一驚！因爲那字蹟也是以「大力金剛指」所書，但却入石數寸，形成一些彎彎曲曲的石溝，此人的指力顯然還超過斷魂姥姥數倍！

石壁上之字是一首七言詩，何子清朗朗讀道：

「寄身塵寰已念年，一事無成愧對天，他日一旦重涉世，誓除妖孽整大千。」南海高天弘題於丙壬四月。

「豪語！豪語！」何子清連連誇讚，復對高寒笑道：「看來令郎苦練有成了，單憑這一手指力，恐怕當今武林沒有第二人堪與比擬了！」

高寒竊喜，喟然道：「若眞有所成就，那將是武林中之大幸了！」

阮玉陵此時心頭猛震！暗忖：「誓除妖孽整大千」！誰是妖孽？那不是自己父子二人還有誰？掌劈天一禪師！震傷方元忠和凌五姑！自己父親手刄六大門戶掌門！將千面仙子林竹君擊落懸崖！這許多血債，高天弘會善罷甘休嗎？

一瞬間，阮玉陵心頭惡念頓起，一聲沉喝道：「你們不要得意！」

何子清咦了一聲道：「高天弘爲一坦蕩君子，一旦藝冠羣倫，對維護武林正義，主持武林公道，必定不遺餘力，少島主難道不引以爲快？」

阮玉陵冷哼道：「何謂公道？正義？强者就是公道正義！」

何子清喟然嘆道：「少島主一向行事偏激，故有此看法！」

阮玉陵獰笑道：「高天弘如今功力可能已舉世難敵，但是，對阮某人可沒有好處！」

何子清這才知道阮玉陵不快的原因，和氣道：「少島主，爲人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謂既往不究，高天弘絕不會對過去不快之事加以計較！」

阮玉陵嘿嘿狂笑道：「姓何的，你休要巧使緩兵之計了，先下手爲强！阮某人可不是束手待斃之輩！」

高寒已聽出阮玉陵的話因，沉聲喝道：「你想怎樣？」

阮玉陵翻身後退，堵住石洞之門，厲聲道：「留下你們三人，以爲抵制高天弘之用！」

何子清喝道：「少島主，三月來的安份守己，看來白費了！」

阮玉陵冷哼道：「阮某人從未想到安份守己，只是不願違拗我妻小娟之意罷了！」

何子清又道：「難道你目前就不顧周姑娘的心意了嗎？」

阮玉陵聲冷如冰地道：「爲求自保，已然顧不了許多了！」

李少風忍受不了阮玉陵的狂傲態度，暴叱道：「阮玉陵，休要口出狂言，你留得下我們嗎？」

阮玉陵呵呵狂笑，傲然道：「阮某人要想留下你們三人，實在如探囊取物！」

何子清居中而出，遊目左右一掃，沉聲道：「少島主，凡事都要三思而行，你知道我三人聯手，你未必能够討得便宜！」

阮玉陵狂聲道：「就憑你們三人嗎？不信試試看！」

何子清沉叱道：「何某就不信你那『大羅攝心掌』有如何厲害！」

話聲一落，雙掌交錯揮出！

左右而立的李少風和高寒，迫於情勢，也各自奮力一擊！

立時，三股勁風，自三個不同方向朝阮玉陵捲去！

阮玉陵猛然旋身，翻掌隨勢一揮。

一揮之間，勁力頓生！

「砰！砰……」巨震後，三人身形各退後數步！

阮玉陵獰笑道：「阮某人並不想敎你們死，所以下手只用了五成功力，不然，你們早就心脈震斷，咯血而亡了！」

這並不是阮玉陵誇口，若方才一掌傾十成功力發出，高寒等三人性命絕對難保！

三人自知頑抗徒勞無功，一個個閉目垂首！

阮玉陵雖一再試用「大羅攝心掌」的催心罡勁，但對人心智的綿力，從未一試！

此時，一陣獰笑之後，揚掌向三人一一虛空一按。

三人身體微顫，立時昏厥了過去！

阮玉陵狂笑不已！

高寒手中的油燈也因而掉落地面，洞穴頓成一片漆黑！

在黑暗中，阮玉陵聲如狼嘷的獰笑在激盪着，飄揚着……

×　×　×

流光如白駒過隙，彈指即過。

夏去秋來，眼看離仲秋滿月之夜，又沒有幾天了！

閩地屏南，是一個偌大縣城，雖位於山區，縣城內仍是街道整齊，房屋櫛比林立，人烟稠密，倒也熱鬧非凡。

中秋前夕，南門的正街上的一家「一品香」酒館正是上市的時候，人聲、笑語、菜香，路過行人無不佇足一觀。

此時，一個身着墨綠大衫，手提黑色長形包袱的少年，在「一品香」門外略一觀望，隨即跑進了店門。

身爲酒館的店小二，無不識廣眼利，掠眼一瞥，不但看出這位少年來自異鄉，而且還知道是一個手面闊綽的客人！是以，連連哈腰，將少年迎進樓上雅座。

這少年雖僅二十出頭，但步履沉穩，目光沉靜，星目四下一掃，落身入座！

不待店小二開口，少年即吩咐道：「小菜，米飯，不要來酒！」

店小二尙以爲這少年客不知「一品香」的奇珍，隨笑臉道：「本店有洞宮山獵戶送來的山雉，美味……」

少年不待店家語畢，揮手道：「不用！」措辭簡短，但却深沉有力，迫人心弦！

店小二討不着笑臉，祇得唯唯而退！

稍停片刻，菜飯齊上，想是征塵困頓，如風捲殘葉般一掃而光。

店小二又忙遞上一杯香茗，正待退下……

「慢走！」店小二一驚回頭，駭然張目道：「客官有何吩咐？」

少年一見店小二神情惶惶，似乎已覺得自己面色太過沉悶，於是，嘴角一撇，流露出一絲笑意，和聲說道：「方才你提起洞宮山，這洞宮山，怎麽去法？」

店小二頗有些吃驚的樣子，遲疑地道：「客官要去洞宮山嗎？」

少年微笑頷首道：「不錯，聽你提起山雉，我倒想去獵幾隻！」

店小二雙手直搓，連連擺頭道：「這洞宮山，客官還是不要去的好！」

少年微微蹙眉道：「洞宮山中，不是也有獵戶的嗎？」

店小二乾咳了一聲，壓低嗓子道：「長住山中的獵戶，在山中行來走去，不會有人管，外鄉客人前去，恐怕會惹來麻煩呢！」

少年微一揚首，輕「咦」了一聲，道：「怎麽？山上有霸王？」

店小二嘿嘿乾笑一陣，將頭湊在少年耳邊，低聲道：「不瞞客官說，這兩天探問洞宮山去路的，不止你一人，可是，那些人目下都還住在屏南，尙無一人胆敢貿然進山區一步！」

少年聞言一震，霍地起身，張目問道：「那些人都住在何處？」

店小二被這突然的動作震駭，往後一退，期期艾艾的回道：「小的不知，小的……」

少年又疾聲問道：「那你怎知那些人尙在城內逗留？」

店小二道：「小的是屏南土生土長，最近幾天，城內已然出現許多來路不明的人物，而且……」

店小二語氣一頓，少年即低聲催促道：「說下去！」

店小二左右一張望，狀極神秘地低聲說道：「而且一個個佩刀帶劍，氣勢洶洶！」

少年聞言後，復又坐落，瞑目略一沉思，自袖中掏出一包散銀，往店小二手中一遞，和聲道：「多下來的賞你買杯酒喝！」

白花花的銀子誰不喜愛，店小二早就料定這位少年是個手面大的客人，果然，賞的很重，當即雙手接過，連連稱謝！

少年將包袱往肩上一掛，疾步走下了酒樓！

華燈初上，夜市正是時候，街頭行人摩肩擦背，穿梭不停！

少年信步街頭，一方面固然要尋一間安身客棧，另一方面也想看一看市街是否有扎眼人物！

出「一品香」向北，是片廣場，醫卜星相，一應俱全，眞所謂龍蛇雜處！

這少年人也就信步朝廣場走去，驀然……一個裝束非僧非道之人，手敲雲板，口中呢喃，迎面撞來！

少年星目暴睜，語音鏗鏘的道：「閣下怎地不看淸前面有沒有人啊！」

來人猛然一震，駭然張目道：「你？……」

少年沉靜地道：「在下南海高天弘！」

一點不錯，這身着墨綠大衫的少年正是高天弘，此來是爲了仲秋之夜，前往洞宮山雪狼峯與贈書人晤面！

高天弘報名之後，來人訝異片刻，突然舉掌嘆道：「我家主人眞是妙算如神！」

高天弘愕然問道：「你家主人是誰？」

來人答道：「就是那個約你明晚在雪狼峯相見之人！」

「啊！」高天弘顯然有點意外，輕呼一聲，正待發話……

來人暗中一拉他的衣袖，低聲囑咐道：「主人吩咐……」

高天弘連連點頭不語，來人語罷，又復敲着雲板自去！

× × ×

雪狼峯山頭……

仲秋滿月如銀盤般懸於中天，高天弘按照昨日途遇之人的指示依時抵達。

此時，約莫二更光景，深秋本已蕭索，在此深夜獨處高峯，瞑聽山籟，更感到幾分孤獨寂寞的滋味！

雪狼峯山頭一片銀白，高天弘極目望去，四週一片空茫，彷彿這世上不再存有生物。

驀然……

一陣沉鬱的而又洪亮的聲音自身後傳來：「高天弘！一年的勤練如何？」

聲音是低沉親切而又熟悉的，高天弘倏然回頭，看到了一個銀鬚飄飄，白髮皤皤的黑衣老者，立於身後三丈之外！

高天弘趕忙屈膝落地，俯首道：「多謝前輩栽培。」

「起來！」一聲沉喝，一股柔勁倏至，將跪於地面的高天弘托了起來！

黑衣老人慢步走到高天弘面前，低聲道：「書中所載劍法，係先父所創，敢稱變化之奧妙，舉世莫敵，惜乎……」

老人語氣一頓，神色頗有頹喪之態！

高天弘疾聲問道：「如此正大堂堂之武學秘傳，難道尙有美中不足之處？」

老人緩緩搖頭道：「非也，老夫是說先父當年所使用的一把古劍，如今下落不明，不然……」

不待老人語盡，高天弘卽揚聲揷口道：「稟告前輩，那把青萍劍已然在晚輩的身邊。」

「在你身邊？」黑衣老人一把抓住高天弘的手腕，神情激動。

高天弘雖覺得被抓住部份有些隱隱作痛，却不敢運功相拒，只得暫作忍耐，默然點頭應是。

黑衣老人這才怔怔地將高天弘放開。

高天弘舒動了一下將近發麻的手腕，將黑色包袱解開，取出了斷魂姥姥所贈的青萍劍！

劍鞘係用巨蟒之皮所製，觸手冰凉，在月色下，燐燐發光。

黑衣老人倏然下拜，對高天弘跪行大禮。

高天弘飛身閃過，駭然道：「前輩你……」

老人揚聲道：「見此劍如見家尊，如何能不下拜！快快將劍放下。」

高天弘連忙將劍放在一方青石之上，老人兜頭便拜，拜後，方取在手中，仔細把看，低廻不已！

良久，老人方自白眉一揚，沉聲問道：「這劍從何而來？」

高天弘答道：「『斷魂姥姥』所贈！」

原來，他是由「千面仙子」林竹君帶去恆山斷魂崖，引見了斷魂姥姥，治好了他的傷勢，結果，却引來了一番殺刦……斷魂姥姥終於坐化在斷魂崖上！

他此刻已知，這黑衣老人，便是斷魂姥姥的小叔了！

這個年長百歲以上的老人，雖飽經憂患，但對人世滄桑，仍不免感觸，於聞得斷魂姥姥的死訊時，沉重的喟嘆不已！

默然片刻，高天弘低聲道：「晚輩已遵照書中末頁所寫的吩咐，將書付之一炬了！」

老人點頭示可，突然神色一燦，展目問道：「你可知老夫爲什麼要將書中武學傳授給你嗎？」

高天弘肅然正聲答道：「是要晚輩憑藉此種力量，蕩魔除獠，底定武林！」

老人微微頷首道：「學武者最大最正的目的就是要鋤暴安良，懲惡維善。」

高天弘點頭應是！

老人繼道：「老夫雖不聞武林中事，但近年來武林中的動盪不安，老夫却知之甚詳，魔道橫行無忌，而正大門派却又閉門自保，不但不加以聯繫，反而相互傾軋，予魔徒可乘之機，是以老夫……」

老人語氣突然一頓，高天弘不覺接口道：「如以老前輩的豪心鋼胆，以及絕世的功力來整頓武林，必使……」

老人擺手止住了高天弘的話，沉歎了一聲道：「老夫早已看不順眼那些橫行無道的魔徒，可惜老夫當年不愼失手錯殺一人，立誓畢生再不與人交手，所以，老夫雖心中不滿，却出面不得！」

「啊！」高天弘輕聲一呼，顯得有些訝異！

老人喟然神色一收，精神一振道：「所以，我才想到找一個有志向的青年，將老夫家傳秘學授之，以達到老夫整頓武林的心願！」

高天弘誠惶誠恐地道：「晚輩定當全力以赴，以不負前輩厚望！」

老人頷首道：「但願如此，不過，老夫要告誡你一句話，對仇恨解决之方，不是報復，而是饒恕，你千萬要記住這一句話！」

高天弘心頭猛震，在一震之餘，心竅就豁然開朗，對！這就是一種傳統的恕道精神！

這種精神原已存在高天弘心中，但經這位身具驚世駭俗功力的老人再一提示，使這種精神深深地在高天弘心裏扎了根。

兩人默對良久，高天弘突然想起一事，不由問道：「前輩可知幕阜山呂祖廟出現假書一事嗎？」

黑衣老人白眉一皺道：「當初老夫存下覔人授藝之心後，卽着人傳佈，說呂祖廟藏有絕世武林秘笈，以吸引武林中人出面爭奪，然後老夫再從旁觀察，看誰是老夫心目中的人選，不意，竟有人在廟內暗置假書……」

高天弘又揷口道：「而且書中之頁角上還沾有劇毒，晚輩險些中計喪命！」

顯然這些情由黑衣老人幷不淸楚，聞言後微微一驚，張目道：「有此事嗎？査他出來，差點連先父的名聲都敗壞了！」

高天弘頷首應是。

黑衣老人揚首看了看中天月色，吩咐道：「你可以出去了！」

高天弘躬身一拜，正待回身舉步……

黑衣老人突然揚腕扯了高天弘一把，朗聲向遠處發話道：「朋友，這雪狼峯頭算得上是龍潭虎穴，朋友既有胆子來，何不現身一會？」

高天弘驀吃一驚，方圓數十丈皆爲靑石，無一枝一葉，來人何處藏身？

而且目下自己功力，百丈之內能辨虫蛇行走！有人行近，焉能不知？

於是，高天弘目光緊隨着老人發話之處望去。

果然，遠處一聲朗應：「敬領諭示！」

聲音方落，一條暗影自百丈開外衝天拔起，如羽箭般劃空而過，電射前來，眨眼之間已臨眼前。

高天弘一看來人，赫然是那「智多星」婁飛鵬，不由心頭一動，因爲高天弘雖已領敎過婁飛鵬的「翎羽十八扇」，但是，尙不曾見過婁飛鵬如此俐落的提縱之術。

婁飛鵬一落身，先朝高天弘淡淡一笑，然後向黑衣老人一拜道：「冒進寶山，望祈恕罪！」

老人將婁飛鵬上下一打量，沉聲道：「峯下的木牌告示見到了嗎？」

婁飛鵬入山之時，確曾看到那塊「妄入者死」的警語木牌，但他似乎並無懼色，神態凛重地道：「在下冒死前來，只爲……」

黑衣老人不待婁飛鵬話盡，卽斷然喝道：「冒死窺進，必有所圖，說說你此來爲何？」

婁飛鵬不愧久經霜雪，臨危絲毫不亂，從容答道：「此來別無所圖，只是想爲這位高兄送一個消息！」

黑衣老人慈目一張，對高天弘問道：「你識此人嗎？」

高天弘點頭應道：「此人是早年名震武林魔道巨擘『九幽冥帝』婁子淸的侄子！」

說着，身形一轉，朝婁飛鵬冷笑道：「久違了！尊駕目下又在轉什麼念頭？」

婁飛鵬雖被高天弘冷語相譏，但却以笑語相迎道：「濟寧之事，本屬誤會，難道高兄還耿耿於懷嗎？」

高天弘仍是冷然道：「你尊駕爲人，貪夜來此，定無善機！」

婁飛鵬淡淡笑道：「高兄器量未免太小了！」

高天弘逼進一步，沉聲道：「姓婁的，你今天就必須說出貪夜私登峯頂的所以然來，姓婁的，否則你今天休想回去了！」

婁飛鵬喟嘆一聲道：「既然高兄如不肯相信，說也無用……」

突然，仰首向天，浩歎道：「大公神劍啊！婁某人原想設計救你，你的兒子偏與婁某人作對，那我也無能爲力了！」

「大公神劍」四字，就像奇重無比的銅錘，深深地砸在高天弘的心弦上，猛震不已，駭呼道：「你說什麼？」

婁飛鵬臉色一沉道：「你父有危，婁某冒死入山奔告，而你却不肯見信於我，你父若有三長兩短，豈不等於喪在你手！」

高天弘暴喝道：「那你爲什麼不早說？」

婁飛鵬輕嘆一聲道：「婁某頭一句話，就說來此是爲了要向高兄報個消息……」

高天弘聲音一軟，疾聲道：「說吧！我父親怎麼樣？」

婁飛鵬似乎拿準了高天弘的心理，以退爲進，

淡淡一笑道：「高兄既然對婁某不信，說出來，你也未必肯信！」

高天弘心中一動，冷哼道：「姓婁的，莫非你又在弄鬼？」

婁飛鵬雙手一甩，連聲呼道：「罷了！罷了！高兄深疑如此，那似乎不必說下去了！」

婁飛鵬所言眞耶？假耶？高天弘一時也難下斷語，眞所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到底父子情深，非同尋常，於是，高天弘改換口氣道：「好！我相信你了，你快說吧！」

婁飛鵬喟然道：「我婁某人不遠千里而來，完全是一片好心，不想反遭高兄一頓搶白，實令婁某人太寒心了！」

高天弘心急如焚，而婁飛鵬却一味閒話拖延，高天弘不由喝道：「說吧！說吧！不要太囉嗦！」

婁飛鵬冷笑道：「婁某爲令尊安危而來，高兄如此對待……」

高天弘沉聲問道：「你要我怎麼樣？」

婁飛鵬淡淡一笑道：「最少你不能用這種口氣對我！」

爲了急欲知道父親的下落，高天弘被降服了，於是，緩和了口氣，和聲道：「如尊駕確爲家父安危而來，那高某人當然錯怪了尊駕，現在就請尊駕快些說出，如今……」

婁飛鵬哈哈大笑道：「好啊！這還像話……」語氣一頓，聲音一沉，又道：「令尊已落入阮玉陵之手！」

偏偏又是寃家對頭；高天弘聞言心頭驟驚，但却不露聲色，沉聲問道：「何時的事？」

婁飛鵬以手撫額，畧爲一想，答道：「約莫有半年了，而且『醫卜雙絕』也在內！」

高天弘目注婁飛鵬，心頭思念道：「婁飛鵬與阮家父子爲通家世好，形同水乳，爲何趕來此間，告知此事，顯然與情理有悖！」

心中思念，目光也就不覺流露出疑色，婁飛鵬看在眼裏，何嘗不曉，於是笑聲道：「高兄不必見疑，此來目的，一來是看不慣阮家父子的乖張行爲，二來是昔日在『豫魯別館』以指力誤傷高兄，想以此事來贖回一指之愆耳！」

婁飛鵬說來正大堂堂，竟將與阮玉陵那一段嫌隙完全隱去。

尤其在婁飛鵬說來，娓娓動聽，使高天弘不由不信！

當下，對婁飛鵬不良的印象，也就消退三分，微微頷首道：「在下一指之傷，倒是小事，尊駕能夠不與阮氏父子同謀，端的令人可欽可佩！」

婁飛鵬一見自己三言兩語，已將高天弘打動，於是更進一步諂媚道：「婁某人當年在武林中闖蕩時，雖有不少武林朋友在婁某面前豎起大姆指說上幾句佩服的話，可是在婁某聽來幷不稀罕，今日能蒙高兄說出可敬可佩這四個字，婁某人實有受寵若驚之感！」

這一番話，幾乎已經把高天弘心中所存的惡感一抹而盡。

高天弘轉身向黑衣老人躬身問道：「請問前輩，婁飛鵬因家父安危而來，冒闖禁地之罪，不知可否免除！」

兩人對答之間，黑衣老人一直在旁默然細聽，此時見問，捋鬚冷哼道：「此人口若懸河，近似花言巧語，可以信賴嗎？」

高天弘回首朝婁飛鵬掠眼一瞥，驀然想起龍泉關婁飛鵬以十二生肖劍陣欲圖困住自己然後掠爭「幻象四絕」一書之事，心頭猛震，緩步走至婁飛鵬面前，沉臉寒聲問道：「龍泉關旅棧之中，尊駕以琴音相引，欲圖以十二生肖劍陣困住高某，此事如何解釋？」

婁飛鵬神情平淡地答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語意含混，高天弘復又問道：「有何不同？」

婁飛鵬淡淡一笑道：「身爲武林中人，何人能對武林秘笈見之而不動心，高兄在呂祖廟奮死不顧，而奪得假書，其後險些中毒喪命，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婁某對財帛雖無貪婪之心，但一見有關武學記載之書典，却不禁爲之怦然心動，此爲人之常情，高兄似不應引以爲責才是！如今？書……」

高天弘似乎已被婁飛鵬委婉之言所折，輕「嗯」一聲道：「如今又怎麼樣？」

婁飛鵬不假思索地答道：「如今高兄已得書中絕傳，成爲功力蓋世之人，婁某想一窺堂奧之心也就無形中消失！」

高天弘並不把自己看得如何了不起，是以也不曾想到婁飛鵬是否因利害關係而向自己依附？

實際上，婁飛鵬此行動機就只有四個字——「趨炎赴世」而已！

黑衣老人也覺得婁飛鵬的話頗有道理，同時，認爲能像婁飛鵬這樣坦然說出自己私心，已然是難能可貴了！

但是，黑衣老人心中仍不免疑竇叢生，於是又追問道：「你如何知道高天弘現在此地？」

婁飛鵬尷尬一笑道：「不瞞前輩說，去歲重九之夜，你在泰山贈書給高天弘時，婁某正隱於道旁草叢之中，故而聽到了今日雪狼峯頭之約！」

黑衣老人嘿嘿笑道：「難怪你今日又想故技重

施了！老夫自認爲百丈方圓能察人鼻息，想不到也被你瞞過。好！冲着你這點能耐，今日冒犯禁地之罪免了！」

婁飛鵬連聲施禮道：「敬謝！敬謝！」

高天弘朝黑衣老人跪下，尙未說話……

「有話站着說！」黑衣老人暴喝一聲，揮手一攏，高天弘身形又被一股柔勁輕托而起！

高天弘只得低頭垂手道：「百善孝爲先，父難不容久停，晚輩此去，將獠魔除盡後，當重登雪狼，朝夕隨侍前輩……」

不待高天弘說完，黑衣老人疾聲喝道：「不必再來了！老夫幷不一定居住雪狼峯，你來此也找不到我，但願你能好自爲之，去吧！」說完，抖袖振衣而起！

峯頭一無遮掩，月色明亮，一望數里，但黑衣老人身形僅只一幌，便已消失了蹤影！

高天弘知道黑衣老人所施展的正是幻化老人所研創的化身法，幷未驚奇，而婁飛鵬幾曾見過這種輕功，不覺大驚失色，怔立當場！

高天弘將青萍劍斜挿於背，拍了拍婁飛鵬的肩頭笑道：「不必驚奇，這位老人家也許不是人，而是神！」

婁飛鵬恍似夢中醒覺，喟歎道：「武學之途，眞是永無止境的！」

兩人循原路下得峯頭，踏上回返屛南的官道時，婁飛鵬突然停止問道：「高兄還想返回屛南城裏嗎？」

高天弘默然點頭！

婁飛鵬蹙眉道：「高兄此次前來赴約，已然驚動了武林中許多朋友，如再次前往，恐怕就要遇上了！」

高天弘聞言一楞，冷冷問道：「遇上怎樣？難道我高某還怕誰？」

婁飛鵬笑答道：「當然，以高公子目下功力而論，以天下羣英集而攻之，也是有勝無敗，可是目下集結屛南的武林朋友，並不是找事來的，都是前來巴結的，到時高兄如何處理？避一避豈不省却許多麻煩！」

高天弘微微頷首道：「好！咱們繞道吧！……咦，對了！我方才忘記問你，阮玉陵是將我父困於『追魂堡』嗎？」

婁飛鵬搖了搖頭，故作神秘地笑道：「這個地方，高兄恐怕連作夢也不會想到！」

高天弘不耐地催促道：「說吧！別賣關子！」

婁飛鵬字字有力地道：「恆山斷魂崖，高兄，你想不到吧？」

高天弘驀然暴跳，厲吼道：「那阮玉陵如果胆敢碰了碰斷魂姥姥的遺體，我姓高的毀約也要將他殺掉！」

婁飛鵬茫然不解地道：「毀約！你與他有什麼約？」

高天弘答道：「我曾對阮玉陵許下諾言，畢生也不與他爲敵！」

「啊！」婁飛鵬突然一聲驚呼，然後失聲歎道：「當今之世，除你而外，誰也强不過他，偏偏你又……」

高天弘張目道：「依你之言，阮玉陵的功力莫非又精進了不少？」

婁飛鵬蹙眉頷首，將阮玉陵如何練就「大羅攝心掌」，如何掌斃少林掌門天一禪師，如何……

高天弘聽到「忘我」聖僧也不堪一擊，「極樂仙童」與「崑崙神姥」也被阮玉陵震傷時，不禁跌足歎道：「當初在衡山祝融峯頭，對阮玉陵的一諾，實在是太輕率了！」

婁飛鵬嘿嘿乾笑道：「高兄，對付這種人講守信諾，你未免太傻了！」

高天弘面色一沉，肅聲道：「祝融峯頭，羣英畢至，我若毀約與阮玉陵動手，豈不是被天下人笑罵！」

婁飛鵬眉頭微皺道：「婁某倒有一個兩全之策，阮玉陵以你父挾制你之行動，高兄不妨也……」

高天弘疾聲道：「你是教我將阮青虛老魔擄來嗎？」

婁飛鵬笑道：「此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

高天弘怫然不悅道：「此乃小人行爲，高某不屑爲。」

婁飛鵬不覺臉熱，乾笑兩聲，掩飾住窘態，廢然道：「高兄如諸多顧慮，此事恐怕難以……」

高天弘冷然道：「不義之人，皇天不容，不必與之斤斤較量！」

婁飛鵬雖對高天弘暗生欽敬之意，但也暗暗担心，此番斷魂崖之行，未必樂觀！

從閩地到山西，數千里路程，婁、高二人神功盡展，曉行夜宿，竟然不出七天，趕到斷魂崖下。

時正子夜，下弦月如一彎牛角，在東方發出淡黃的光芒，斷魂崖上益發顯的淒涼迷濛！

高天弘仰首畧一打量，手攀長籐，正待振身而起……

驀然崖上一陣震天笑聲，一時火炬通明，耀如白晝。

高天弘抬頭望去，阮玉陵正立於火炬之前，振聲狂笑！

良久，阮玉陵方止住笑聲，揚聲呼道：「高兄，咱們久違了！」

高天弘按捺住滿腔怒火，回道：「高某人對少島主處處容讓，少島主何苦在我父親的身上來暗中立下企圖？」

阮玉陵沉聲道：「高兄是『幻象四絕』一書的得主，一年不見，想必已有所成了吧！」

高天弘喝道：「你不要顧左右而言他，我告訴你，你若將我父親損傷一根汗毛，我高天弘寧可背信，也要將你碎屍萬段！」

阮玉陵仰首一陣獰笑道：「高兄不必如此緊張，令尊安然無恙！」

高天弘心頭畧寬，喝問道：「你到底打的什麼主意？」

阮玉陵直接了當的回道：「很簡單，如要阮某人釋回令尊，拿『幻象四絕』一書來交換！」

高天弘心頭不禁一凜，道：「那本書已然毀去了！」

阮玉陵嘿嘿冷笑道：「高兄眞是在撒滿天大謊，阮某人不信！」

高天弘向來不會撒謊，一見對方不信，不由沉怒道：「少島主不要逼人太甚！」

婁飛鵬也從旁喝道：「阮少島主，你若逼得高兄毀約，你未必是對手哩！」

阮玉陵冷笑一聲，道：「姓婁的，你不要危言聳聽，高寒的性命捏在我手，高天弘未必敢如此冒失吧！」

阮玉陵此話一出，婁、高二人不由心底直冒寒氣，相顧失色！

婁飛鵬在高天弘耳邊低聲道：「高兄，爲了使令尊安然脫險，我看只有制住阮青虛，來個以牙還牙了！」

高天弘默思良久，廢然喟歎道：「此事難以兩全，恐怕只有擇此一途了！」

阮玉陵也知婁、高二人暗中在計議，冷冷喝道：「姓婁的落得坐山觀虎鬥，高兄不要爲他所愚，你要再思再想啊！」

高天弘回道：「少島主做事，不要逼人太甚，否則……」

阮玉陵回道：「高兄不必多費口舌，阮某人此番是背城借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三天之內，取書來換出令尊，否則，嘿嘿……」

婁飛鵬急切裏將高天弘衣袖一扯，揚聲道：「三天就三天吧！可是少島主你得守信不渝啊！」

高天弘駭然側首道：「那『幻象四絕』確已毀去，你答應他，三天以後，拿什麼東西給他？」

婁飛鵬低聲道：「先答應再說，有了三天的時間，慢慢想辦法吧！」

高天弘廢然一歎道：「眞想不到阮玉陵會是這樣一個……」

高天弘話猶未盡，阮玉陵又在崖上喝道：「高兄，你放心，只要你將『幻象四絕』一書給我，阮某人絕對守信，釋回令尊，三天後此時，阮某敬候大駕！」

語罷，崖上人影閃動，火炬一暗，崖上已無半個人影！

婁飛鵬一見高天弘垂首沉思，仍在猶疑，不由着急道：「高兄未免太拘泥了！他不仁，我不義，你就是眞將『幻象四絕』一書交給他，他也未必能守信放人，唯一之途，只有將他父親阮青虛也擄了過來……」

高天弘像是突然有了良策，揚聲道：「啊！對了！我找他母親金芸娘去，也許……」

一語未盡，已然飛身往山下奔去，婁飛鵬也只得舉步相隨。

× × ×

整日整夜奔馳，又是傍晚時分，高天弘和婁飛鵬聯袂趕到了追魂堡。

二人投帖入堡，大廳落座，下人奉上茶茗，高天弘說明來意後……

下人回道：「高公子來得不湊巧，老島主及夫人已於昨日離堡！」

高天弘一路盤算好的上策，頓告落空！

婁飛鵬是隻老狐狸，目光在下人面上轉了轉，好像發現了疑竇之處，揚腕扣住下人沉喝道：「說實話，阮青虛夫婦現在何處？」

這下人那裏禁得住婁飛鵬鐵腕一握，一時痛澈心肺，淚水直流，哀聲呼道：「實話！實話！老島主及夫人是在昨晚離堡而去！」

婁飛鵬一加勁，瞪目喝道：「你想死嗎？」

「小的不敢！」一語未畢，驀聞「卡察」一聲，下人已然昏死過去，顯然這下人的臂骨已被婁飛鵬握斷！

婁飛鵬微一皺眉，一撒手將下人摔飛，趁勢將桌椅一掌推翻，厲聲呼道：「人有沒有，不然我姓婁的要放火了！」

婁飛鵬猜疑阮青虛夫婦根本未離堡寨，所以拿定主意：「請將不如激將」，揚腕拿人，掌翻桌椅，不過是藉機鬧事，好將阮青虛激出來！

高天弘見情不由皺眉呼道：「尊駕怎可如此胡鬧！」

婁飛鵬嘿嘿一聲乾笑道：「阮青虛八成還在堡內，只是不敢……」

此時驀聞一聲清叱傳來：「何方狂徒，胆敢在我『追魂堡』內找事？」

一語未落，身形已現，原來發叱之人是周小娟，後隨四個仗劍健婢！

婁飛鵬早已聽出發話之人，不待周小娟身形站定，已呵呵大笑道：「少夫人來得好！我與高公子不遠千里而來，妳公婆二人因何避而不見？」

周小娟驀然側首，與高天弘四目相接，鳳目一張道：「你……」

高天弘也是怔住片刻，方挽袖施禮道：「高天弘見過少夫人！」

周小娟一時百感交集，尤其是那一聲「少夫人」，更是令周小娟柔腸百結，鼻心一酸，目中立時淚光泫然！

但個性倔强的周小娟，絕不會聽任淚水在此時此境落下，嘴角一抿，强忍悲哀，背轉身形，轉身問道：「高公子來此有何貴幹？」

高天弘究竟是男子漢，而且飽經磨練，在這種情況之下，並不容易激動，聲調平靜地答道：「高某想拜見老夫人一談！」

周小娟答道：「高公子來得眞不湊巧，老夫人於昨晚離堡而去！」

高天弘深信周小娟必不會以謊言相欺，廢然一歎道：「何時可回，少夫人可知曉？」

周小娟緩緩搖頭道：「臨行並未交待，小娟無從得知！」

高天弘大失所望，沉重地歎了一口長氣！

周小娟霍轉身形，目光凝注在高天弘面上，聲調激動地問道：「莫非高公子有重大事情必要見老夫人一面嗎？」

高天弘木然點頭，緘口不語！

周小娟看得出高天弘心情沉重，不由探問道：「高公子可否見告，看小娟是否能作得了主？」

高天弘廢然搖頭道：「此事少夫人恐怕無能爲力！」

周小娟淡淡笑道：「小娟爲『光明島』少島主夫人，如果此事與『光明島』有關，老島主及老夫人聯袂離去，少島主又不在，小娟也許可以作得了主！」

高天弘凄然一笑道：「不必了！少夫人成全之心，高某心領了！」

周小娟凝目望着廳外，感聲道：「往者已矣！高公子不必計較過去，……」

婁飛鵬揷口道：「少夫人，妳的丈夫將高公子的父親擄了囚禁，然後向高公子要挾……」

周小娟驀然一驚，疾聲道：「有此事嗎？」

高天弘頷首道：「少島主聲言要將『幻象四絕』一書交換家父的性命，可是該書已然遵照撰書人吩咐，於練就後付之一炬，是以……」

周小娟面上佈滿了複雜的表情，喟然道：「高公子能得此寶典絕學，眞是可喜可賀？」

高天弘喟歎道：「可是高某人爲了此書已然惹盡麻煩，如今更連累家父受難！」

周小娟道：「高公子就是爲了此事來找老夫人嗎？」

高天弘點頭道：「我是想請老夫人出面，敎少島主釋回家父。」

周小娟黯然搖頭道：「老夫人可能也無能爲力啊！」

婁飛鵬從旁冷笑道：「少島主不是答應妳從此安份守己嗎？曾幾何時，竟又故態復萌了！」

周小娟皺眉道：「這只怪小娟相夫無方，愧對武林！」

婁飛鵬冷哼道：「少夫人能引以自責，足見少夫人是個知事明理之人，不過，婁某人曾記得少夫人說過，今後如果少島主有爲非作歹之處？少夫人自會管敎，如今……」

周小娟倏然張目道：「不錯，小娟曾經說過此話，好！高公子，我要去問一問他，一個男子漢，說話是否如此不守信用？」

高天弘頗有愧疚地道：「少夫人不必予以深責，只要加以開導……」

周小娟沉聲喝道：「這是小娟家事，請高公子不必多管，小娟爲的是要履行諾言，少島主若有危害武林之處，當予管敎！」

高天弘挽袖施禮道：「家父果能脫險，高某當永誌不忘！」

周小娟背過身形，聲冷如冰地回道：「高公子不必相謝，小娟方才業已說過，此舉並不是爲了要帮助你父脫險，而是在管敎少島主的行爲！」

高天弘了解周小娟此時心情，語氣一轉，道：「少島主夫人挺身約束少島主的行爲，等於造福武林，高某爲武林中一份子，一謝也是理所當然！」

周小娟冷冷然道：「阮玉陵現在何處？」

高天弘答道：「恆山斷魂崖！」

婁飛鵬又道：「少夫人如欲出面，務必請快，少島主約在後天晚上……」

不待婁飛鵬語畢，周小娟已接口道：「二位去吧，後日晚間斷魂崖見！」語罷，以袖掩面而去！

是因丈夫行爲不恥而羞於人呢？抑或是緬懷往事而泫然落淚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高天弘與婁飛鵬聯袂出得「追魂堡」，正待選擇去路，驀然，官道上如飛似的奔來一條人影！

來人一停身，高天弘業已看出是「萬里追魂」周白塵！

一年不見，周白塵竟已兩鬢見霜，蒼老不堪！高天弘不禁感慨萬千，昔日一個雄糾糾的武夫，竟至衰老如此！

周白塵一停身，即低聲道：「前途有人等候，快去！」

語罷，不待高天弘回答，復又抖袖振衣而起，往「追魂堡」而去！

高天弘心知周白塵有所顧忌，也不發話喊回，一拉婁飛鵬衣襟，驀展新練就的「化身法」，一縱之勢，業已五十丈開外！

婁飛鵬只覺得自己被高天弘扯住衣襟，身輕若烟，提縱毫不費力。

眨眼之間，已然連縱十里之遙！

果然，不遠處，一條黑影當道而立。

高天弘身勢一緩，離那黑影十丈開外處停住。

高天弘甫一停身，對方已然發話道：「是高老弟嗎？」

高天弘極目望去，只見對方以巾幪面，看不清對方是誰，但聲音却異常熟悉，沉思半晌後，方問道：「你是……」

對方輕笑一聲道：「我們老朋友了！我是石飛揚！」

高天弘不覺大喜，疾聲呼道：「原來是石前輩，方才周白塵告知，說前途……」

石飛揚不待高天弘語罷，即輕喝道：「隨我來！」說着，身形猛起，穿進道旁叢林！

高、婁二人也就振衣相隨！在黑暗叢林中，七轉八拐，須臾，來到一處空地！

空地上坐着黑壓壓一大羣人！

當中一人，赫然是高天弘的恩師——「忘我」聖僧！

高天弘一見「忘我」聖僧，立即屈膝跪地，禮拜道：「弟子參見恩師！」

「忘我」聖僧袖袍一展，慈聲道：「天弘，起來說話！」

高天弘依言起立，垂手側立一旁。

「忘我」聖僧白眉一揚，開聲問道：「你這一年來……」

高天弘立即回稟道：「弟子這一年來在恆山斷魂崖斷魂姥姥之處，勤練『幻象四絕』書中所載武學！」

一旁站立的石飛揚不禁喜極而呼道：「高老弟，你眞的得到了，可喜可賀！」

「忘我」聖僧極爲平靜地道：「老衲不才，無能授你絕藝，你既已在幻化老人得傳絕學，老衲願意與你中斷師徒名份！」

高天弘疾聲道：「那麼怎行！古語說得好，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如何可以中斷，再說，那幻化老人早已過世，此書是由其後裔相贈，並未行叩師之禮，師父！你老人家……」

「忘我」聖僧朗宣一聲佛號，喟歎道：「你對我如此恭敬，徒使老衲慚愧！」

高天弘低首道：「慚愧的應是弟子，兩年來，一事無成，實愧對恩師教養！」

「忘我」聖僧慈祥地用手撫摸着高天弘喟歎道：「孩子，這兩年來，你也受盡了不少苦頭！」

在場之人，高天弘大都熟悉，只有司馬長虹父女二人，不曾見過。

當石飛揚報出師名時，高天弘不禁肅然起敬！可是，當石飛揚引見「追魂燕」司馬菁時，高天弘不由廻目側視，因爲一睹司馬菁的倩影，就使他勾起了那些甜蜜，也足以令人傷神的往事！

引見過後，「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緩緩走了過來，一指高天弘身後的婁飛鵬沉聲問道：「高老弟，你如何與這個人打上交道的？」

高天弘回道：「晚輩原逗留在閩地屏南，他不遠千里，前來告知家父的下落！」

「你父親已有了下落！」這一問，幾乎是衆口同聲！

高天弘默然點頭，婁飛鵬却趁機接口道：「婁某人當年在武林之中，也小有名氣，思前想後，實不應與阮家父子爲伍，所以，婁某一得知……」

司馬長虹似乎前嫌未釋，暴喝道：「姓婁的，少賣弄你那張貧嘴！」喝罷，復向高天弘問道：「你父親現在何處？」

高天弘黯然道：「被阮玉陵制於斷魂崖，同時陷身的還有『醫卜雙絕』二人！」

衆人咸驚，莫不異口同聲道：「那還不趕往營救！」

高天弘廢然搖頭，轉身對「忘我」聖僧道：「弟子曾對阮玉陵許下終身不與之爲敵的諾言，可是，阮玉陵任所欲爲，對武林爲害匪淺，弟子可否毁諾殲之？」

「忘我」聖僧白眉一揚，沉聲答道：「君子一諾，重以千鈞，豈可輕易反悔！」

高天弘極爲痛苦地道：「弟子萬死，不該單單一諾，害得武林難安！」

「忘我」聖僧慈祥地道：「孩子，不必自責過甚，這個孽障，天理難容，必無善終！」

石飛揚因對「大公神劍」高寒有一段前愆，時時暗疚於心，此時一聽凶訊，不禁焦惶無限地道：

「高老弟，總得想過良策救出令尊方好！」

高天弘黯然道：「我已見過阮玉陵的夫人周小娟，她答應前往斷魂崖一行……」

石飛揚插口道：「石某記得高天弘老弟與周小娟相交不惡，周小娟怎會突然下嫁……」

高天弘頗爲激動地道：「石前輩，請勿再提已往之事！」

石飛揚察言觀色，知道內中必有令高天弘傷心之處，也就噤口不言！

衆人心裏都是無限沉重，半晌無人說話，夜空一片死寂！

良久，高天弘向石飛揚問道：「請問石前輩，可知目下『千面仙子』林姑娘落脚何處？」

石飛揚沉痛的道：「傳聞已與六大掌門同喪阮青虛老魔之手！」

高天弘星目暴睜，厲聲道：「六大掌門？難道那少林天一禪師也……」

石飛揚喟然點頭道：「天一禪師，金華道長，『天山神叟』白放翁，點蒼長老司馬如琅，靈山四叟的雷音鬼劍宇文求，以及林姑娘等六人，迄今下落不明！」

高天弘怒極而呼道：「我中原武林，難道無一人過問此事，束手聽其宰割！」

「寒山神翁」石三公，「長髮仙翁」段公奇，「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等人齊聲道：「老朽等無一人是那阮老魔的對手，而且，雖明知彼等六人傷喪於阮老魔之手，却又苦於毫無證據！」

高天弘咬牙切齒的道：「好！晚輩一定要將此事查得水落石出，阮老魔我饒不了他！」

高天弘一語未盡，驀聞林間一聲陰惻惻怪笑道：「娃兒！老夫何事觸怒你了，你要與我作對？」

語聲中，已自樹梢飄落幾人，那是阮青虛夫婦以及數名精壯漢子！

高天弘正在怒不可止之時，阮青虛一現身，正好有了發洩處，沉叱道：「你不要裝糊塗，六大門戶掌門人，悉數死在你手，你還想賴嗎？」

誰知阮青虛却不承認，斷然回道：「娃兒！你不要含血噴人，你有證據嗎？」

高天弘一時楞住，半晌方冷哼道：「好！只要是你所爲，高某人不難找出證據！」

阮夫人金芸娘插口道：「方才高公子可是去『追魂堡』找老身嗎？」

高天弘對金芸娘較爲客氣，語氣一緩道：「不錯，高某專程謁拜，不意老夫人離堡未歸！」

金芸娘又問道：「不知高公子有何貴幹？」

高天弘語氣委婉地答道：「令郎雖三番四次暗算高某，高某從未與之計較，堅守諾言不與之爲敵，可是令郎欺人太甚，現又將家父擄去，以圖挾制高某，實在令人難忍！」

金芸娘張目道：「有此事嗎？」

高天弘沉聲答道：「同時陷身的尙有『醫卜雙絕』，老夫人是否可對令郎稍加管束，令其將家父及『醫卜雙絕』等三人釋回！」

金芸娘若無其事的淡淡一笑道：「子大不由娘，此事老身恐怕無能爲力！」

高天弘原對金芸娘抱有極大希望，此時一見金芸娘態度冷淡，不禁勃然大怒，冷哼道：「高某原以爲老夫人是一個明達事理之人，想不到竟也如此護短！」

金芸娘神情更加冷淡地道：「高公子如不欲見諒，老身也不欲解釋！」

高天弘想不到金芸娘也是一個心口不一的人，不由怒火中燒，沉聲喝道：「好！此話暫且不理，老夫人可記得在岳陽城外高某許的一諾嗎？」

金芸娘冷漠地道：「老身年老昏瞶，已然記不清了，高公子可否加以提醒！」

高天弘冷笑一聲道：「老夫人曾經應答賜教我劍法！」

金芸娘毫無懼色，似是意料中事，冷然答道：「高公子如有雅興，老身當勉力相陪！」

高天弘一聲狂笑，喝道：「拔劍吧！」

喝聲中，高天弘也解開了包袱，取出了「青萍劍」！

「啊！青萍劍！」識者一見那燐光閃閃的劍鞘，無不驚呼出聲。

金芸娘也是一怔，半晌，方冷笑道：「怪不得高公子今晚氣勢凌人，原來身懷名劍，不過據老身看，利劍在手，固然無往而不利，而劍術平平，徒辱名劍耳！」

「鏘」地一聲，青萍劍已然出鞘，一時青光暴閃，寒氣沁人，高天弘挺劍幌了幌，一陣龍吟虎嘯，盪漾夜空，然後方朗聲道：「正因爲劍術不精，才向老夫人討教！」

高天弘抽劍出鞘之一瞬間，金芸娘自然看出高天弘在劍法上已然有了驚人進境，心頭一凛，試探問道：「高公子曾從斷魂姥姥習劍嗎？」

高天弘冷然道：「老夫人不必多饒口舌，賜教吧！」

接着，左手劍訣一引，長劍平伸，亮門戶，起身法，活步眼，嚴陣以待。

金芸娘一眼看出，高天弘架勢頗似斷魂姥姥的「斷魂劍法」，但却又不盡相同。

金芸娘雖已知今日之局勝機甚少，但此時已不

容抽身，心念一横，背上長劍遽出，運起「寒梅劍法」，「一枝獨秀」，長劍直刺高天弘眉宇！

金芸娘與周小娟雖然劍法同路，但運劍之間，威力却有天壤之別，只見一片耀眼瑩光，劍氣飛漲兩丈方圓，劍尖尙距五步，而劍氣已臨眉宇！

高天弘手中青萍劍平伸而出，紋風不動，雙目一不稍瞬，這份定力，業已駭人！

待金芸娘長劍臨體僅距數寸之時，驀見高天弘擺肩，甩臂，揚腕，長劍回削，一招「魂斷天涯無歸路」，朝金芸娘握劍手腕切去！

同時，一展輕功「化身法」，身形業已閃至金芸娘左側！

「好劍法！」衆人無不同聲喝讚！

金芸娘倏然抽身，若非其久歷陣仗，識險知退，絕對難逃斷腕之危！

金芸娘退後丈餘，微微頷首道：「難怪高公子指名叫陣，原來身具神出鬼沒之技，斷魂奪命之威，老身領敎了！」

高天弘原以爲回劍一削，必使金芸娘斷腕，可是，金芸娘竟然脫危，看來金芸娘的劍法身法均係高人一等！

金芸娘稱讚之言，雖屬由衷之辭，却也不肯就此服輸，沉喝道：「看來今宵這一場劍鬥，非有個你死我活不可，老身畢生用劍，願死於劍下，高公子，老身又要進招了！」

語聲中，身形暴展，「梅開二度」，「踏雪尋梅」，「寒梅吐心」，「刷！刷！刷！」一連三劍，削肩，斬腰，刖足。

高天弘頓被籠罩在一片劍幕之中！

高天弘不慌不忙，身形一旋，一招「揚幡飄飄欲招魂」，但見青萍劍如一條青龍，往金芸娘所揮起的光幕中一絞。

「鏘」然一聲脆响，金星四射，兩人身形乍合遽分！

身形一分，立時看出了優勝劣敗！

高天弘只是略略往後退了半步！而金芸娘却已連退五步，執劍之手猶巍巍而顫！

高天弘手中長劍一幌，嗡然有聲，冷笑道：「老夫人，昔日在岳陽城中劍敗羣豪的威風何在？」

金芸娘喟然道：「昔日此劍在斷魂姥姥手中時，似無如此威勢，高公子莫非已得異人傳授？」

高天弘冷然道：「這些你不用問，老夫人，還有高招沒有？」

金芸娘本已服輸，一聽高天弘如此口氣，不由激怒，鬥志又起，沉應道：「高公子旣有意鬥個不死不休，老身奉陪！」

方待挺劍出招，阮青虛驀然一聲暴喝道：「娃兒！你不要傲氣凌人，老夫以一雙肉掌接你兩招試試！」

高天弘冷笑道：「高某人向不佔人家便宜，肉掌相對，高某人也不含糊！」說着，回劍入鞘，如淵停嶽峙般昂然而立！

高天弘在兩招之下使金芸娘敗落，在場之人無不暗暗高興！

司馬長虹是使劍名手，石飛揚也是使劍能手，「忘我」聖僧於佛門劍法「大梵天十手」也有深厚的造詣，是以，均已看出高天弘在劍術上似乎已達爐火純青境界！

劍術如此，掌法也必不弱！

是以，衆人雖明知阮青虛掌力雄渾厚實，招式詭異惡毒，但都不替高天弘担心，似乎已認定高天弘必勝無疑！

阮青虛稜目突射厲芒，在高天弘臉上一掃，已然覺出這個娃兒在內力上已有突飛猛進之勢，心中暗凜，立時存下了邪惡之念！

當下，沉喝道：「娃兒，你能受得住老夫三掌嗎？」

高天弘冷笑道：「三十掌又如何？」

阮青虛嘿嘿一聲乾笑，陰聲道：「好！老夫也不佔你的便宜，你如受得了我三掌，老夫也得受你三掌！」

高天弘頷首應道：「好吧！」

一旁的司馬長虹立即搶口呼道：「且慢！阮島主，你口口聲聲不佔便宜，那你爲什麼要別人先接你三掌？」

阮青虛稜目一翻，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夫手下敗將！這裏沒有你說話的份！」

司馬長虹冷哼道：「你這老魔奸狡異常，不道破你的心機，高公子如何知道？」

阮青虛朝高天弘投以一瞥，只見高天弘仍是紋風不動，表情冷淡，並未被司馬長虹之言所動，心頭一寬，冷笑道：「司馬老兒！這娃兒都已答應了，我看你還是站在一旁養養你的老精神吧！」

司馬長虹是恐怕高天弘上了阮青虛的當！

因爲他已然嚐過阮青虛的掌力，如果高天弘先受三掌，縱然不被敗傷，也絕無力再回掌還擊！

這分明是阮青虛的如意算盤，所以，司馬長虹洞燭其奸，予以揭穿！

但是，高天弘却狀若未聞，司馬長虹心中大急，一個縱身，躍至高天弘身前，疾聲道：「高公子，千萬不可上這老魔的當……」高天弘原在閉目養神，聞言星目一睜，淡然笑道：「多謝前輩關懷，晚輩自信尙能挨受三掌！」

（未完待續）

禍水雙侶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定下妙計，打發悟非、悟果二僧返回大覺禪院後，與紀小龍往找到船幫首領，把南陽鎭的所有大小船隻全數租訂下來，隨卽獨自潛入黃衣劍客投宿之處，竊聽姚統領等的密談後，便擬着小龍往大覺禪院送信，詎忽發覺韓蘋兒單身投進金蚯蚓宮的分舵，海雲深知心無城府的蘋兒，定會中了黃衣劍客的詭計，乃着紀小龍在街角等候，彼則去另想辦法，小龍遵囑監視，未幾見有二流氓在街上糾纏，引動途人圍觀，小龍正想乘機往救蘋兒，突地有人塞給他一隻鐵桶命他往點火燒船，說話的正是海雲——

消災弭劫一書生

小龍驚喜道：「這桶裏是什麼？」

海雲道：「桐油。」話未畢，已大步擠入人羣中去了。

這時，碼頭附近的人都被打架的場面吸引，誰也沒留意到那艘空船。小龍提着滿滿一桶桐油，順利的躍落船中，立卽潑油引火，刹時間，船上便冒出濃烟。

海雲在人叢中大聲喊道：「不好了，船上失火啦！」

這一聲喊，驚動了滿街看熱閙的閒人，頓時呼叫四起，都湧向碼頭，有人想下船撲救，有人便鬆解纜繩。

那姓秦的掌櫃閧聲奔出來，不禁大吃一驚，忙

喝道：「不許鬆纜！大家快帮忙救火！」

海雲趁亂叫道：「快救火呀！店裏有水桶木盤，快去拿呀！」

衆人正在苦無盛水的工具，聽了這話，忙紛紛奔入醉仙樓，連鍋，盤，米缸，酒罈，全都搬了出來……。

海雲隨着人羣擠進店內，揚目四顧，不見蘋兒，甚至那胖女人也不知去向，連地窖密室全找遍了，仍然人踪渺杳。

酒樓中別無藏身的地方，那一定是被胖女人帶去後面客棧內了。

海雲飛步奔過厨房，推推那扇通後院的小門，果然已經由外面反栓住。

他橫橫心，飛起一脚將小門踢開，向幾名在厨房內尋覓盤桶的閒漢招招手，道：「後院有許多木桶，大家隨我去拿。」

其實，那些閒漢只不過打着救火的幌子，存心混水摸魚，撈點值錢的東西，聽了這話，連忙答應着跟來。

誰知道才跨過院門，忽聽一聲冷喝，道：「站住！」

海雲猛抬頭，心裏暗叫「苦也」。原來門內早已環立着十餘條人影，赫然竟是姚統領和手下十三名黃衣劍手。

海雲還想利用那幾名閒漢，替自己掩護，身子剛向後一縮，「蓬」的一聲，身後木門竟已經關閉了。

那幾名閒漢兀自理直氣壯道：「咱們是來尋木桶救火的，你……你們這是幹麼？」

姚統領冷哼了一聲，道：「趁火打刦，死有餘辜。殺！」

「殺」字出口，劍光疾閃，四名跟隨海雲到後院來的閒漢，業已鮮血飛濺，中劍倒斃。

海雲站在最前面，却分毫未傷。他甚至連吃驚都來不及，後面四人已經全被殺死，更不用說看清對方是如何出手的了。

姚統領目光凝注在海雲臉上，緩緩說道：「海少俠，咱們知道你不是趁火打刦來的。現在你是願意束手受擒？還是打算拔劍一戰？」

海雲明知絕無脫身的希望了，心情反而鎭定下來，仰面淡淡笑道：「我若打算拔劍一戰，諸位只怕也不會容我把劍拔出來吧？」

姚統領道：「你若自信能快過姚某的出鞘一劍，就儘管拔劍動手。」

海雲聳聳肩道：「這麼說，我除了束手受擒之外，根本已別無選擇了。」

姚統領道：「換了別人，縱願束手受擒也沒有機會，但你既然身佩雙鏑怪劍，姚某倒想試試你已有幾分火候？」

海雲微笑道：「我也很想試試你的『追風快斬』，究竟快到什麼程度？可惜目下衆寡懸殊，我單人隻劍，打不過你們十四個人。」

姚統領喝道：「咱們決不以多爲勝，只要你不逃，他們就不挿手。」

海雲道：「這話算數嗎？」

姚統領道：「當然！」擧手一揮，十三名劍手立卽向後退出半丈開外，各自按劍扼守住四週通路，果然準備旁觀的樣子。

海雲笑道：「看來你比那位聶總護法强得多，他只求目的，不揀手段，竟不及你有氣派。」

姚統領沉聲道：「少廢話，快些拔劍動手。」

說着，左手摸了摸腰際劍鞘，脚下斜退半步，右掌虛合微提，凝神待敵。

海雲却沒有「拔劍」的意思，臉上掛着淡淡的微笑，緩緩遊目向四面望望，搖頭道：「在這種情形下動手，我未免太吃虧了。」

姚統領不悅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海雲道：「現在四週都是你的人，如果我落敗了，他們自然不用挿手，萬一我僥倖獲勝，豈能逃過他們十餘人圍攻，這樣較量，太不公平。」

包副統領沒等他說完，厲聲喝道：「咱們要殺你易如反掌，姚統領讓你出手較量，已是天大恩惠，你不要妄想得寸進尺，施展什麼詭計。」

海雲故意拿眼角斜了他一眼，不屑的道：「閣下是什麼身份？我和你們的統領說話，用得你多嘴麼？哼！簡直一點規矩也不懂。」

那包副統領氣得臉色發青，大吼道：「好一個狂妄小輩，你以爲老子不敢宰了你？」

海雲索性轉回對姚統領道：「你們金蚯蚓宮究竟有沒有尊卑主從的分別？究竟誰是頭兒？誰說話才算數？」

姚統領向包副統領揮揮手道：「老包，你不必跟他爭論，由我一人對付他已經足够了。」

那包副統領聽了這話，直氣得面色由青轉紅，又由紅變紫，一張臉，險些成了茄子，但想到宮規森嚴，位高一級壓死人，只得强忍忿怒，冷哼了一聲，沒有再開口。

海雲笑道：「這才像話，勝負生死本是小事，但門規儀節不能不顧，你們金蚯蚓宮若想在武林中闖出名聲，這些規矩應該多多學習……」

姚統領叱道：「小輩，你到底有無胆量出手？莫非存心以口舌支吾，拖延時間？」

海雲哂道：「笑話！我只是要問問淸楚而已，

咱們較量劍術，究竟是一對一？還是等你落敗了，他們再輪流上陣，話說淸楚，立刻便動手。」

姚統領道：「自然由我和你單獨較量，他們決不出手。」

海雲道：「咱們最好先說明白，如果你輸了，他們再圍毆糾纏，豈非太麻煩。」

姚統領道：「你若能接下姚某人的『連環七式』追風快斬，絕對任你離開此地，如果你敗了又如何？」

海雲道：「當然是任殺任剮，聽憑擺佈。」

姚統領道：「你如僥倖逃過追風快斬尚未斃命，姚某也不殺你，只要你献出鐵皮衣，招引『神州四傑』歸順本宮，也就是了。」

海雲笑道：「那得要看你有沒有這份能耐和福氣。」

姚統領道：「好！你拔劍吧！」

海雲道：「動手爭勝，兵刃無眼，你可要仔細些，別等吃了虧又後悔。」

姚統領冷冷一笑道：「這個不勞叮囑，你儘管拔劍出手就是。」

海雲想了一想，又道：「我看你年紀大些，或許應變比較生硬遲鈍，讓你先拔劍吧。」

姚統領閃目冷笑道：「姚某劍一出鞘，你就沒有出手的機會了。」

海雲道：「這麼說，你一定要我先拔劍？」

姚統領傲然道：「你的劍未離鞘，姚某决不先出手。」

海雲道：「你眞的有這份自信？出招一定比我更快？」

姚統領點點頭道：「不信你就試試。」

海雲笑道：「你要仔細了，我這第一招出手，要先取你眉心偏右那粒黑痣。」一面說着，一面緩緩解開圍在身上的厚氈，露出胸前雙鏑怪劍。

其實，他表面雖然顯得很鎭定從容，心裏却暗暗焦急。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拔劍，對方必然出手更快，自己雖有鐵皮衣護着胸腹要害，頭頸和四肢仍然逃不過對方那迅捷無匹的「追風快斬」，但眼前情勢所逼，已經沒有辦法再拖延。看來要想脫身，眞如「寡婦死兒子」——一點指望也沒有了。

勝負生死，自己倒不在意下，可惜的是「劍絕詩狂」杜玄不在此地，如果他在，自己縱然拚着挨上幾劍，至少可使他從旁冷眼觀察，或許能看出「追風快斬」劍招中的破綻，從而領悟出解破之法，如今自己孤身陷在重圍，傷是白傷，死是白死，非僅毫無價值，實在令人死得不瞑目。

再想到蘋兒的下落？小龍的去向？龍元慶的傷勢？大覺禪師和王克爽的關係……種種牽腸掛肚的事，也使他不甘心就此一死。

可是，强敵當前，既不能勝，又無法逃，這該怎麼辦呢？

海雲緩緩解下身上那條厚氈，又緩緩將厚氈摺叠起來，甚至很細心的叠得方方正正——他儘量使這些動作緩慢悠閒，藉以拖延時間籌思脫身之策。

姚統領不知他要弄什麼玄虛，兩道烱烱眼神瞬也不瞬的盯視着他手裏那條厚氈倒顯得十分緊張。

海雲見他那副神情，忽然覺得有幾分滑稽，忍不住嘻嘻的笑出聲來。

姚統領倒被他笑得心裏發毛，冷冷道：「你笑什麼？還不快些出手！」

海雲笑道：「我還沒有出手，你已經嚇成這樣子，果眞出手，你那裏還有胆量招架。」

姚統領喝道：「胡說，姚某人豈懼你這區區小輩。」

海雲已將厚氈摺成一個方塊，托在左手上，却用右手指着姚統領笑道：「好！你要留心左側眉心，我劍一出鞘，例無虛發，必中你那顆黑痣。」

姚統領不覺伸出舌頭舔了舔嘴唇，兩眼却逼視着海雲左掌上那條厚氈。

海雲越是談笑自若，他就越是疑心生暗鬼，因此，海雲越是口口聲聲要他留意出劍所取部位，他就越覺得那條厚氈才是眞正值得注意的東西。本來嘛，一個人在决鬥勝敗生死的時候，那有閒情整理雜物？如果厚氈沒有作用，又何須摺得如此整齊，擧托在掌心上？

他自以爲思慮週詳，殊不料正好上海雲的當。

他以爲海雲企圖用「出手部位」引開他的注意，殊不料海雲正是利用厚氈引開他的注意，以便覓取拔劍的機會。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海雲左手向外一引，大聲喝道：「當心了！」

姚統領身子不自覺的也向外一傾，長劍已閃電般拔出鞘來。

「嗆」！一聲脆响，三道光華同時閃現，因爲海雲也在同一瞬間，撤出了雙鏑劍。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忽聽一聲悶哼，有人擧手掩面，踉蹌倒退了三四步。

四週觀戰的黃衣劍手們都吃了一驚，原來海雲正横劍護身，紋風未動，那負傷倒退的，竟是姚統領。

但見一縷殷紅的血水，由姚統領指縫間緩緩滲流出來，所傷部位赫然正是眉心左側的那顆黑痣。

這情形，不僅使黃衣劍手們吃驚，連海雲自己也楞住了。

當時兩人幾乎在同一瞬間亮出劍來，但海雲爲了先求自保，分明記得並沒有出手，難道竟是姚統領自己刺傷了自己？

海雲訝然四顧，院中全是黃衣劍手，絕無外人，縱然有外人在場，也不可能傷得了姚統領，更何況不歪不斜，正傷在眉心。

姚統領移開左手，眉心黑痣上裂開一道小創口，雖僅皮肉之傷，却令他內心產生出無比恐懼，目注海雲點了點頭，說道：「好劍法，姚某人總算開了眼界了。」

海雲微笑道：「過獎！過獎！」他雖不好意思承認，當此情勢，却也不便否認。

姚統領緩緩提起長劍，又道：「追風劍出鞘傷人，一向未失過手，今天你是第一次例外。」

海雲欠了欠身道：「那眞要謝謝姚統領劍下留情了。」

姚統領哼了一聲，冷冷道：「姚某想請教一件事。」

海雲道：「不敢當，在下洗耳恭聆。」

姚統領一字字問道：「這一次，你準備再傷我什麼部位？」

海雲笑道：「僥倖只有一回，再來就不靈了。我看就這樣算了吧……」

姚統領道：「不行，姚某一定要討教一次。」

海雲遲疑着無法回答，因爲他實在沒有把握會不會再發生一次「奇跡」？

姚統領向前跨近了三步，反手指一指自己咽喉道：「如果你想不出下手的部位，就由我替你選一處吧，喏！這兒怎麼樣？」

海雲笑道：「那地方會要命的。」

姚統領道：「你如要了我的命，姚某死而無怨，否則，你就得把命留下來。」

他顯然已動了殺機，說着，抖手挽了個劍花，「嗆」的一聲還劍入鞘，復又沉聲道：「你儘可不必收劍，但當我數到『三』的時候就請你出手。」

海雲道：「咱們本來只是較量劍法，何苦要拚個你死我活……」

姚統領不答，大聲道：「一！」

海雲搖搖頭又道：「如果一定要分高下，也可以換別的部位，譬如兩耳或是……」

姚統領道：「二！」

海雲情知無法善罷，只得住口，緊一緊雙鏑劍，凝神蓄勢，準備出手。

姚統領目光一閃，厲聲道：「三！」

隨着喝聲，長劍如電掣似的脫鞘而出。

海雲簡直分辨不出劍勢由何而來？自然更不知道應該如何招架化解，只得把心一橫，舉劍向前刺去。

這是他的「亡命」打法，反正無從招架，索性就以攻爲守，拚個兩敗俱傷算了。

誰知一劍刺出去，忽覺左肩上一陣疼痛，眼前人影一花，姚統領已經凌空倒翻，退掠開去。

海雲顧不得追擊，急忙檢視自己，只見左肩手臂上被砍了寸餘深一道傷口，雖未及骨，整隻左袖已被鮮血染透了，那條厚氈也已摔落在地上。

奇怪的是，姚統領也遠遠拄劍屹立着，竟沒有再出手。

海雲暗覺詫異，心想：自己胡亂刺出的一劍，根本連他衣襟也沒有沾着，他爲什麼驚懼掠退，莫非見鬼了不成？

這念頭剛在腦中閃起，突然聽到一個極低的聲音喝道：「海雲，還不快走？」

海雲頓悟，急忙探腳挑起厚氈，呼的一聲抖開，猛向一名扼守在牆下的黃衣劍手飛蓋了過去。

人隨氈起，借那厚氈遮蔽之際，提一口眞氣，飛身掠上墻頭。

包副統領叱道：「小輩站住！」一按劍柄，便欲追趕截擊。

姚統領突然擺了擺手，喝道：「老包，放他去吧。」

包副統領忿忿的道：「可是——」只說了兩個字，下面的話却又嚥了回去。

這時候他才發現，原來姚統領左右耳根上，正凝結着兩粒鮮血，盈盈欲滴，就像戴着一副瑪瑙製的耳墜子。

此時，海雲已經越過圍墻，脫身去遠了。

姚統領緩緩插回長劍，苦笑道：「小輩劍法遠在咱們之上，他已經兩次手下留情，再糾纏下去，只是徒作無謂犧牲而已。」

包副統領想了想，道：「他這一去，咱們的計劃等於全部洩漏，這却如何是好？」

姚統領長吁了一口氣，道：「不要緊，咱們現在立即動身，或許還能趕在他前面，你去叫老秦來問問，那艘船燒毀的情形嚴重不嚴重？」

包副統領答應一聲，正轉身欲行，院門忽然「呀」的一聲開了，一個人低頭走了進來，正是秦掌櫃。

姚統領欣喜道：「老秦，來得正好，咱們正想去尋你，那艘船——」

「那艘船已經無法再用了，不過，諸位若不嫌簡陋，在下倒有一艘船可供使用。」

隨着話聲，秦掌櫃身後又緩步走進了來一個人。

這人身穿一襲藍色儒衫，四十來歲年紀，人品

軒昂，笑容可掬。

但姚統領等人一見之下，却不約而同變了臉色，失聲道：「顏相公——」

那書生含笑拱了拱手，道：「難得諸位都在這兒，故人重逢，幸何如之？咱們今天得好好暢述一番了。」

姚統領吶吶道：「這個——」回頭望望身後十餘名黃衣劍手，竟遲疑着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

書生朗聲笑道：「姚兄，前後才兩三年沒見面，怎麼就不認識老朋友了？」

姚統領叉手道：「屬下怎會不認識顏相公，只是……只是……」

那書生道：「認識就好，既然是老朋友，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

又側顧笑道：「這位就是包鳴吧？聽說你已高陞爲包副統領了，是嗎？」

包副統領急忙欠身一禮，道：「不敢。托相公的鴻福。」

書生點了點頭，又四顧一眼，感慨的道：「這些兄弟們都很面熟，可惜一時竟叫不出名字，三年來，大家都好麼？」

十二名黃衣劍手也一齊躬身施禮道：「多謝顏相公垂念。」

書生舉手輕輕在秦掌櫃肩頭上拍了一下，道：「今天老朋友相聚，非酒不歡，你去吩咐將前後店面都上門歇業，好好調治一桌酒席，咱們痛快喝幾杯。」

秦掌櫃連聲應諾道：「屬下這就去準備。」

姚統領突然抱拳道：「相公的盛情，屬下等心領了，無奈嚴令在身，難不由主，尙求顏相公多賜諒宥。」

書生微笑道：「一頓飯就誤不了多少時間，何況你們沒有船隻，急也無用。」

姚統領道：「宮規森嚴，不容怠忽。顏相公請恕我等身不由己。」

那書生忽然收斂了笑容，正色說道：「諸位一定要走，我也無法强留，不過，我有一句話，諸位能够聽完再走嗎？」

姚統領欠身道：「屬下等敬聆教言。」

書生仰面向天，輕吁了一口氣，緩緩道：「大覺禪院高手雲集，微山湖中處處凶險。諸位此去，只怕難逃刧數。」

姚統領駭然道：「咱們的去處，原來顏相公都知道了？」

書生凝重的道：「俗話說得好：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無論如何，我和諸位總是來自同一地方，眼見諸位走上死路，我怎忍坐視不救？」

姚統領等人驚愕相顧，良久，都默默垂下頭。

× × ×

海雲負傷逃出「集賢莊」，在後街巷口與小龍會合，一路急奔回到客棧，喘息粗定，顧不得述說經過，便催促小龍道：「你趕快依計行事，立刻動身去大覺禪院報信，要他們加緊防備，原先的計劃可能無效了。」

小龍道：「咱們不要先救蘋兒嗎？」

海雲搖頭道：「對方劍術太高，你我兩人絕非敵手，今天若非另有高人暗中相助，連我也脫不了身。」

小龍道：「既然如此，咱們何不一同走？」

海雲又搖搖頭道：「我必須繼續監視着他們，以便隨時找機會下手援救蘋兒，如果事有變化，也可以給大家傳遞消息。」

小龍又道：「你的傷勢不礙事麼？」

海雲道：「皮肉小傷，沒有什麼要緊，你快些去吧。」

小龍遲疑了一下，道：「現在碼頭一帶正亂着，只怕不容易尋到劉福根，我先替你敷藥裹傷，再去也不遲。」

海雲道：「我跟他們已經照過面，動過手，他們怕消息洩漏，必然會儘快趕去大覺禪院，時機急迫，片刻不能躭誤，你還不快去！」

小龍被逼無奈，只得依依不捨的道：「好！我這就去了，你自己可要多多當心保重，千萬別再冒險。」

正告辭欲行，忽見客棧掌櫃捧着一隻信套進來問道：「兩位客人哪一位是海公子？」

海雲道：「在下就姓海，有什麼事嗎？」

掌櫃雙手遞過信套，說道：「方才有個小哥送來這封信，請公子親自過目。」

小龍伸手接了過來，拆開封皮，裏面除了信紙，還有一個小紙包，連忙交給海雲。

海雲展開信紙一看，臉色忽變，急問道：「那送信的人呢？」

掌櫃道：「他留下信就走了，小的不知道公子的姓氏，本不敢收，是他說：親眼看見公子剛回店來。小的才答應收下的……」

海雲沒等他說完，便匆匆對小龍道：「快追出去看看，他一定還沒有去遠。」

小龍轉身奪門而出，但奔了幾步，又住足問道：「掌櫃的，那人是什麼模樣？」

掌櫃道：「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哥兒，身體壯壯的，穿一身藍布短衫褲。」小龍疾步出店，如飛而去。

海雲謝過掌櫃，獨自掩上房門，再展開那張信紙細看，越看越覺得困惑。原來信上只有幾行潦草的字跡，寫道：「奉上數傷藥粉一包，敬祈稍安勿躁。韓姑娘平安無恙，午後當有佳訊也。」

字體粗劣，墨跡猶新。顯然是不久前匆匆寫下的。

沒多久，小龍快快而返，搖頭道：「我一直追到湖邊，附近街巷也尋遍了，根本沒見到那樣的一個人。」

海雲沉吟道：「這人可能就是在集賢莊暗中助我脫身的高人，但他既然知道我的姓氏，爲什麼却避不見面呢？」

小龍細讀信函，也困惑的道：「他不僅認識你，也認識蘋兒，這倒奇怪得很。」

又拆開小紙包檢視，接着道：「藥粉也是極好的刀傷藥，看來他沒有惡意，咱們何不姑妄信之，耐心再等半日，便知道眞象了？」

海雲兩道濃眉緊結在一起，默然不語，似乎正陷入苦思。

小龍輕道：「海大哥，我替你敷藥好麼？」

海雲也沒有出聲，只緩緩抬起了左臂。

小龍替他撕去破袖，用淸水拭淨血漬，不禁吃了一驚道：「傷得不輕呢，都快看見骨頭的了。」於是，急急洗淨污血，敷上藥粉，又用乾淨布帶，一層層包紮起來。

海雲彷彿已經忘記了左臂的傷勢，只顧怔怔注視着那封簡短潦草的信出神，一忽兒微微頷首，一忽兒又搖頭喃喃道：「不對！不對，他既然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怎會有那麼高的武功？」

小龍道：「或許客棧掌櫃看錯了，他其實不止十三四歲。」

海雲道：「你是說不老公公？」

小龍道：「是啊，他天生一張娃娃臉，如果遮去頭上白髮，看起來很像十三四歲。」

海雲苦笑一聲，搖頭道：「這不可能，不老公公遠在石樓山，而且，他也不認識蘋兒。」

小龍想了想，又道：「那麼，會不會是軒轅十二妖的斑衣童子彭永齡呢？」

海雲道：「更不像了，彭永齡沒有那樣高的武功，縱然有，也不會幫助咱們……」

突然心中一動失聲道：「啊！難道是他麼？」

小龍忙問道：「誰？」

海雲跳起來，一面匆匆更換血衣，一面說道：「一定是他了，咱們快去。」

小龍道：「去那裏？」

海雲道：「不必多問，跟我來就是了。」

兩人離開小客棧，仰望天色，已是正午時分，海雲洒開大步在前領路，不多一會，又回到「集賢莊」外。

小龍道：「好不容易才脫身，又來做什麼？」

海雲却興奮的道：「這次不會再有凶險了，倘若我的猜測不錯，此時『集賢莊』和『羣英樓』多半已經人去樓空，只不知道蘋兒還在不在裏面。」

小龍道：「你憑什麼敢這般確定？」

海雲道：「如果不相信，你且將前後門戶巡視一遍，便知虛實了。」

小龍答應了一聲，快步進入窄巷內，先查看「集賢莊客棧」大門，然後繞出前街，又查看了「羣英樓酒店」，環繞一匝，再回到巷口。

海雲道：「如何？」

小龍點點頭道：「兩處店門都緊緊關閉着，裏面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海雲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一招手，領着小龍越墻翻進了集賢莊客棧後院。

觸目所及，只見院中一棵梧桐樹下，擺着一桌豐盛的酒席，菜餚猶自冒着熱氣，桌上共有十六副杯筷，仍然端端正正的，無人動用過——這眞是一次奇特的宴會，佳餚滿桌，美酒盈樽，但尙未開席，主客雙方都已經離去了。

小龍望望那空蕩蕩的院子，輕問道：「他們會不會是趕到大覺禪院去了？」

海雲皺眉道：「這事有些蹺蹊，如果他們急着趕去，就不必再弄這些酒菜，旣然預備了酒菜，爲什麼又走得這般匆忙？莫非臨時發生了什麼變故不成？」

小龍道：「咱們可要當心些，那些傢伙狡猾得很，也許正躲在暗處。」

海雲輕輕撤出雙鏑劍，道：「你守在這兒別動，待我搜查一遍。」

他劍藏肘後，閃身掩近東廊下第一間客房，側耳聽了聽，房中毫無聲息，輕輕推開房門，裏面也空蕩蕩不見人影。心裏一陣納悶，又走向第二間客房。

不料就在他剛要舉手推門的時候，房門忽然「呀」的一聲自動開了，一團黑忽忽的東西，摟頭蓋了下來。

海雲忙不迭揮劍格拒，誰知那東西竟軟綿綿無處着力，一劍沒有擋開，登時從頭上捲落，連人帶劍，全被裹往。

他心裏一慌，急忙使了個「懶驢打滾」，倒地滾退，小龍遠遠看見，也慌忙飛步趕來解救……

「哈哈！哈哈哈——」

房裏跳出一個人，拍手嬌笑道：「好呀！這就

是你新學來的絕世劍法嗎？是不是叫『掃地斬灰劍法』？」

海雲掙扎脫身，不禁怔住了，原來那人竟是蘋兒，而裹在自己身上的，却是自己先前失落的那條厚毡。

他再也想不到蘋兒會躲在房裏，更想不到此時此地，她還有心情頑皮笑鬧，嚇了人一大跳。

不過，對這位表妹，他可不能發脾氣，於是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只有你一個人留在這兒麼？那些黃衣劍手呢？」

蘋兒笑道：「都走啦！我在這兒等你們，先前見你和那個姚統領較量劍法，好像很高明嘛，所以才故意試試你。」

海雲詫異的道：「那些黃衣劍手怎麼會突然離開？你又怎麼知道我們會再來？」

蘋兒道：「他們自己鬧內鬨，差一點火併起來，後來各自散了伙，分道揚鑣，那姓顏的臨去時告訴我，叫我畧等片刻，你們就會來了。」

海雲忙問：「那一個姓顏的？」

蘋兒道：「你忘記了？就是上次到鐵門莊來過的，自稱『天涯飄萍生』的那個窮書生。」

海雲擊掌道：「果然是他，那去客棧送信的男孩子，一定是二虎了。」

接着又問道：「他們是怎樣內鬨的？你知不知道？」

蘋兒道：「詳細經過我也不太淸楚，你走了沒多久，姓顏的書生就來了，我只聽見他好像在勸阻姚統領，要他們不必再去大覺禪院了，並且說你已做好了佈置準備，在船隻內灌了桐油和硝磺……」

海雲駭然道：「這是咱們約定的密計，他怎麼也知道？」

蘋兒繼續說道：「他們本來打算一邊吃酒一邊商談，誰知其中有個姓包的副統領忽然翻了臉，不願再受姚統領的指揮，帶領着一部份劍手要返金蚯蚓宮，幾乎跟另外的劍手打起來，結果，由姓顏的書生出面攔阻，那包副統領和秦掌櫃夫婦領着三名劍手返回金蚯蚓宮，姚統領和另外九名劍手也跟着姓顏的書生走了。」

海雲道：「姓顏的會將他們帶去什麼地方？」

蘋兒道：「他們沒說去什麼地方，但不會再去大覺禪院是可以確定的。」

海雲道：「你怎麼知道？」

蘋兒道：「那姓顏的書生親口對我說：『替我致意海家父子，得饒人處且饒人。我不忍見黃衫荼毒江湖，也同樣不忍坐視這些可憐的弟兄被屠殺，所謂「見其生而不忍見其死」，區區苦衷，我想海大俠會見諒的』。」

海雲聽了，長嘆一聲道：「這眞是一位好心的怪人，只不知他和金蚯蚓宮究竟是什關係……」

× × ×

「不錯，他和金蚯蚓宮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佛堂中環坐着七八個人，聽完海雲的叙述，都不期然生出同樣的疑問。

陰司秀才冷朋和愛徒盛彥生坐在上首座位，但他們第一次應邀到大覺禪院來，不便喧賓奪主，是以默默的沒有開口。

常無懼和方驥更是天性不喜說話，一直很少表示意見。方驥盤膝而坐，臉上一片木然；常無懼則怔怔注視那道通往樓後禪房的小竹門——因爲禪房內正安置着龍元慶。

龍元慶也是不久前才移到大覺禪院來的，可憐他全身焦枯萎縮，坐臥皆不能够，整個人被泡在一隻巨大的油缸中，一則藉油質潤滑以防皮膚潰爛，二則利用油液的浮力，減輕趺坐的痛苦，搬移起來，也比較方便——這還是海雲挖空心思，才想出來的方法。

竹樓佛堂遽然增加了許多人，却靜悄悄聽不到一點聲音，大家內心雖有不同的感受，對那位神秘的「天涯飄萍生」與金蚯蚓宮的關係，都同樣覺得困惑莫解，甚至連他在金蚯蚓宮是何地位？也感到莫測高深。

大家只知道他武功別走蹊徑，似乎更在「總護法」聶開泰之上，黃衣劍手們對他十分恭敬，身份地位必然也不低，但金蚯蚓宮門下却稱他「顏相公」，又好像僅是「客卿」，並沒有「職務」，其中關係，就使人覺得有些「曖昧」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他必然在金蚯蚓住過很長一段時間，也和「禍水雙侶」一樣，是由宮中潛逃出來亡命江湖的，而且他還携走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以致成爲聶開泰奉命「追緝」的對象。

可是「禍水雙侶」亡命天涯，三年來，始終無法逃避黃衣劍手的躡踪追殺，這位「顏相公」却安安穩穩的渡過數年，非僅未被聶開泰發現踪跡，他一露面反將「追緝隊」統領和九名劍手招引而去。

以往，他藏身在什麼地方？現在出面招引姚統領叛宮逃走，到什麼地方去了？他這樣做，是否懷着其他目的呢？……這些，都是大家百思不解，而又急於想知道的。

冷朋見衆人默然無語，忍不往輕咳了一聲道：「依我說，還是不必再耗費心思去猜測此人和金蚯蚓宮的關係了，他既然預知咱們的密計，並未趁機利用，足見對咱們沒有敵意，眼前倒是商議如何尋覓金蚯蚓宮要緊。」

（未完待續）

女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三

魏力·文
新培·圖

電網火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安妮被擄，木蘭花與穆秀珍乘直昇機往追，因燃料用罄，在等待救援之前，突失去踪跡，方局長忙電召正在歐洲開警務會議的高翔同來，這時安妮已安然歸來，據說是被一不明國籍的特務所擄，雲五風冒生命之險，留在敵方手中以交換安妮同來，高翔查檔案，查不出安妮口中所說摩亨將軍屬何國籍，也想不到敵方正要脅雲五風與他們合作，解答一張金屬網的問題——

神秘任務

而那張金屬網的面積，是一平方哩！

高翔苦笑着，道：「這個問題，可以遲一步想，我們現在，只好假定木蘭花，秀珍和五風，都落在同一個國家的特務人員的手中，我們得設法先找到他們的下落，然後將他們救出來！」

高翔的那個假定，當時在他身邊的安妮和方局長，都沒有異議。

那也就是說，他們也都認爲，木蘭花，穆秀珍和雲五風，是落在同一個國家的特務人員的手中，也就是落在那位神秘的摩亨之手了！

然而，他們料錯了。

雲五風是在摩亨將軍那裏，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却並不是。

在海上，木蘭花和穆秀珍的直昇機停着，穆秀珍在和方局長通話之際，已經感到海面上起了一陣不平常的波濤，浮在海面上的直昇機，在無緣無故地搖幌着，而緊接着，一艘小型潛艇，突然自海水中，冒了出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才來得及驚訝地互望了一眼，小型潛艇的艙蓋已打開了，一個穿着便服的人，握着一枝手提機鎗，露了出來，鎗口對準了直昇機。

潛艇在繼續向上冒着，直到全升上了水面，那人一面跨出艙來，一面喝道：「高舉着手下來！」

木蘭花已注意着那艘小潛艇，是十分新型的一種，而在潛艇的艇身上，除了油滿了海藻的圖案之外，沒有任何標記！

在手提機鎗的鎗口之下，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絕無抵抗的餘地，而事實上，她們兩人，也不想抵抗，因爲她們一看到潛艇冒出水面，就立時想到，這艘潛艇，一定和他們追踪未獲那艘遊艇有關！

她們找不到那艘遊艇，就無法獲得有關雲五風和安妮下落的消息，對於那艘潛艇的出現，她們還是求之不得的，因爲就算她們成了俘虜，那總也比什麼綫索都找不到，要好得多了！

木蘭花和穆秀珍，在那人的呼喝下，高舉着雙手，放下了梯子，從直昇機上，走了下來，跳上了潛艇的甲板，那人揮着鎗，道：「對不起，兩位小姐請進去！」

木蘭花笑着，對穆秀珍道：「秀珍，你什麼時候見過一個人，手中執着手提機鎗，但是說話却如此客氣的？」

穆秀珍道：「沒有，這世界上眞是無奇不有，說不定我們進了潛艇之後，還可以見到幾頭會說話的猴子！」

她們兩人的嘲笑，令得那人很是狼狽，而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一面笑着一面已經鑽進了艙蓋。

那艘潛艇不大，裏面的空間更少，一進去，就看到有兩個人在下面等着，其中的一個，滿面笑容，道：「如果我沒有認錯，兩位就是木蘭花和穆秀珍小姐，對不對，我沒有認錯吧？」

穆秀珍冷冷地道：「認錯了！」

那人笑得更歡，道：「這位眞會說笑！」

在他們說話間，那人也爬了下來，艙蓋關上，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都可以感到潛艇在向下沉。

那滿面笑容的人又道：「我是佛德烈上校，兩位現在是在我們國家的情報潛艇上。」

木蘭花沉聲道：「你們的國家是——」

佛德烈上校講了一個國字，那是一個國家的名稱，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聽了，同時皺了皺眉。那是一個很大的大國。

照說，這個國家的情報人員，是決不會做出擄刦安妮，要脅雲五風那樣的事來的。

木蘭花不禁覺得十分迷惑，望定了那位上校，並不說什麼。

佛德烈上校又道：「眞對不起，在我還未曾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明之前，兩位一定會莫名其妙，我在潛望鏡中發現了你們，不得已用這種方法請你們來，兩位小姐不會見怪吧！」

穆秀珍冷冷地說道：「你怎麼認識我們的？」

上校呵呵笑着，道：「在我們國家的最高情報機構的資料上，有兩位的名字，照片，並且有註釋，說兩位是最優秀的情報人員的一切才幹，可惜兩位的身份是平民。我們並且獲得指示，如果我們在東方執行任務，而遇上了什麼困難時，可以向兩位求助！」

穆秀珍和木蘭花兩人，互望了一眼，木蘭花的神情，看來仍然很冷漠，但是穆秀珍却高興了起來

道：「是麼？你們的情報局，倒眞會找人幫助！」

木蘭花聽得穆秀珍那麼說，不禁搖了搖頭，她知道穆秀珍的性格，人家若是給她戴戴高帽子，那麼，不論有多麼困難的事求她，她總是不計一切，去幫助別人的了！

木蘭花也決不是不肯幫助別人的人，可是這時候，她自己遭遇的事，已够麻煩的了，安妮被來歷不明的人綁架，她正在追踪途中，到現在爲止，一點頭緒也沒有，如何還有能力去幫助他人？

是以，她以肘部輕輕碰了穆秀珍一下，示意她別再說下去，她自己則冷冷地道：「對不起，上校，請你立即讓我們回到海面上去，我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辦，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任何請求！」

佛德烈上校仍然笑着，道：「蘭花小姐，我只躭擱你一分鐘，給你看一點東西，如果你對我給你看的東西，不感興趣的話，那麼，我立時送你們回去！」

木蘭花皺着眉，還沒有回答，穆秀珍已經道：「蘭花姐，反正他說只躭擱一分鐘，看看他會給我們看些什麼，也是好的。」

木蘭花沉聲道：「秀珍，安妮的下落不明，我們要全力去找尋她！」

穆秀珍道：「或許，他給我們看的東西，和安妮的事情有關？」

穆秀珍那樣講，本來是一種强詞奪理的說法，事實上是她對這艘情報潛艇有了興趣，想知道那位上校究竟要給自己看什麼。

安妮失了踪，穆秀珍自然一樣焦急，但是在她想來，躭擱一兩分鐘，並不算得什麼，如果那艘情報潛艇不出現的話，她們還不是一樣在海面上等候救援麼？

穆秀珍强詞奪理的話，聽在木蘭花的耳中，木蘭花的心中，却陡地一動。

她在剎那間想到的是，這艘情報潛艇恰好在這時，出現在這裏，會不會眞的和安妮的失踪有關呢？安妮被擄，雲五風立時受到了威脅，對方的行動，全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一個普通的犯罪集團，可以說決做不到這一點，那就有可能是特務行動，這艘情報潛艇，是不是也是追踪這項特務行動前來的呢？

木蘭花一想到了這裏，便道：「好，上校，我們看看你將向我們展示什麼，但是你要記得，只要我們不感興趣，你立時送我們上水面！」

佛德烈上校揮着手，作了一個肯定的手勢，道：「一言爲定！請跟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潛艇中的空間十分狹窄，人要側着身子，才能從各種各樣的機器之間擠過去，他們擠動了七八呎左右，上校移開了一扇門，門內是一個小小的艙房。

那艙房中，有着一張佔了艙房面積一大半的桌子，除了這張桌子之外，那艙房中再要容納三個人的話，那麼，這三個人只好全站着了。

上校來到了桌前，拉開了一隻抽屜，取出了一隻牛皮紙袋來，遞給了木蘭花。

木蘭花接過紙袋，打開，自紙袋中，取出了一叠放大了的照片來，她才向第一張照片看了一眼，身子便已經陡地一震。

她並沒有出聲，但是在她身旁，也看到了那張照片的穆秀珍，却陡地叫了起來，道：「蘭花姐，你看，這就是那艘遊艇！」

上校笑瞇瞇地說道：「感到興趣了是不是？」

木蘭花並不出聲，她仍然看着那張照片，不錯，就是那遊艇，她們駕着直昇機追踪的，就是這艘白色的單桅遊艇，安妮和雲五風都在那遊艇上！

木蘭花可以毫無疑問地肯定，照片上的那艘遊艇，就是她要追踪的那艘，因爲她曾在紅外綫望遠鏡中，將那艘遊艇，觀察得十分淸楚。

木蘭花繼續看第二張照片，第一張相片上，是遊艇的遠景，第二張近了許多，可以看到遊艇上站立着的人，第三張和第四張更近，可以看淸遊艇上的人的面目。看到了第五張照片的時候，木蘭花吸了一口氣，她看到了其中一人，正是在海灘邊接走了雲五風的那個水手。

木蘭花放下了照片，道：「上校，爲什麼你會給我看這些照片？」

佛德烈上校一直是笑容滿面的，這時，他的神情，却變得十分嚴肅，他道：「我看到兩位駕着直昇機在飛行，而那艘遊艇才駛過，你們追錯了方向，我猜想你們是在追踪它。」

木蘭花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我們是在追踪它，上校，你的情報潛艇，也是在追踪它，是不是？」

佛德烈上校也點着頭，道：「你猜得對，現在，我們的目標一致了，我需要兩位的幫助，兩位肯答應麼？」

木蘭花道：「你說得太客氣了，應該是我們雙方的合作，而不是誰請求誰的幫助！」

佛德烈上校高興地搓着手，道：「蘭花小姐，你爲什麼要追踪那艘遊艇？」

木蘭花立時道：「那遊艇上的人，擄走了我們的妹妹安妮，還藉着安妮，威脅着我們的一個好朋友，上了那艘遊艇！」

佛德烈上校皺着眉，道：「你們的妹妹，或是

好朋友，他們兩人之中，誰是機械工程的專家？」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一聽，都不禁怔了一怔，她們都不知道上校何以會那樣問，而上校的問題，雖然突兀，却是很有道理的，因爲雲五風的確是機械工程的專家！

穆秀珍忙道：「是的，有一個是專家，簡直可以說是天才！」

上校又自抽屜中拿出了一張紙來，那張紙上打着很多字，看來像是一張名單。他望着名單，道：「那位先生是雲四風？」

穆秀珍又呆了一呆，道：「不，四風是我的丈夫，我所指的專家，是雲四風的弟弟，五風。」

上校的手指在名單上移動着，道：「對了，雲五風，罕見的天才專家，現在雲五風已在他們的手中了。」

穆秀珍道：「是的，他們是什麼人？」

上校抬起頭來，神情嚴肅地道：「兩位，我以下所說的話，是極度的機密，希望你們千萬別隨便對人家說起！」

木蘭花道：「你可以絕對放心，我們不是那樣的人。」

上校吸了一口氣，緩緩地道：「在那艘遊艇上，有着二十名受過十年以上的訓練，第一流的特務，他們受一個將軍的領導，那位是摩亨將軍。」

木蘭花皺起了眉，道：「摩亨將軍？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特務首腦是這個名字的。」

上校揮着手，加强他的語氣，道：「你說得對，這個人的眞姓名是什麼，連我們的情報局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指揮着龐大的特務系統，經常有驚天動地的『傑作』，他的代號，隨時改變，摩亨將軍只不過是他這一次行動的代號，你當然不會有什麼印象。」

木蘭花問道：「他是屬於哪一個國家的？」

佛德烈上校畧呆了一呆，說出了一個國家的名稱來。

穆秀珍和木蘭花兩人，都爲之一怔，穆秀珍道：「那是一個小國家——」

穆秀珍的話還未曾講完，佛德烈上校已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不錯，那是一個小國家，但是這個小國家却有着極强的後盾，而且，這個國家的特務系統，也是舉世聞名的，我們絕不能因爲它是一個小國而輕視它！」

木蘭花道：「請你將事情從頭說起！」

佛德烈上校道：「在這個國家中，當然也有我們的特務，兩個月前，我們的特務得到情報，說這位神秘的特務首腦——我們稱他爲摩亨將軍——在該國北部的一個規模龐大的軍用工廠之中，連續住了大半個月，而那警衞森嚴的工廠，在這二十天中，更是由軍隊重重包圍着，所有的工人全在廠中留宿，有了這樣的情報，你想我們的推測是什麼？」

木蘭花道：「很簡單，自然是推測他們在試製什麼新的武器了。」

上校道：「正是那樣，於是，我們的特務，便奉命千方百計，要探聽對方在作什麼，何以要出動到摩亨將軍那樣的大人物來親自督工，連間諜衞星也特別改變了運行的軌道，以便探測虛實。」

穆秀珍心急地道：「結果怎樣？」

上校搖着頭，道：「我們失敗了，我們有四個一流的特務，因爲冒險偷進工廠去，而遭槍殺，我們無法獲知他們在做什麼。而二十天之後，該國第一流的機械工程專家，科學家，都奉調到那工廠去，支持該國的幾個大國，也紛紛派出了專家，又過了幾天，那些專家都離開了工廠，我們曾綁架了其中的一位，但是却什麼也問不出來，我們只好將他放走了！」

木蘭花深吸了一口氣，道：「嗯，這件事，倒眞是神秘得很。」

上校道：「神秘的事還在後面，在所有的專家離開之後，我們的情報人員便獲悉，摩亨將軍帶着二十名最好的特務，上了一艘遊艇，向南航，於是，我就奉命，跟踪那艘遊艇，在海底，當然。」

木蘭花和穆秀珍都聚精會神地聽着，佛德烈上校雖然還未曾講完，但是她們兩人，也多少聽出一點眉目來了。

本來，她們對於擄走安妮，要脅着雲五風的是什麼人，一點頭緒也沒有，現在，事情已漸漸明朗化了！

上校繼續道：「我在跟踪期間，發現那艘外貌普通的遊艇，簡直是一艘多種性能的小型戰艦，拍那幾張照片的那次，我們離得它近了些，幾乎被它發射的魚雷擊中，而且，毫無疑問，那遊艇上，還有着小型飛彈的發射設備，所以我們只好實行遙遠跟踪，一直來到了這裏近岸處，它才停止航行，我和我們的特務聯絡，據報告，摩亨將軍的手下，通過種種關係，在搜尋有關你們幾位的資料，這是七八天前的事！」

木蘭花不禁苦笑了一下，道：「我們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暗中注意我們。」

上校又道：「我也一直在注意他們的行動，我推測，他們一定是在工廠中的工作，有了什麼困難，他們自己的專家無法解決，是以才由摩亨將軍親自出馬，來尋找專家，而這裏，堪稱第一流專家的

，只有雲四風，雲五風兩個人而已。」

木蘭花沉聲道：「你的推測很有道理，他們一定是要雲五風爲他們工作，所以才先擄走安妮。」

佛德烈上校道：「安妮？你所說的安妮小姐，她和那位雲先生——」

穆秀珍道：「他們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上校點着頭，道：「那麼，事情就有些眉目了，他們有了第一流的專家，自然會立時趕回去，繼續開始工作，兩位，現在我們急需知道的，就是在摩亨將軍領導下的秘密工作，究竟是什麼！」

木蘭花立時補充道：「還有，要將安妮和雲五風兩人，自他們手中救出來！」

佛德烈上校苦笑了一下，道：「這個——」

木蘭花的聲音很嚴峻，道：「你在猶豫什麼？你是以爲不必顧及他們兩個人，還是以爲將他們兩人救出來，是不可能的事？」

佛德烈上校仍然苦笑着，道：「我的意思是，救他們出來，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

穆秀珍大聲道：「困難，不是做不到！」

佛德烈上校陡地一拳擊在桌上，道：「穆小姐，在你的面前，我眞感到慚愧，的確困難，不等於做不到，我們應該設法！」

木蘭花道：「我們應該在他們還未回國之前就下手，等到到了他們的國家，想要下手，那更加困難了，你的潛艇，可以追上那艘遊艇？」

佛德烈上校道：「請跟我來！」

海底追踪

他們三個人，又一起出了艙房，擠過了一排機器，來到了艇首的控制台前，一幅綠色的螢光屏上，雷達波正在探測着，佛德烈上校指着螢光屏道：「這艘遊艇，現在在我們北面，三十五浬，它的速度很高，但如果我們全速航行，七小時之後，就可以追上它！」

穆秀珍立時道：「那就下令全速航行！」

佛德烈上校搖着頭，道：「可是如果我們駛近它一浬之內，它就會發覺！」

木蘭花道：「先追上去再說，在這將近七小時之中，我們總還可以想出應付的辦法來的！」

佛德烈上校轉過身去，下了一連串的命令：命令潛艇全速航行。木蘭花又問道：「我想和本市的警局聯絡，應該使用什麼通訊設備？」

佛德烈上校搔着頭，道：「很抱歉，這一點無法從命，這種間諜潛艇的存在，是高度的秘密，外間絕不知悉，爲了避免有人截聽無綫電波，發現它存在，所以它絕無對外聯絡的設備，在接受了任務之後，就完全單獨行動，就算我們全體都犧牲了，除了國家最高情報機關外，也不會有別人知道！」

木蘭花搖着頭，道：「這也未免太過份了，那麼，潛艇上有潛水設備？」

佛德烈上校呆了一呆，道：「蘭花小姐，如果你想在接近對方時，利用個人潛水的方式，去接近他們，那麼我勸你放棄這個念頭。」

穆秀珍問道：「爲什麼？」

穆秀珍是第一流的潛水專家，在木蘭花問出那個問題之前，她也想到了這個辦法，是以此際聽得上校那樣說，她多少有點不服氣。

佛德烈上校道：「第一，它的速度高，世界上還沒有一具水底推進潛水器，可以追得上它。」

穆秀珍道：「那麼，趁它停下來的時候進行，不是可以麼？」

佛德烈上校嘆了一口氣，道：「這艘遊艇的艇底，佈滿了雷達探測器，就算是一條大魚游近去，也會自動發射武器，將那條大魚射死！」

穆秀珍還是有點不服氣道：「你怎麼知道？」

佛德烈上校苦笑道：「慘痛的教訓換來的，我們潛艇上，兩個第一流的潛水人員，就是那樣犧牲的，我們甚至沒有機會將他們的屍體搶救回來，在電視遠攝鏡中，我們親眼看到！他們在一種一呎長短的彈頭爆炸下，血肉紛飛。」

穆秀珍瞪着眼，她沒有什麼可以再說的了！

木蘭花也沒有說什麼，她知道佛德烈上校是不會誇大事實來恫嚇她們的，在沉靜中，佛德烈上校又問道：「現在，還要全速追趕？還是爲了安全，仍然遙遠追踪。」

木蘭花立時斬釘斷鐵地道：「全速去追趕！」

她在講了那四個字之後，畧頓了一頓，又道：「我們需要休息一下，我猜我們至少可以休息六小時，對不對？」佛德烈上校道：「對的，我們有兩個空床位，恰好可以供你們休息。」

穆秀珍苦笑了起來，道：「那兩個床位，就是犧牲了的兩個潛水員留下來的？」

佛德烈上校忙道：「兩位如不喜歡的話——」

穆秀珍道：「我們不在乎，請帶我們去吧！」

仍然由佛德烈上校帶着路，他們擠過了狹窄的空間，來到了兩個床位之前。

所謂床位，只不過是只有一呎半闊的兩塊木板，一上一下，穆秀珍先爬了上去，木蘭花則在下格的木板上，躺了下來。

她們的確都已經極其疲倦了，但是她們在躺下來之後，却也絕沒有法子睡得着。

穆秀珍探頭出來，向下望了望，看到木蘭花閉

着眼睛，她道：「蘭花姐，你睡着了？」

木蘭花道：「沒有。」

穆秀珍又道：「你在想什麼？」

木蘭花道：「我在想，他們已經成功地帶走了雲五風，自然不會在中途停留，一定趕着回國去，看來，我們在半途救人那計劃，是行不通的了！」

穆秀珍急道：「那怎麼辦？如果到了他們的國家，那豈不是更沒有希望？」

木蘭花却緩緩地道：「秀珍，你怎麼忘了自己說過的話了？」

穆秀珍愕然道：「我說過什麼？」

木蘭花一字一頓，道：「困難，但，不是做不到！」

穆秀珍沒有再出聲，她自然不怕困難，可是，要在對方的國家中，在對方軍警，特務密佈之下，將雲五風和安妮救出來，這不但是困難，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事情！當她想到這一點之際，她不禁長嘆了一聲。

但是木蘭花却像是在家裏一樣，她講完了之後，就閤上了眼睛，在她的神情上，一點也看不出她在爲一個極嚴重的問題而動腦筋！

× × ×

雲五風被安排在一個十分華麗的艙房中，他躺在柔軟的床上，摩亨將軍爲了表示對他的優待，給了他艇上最好的房間。

可是雲五風仍然知道：自己是一個俘虜。

他關心安妮的安危，雖然摩亨將軍，已向他提供了保證，保證使安妮回到家中，可是雲五風知道，安妮就算回到了家中，她一定會和木蘭花，穆秀珍一起來找他的，她們是不是會有結果呢？

雲五風直到那時爲止，仍然不知道摩亨將軍的來歷，但是他在獲准和安妮通話的時候，曾經講出過摩亨將軍的名字來，那麼，安妮是不是能根據這個名字，而知道他將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雲五風的心中，亂成了一片，他到那遊艇的時間並不算長，自從他一上了那艘遊艇，遊艇便一直以極高的速度在航行着，這種性能，已經令他够驚訝的了。

而且，在他和摩亨將軍的談話間，不斷有人來向摩亨將軍報告一些事，從那些簡短的報告中，雲五風可以獲知，這艘遊艇上的設備之佳，簡直令人咋舌，可以說，那絕不是私人力量所能做得到的。

從這一點來判斷，雲五風可以肯定，摩亨將軍，是一個眞正的將軍，他代表着一個國家，他一定是這個國家中地位極高，極有權勢的一個人物！

然而，雲五風却仍然感到迷惑，一張如此巨大的金屬網，要它通電，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那究竟有着什麼特殊的作用呢？

那一定是有用的，不然，不會有摩亨將軍那樣的人物出現，但是雲五風却想不出究竟有什麼用處來。

雲五風嘆着氣，由於疲倦，他漸漸地睡着了！

他是被一陣敲門聲驚醒的，當他睜開眼時，他發現艙房中已全是朝陽的光芒，他大聲道：「進來，我不相信你們會弄不開門！」

他的話才一出口，一個人推門走了進來，那人的面目十分陰森，但是他的態度，却極其客氣，他將一疊照片，放在床前的櫃上，道：「雲先生，這是我們收到的無綫電傳眞照片，證明安妮小姐已回到了家中！」

雲五風一聽，連忙拿起那幾張照片來，照片上有安妮和高翔在一起，像是在一個什麼建築物的走廊中，照片相當模糊，但是還是可以使人看得清，上面的兩個人，是安妮和高翔。

那人在一旁解釋道：「這是安妮小姐和高主任一起離開醫院時，我們的人攝取的！」

雲五風忙又去看另一張，那是在警局的門口，高翔和安妮一起下車，另一張則是高翔和安妮，一起走進警局大門時所攝的。

安妮身上的衣服，正是雲五風在遊艇上，看到的那一套灰點睡衣，這實在可以證明，安妮已經離開了遊艇，回到家中了。

雲五風吁了一口氣，放下了照片，道：「你們的人，工作眞不錯。」

那人笑了笑，道：「謝謝你的誇獎，將軍吩咐說，雲先生看了照片之後，如果還記得自己的諾言，那麼請過去談一談，和他同進早餐。」

雲五風道：「好的，我就來。」

那人恭敬地退了出去，雲五風跳起身，洗了一個臉，打開了艙門，站在門外的兩個人，轉過身來，帶着他到了摩亨將軍的艙中。

豐富的早餐已經準備好了，雲五風知道安妮已經回了家，心情好了許多，他和摩亨將軍一面進食，一面提出了不少問題來，想試探一下，摩亨將軍究竟是哪一國的重要人物。

可是，每當雲五風的問題接觸到這一點的時候，摩亨將軍便一陣「哈哈」，將問題混了過去。

等到兩個大漢將早餐撤回，摩亨將軍一面抹着嘴，一面道：「雲先生，你是第一流的專家，昨天我提及的問題，你已考慮過了？」

雲五風道：「你根本未曾對我說到詳細的情形，也未曾對我提及你們所遭遇到的困難，我何從考慮起？」

摩亨將軍點着頭，道：「你說得對！」

他拉開抽屜，揮着手，令雲五風坐在他的對面，又將那幾張照片取了出來，他指着照片上，疊起來有兩個人高的金屬網，道：「我們的第一個難題，是製造一張巨大的，可以通電的金屬網，這一個難題，已經解決了，我們已經有一張那樣的網。」

雲五風道：「我已經看到了。」

摩亨將軍道：「我們第二個難題，是要帶着這張網，在高空飛行，這張網，要全張開來。」

雲五風伸了伸身子，道：「這不算是難題，四架運輸機，或者是八架，有訓練的飛行，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自然，要第一流的駕駛員。」

摩亨將軍道：「不錯，這也不算是難題，可是，在飛行之中，我們要為這張網通電，關於電源，雲先生，你的意見怎樣？」

摩亨將軍直視着雲五風，雲五風皺着眉，道：「我相信你們已經有過幾個辦法，結果如何？」

摩亨將軍道：「我們試過由帶網飛行的運輸機供電，可是困難在於電的需要量太大。」

雲五風望着照片上的那張電網，道：「這一點，可以由携帶變壓器，將高壓電儲藏帶上空中來補救，但顯然不能持久使用，最好的辦法，是無綫傳電法，但是那必需由地下的供電站配合。」

摩亨將軍十分有興趣地聽着，他道：「可以採取你的第一個辦法，因為在行動時，我們無法和地下的供電站取得聯絡。」

雲五風突然問道：「這樣大的一張網，又要充電，究竟有什麼用處？」

可是摩亨將軍對於雲五風的這個問題，却避而不答，又道：「我們的第三個難題，是這張大網，要升降由心，升和降的高度，大約一千呎左右，雲先生，這是最困難的一點了！」

雲五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仍然不知道對方要這張電網來作什麼，但是從摩亨將軍的要求聽來，他們顯然要這張大網，在空中飛行，而且可以隨時升上降下，罩向地面，或是另一個飛行體！

那樣的一張大電網，如果罩向地面，那麼一方哩之內生物，只怕就無一倖存，而如果是罩向一個飛行體的話，那麼這個飛行體，自然也立時毀滅！

雲五風隱隱感到，這其中一定有一個巨大的陰謀在！

他的心情緊張了起來，他直視着摩亨將軍，他的手指，甚至也在微微地發着抖，他並沒有回答對方的這個問題，他只是在想：那究竟是什麼樣的陰謀？

× × ×

木蘭花醒來，移開了艙門，佛德烈上校可能已在門外等了好久了，立時和木蘭花打了一個招呼，穆秀珍坐了起來，道：「怎麼樣，追到了麼？」

佛德烈上校道：「現在的距離是一浬半，十分鐘後，就進入危險的距離，兩位如果不想試試對方反潛艇魚雷的威力，我要下令減速了！」

木蘭花立即道：「不，繼續追蹤。」

佛德烈上校大聲叫了起來，道：「小姐，我們如果再追前半哩，對方的聲波探測儀，就會知道我們的存在，電子操縱儀就會自動發射魚雷的！」

穆秀珍瞪着眼，道：「上校，我看你太胆小了，海中有很多大魚，我們可以假充是一條大魚！」

上校苦笑着，道：「除非世界上有鋼鐵造成的大魚，小姐，我反對——」

木蘭花微笑着，道：「上校，我想你剛才沒有聽明白我的話，我的意思是，我們繼續前進，將我們和對方的距離，控制在對方恰好不能發現的最近距離，你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佛德烈上校聽得木蘭花那樣說，不禁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如果木蘭花執意要繼續高速行進的話，木蘭花是他請來的，他也無可奈何。

而如果再繼續高速前進的話，敏感的聲波探測器，一定會發現他們的！他立時轉過身，大聲下達着減速的命令，才又道：「我們下一步該是怎麼樣呢？」

木蘭花皺着眉，停了片刻，才道：「我已經想好了，上校，你的任務便是將我們送到對方國境的海岸，停留在那裏，不被人發覺，然後再接我們回來。」

佛德烈上校聽了，不禁吸了一口氣，本來，他臉上總帶着孩兒式的天眞的笑容，像是天塌下來，也不在乎一樣，那正是他國家的樂觀，進取的特性。然而此際，他却神色變得十分嚴肅。

木蘭花有點挑戰意味地問道：「怎麼，做不到麼？」

上校却道：「小姐，你的計劃是——」

木蘭花立時打斷他的話頭，道：「別理會我的計劃是什麼，先問你自己，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上校的語音十分沉重，道：「小姐，我們這種間諜潛艇，曾奉有嚴密的命令，不能接近任何國家的領海，只能在公海中航行，因為接近了別國的領海，一旦被發現，生擒，那就是轟動國際的大新聞了！」

木蘭花揚了揚眉，道：「你不是說過，你領導的這艘潛艇，在一開始航行之後，一切由自己作主，不和外間作任何聯絡的麼？」

佛德烈上校現出十分為難的神情來，木蘭花則

淡然笑着，道：「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那也就算了，我可以另外再想辦法！」

穆秀珍在一旁，撇了撇嘴，低聲道：「眞是個胆小鬼！」

穆秀珍講話的聲音雖然低，但是佛德烈上校，却已經聽到了，刹那之間，上校的臉漲得通紅。而穆秀珍仍是一臉不屑的神色，斜睨着上校。

穆秀珍自然不可能知道日後的事，而如果她知道，日後因為她那一聲「胆小鬼」，而惹出了如此巨大，轟動的國際事件，她一定寧願用針綫將自己的嘴縫起來，也不會講出那句話來了。日後的大禍，說是穆秀珍那一句話闖下來的，也不為過！

佛德烈上校的臉越漲越紅，他握着拳，道：「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木蘭花微微一笑，道：「那就行了！」

佛德烈上校既然下了最大的決心，他的心情反而不那麼緊張了，他道：「那麼，你的計劃怎樣，至少也得先告訴我一下。」

木蘭花爽快地道：「好的，我們已然無法在海中接近對方，而知道對方在擄人得手之後，一定是回國去，而我們要救人，唯一的辦法，就是到對方的國家去！」

上校補充道：「我們不但要救人，而且，還探聽對方在作什麼？」

木蘭花道：「這件事可以交給我來代辦，我一定不會使你失望。」

上校忙道：「你說什麼？你的意思是，到時我不必上岸去？」

木蘭花道：「你當然不必上岸，剛才我還說得不够明白麼？你只是在指定的海岸下潛伏着，一直等到我們撤退，你的任務就是這樣！」

佛德烈上校像孩子一樣，叫起屈來，道：「這太看不起我了，我是第一流的間諜！」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都笑了起來，木蘭花道：「你是第一流的間諜，可是我們要去的國家，全是亞洲人，你一上岸，就被人家認出來了，而我們，却很容易冒充過去，你明白麼？」

佛德烈上校眨着眼，不再出聲。

木蘭花又道：「我的第一步計劃是，在他們那艘遊艇在岸邊停泊之後，一定不會再戒備得那麼嚴，我們到時全速前進，希望先能在那艘遊艇上，探索出一些究竟來，如果沒有結果，自然要大費周章了！」

佛德烈上校投望了木蘭花半晌，才道：「蘭花小姐，我很佩服你的勇氣，但是你登上了他們的國度，實在太危險了，你要知道這一點！」

木蘭花點頭微笑，道：「謝謝你，我完全知道這一點，可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還好，對於他們的語言，我可以應付。」

木蘭花講到這裏，向穆秀珍望了一眼，穆秀珍着急道：「我雖然不懂他們的語言，可是千萬不能將我留在潛艇中，我也要去！」

木蘭花沉聲道：「你如果要跟我去的話，必需答應我一件事。」

穆秀珍連想也不想，便道：「我什麼事都答應你！」

木蘭花正色道：「你別當說說就算了，從現在起，我會教你幾句簡單的會話，然而你必需記得，在有生人的場合，非到不得已，切莫出聲。」

穆秀珍笑道：「那容易，至多我扮成啞吧就是了！」

木蘭花又望了穆秀珍半晌，噓了一口氣，要深入敵境，去救人，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一個人自然更難以完成，在任何冒險的勾當之中，穆秀珍自然是一個好幫手，木蘭花也不希望將她留在潛艇中。

而木蘭花也知道，要穆秀珍做什麼事都容易，最難的還是要她不講話！但是木蘭花却沒有別的選擇，如果和佛德烈上校一起去的話，那不必開口，便已經招人起疑了。

木蘭花問道：「上校，你估計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到達海岸？」

上校道：「大約還有三十小時。」

木蘭花望着穆秀珍，道：「好，秀珍，來，在這三十小時中，我們不做別的事，你要在這三十小時之中，學會普通的會話！」

在三十小時之內，學會另一個國家的語言，雖然只是普通的會話，然而這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是以佛德烈上校睜大了眼睛，用一種十分奇訝的神情，望着她們，而穆秀珍則充滿了信心，大聲答應着。

× × ×

海面很平靜，雲五風一直在船艙中，受着良好的待遇，他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情形，然而他却只能從船艙的窗口中向外看出去而已。

那一天黃昏時分，遠遠已可看到了陸地，等到天色漸漸黑下來時，他已可以看到岸上的燈光，雲五風已經知道他上岸的地點，是對方國家的一個大城市，然而燈光看來却很稀疏，那顯然是電力供應不足的原故。

雲五風準備上岸了，他的心中仍然很亂，遊艇的速度減慢了許多，等到駛進港口的時候，有兩艘快輪，迎了上來，但是快輪才一接近，遊艇上有一

個水手，向快輪上的警員，揚着旗，那兩艘快輪，立時駛了開去。

雲五風的心情，十分緊張，雖然他知道安妮已經安然回家，可是他自己，却被威脅着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地方，在這裏，是全然沒有法理可講的，現在他雖然受着對方的優待，而這種優待，又可以維持多久呢？

這時，心情比雲五風更要緊張的，是在潛艇中的佛德烈上校，木蘭花和穆秀珍三人。

他們的潛艇，一直跟在那遊艇一浬之外，以同等的速度行駛着，在海底，他們闖進對方的領海。

在進入對方的領海五浬之後，他們減慢了速度，在雷達探測的螢光屏上，可以看出，那遊艇速度也在漸漸減慢，漸漸地，潛艇的雷達探測螢光屏上，出現了許多雜亂的小點。

這表示他們已經漸漸接近港口，船隻是已多起來了。

木蘭花、穆秀珍和上校三人，一起守在控制台前，穆秀珍的口中，一直在唸唸有詞，那是她在默記着木蘭花敎她的語言。

木蘭花看着螢光屏，道：「上校，我們已進入港口的範圍了，我想看看港口中的情形，有沒有可能？」

佛德烈上校苦笑着，道：「那太危險了！」

木蘭花道：「這艘潛艇難道沒有電視遠攝的設備？」

上校苦笑了一下，道：「自然有，但是電視攝影機必需伸出水面——」

穆秀珍忍不住道：「廢話，要是電視攝像管不伸出水面，怎能看到港口的情形？」

木蘭花又問道：「電視攝像管上沒有僞裝？」

上校道：「雖然有僞裝，但是我們的速度很高，極容易被人發現！」

木蘭花沉聲道：「就算有被人發現的危險，也得看一看，我們不能盲目從事！」

佛德烈吸了一口氣，沒有再說什麼，伸手按下了一個掣，又接連按了幾個掣，只見一幅螢光屏，亮了起來，幾秒鐘之後，電視螢光屏上，就出現了港口的情形。

天色已經黑了，港海中停着不少船，大多數是小型的戰艦，也有幾艘漁船，佛德烈調整着遠攝的距離，他們看到了那艘遊艇，那遊艇的兩邊艙上，站滿了人，看來已經在作登陸的打算了。

而岸上的景色，也已隱約可見，木蘭花看了半分鐘，道：「行了，等到對方停下之後，我們就前進，我相信他們在到達了目的地之後，一定不會再用聲波探測儀，我們就算接近，也不會被人發覺的了。」

佛德烈上校神色緊張，又按下了幾個掣，木蘭花又道：「請替我們準備潛水的設備，我們要從水底登上那艘遊艇去！」

佛德烈吩咐了一個情報員去準備，半小時候，他們發現他們追踪的那艘遊艇，已經停止不動了；潛艇已極慢的速度，盡可能低潛，接近那艘遊艇。

那艘遊艇才一停靠在碼頭上，四輛黑色的大房車，便疾駛了過來，整個碼頭附近，軍警林立，許多車輛，行人，都被攔在警戒綫之外。

這個城市的居民，似乎也習慣了這種突如其來的戒嚴行動，他們在軍警的警戒圈之外站立着，臉上現出漠不關心的神態。

遊艇靠岸，艇上幾個人先上了岸，兩個高級軍官馳步奔走了過來，四輛汽車的車門，也一起打開，所有警戒的軍警，却端起了鎗，進入了高度戒備的狀態。

然後，摩亨將軍出來了，在他的身後，跟着兩個人，在那兩個人後，是雲五風，然後，又是七八個人，一行上了岸，摩亨將軍、雲五風和幾個人，進了第一輛汽車，其餘的人，進了後面的三輛車；一輛軍用吉普車駛了過來，轉了一個圈，開着道，四輛大房車次第銜接着，向前疾馳而去。

雲五風坐在摩亨將軍的身邊，他看到摩亨將軍的神情，十分倨傲而得意，他有心諷刺他，道：「貴國的人民，生活似乎並不好！」

摩亨將軍冷冷地道：「可是我們的政權穩固，我們的百姓有信心在政府的領導下，爭取更好的生活！」

雲五風也冷笑着，道：「看來，貴國政府對於製造莫名其妙的東西，比改善百姓的生活，更有興趣。」

摩亨將軍的面色一沉，道：「雲先生，我們請你來，不是請你來批評我們的政府，而是來請你解決技術上的問題而已！」

雲五風聳了聳肩，並沒有再說什麼。

這時，車隊已駛過了市區，進入了黑暗的郊區，又過了片刻，前面又是一片燈光，那是一個小型的軍事機場，車隊才一駛進機場，一架飛機已經作好充份的準備，隨時可以起飛了！

潛入敵境

潛艇在水底慢慢向前駛，全潛艇的人員，心情都十分緊張，如果被人發現，他們的處境，遠比木蘭花和穆秀珍危險得多了，因爲他們和現在的那個

國家，是處在敵對狀態之中的，他們一被發現，那眞是大大的不妙了。

應木蘭花的要求，電視攝像管又曾出過海面兩次，來觀察近岸的情形，然後，在離岸五百碼處，潛艇在海底，停了下來。

當潛艇完全靜止之後，早已換好了潛水裝備的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爬進了一個圓形的管子，她們兩人進入了那個圓管之後，圓管的進口處，便被封住。

木蘭花利用一具小型的無綫電通話儀，低聲道：「第一次試驗通訊。」

她也立時聽到了佛德烈的聲音，道：「效果良好！」

木蘭花回答了一句「效果良好」，就向前爬去，穆秀珍緊跟在她的脚後。

木蘭花爬出了七八尺，就遇到了另一個鐵蓋，她摸索着，摸到了鐵蓋上的一個掣，按了下去，只聽得一陣「滋滋」聲，那蓋子在慢慢打了開來！海水立時湧進了管子來，轉眼之間，她們已浸在海水之中了！

海水很冷，等到整個管子全是海水之後，管子的另一端，才完全打開，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像是魚一樣地，自管子中游了出去。

她們在海底下游着，游出了三四百碼之後，兩人才漸漸浮向上，她們第一次浮出水面之際，離岸還有一百碼，她們是浮出了半個頭，看了一看，立時又沉了下去，海水是漆黑的，她們一直向前游着，看來港口上似乎很平靜，但是以後會發生什麼事，却是誰也不知道。

她們游得相當慢，二十分鐘之後，她們再次浮出水面，離那艘遊艇，已是不過十來碼了。

在那艘遊艇的左側，緊靠着，泊着一艘水警輪，水警輪上亮着燈，而那艘遊艇上，却只有桅桿上有着一盞燈，全艇都是黑黑沉沉地。

木蘭花和穆秀珍在水面上向前划着，她們兩人在漆黑的海水中前進，一點聲響也沒有發出來，她們的耳際所聽到的，是海水衝擊在船身上的輕微的「拍拍」聲，她們漸漸近了那艘遊艇。

一直到現在爲止，木蘭花的冒險計劃，雖然只是開始，但是進行得却很順利。潛艇離那艘裝置有海底音波探測儀的遊艇，只有幾百碼，對方竟未曾發現。而她們也已經可以伸手摸到那艘遊艇的艇身了。

木蘭花和穆秀珍，做着手勢，她們兩人，沿着艇身，又向前游了幾呎，來到了遊艇艇身邊的梯子附近，然後，兩人一起除下了潛水的設備，木蘭花首先縱身，上了梯子，迅速地上了艇身，貼着艙壁站立着，緊接着，穆秀珍也上了遊艇。

她們兩人站着，遊艇上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倒是旁邊的水警輪上，有一陣陣的收音機聲，傳了過來。她們停了幾秒鐘，木蘭花首先打橫移動着身子，來到了船艙的一個門口。

穆秀珍緊跟在木蘭花的身邊，等到木蘭花站在那門的右邊之後，穆秀珍跨前兩步，到了那扇門的另一邊。木蘭花握住了門柄，輕輕轉動着。

那門並沒有鎖上，木蘭花在極輕微的「卡」地一聲之後，將那門推了開來。木蘭花先將門推開了吋許，停了一停，然後再繼續將門推了開來。

木蘭花一將門推開，立時閃身而入，穆秀珍也跟了進來，木蘭花向穆秀珍作了一個手勢，令穆秀珍站在一個陰暗的角落中。

她向那艙打量了一下，艙中有一張長桌，看來有點像是會議室，另外有一扇門，可以通向另一個船艙。

木蘭花來到了那扇門前，將耳貼在門上，聽了片刻，她好像聽到艙中有輕微的鼾聲傳出來，木蘭花推了推門，那門鎖着。

木蘭花取出了一柄百合匙，在匙孔中撥弄着，她的行動雖然小心，但是由於遊艇上十分靜，是以仍難免發出一陣輕微的格格聲來。

過了十幾秒，木蘭花剛弄開了鎖，還未曾來得及推門，便聽得艙內有人喝道：「外面什麼人？」

木蘭花連忙靠門而立，却不料就在那一閃間，艙中突然着亮了燈。

在黑暗之中，雖然木蘭花和穆秀珍，知道身在險地，但多少有點安全的感覺，這時，艙中燈火通明，她們兩人，一點遮蔽也沒有，實是狼狽之極！

木蘭花的反應極快，燈一亮；她只呆了半分鐘，便立時一轉身，想將門撞開來，衝了進去，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剛才呼喝的那聲音又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扇門仍然關着，而那人却問出了「你們是什麼人」這樣的一句話來，那證明這個人，已經看到了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

當然沒有什麼人的視綫，可以透得過一扇門，而那人可以看到木蘭花和穆秀珍，毫無疑問，是因爲艙中有着電視攝像管的原故。

在那時候，木蘭花簡直沒有多做考慮的餘地了，她要憑藉驚人的精密判斷力，判斷在艙中，只有一個人，才能決定她的行動。

而她也立即肯定了這一點，是以那人的呼喝聲才一完畢，木蘭花已經「砰」地一聲，撞開了門，她才一撞開了門，就聽得「拍」地一聲，而木蘭花

早已料到，自己不顧一切地撞門而入，對方一定對自己不會客氣的，是以她在向前撞出之際，身子已經彎了下來，一進門，她便在地上打了一個滾。

隨着那「拍」地一聲响，一顆子彈，自門中飛了出來，穆秀珍也正在向門內衝去，那顆子彈，是在她身邊不到半呎處掠過！

穆秀珍畧停了一停，向前看去，已看到木蘭花滾到了一個人的面前，將那人撞倒，緊接着，木蘭花飛起一脚，踢在那人的手上，那人手中，一柄有滅聲器的手槍，自門中直飛了出來。

穆秀珍一步跳向前，在半空之中，將那柄手槍，接在手中。

木蘭花又是一脚，踢在那人的喉上，那人在手鎗被木蘭花踢走之後，張大口就想叫喊，木蘭花早已料到了這一點，是以她的第二脚，就踢在那人的咽喉上，那人的喉際，發出了「咯」地一聲响，再也發不出別的聲响來。

而穆秀珍已經竄了進來，手中的鎗，已對住了那人，木蘭花一伸手，將那人提了起來，雙臂交岔，自那人的身後箍住了那人的頸子，她的雙臂箍得很緊，使那人發不出聲來。

穆秀珍用才學會的話沉聲道：「不准出聲！」木蘭花瞪了她一眼，因爲發音生硬，叫人一聽就可以知道她是一個外來的人。

那人既被木蘭花制住，又被穆秀珍以鎗指住，實在再沒有掙扎的餘地，木蘭花在他的耳際，低聲道：「船上還有別人沒有？」

那人用力搖了搖頭，木蘭花道：「好，我們要問你幾個問題，如果你合作的話，你的生命是絕無問題的。」

那人本來已不掙扎的了，可是一聽得木蘭花那樣說，他又掙扎了起來。

他一動，穆秀珍便以手鎗的鎗口，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幾下，那幾下的力道，着實不輕，痛得那人的額上，冷汗直下，不敢再動。

木蘭花道：「你放心，船上既然只有你一個人，事後只要你自己不說，沒有什麼人會懷疑你曾和我們合作過。而如果你不肯和我們合作，我們會將你的死亡，佈置成自殺，那時，你的家屬，也會受到制裁！」

那人的臉上，現出十分恐懼的神色來，顯然是木蘭花的話，擊中了他的要害。

木蘭花將手臂畧鬆了一鬆，那人立時道：「你們難道不會出賣我？」

木蘭花笑道：「我們爲什麼要出賣你？多一個朋友不好麼？在合作過一次之後，我們就是朋友了，是麼？」

那人的神色，變得十分難看地，終於嘆了一聲，道：「好，你們想知道什麼？」

木蘭花沉聲道：「摩亨將軍擄了一男一女兩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人道：「只有一個男的。」

木蘭花吃了一驚，厲聲道：「胡說，是一男一女兩個人！」

那人忙道：「開始是兩個人，後來，將軍下令，將那位小姐送回去了。」

木蘭花抬起頭來，和穆秀珍互望了一眼，兩人都不由自主，先吁了一口氣。

安妮如果已經被釋，她們要救的，只是雲五風一個人了，那自然比較容易得多了。

木蘭花立時又問道：「他們上岸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了，說。」

那人道：「到首都去了。」

木蘭花道：「首都的什麼地方？」

那人又猶豫了一下，才道：「首都北郊，第一兵工廠，我知道的就是那麼多了！」

木蘭花冷笑着，道：「你知道的絕不止那些，但是其餘的，你不必說，我也知道，你們正在研究一種秘密武器，希望有人帮助，提供技術上的意見，是不是？」

那人搖着頭道：「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

木蘭花鬆開了手，在那人的背後，推了一推，將那人推得向前，跌出了幾步，沉聲道：「坐下，我們還有點事，要和你談談。」

那人轉過身坐了下來，眼珠亂轉，神色不定。

木蘭花道：「你是摩亨將軍的手下，自然是特務人員，在你們國家的特務制度而言，你剛才的話，已經洩露高度的機密，是要受到嚴厲懲處的！」

那人面色大變，道：「你，你曾說過保守秘密的！」

木蘭花道：「是，但是必需我們在首都的途中不被捕，你才安全。」

那人道：「我沒有辦法可以保證這一點！」

木蘭花冷笑道：「你有辦法的，你們的國家，特務人員有高過一切的地位，我們需要兩張特務機構的證明書，除了一路上求得方便之外，不會作別的用途，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那人苦笑着，道：「小姐，你眞厲害！」

穆秀珍又忍不住了，她實在已忍了好久了，這時，她聽懂了那人的話，便立時道：「謝謝你！」

木蘭花實在有點啼笑皆非，那人呆了半响，才道：「你們是從外國來的？」

他在那樣說的時候，斜睨着穆秀珍，穆秀珍道

：「不是外國來的。」

那人仍然瞪着穆秀珍，木蘭花道：「少廢話，我們的通行證怎麼樣？」

那人嘆了一聲，道：「就算你們成功了，你們有什麼辦法離開國境？通行證只不過可供你們國內旅行的方便，沒有什麼大用。」

木蘭花道：「那已經够了！」

那人嘆了一聲，道：「好，跟我來！」

他站了起來，穆秀珍立時踏前一步，鎗指着他，那人走出了這船艙，又要走向船舷，木蘭花忙道：「你該知道，如果你叫人來帮你，結果只是害了你！」

那人苦笑着，道：「我要出聲的話，早已出聲了！」

他們三個人走出了艙，到了船舷，走向船尾，那人取出鑰匙來，弄開了另一扇門，一起走了進去，那是一間十分豪華的房艙。

自投羅網

那間房艙，看來像是一間辦公室，木蘭花「嗯」地一聲，道：「那是摩亨將軍的辦公室之一，是不是？」

那人點頭道：「不錯。」

木蘭花道：「你的職位是什麼？」

那人遲疑了一下，道：「我是將軍侍衞班的副班長，我的官銜是少校。」

那人後一句話，自然是想表明他決不是身份低微的人，木蘭花笑道：「很好，少校，你很合作，希望我們的會面，不會有任何第四者知道。」

那少校苦笑着，走到辦公桌前，打開了一個抽屜，穆秀珍一直跟在他的身後，那人拿出了一本通行證簿子來，道：「你們叫什麼名字？」

木蘭花道：「我叫金蘭花，她叫金秀珍。」

那人已經抓起了筆，可是一聽得木蘭花報出了那兩個假名，他的手突然一震，筆也掉了下來，他失聲道：「你們，你們就是木蘭花和穆秀珍？」

穆秀珍在他的後腦，用鎗管撞了一下，道：「現在認識我們了？」

那人抬起頭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兩人眞了不起，眞了不起！」

木蘭花冷冷地道：「我們實在很平凡，但是你必需明白，一個再平凡的人，當人家欺負得太甚的時候，也一定會設法反抗的！」

那位少校的嘴唇掀動了幾下，沒有再發出什麼聲响來，他拿起了筆，在通行證上，塡上了「金蘭花」，「金秀珍」的名字，撕下了通行證，道：「這是我國最高保安機關的通行證，你們一路上可以通行無阻，但是我不敢担保你們一定安全。」

木蘭花瞪視着他，道：「你想說什麼？」

那少校的嘴唇又顫抖着，道：「蘭花小姐，我只請你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說出我們曾經見過面，如果給我的上級知道了我曾經有過和你們合作，我的遭遇，一定比死還慘！我的子女，他們的一生更慘了！」

那少校在講到後來時，聲音在發抖，那表示他的內心，眞正恐懼萬分。

木蘭花望着他，心中忽然發出了一股極度的憐惜之感，這位少校，在他們的國家之中，可以說是地位極高的特殊人物了，可是，他却絕不能有一點差錯，如果有了一點差錯，不但他本人要受到極其悲慘的待遇，連他的家人，也將永無光明，萬刦不復！

木蘭花也嘆了一聲，道：「好的，我可以答應你，或許我們在離去時，還需要你的帮助——」

那少校忙道：「只要沒有人知道，我一定盡力而爲！」

他一面說着，一面伸出手來，木蘭花畧爲考慮了一下，就和他緊緊握了握手。那少校又帶着她們出了船艙，熄了遊艇上的燈。給了她們一些錢，和告訴她們火車站的所在。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跳上了碼頭，上了岸，一上了岸，穆秀珍就問道：「蘭花姐，那傢伙後來，又嘰哩咕嚕的，說了些什麼？」

木蘭花道：「他要我們爲他保守秘密，秀珍，我們得搭火車到首都去，你要記得，不可胡亂開口，你學外國話的天才，實在很差！」

穆秀珍瞪着眼，想表示不服氣，但這時，有幾個碼頭工人模樣的人，走了過來，是以她憋住了氣，不說什麼。木蘭花和她，一起向前走去。

入夜之後，這個城市，簡直寂靜得如同死市一樣，碼頭附近還比較熱鬧些，有一艘大貨輪，正在卸貨，可是在離開了碼頭之後，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可以說是足跡遍全球的了，但是，這個國家，她們却還是第一次來，她們照着那少校的指點，向前走着，除了步行之外，可以說已沒有別的交通工具可以使用了。

在來到了一個十分靜僻的街角的時候，木蘭花又取出了那具小型無綫電通訊儀來，低聲道：「上校，你可聽到我的聲音？」

她一面說，一面自那具無綫電通訊儀中，拉出一個耳機，塞在耳上，她先聽到了一陣雜亂無章的

「格格」聲，然後，她聽到了佛德烈上校的聲音。

佛德烈上校道：「你在什麼地方？爲什麼隔那麼久，才作第二次試音？」

木蘭花道：「一切都很順利，我們現在要到首都去。」

佛德烈上校的聲音，顯然是吃驚之後發出來的，他道：「那麼，我們不是要失却聯絡了麼？你用的通訊儀，在十哩之外，就不起作用了！」

木蘭花道：「是的，我知道，但我們會回來，你或許要多潛伏一些時候，記得，要小心，別讓他們發現！」

佛德烈上校的聲音，有點無可奈何，他道：「好，只好這樣了，祝你好運！」

木蘭花藏好了通訊儀，和穆秀珍繼續在寂靜的的街道上向前走着，不一會，她們就看到火車站。

火車站的建築倒很宏偉，可惜燈光黯淡，以致高掛在火車站前的那幅大肖像，肖像上的那個威武，畧嫌肥胖的中年人，似乎也有點黯然失色。

火車站中倒很熱鬧，穆秀珍和木蘭花進了車站，車站中大多數是穿着制服的人，憑着她們的通行證，很容易就買到了直達首都的車票。

火車要四十分鐘之後才開，她們在火車站附設的餐室中，吃了一些簡單的食品，回到了候車室中，穆秀珍低聲道：「蘭花姐，你看，全是穿制服的人，我們的服裝，似乎不怎麼妥當。」

木蘭花皺着眉，道：「是啊，而且，我們的錢，在買了車票之後所剩無幾，只怕要餓肚子了！」

穆秀珍聽得木蘭花那樣講，反倒高興了起來，道：「蘭花姐，你答應了？」

木蘭花其實根本沒有答應什麼，而穆秀珍其實也沒有提出什麼要求來。

可是她們兩人，自小就在一起，在很多情形下，根本不必明說，就可以明白對方的心意了，剛才，穆秀珍說她們的衣服不怎麼妥當，容易暴露她們的身份，那自然是想去弄套制服來。而木蘭花又說她們的錢也不够了，那就是同意了穆秀珍的意見，而且叫穆秀珍去弄點錢來！

當下，木蘭花點了點頭，道：「要小心！」

穆秀珍笑着，站了起來，向前走了出去，木蘭花看着她來到了一個女軍官的身旁，低聲在向那女軍官說着話，那女軍官驚愕地回過頭來望着她，穆秀珍還站近了去，和那女軍官比着高矮。

那女軍官的神情，像是有些憤怒，木蘭花也不知道穆秀珍對那女軍官說了些什麼，穆秀珍和那女軍官，竟一起向前走去。

她們兩人，轉過了牆角，木蘭花只感到好笑，她等了約莫五分鐘，一個女軍官，神氣活現地走了出來，向木蘭花揮了揮手，穆秀珍已穿起了全套女軍官的服裝，接着，她又向另一個女軍官走去。

又過了十分鐘，她又自牆角處轉出，手中還提着一隻公事包。

二十分鐘之後，木蘭花和穆秀珍，兩個人都穿着少尉軍官的制服，上了車廂，穆秀珍忍住了笑，忍得很辛苦，上了車廂之後，看看車中沒有人，她才哈哈地大笑了起來，木蘭花也不禁微笑着，道：「你用什麼方法，才使事情進行得那麼順利？」

穆秀珍笑道：「同樣的辦法，我告訴她們，在行李堆中，有一個美國人躲着。她們一聽到美國人，就像被毒鋒叮了一口一樣，立時有强烈的反應，結果，她們自己却倒在行李堆中，我看她們至少要昏迷兩小時以上！」

木蘭花道：「你別太得意了，小心她們認出你來！」

穆秀珍道：「等她們醒來時，我們只怕已經到了首都了，上那裏找我們去？」

穆秀珍興高采烈地說着，木蘭花看到有不少人絡續上車來，就向她作了一個手勢，穆秀珍也立時住了口。

不一會，汽笛長鳴，車聲震動，火車已開動了，木蘭花靠在椅背上，看來像是已經睡着了，穆秀珍則一點睡意也沒有，她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而且在這以前，她從來也未曾想到，自己會到這個陌生地方來旅行的，她注意着外面的景色。

可是，當她看來看去，只看到黑沉沉的一片時，她也漸漸睡着了。

等到火車到達首都時，天色已經亮了。車廂中的人爭先恐後地下車，木蘭花提着手提包，和穆秀珍混在旅客之中，下了車，出了車站。

這個城市，早晨的空氣，清新而寒冷，在火車站外，是一個巨大的廣場，出了火車站之後，轉過頭來，可以看到火車站的牆上，有着巨大的領袖肖像和標語。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穿過了廣場，站在街邊，街上的行人很多，大多數行色匆匆，看來全是趕着去上班的人，最普通工具是脚踏車。

來到了這樣一個陌生的地方，連木蘭花也不知道該如何着手才好，這裏沒有計程車，所有的旅客，全是國家控制的，自然，她們有着足够的證件，可以投宿，可是，旅店在什麼地方呢？

穆秀珍低聲問道：「蘭花姐，我們怎麼辦？」

木蘭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們得先設法，去看一看那家兵工廠，我相信雲五風一定被他們弄到那家兵工廠去了！」

穆秀珍點着頭，她忽然又道：「蘭花姐，我們曾經歷過不少危險，可是絕沒有一次，像這次那麼困難的，你可覺得麼？」

木蘭花苦笑道：「自然覺得，如果不是我們非將人救出來不可的話，我們一定放棄了，在這裏，我們無法得到任何援助，也無法和任何人聯絡，我們甚至無法通知高翔和方局長，我們已到了這裏，他們一定以爲我們已經神秘失踪了！」

穆秀珍也苦笑着，木蘭花道：「我看我們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讓我去問問路！」

她向着一隊小學生走了過去，帶隊的那個學生，一看到木蘭花向他們走近，立時行了一個禮，木蘭花和他交談了幾句，才退了回來，道：「到北郊去的公共汽車站，就離這兒不遠。」

穆秀珍像是唯恐和木蘭花失散一樣，緊步地跟在她的身邊，眞的，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如果她和木蘭花失散，那不知該如何才好了！

她們兩人，來到了公共汽車站，擠上了車子，在車尾找到了座位，不一會，車子開動了，那天的天氣很好，陽光普照，車子駛過了市區，市區中還有着戰爭的痕跡，殘垣敗牆，到處可見。而更令得她們感到不自然的，是幾乎每一個人都緊繃着臉，沒有一點笑容，這簡直是一個沒有歡樂的國家。

車到了終站，木蘭花又和站長交談着，才和穆秀珍兩人，繼續向前走去。

在離開了終站十來碼之後，木蘭花才道：「站長說，那兵工廠距離這裏，還有兩里，我一問兵工廠，他就有疑惑的神色，我說是從另一個軍事基地來，有公幹的，他才肯告訴我！」

穆秀珍道：「那麼，我們再向前去，豈不是要接受更多的盤問？」

木蘭花道：「自然是，但是我可以應付，我想，以我們身上的制服和那張通行證，要混進兵工廠去，是沒有問題的了，問題就在於我們到了兵工廠之後如何才可以查出雲五風的所在？」

木蘭花料得不錯，她們向前走着，走出了不到半里，就遇到了一個哨崗，但在她們出示了那張通行證之後，就順利通過。接着，又是一個崗哨，然後，就可以看到聳立的烟囱，宏大的工廠建築，她們來到了工廠的大門口，更是警衞森嚴。

然而，在她們出示了通行證之後，一個軍官只向她們約畧問了幾句，木蘭花鎭定地回答着，那軍官就讓她們兩人，進了廠門。

那是一間規模極大的工廠，在工廠的門口，只掛着「國防部直屬第一廠」的招牌，工廠的大門之內，是一大片草地，和一列房屋。

那列房屋，看來像是辦公大樓，進了工廠之後，看不到什麼工人，只看到各種階級的軍官，木蘭花和穆秀珍來到了辦公大樓之前，推開了一扇玻璃旋轉門，走了進去，在那時，穆秀珍和木蘭花兩人，一直在想着，下一步行動，應該如何。

木蘭花想到，她們應該直接求見摩亨將軍，然而，摩亨這個名字，不過是行動中的一個代號，在這裏，是不是也應該稱他爲摩亨將軍呢？

木蘭花正在考慮着這一點，是以她在進了辦公大樓之後，畧停了一停。而就在這時，她看到大堂兩旁的走廊中，各有五六個軍官，走了出來。

看到那些軍官走了出來，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還未曾在意，可是，自兩邊走廊中走出來的十個軍官，却直向她們兩人，走了過來！

等到他們來到了近前，木蘭花已覺出事情不對頭時，却已經遲了！那十個軍官已一起散了開來，將她們兩人圍住，穆秀珍驚愕得張大了口想叫，可是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了，她却又叫不出來！

她實在不明白，事情一直進行得很順利，何以在突然之間，出了岔子！

不要說穆秀珍不明白，連木蘭花她自己，也一樣不明白！而就在此際，一個軍官已經道：「兩位請，將軍已等了你們很久了！」

木蘭花還想挽回局面，她微笑着，道：「我們不想見將軍，我們來，只不過是和工廠的採購科，接洽一些事。」

那軍官笑了起來，道：「你們想採購什麼？採購一些情報，還是軍服，快跟我們來，別企圖反抗，你們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木蘭花震動了一下，仍然道：「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你們一定認錯人了！」

那軍官冷笑着，道：「木蘭花小姐，我想我沒有認錯人，對不對？」

到了這時候，任是木蘭花再有過人的機智，也是沒有辦法可想了！

她吸了一口氣，和穆秀珍互望了一眼，穆秀珍現出了一臉的苦笑，而木蘭花立時恢復了鎭定，她道：「很好，我們來此，本來就想見見將軍！」

那十個軍官，一直圍着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其中一個伸手奪過了木蘭花手中的公事包，他們一行人，迅卽來到了走廊中，到了走廊的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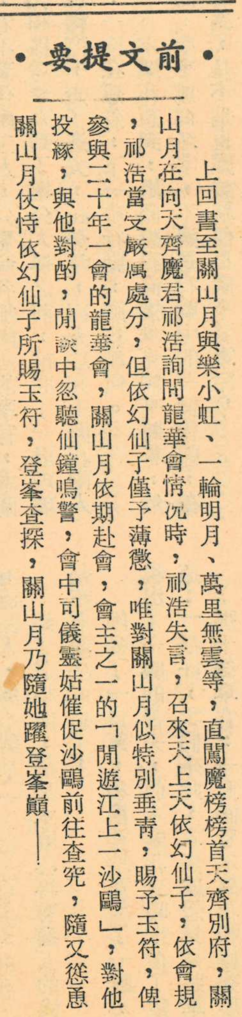
在那走廊中，戒備森嚴，到了走廊的盡頭，一扇門打開，原來竟是一座升降機，到了升降機前，那十個軍官中，四個陪着木蘭花和穆秀珍進去，他們的手中，各執着手鎗，他們一進了那座升降機中，便站在升降機的四角，命令木蘭花和穆秀珍站在當中。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烟・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與樂小虹、一輪明月、萬里無雲等，直闖魔榜榜首天齊別府，關山月在向天齊魔君祁浩詢問龍華會情況時，祁浩失言，召來天上天依幻仙子，依會規，祁浩當受嚴厲處分，但依幻仙子僅予薄懲，唯對關山月似特別垂青，賜予玉符，俾參與二十年一會的龍華會，關山月依期赴會，會主之一的「閒遊江上一沙鷗」，對他投緣，與他對酌，閒談中忽聽仙鐘鳴警，會中司儀靈姑催促沙鷗前往查究，隨又慫恿關山月仗恃依幻仙子所賜玉符，登峯查探，關山月乃隨她躍登峯巔——

力創魔中魔　情傾仙上仙

原來關山月停身的地方只是一處峭然獨立的孤峯，轉過峯頭又是一片茫茫雲海，像棋丸似地佈着十幾個小山峯，有的峯尖大僅如掌，才可容一脚借力，每一個小峯尖的距離都是十幾丈遠。

山風勁且烈，狂野得可以吹起一個普通人。關山月若非自幼紮下那過人的基礎，別說在上面跳躍了，那風也可以把他吹得無影無踪……

峯頂無法立足，他只好硬着頭皮向前闖。好容易脚下踩到一塊大平地，却是風和日麗，琪草瑤樹，全無一絲秋意，倒像個四時常春的洞仙福地！

關山月來不及欣賞眼前的景緻，只想喘口氣平一下跳動的心，喘息聲中，却見靈姑站在一株大樹下對他伸伸舌頭道：「對不起關公子！我是太急了，忘了告訴你一聲或是留在後面照顧你，幸好你也過來了，否則一失足，我可要成千古罪人了……」

給她那麼一說，關山月的臉反而紅了，笑笑道：「小妹妹！妳眞了不起，我至少比你多學了十年的武功，但是看了妳剛才凌空飛渡的身法，也只有慚愧的份兒……」

靈姑一眨眼道：「你別捧我，這條路我是天天走的，自然不算希奇，倒是你第一次走，居然能那麼快捷，仙榜上那些老頭子，也沒有幾個能趕上你的，不怪依幻仙子要對你那樣垂靑……」

關山月不想再客氣下去，只是急催道：「人在那裏呢？」

靈姑一指道：「就在前面，我等着你領路！」

關山月一怔道：「怎麼要我領路呢？」

靈姑笑笑道：「我是追着你來的，總不能走在你前面呀！」

關山月這才明白她是怕受罰，乃笑道：「那我就走在前面吧！妳可得在後面指點着，別叫我走錯了地方！」

靈姑道：「錯不了，前面都是平路了！」

關山月再度提氣，向前面奔去，翻過幾座小山崗，唯見一片松林，枝柯參天，林中闢出一條小徑，因爲別無通路，他又朝小徑衝去，五六個起落，已經穿出松林，後面的靈姑已發聲警叫道：「小心上面……」

關山月聞聲立刻收步，頂上强風頓生，襲來兩片白影，倉猝中他根本沒看清是什麼東西，雙掌一錯，迎着白影擊去。

誰知那白影的力道大得出奇，他只感到掌上一陣刺痛，人已被推倒在地，白影發出一聲淸鳴，拔向天空。

關山月在地上雙足一蹬，再度跳起來，才看淸那白影竟是兩頭巨鶴，振翼奮刺，似欲撲擊下來！

靈姑從後面趕來厲聲叱道：「混帳畜生！他是依幻仙子的貴賓，你們不要命了，居然敢傷他！」

白鶴收翅長唳，飛到一株老松上去了，靈姑趕到他身邊關切地問道：「關公子！你沒受傷吧！」

關山月經她一問，才記起掌上的痛楚，抬手一看，掌心上鮮血直流，破了一個大創口，靈姑趕緊抽出腰下的綫帶替他裹傷，歉然地道：「對不起！我又忘了告訴……」

關山月微感駭異，道：「連兩頭畜生，也這麼厲害……」

靈姑一面包紮一面道：「幸虧你內力深厚，不然在雷霆一擊之下，連鋼鐵都能抓成粉碎……」

正說之間，面前人影一幌，却是柳依幻來了，見到關山月不禁一怔道：「你怎麼上來了，怎麼又受了傷……」

靈姑退後垂首，恭身一禮道：「關公子被雷兒抓傷了手……」

柳依幻走過來，解開裹了一半的綫布，審視一下傷勢，然後從懷中掏出一顆紅色的藥丸，替他塗在傷口上。

關山月却急急道：「仙子！不要緊的！我恩師呢……」

柳依幻不回答他的問題，只是厲容對靈姑道：「蠢才！妳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帶着他上來！」

靈姑不敢分辯，關山月怕她受責，連忙道：「不關她的事，是我自己上來的……」

柳依幻哼了一聲，仍是對着靈姑道：「底下都是死人！怎麼不攔着他……」

靈姑這才嘟着嘴道：「警仙鐘響得太突然，大家都沒注意，關公子動作又快，奴婢趕在後面，也沒有趕得上……」

柳依幻用眼掃了關山月一下道：「你倒不錯！居然能凌空拔渡雲海……」

靈姑馬上接口道：「關公子技尙不止，在雷霆一擊之下，不過才傷了手！」

柳依幻哼了一聲道：「那有什麼用！若不是我來得快，他還不是難逃一死……」

靈姑一驚道：「怎麼可能呢？奴婢隨後就趕到了……」

柳依幻怒目一瞪道：「有個屁用，雷兒跟霆兒爪上都餵了毒！」

靈姑更是吃驚道：「為什麼？難道……」

柳依幻厲聲叫道：「還要多嘴！妳人小鬼大，那些花樣還瞞得過我，……分明是妳自己想上來，拉上他替妳作為藉口……」

靈姑雙膝一屈，跪了下來道：「請仙子恕罪，奴婢實在不放心……」

柳依幻忽而輕輕一嘆道：「算了吧！妳來得也正好！快從後面繞過去，到大姊的房裏把白虹劍拿出來，注意別教別人看見妳……」

靈姑臉色大變，柳依幻又喝道：「還不快去，躭誤了大家都沒命！」

靈姑臉色急變，跳起來像一陣風似的走了。

關山月詫然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是上面有了變故……」

柳依幻嘆了一聲道：「豈僅是變故，而且是一場大變，全是你那寶貝師父害人……」

關山月驚問道：「我恩師怎麼了？」

柳依幻冷笑一聲道：「他倒輕鬆得很，一走了事，而且還把大師姊騙走了，留下一場大大的麻煩給我們來挺……」

關山月更覺驚奇，柳依幻却一揮手道：「現在我沒有空細說，快過去吧！再慢一步他們就要聯手對付二師姊了……」

說着回身在前急走，關山月只得莫明其妙地跟在後面，走了幾步，柳依幻忽然回頭又問道：「你的手怎麼樣了？」

關山月摸摸手掌道：「仙子的藥眞靈，現在已經全無痛楚……」

柳依幻臉色一寬道：「那就好了！也許等一下你自己照顧自己！」

關山月又驚又異地道：「上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柳依幻回頭疾行，邊走邊道：「你馬上就明白了！」

她的步伐雖很從容，速度却非常快，關山月必須全力飛奔才能追得上，因此也無暇多問，轉過一片高坪，遂見一座金碧輝煌的建築，牌樓上四個大字：「紫虛仙府」金光燦然，老遠就可以看淸楚！

牌樓前面是一塊空地，有兩堆人對峙着，一堆人數較少，只有一個白髮老嫗與那個叫做閒遊一鷗的青衣人！

另一堆却形形式式，關山月只見過青衣的擊筑生與紅衣老者，黑衣瘦子，另外是兩個白衣人，一老一少與一個黑衫的奇醜女子。

在兩堆人中間另有兩人在持劍對比，一個是風神如仙的美婦人，年歲較柳依幻畧大一點，另一個則是紅衣的中年人，相貌俊秀，目中精光迫人！

一鷗見了他們立刻迎上來問道：「雷霆示警是怎麼一回事？」

柳依幻手指關山月道：「不相干的！是他上來了！」

一鷗瞟了關山月一眼，微微一嘆，道：「咳！老弟台！你眞會趕熱鬧，這場熱鬧，可趕得不巧，弄不好，咱們就在黃泉路上作伴了，我眞希望你這次沒來……」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鷗老！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聽說我師父走了？」

一鷗點頭嘆道：「不錯！他是個聰明人，終於看透了一切，遨遊四海，逍遙自在去了，可是他也害苦了人，早不走，遲不走，偏偏趕在這個節骨眼兒上……」

柳依幻煩躁地道：「老鷗，別廢話了，我離開之後，他們又換了幾招！」

一鷗連忙道：「才換了三招，看來還有一段時間……」

柳依幻點頭不語，凝神觀戰，關山月還想再問，一鷗朝他呶呶嘴，示意他別多問，關山月怔得一怔，但立刻被那兩人的戰鬥吸引住了！

這兩人的動作都十分緩慢，相對換步，偶而劈出一劍，也像是在練架勢似的，慢慢地放出去，攻到一半，隨即煞住，又慢慢地收回來！

看起來這兩人好似在開玩笑！

然而四週觀戰的人，却都神色凝重，關山月尤感心癢難熬，興奮不已！

因為在行家的眼中，這兩人正在進行一場千載難得一覩的激鬥，劍學之道，愈慢愈純，像他們這種老牛破車的戰法，足證雙方都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

那緩緩攻出的劍招中，可以包含着無窮的變化，而對方用來化解的招式，也含了無限天機……

關山月由情勢上分析，那女子必定是柳依幻的師姊，也是她所說天外天中，仙中之仙之一！

與她相對的人，不是魔中之魔，定是鬼中之鬼，而且他認為魔中之魔的成份較大，因為他在這一段時間內，對龍華會中所謂仙魔鬼之分，約畧有點了解，仙榜上的人物，多半是穿青衣，鬼榜上的人物一定穿黑衣！

只有魔榜上的人物才着紅衣或白衣！

這中年人身着紅袍，一定是魔道中的領袖人物，否則就不能夠資格與仙道中的絕頂人物相抗！

「天外天上七人不是同門師兄妹嗎？怎麼會自相拚鬥呢！看他們用的劍招，分明還是一場生死之鬥……」

關山月儘管心中狐疑，眼睛却不肯放鬆一點！由他們互相的攻守中，他領悟了許多技擊之妙，甚至將從前許多懸疑不決的問題，也得到了一個深切的瞭解！

場上，兩人又換了五六招，却用了將近半個時辰！

關山月看出那個中年男子似乎畧佔了上風，他的招式已經攻多於守，而那女子的門戶仍十分謹嚴，對方攻勢雖厲，一時仍奈何不了她！

柳依幻十分着急地叫道：「師姊！妳為什麼不用大羅七式呢？」

女子如同未聞，反倒是那中年男子微笑道：「大羅七式雖然是劍法之精，可是在妳們手中使來，我還不在乎，除了林香亭之外，劍道上我不作第二人想！」

柳依幻哼聲怒叫道：「謝靈運！你別吹牛，你那修羅四大式幾時佔過我們上風！」

關山月遂知道那中年男子叫謝靈運，而聽他仍是微笑道：「那是我不願林雲亭看出破綻，所以才不肯全部發揮威力，柳香亭已經溜了，妳們若是不服氣，儘管使大羅七式試試看，包保在我修羅三發之下，要妳們棄劍授首，怎麼樣？李塞鴻！我勸妳還是乖乖的把誅仙令交出來吧！」

那女子自然就是李塞鴻了，她已微有氣喘之象，咬着牙齒道：「謝靈運！你覬覦神器已不止一日，誅仙令落入你的手中，我們還有日子過嗎？」

謝靈運哈哈大笑道：「念在同門之誼，我當然不會殺死妳們的，就是日子過得苦一點而已！」

李塞鴻厲聲道：「呸！你別做夢了，我寧可死於劍下也不會受你的侮辱！」

謝靈運大笑道：「這怎麼能算是侮辱呢！我們是幾十年的交情了，再說這又不是第一次！從前我們不是很好嗎？師父一死！林雲亭掌了大權，妳們就把眼睛長到頭頂上去了，……」

李塞鴻厲聲叱喝道：「虧你還有臉，提起從前的事……」

謝靈運大笑道：「為什麼不好意思提！從前有師父在上面壓制着，使我無法對妳們出全力以報効，現在我保證不讓妳們失望……」

李塞鴻又急又怒，腕中長劍突緊，像蛇一般地絞出去，疾若電光，謝靈運手腕一撩，劍走中宮，嗆啷一聲，將李塞鴻的劍格飛出去，哈哈大笑道：「妳怎麼要無賴了，這種劈柴招式也用出來了！」

說着圈劍緩緩作圓，笑吟吟地又道：「現在妳該把誅仙令交出來了吧？」

李塞鴻手中已無兵器，全身都在對方的劍勢籠罩之下，可是她的態度仍然很倔強昂着頭道：「不交！你殺了我也不交！」

柳依幻和一鷗都十分着急，可是又不敢上前。

謝靈運的劍繼續在威脅着她，哼哼厲笑道：「我不是非要誅仙令不可，以現在的局勢，就憑我這一枝劍，照樣可以統率三榜，稱尊天外……」

李塞鴻昂然不懼地道：「沒有誅仙令，至少有一半的人不會聽你的指揮！」

謝靈運冷笑道：「那也很簡單！非我類者，一字可以御之——殺！」

李塞鴻也冷笑道：「你殺得完嗎？」

謝靈運傲然地道：「我只要起用另一半的人，不怕他們逃上天去！」

李塞鴻厲笑道：「你敢那樣做嗎？大姊雖然棄世遠隱，不再問事，可是你要那樣亂來的話，她還是會來找你的！」

謝靈運不覺一呆，好像被這句話擊中了心病，沉默片刻，他才厲聲道：「我只要殺了妳們，不怕得不到誅仙令，林雲亭即使再找了來，在誅仙令前，不怕她不低頭！」

李塞鴻冷笑一聲道：「誅仙令不過是一種權力的象徵，要是大家都不尊重它，它就全無價值，我現在身掌令牌，你都對我如此放肆，到那個時候，她還會怕你用令牌去降制她嗎？」

謝靈運哈哈大笑道：「那妳就弄錯了，誅仙令對我不生約束之力，對她却大有效用，妳知道她是最討厭我的，可就是因為受了令牌的約束，一直對我客客氣氣的，誅仙令既能約束她於前，未始不可制她於後……」

李塞鴻厲聲叫罵道：「像你這種卑劣無恥的人，不知師父當年是怎麼會將你收錄到門下的！」

謝靈運更形得意了，哈哈大笑道：「妳這就大錯特錯了，師父根本就是一個最混蛋的人，否則怎麼會創下這一個邪門的龍華會，立下那麼多的邪門規條，更叫妳們參修那種邪門功夫，……他原本是魔道的祖師爺，到了晚年，不知怎麼痰迷心竅，居然會妄想登列仙道，結果自己走火入魔而死，他雖然將誅仙令交給林香亭執掌，可是規定仙魔鬼並列，足證他心中的魔念仍是深深地存在那兒……」

李塞鴻神色大變，厲聲叫道：「你要殺就殺吧！誅仙令我已經藏在一個最妥當的地方，我保證你永遠得不到！」

謝靈運哼了一聲道：「笑話！我把紫虛天府翻過來，也非找到它不可！」

李塞鴻將胸膛一挺，冷冷道：「那你不妨找找看！」

謝靈運惱羞成怒叫道：「妳當眞不交出來！」

「不交！」

謝靈運神色轉厲，手中的長劍微微一振，劍風嗡嗡，李塞鴻身上的衣服已經爲劍氣割成片片落下，露出雪白的胸膛！

其餘的人冷眼旁觀，一無動作，柳依幻與一鷗縱然憤形於色，却也不見有何表示，只有關山月厲聲大叫道：「慢着！你如此欺凌一個女人，算是什麼東西？」

謝靈運不屑地飄了他一眼道：「你是那來不知死活的小子？」

關山月朗聲道：「明駝傳人！黃鶴弟子，今天倒要鬥鬥你這惡魔！」

說着一彎腰，拾起地上的長劍，那原是在李塞鴻手中的，剛好落在他附近……關山月就這樣挺着長劍衝了過去！

關山月這一貿然的舉動，使得好幾個人都爲之大驚失色，最着急的是柳依幻，跟在後面叫道：「喂……你別上去送死！」

可是關山月却爲一股義憤所激，絲毫不加理會，衝到謝靈運身前半丈處立定，用劍戟指着他凜然道：「惡魔！也許關某的技不如你！但是像你這般惡毒之人，天必不容，關某但憑胸中正氣也足可叫你授首劍下！」

謝靈運被他一陣沒頭沒腦的話，說得倒是一怔，回頭問道：「這小子是那兒來的？」

他身後諸人沒有一個認識關山月的，因此都瞠目無以爲對，還是柳依幻叫道：「他是黃鶴散人的弟子！你要是傷了他，可得留神黃鶴與大師姊回來找你算帳！」

謝靈運闊言哈哈大笑道：「黃鶴那人聰明謹愼，怎麼會收了這樣草包弟子……」

關山月憤不可抑，厲聲叫道：「惡賊！你少說廢話，快上來受死！」

謝靈運狂笑如故，植劍於地，望都不望他一眼，關山月忍不住又怒叫道：「惡賊！快舉起你的劍，我要進招了！」

謝靈運停住笑聲，冷冷地道：「小輩！我若是跟你比劃，實在對不起我練的功夫！擊筑生！這小子交給你了！」

擊筑生應聲上前，謝靈運把劍交給他，冷笑道：「要是你能讓他逃過三招，你這個會主就別再幹了！」

擊筑生漫不經心地接過劍，鄙夷地對關山月道：「小輩！你進招吧！修羅尊者給我三招實在太多了，一招之內，你若是還能保住項上首級，老夫就自動把命交給你！」

關山月搖頭道：「不！我不是找你挑戰！」

擊筑生沉下臉，怒吼道：「修羅尊者那有這麼好的興趣來應付你！連老夫出手，也覺得太委屈自己了！」

關山月目中精光傾射，回頭問道：「此人可誅否？」

一鷗立刻道：「站在那邊的人俱可殺！」

關山月這才轉頭向擊筑生道：「那我收拾你之後，再對付那惡魔！」

擊筑生的臉色氣得鐵青，橫劍胸前叫道：「小子！你快準備向鬼門關上報到吧！」

關山月不再發言，凜然揮出一劍，手中劍才三尺，劍芒却突出有半丈之長，擊筑生冷笑着反劈一劍，雙方都是用的攻勢。

寒光略閃即逝，兩人脚下都退了一步，劍未交觸，怎麼會有這現象呢？

可是四下之人，都一起發出了驚呼！

因爲關山月所用的劍式，竟然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高明，那一劍輕靈空遠，如浮光掠影，靜潭沉壁，兼得動靜二態之至諦，却又溶會一體！

擊筑生臉色驟變，胸前印出一絲血痕，顯然是被劍風掃中了，沉寂片刻，他才瞋目大呼道：「好小子！老夫把命交給你了！」

橫劍就朝胸前揮去，謝靈運飛身上前，錚然一聲，彈落他手中的長劍！

擊筑生怔了片刻，才痛苦地叫道：「尊者！老朽經此一來，實無面目偸生……」

謝靈運搖搖頭道：「這不怪你！是我把這小子看得太簡單！」

接着，又自言自語地一嘆，道：「這小子，倒是眞的深藏不露，方才那一劍換了我，恐怕也躲不過……」

關山月立刻道：「那很好，你還可以準備着領第二劍！」

謝靈運的目中射出了異色，輕哼道：「小子！你不要太狂，你那一劍不過是僥倖而已，再要施展的話，就難爲不了本尊者了，我只是在奇怪以黃鶴的能耐，似乎還發不出這種高明的劍法，方才那一招是誰敎你的……」

關山月朗聲一笑道：「說出來你也許不信，那一式一半是你敎的，一半是李塞鴻仙子敎的！」

謝靈運面上湧起薄怒道：「小子！你別耍滑頭，我們連你的面都沒見過……」

關山月笑笑道：「不久之前，你們在比劍，你們兩家劍法不愧深奧，但也不見得是完全沒有缺漏之處，我不過是溶合，捨棄兩家之短……」

謝靈運面色一變道：「小子此言當眞？」

關山月大笑道：「衝你這句話，就知道你在劍道上的修養火候還不够深，你仔細想想我所用的招式，不是自己都能解答這個問題了嗎？」

謝靈運怔了一怔，半晌之後才道：「好！小子！我倒要看看你偸學了多少去！」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你又講了一句笨話，像這種高深的劍法，已經不是依樣葫蘆所能學全的，領受之妙，存乎一心，怎麼能說我是偸學的呢！同樣的一式，換了一個人使用，也會有程度上的差別，更何況我替你加以改良了呢……」

謝靈運連番在言詞上失利，更被他近似敎訓地訴說了一頓，不禁惱羞成怒，伸手一招，落在地上的長劍自動地飛入他的掌握，然後厲聲道：「小子！你嘴硬吧！本尊者決定以修羅四式，讓你見識一番！」

旁邊的柳依幻急叫道：「修羅？你要不要面，怎麼可以用那四式來對付他！……」

謝靈運猙獰冷笑一聲，冷冷道：「小妹妹！我從來都沒有看到妳對男人如此關心過，今天，可是有點特別，妳別忘了他是黃鶴的弟子，妳不怕亂了輩份……」

柳依幻的面色漲得雪白，咬牙切齒，却就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謝靈運又是陰惻惻地一笑道：「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做一件叫妳傷心的事，想不到今天才找到機會……」

關山月聽他的話越來越難入耳，清叱一聲，身隨劍走，欺近過去，揮手一連攻出五劍，劍沉力猛，用招尤爲怪異！

謝靈運雖然是一一擋開了，却顯得有些狼狽，大聲急叫道：「小子！你這又是甚麼劍法……」

關山月手下奇招頻頻，口中仍答道：「你長着眼睛，自己不會多看看清楚！」

謝靈運猛地一招，劈開他的急攻，叫道：「好小子！原來你是把黃鶴的金神十八掄拿來矇人！」

關山月心中一怔，暗自佩服他的眼光敏銳……

因爲他方才一陣胡殺亂砍，正是師父獨孤明傳給他的金神十八掄，金神是重兵器，招式以磕擊爲主，與劍式輕靈的削刺大相違背！

關山月明知對方的造詣已至極頂火候，尋常劍式根本不會入他的眼中，自己雖然在觀戰中溶會了一兩式，他只要稍具戒心，仍是沒有用處……

唯一的辦法是要先唬住他，可是要唬住這種劍法名家談何容易……

深思片刻他才作了個決定——利用金神的掄打招式砍上一陣，他深知練劍人的癖性，對方一出手，立刻喜歡揣摸人家的路數！不合標準的亂舞不行，有工架的庸俗招式也是不行。

倒是這金神十八掄出自獨孤明精心獨研，發如天馬行空，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一開始果然是有效了，想不到才使到第七招上，即被對方看透了……

心中雖驚，表面上還是維持着平靜，冷冷一笑道：「你愧稱名家，怎會說出這種淺薄的話來！」

謝靈運一怔道：「難道我又說錯了不成，黃鶴利用這十八掄，在二十年前龍華會上，擋過雷霆三擊，擠身入會主之列，我記得清清楚楚……」

關山月冷笑一聲道：「行程四方萬里，起點總是出門第一步，變化全在後面，行百里者半九十，你等全部領敎完了再下定評也還不遲！」

謝靈運被他說得面上一紅，怒聲道：「小子！你這套劍法共有幾式？」

關山月笑道：「九招，已去其七，精髓全在後面兩式。」

謝靈運哼聲道：「我早就可以回擊了，衝着你這句話，我非得等你使完了那兩式，再用修羅四式對付你！」

關山月笑笑道：「行！看過了我的，自然就該看你的了，不過你最好小心一點，我後面那兩式變化無窮，只怕你不容易逃得過！」

謝靈運表面上仍是作着不屑之狀，心中却的確被他的話打動了，這年青人的心胸胆氣見識，好像超過了他的師父，黃鶴散人已經不含糊，這小子看來還更高明一點……

戒意一生，神情不自而然地凝重起來！

關山月微微一笑，揮手又削出一劍，劍走曲綫作之字形前進，果然奧妙無匹，謝靈運心中微動，認出這正有一半是屬於自己的路數，另一半却不知採自何處，但是溶合無間，威力至巨，連忙閃身躲過，暗自慶幸道：「幸虧我沒有大意，否前就會在這一招上吃點小虧……」

關山月那一劍又是個急就章，揉合了一部份得自樂小虹靈蛇鞭法的招式交互用出！果然逼得對方閃身躲避，却爲底下那一劍費煞籌思！

因爲他心中根本就沒有固定的成式，完全是仗着過人的天資，臨時雜湊出來的章法，使一招想一招。身後的一鷗已經高聲叫好道：「小伙子！眞够意思，一招逼得修羅尊者不敢招架，列之仙榜足有餘……」

謝靈運則哼了一聲，心中希望他快點使出下一招。

凡是對劍術有深切造詣的人，遇見了特別奧異的劍法，總是十分興奮，一方面籌思破解之法，一

方面用來修正自己的劍式。

關山月前面一陣亂掄不足取，可是他對付擊筑生的那一劍與方才那一招的確大可資借鏡之處……關山月深思了片刻，長劍平伸，緩緩的刺了出去。

謝靈運不禁一怔！

他對這一劍的期望很高，關山月卻使出了俗之又俗的一招——卞莊刺虎！

一面在心中暗忖，一面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劍勢的運行。

關山月的長劍仍是以那種遲緩的速度前進着，一直伸到他胸前寸餘之處，仍無變化之狀，謝靈運拿不定主意，所以也沒有動作，不過暗中已運氣如鋼，計算着即使這一劍刺上了，也不會受到傷害！

關山月把劍貼着他的胸口，才凛然發話道：「你輸了！這劍已經刺中了你！」

謝靈運愕然問道：「你這是甚麼招式？」

關山月朗聲道：「卞莊刺虎！」

謝靈運幾乎要跳了起來，厲聲大叫道：「甚麼！果然是卞莊刺虎，你怎麼用這種俗式……」

關山月笑了笑道：「招式雖俗，却可以克敵致果！」

謝靈運怒聲道：「放屁！早知道你用的是這種臭招，剛一出手，我就可以發動十二路變化反擊，叫你死無完屍……」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可是你就不敢，因為你沒有把握，劍法之道，就在乎莫測高深，使對方無從捉摸，所以即使最俗的招式，只要使用適時，同樣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收意想不到之神效！」

一鷗在後大叫道：「高明！高明！老弟台！老頭子打心坎裏佩服你……」

關山月凛然又道：「招式之用，因人而異，這一式若是在別人手中，你根本不屑一顧，然而我在此時此地用出，却可以叫你舉棋不定，高手相對，往往失策於最不受注意的微末小節，所以一池淺水，反可以困死蛟龍，這雖是老生常談，却是百跌不破的眞理！」

謝靈運憤不可抑！怒聲大叫道：「臭小子！算你狠，你既然得了先機，為甚麼不把劍刺進來？」

關山月笑笑道：「不！我說過要你在劍下授首，絕不會要你劍下穿心！」

謝靈運忍住氣，冷笑一聲道：「你以為那麼易容嗎？」

關山月也冷笑道：「我知道你護身罡氣練得很到家，所以並未存得手之意，你看我劍上何曾用力，這一着僅是給你一個警誡，叫你不要再自負武技！小覷天下士！」

謝靈運面上一紅，連忙散去身上勁氣，因為以他的身份，在一個年青人前面如此狼狽，實在是一件丟盡顏面之事！

關山月却突然地手腕朝前一送，劍身由他的肋骨上直刺進去。

謝靈運負痛狂叫，身子猛然拔空，勁力之强，居然將關山月手中的長劍也帶得脫手鬆開，身子朝前一栽！

謝靈運的胸前釘着長劍，繞空一匝，再度落地，面色已變為鐵青，厲聲叫道：「小子！你怎麼如此卑劣……」

其餘諸人也大驚失色，想不到關山月來上這一手。

關山月坦然而立，毫不在意地笑了笑道：「關某行事，全憑天心，不計手段，尤其是對付你這種魔王……」

謝靈運不禁一怔，呆立無言。

關山月笑了笑，又道：「聽你的名號——修羅尊者，就知道你是魔道中的領袖，魔之所以為魔，就是行事叵測，反覆無常！你自己故鬆戒備，我乘機而發，也是以魔制魔之道，你又怎麼可以罵我卑劣呢……」

謝靈運用手拔出長劍，掩住創口厲喝道：「這小子不除，魔教中永無出頭之日矣！」

他身後的那些人個個色動，但見身影幌動，眨眼之間，已將關山月包圍了起來！

李塞鴻與柳依幻雙雙叱了一聲，搶進中圍，甚至連一鷗也衝了進來，擋住他們。

謝靈運伸出另一隻手叫道：「你們還等甚麼！上！」

李塞鴻裸着上身，凛然發話道：「修羅！你已經受了傷，其餘的人行嗎？」

謝靈運面色激變，却是無法開口，情勢非常明顯，這些人中，以他最為高明，其餘的人，縱然是聯手合攻，也不一定能穩勝過她們師姊妹兩人，何況還有着關山月與一鷗也可以牽制一部份人力！

僵持片刻，謝靈運哼了一聲道：「李塞鴻！今天算妳走運，叫我上了這小子一個大當，不過妳小心一點，我這劍創不出三天就可以平復，那時我看妳怎麼躲得過！」

李塞鴻冷笑一聲道：「三天之後，我另外有對付你的辦法了！」

謝靈運面色一寒，冷冷道：「好！那妳就等吧！退！」

包圍在外面的那些人立刻又四散開，擁着謝靈運，向外峯移去，當他們的身形移出幾丈後，關山月才道：「除惡務盡，仙子為甚麼要留下後患！」

李塞鴻搖搖頭輕嘆道：「你不知道！」

正說之間，靈姑的身形自樓下鑽出來，空着一雙手叫道：「仙子！不好了，那白……」

柳依幻立刻橫目厲叫道：「小鬼！妳怎麼上來了！」

靈姑從她的眼色中得到了啓示，果然沒有再說下去。

柳依幻却面色沉重地低聲道：「師姊！事情恐怕不妙，大師姊把白虹劍給帶走了！」

李塞鴻神色凝重地道：「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才捨命力拚，否則……」

柳依幻用手一比，噓聲道：「別給他們聽見！現在該怎麼辦呢！」

李塞鴻默思片刻才道：「慢慢再說吧！先把底下的事解決！快跟下去，別叫他們又出新花樣！」

柳依幻點點頭，脫下身上的外衣，李塞鴻接過披上，拔腳跟着後面疾行，柳依幻與靈姑也趕着下去！

一鷗拍了一下關山月的肩膀道：「老弟台，今天幸虧你上來，否則眞是不堪設想……」

關山月抬頭怔怔地說道：「鷗老！我還是莫明其妙！」

一鷗呵呵笑道：「等一下再說吧！龍華會已經不再有秘密，老頭子回頭原原本本地告訴你，現在我們也得下去看看！」說着也追着走了，關山月只得又跟着。

飛躍雲海，穿出雲層，等他飄落在石台上時，只見底下的人已分成兩個壁壘，相持對立着。

仙魔鬼三榜上的人物，各自雜然相處，有的站在這邊，有的站在那裏。

李塞鴻想是也剛下來，對目前的情形感到大是詫異！

寂然片刻後，李塞鴻寒着面道：「是誰的主意叫大家分開的！」

苦海慈航自行列中出來合什道：「是老衲的安排！」

李塞鴻一怔道：「你怎麼知道的？」

苦海慈航的面上含着一片悲天憫人的神色道：「老衲一月前，已得黃鶴與雲亭仙子的指示，知道龍華會今日必散……」

李塞鴻怒聲厲叱道：「甚麼！你們早就商量好了！」

苦海慈航合什點頭，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雲亭仙子，已經悟澈前非，仙子！你又何苦還想不開……」

李塞鴻怔了半天才道：「你倒說得輕鬆，這個殘局叫我如何收拾？」

苦海慈航合掌道：「善者自善，惡者自惡，善惡之報，天心不漏，在人自取而已，溶善惡於一爐，法華聖者之心可嘉，其行實悖，老衲已與諸友說明了，今後仙魔各行其道，仙子如有倡道蕩善之心，老衲與諸友仍願供驅策……」說完又對謝靈運一指道：「老衲數十載苦心，今日始收微效，尊者如能遷善於方才一念，則世間何處，不是逍遙仙府，否則將永墮魔刧……」

謝靈運哼了一聲，道：「老禿子！我倒沒想到你有這麼大的神通，將一個赫赫聲勢的龍華會，瓦解於片刻之間，你等着瞧吧！遲早我都會再找上你的……」

苦海慈航輕輕一嘆道：「只要老衲此身不死，絕不對尊者放棄希望，將尊者渡魔成佛……」

謝靈運冷笑一聲道：「你等着吧！也許我會把你牽到魔道中來呢！」

苦海慈航一合掌，全身奇光暴盛，明亮耀目，朗聲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謝靈運厲喝道：「廢話！我的人跟我走！」

將手一抬，帶着他那些牛蛇鬼神，浩浩蕩蕩地走了。將無言沉寂，留給了這兒呆立的人羣……

關山月望着謝靈運等人從神女峯頭消失後，才把眼睛移回來，對着閒游一鷗，意在向他詢問有關龍華會的內情。

可是他的眼接連地掃過幾個人，發現他們都流露出一種悵然若失的神情，有的人悵惘，有人惋惜，有的人則茫然不知所從……

一鷗長嘆一聲道：「眞想不到，這麼一個轟轟烈烈的羣體，說散就散了……」

苦海慈航笑笑道：「散了好！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尤其是這樣的一個組織，龍蛇一窩，善惡不分，兩三百個武林高手，無數的恩牽仇結，再鬧下去不知會演變成什麼局面，倒不如趁早散了，大家都可以得解脫！」

一鷗瞪了他一眼道：「老禿子！你藏得眞好，早知道你如此高明，這會主的職務也不必强壓到我頭上來了，你什麼時候練成了光明法身的！」

苦海慈航笑道：「老衲早就練成了，不過為了怕惹麻煩，不敢施展而已，否則那能落得如此清閒，又怎能有餘暇去從事部署！」

一鷗哼了一聲道：「老禿子，看來你是早就有心要解散龍華會了，既然如此，你為什麼不混個主幹幹，行事也方便多了！」

苦海慈航仍是笑道：「老衲不是說過，留此自由之身可以多做點事嗎！而且老衲不任會主，你們

的任何行動也瞞不過老衲……」

一鷗似笑非笑地道：「我知道，你早就跟黃鶴串通好了，……」

苦海慈航道：「豈止黃鶴，連香亭仙子也都早有此意，龍華會遲早總須一散，魔勢日猖，道心就襄，等他們把勢力養成了，再散恐怕就不會這麼容易，這一層厲害相信你也看得很清楚，不須要老衲多說了！」

李塞鴻這時才開言道：「謝靈運狼子虎心，暗中培植勢力，覬覦神器，事態漸明，大師姊早就跟我與幻妹提起過，只是她不該在緊要時抽身一走，把事情交給我們姊妹兩人來頂……」

苦海慈航笑笑道：「香亭仙子早有安排，老衲也設下了應付之策，祗是沒想到謝靈運的野心會暴露得那麼早，不等開會就鬧了起來，使老衲不及趕來接應，幸好關世兄才智過人……」

李塞鴻把手一擺道：「那些廢話別再提了，大師姊跟黃鶴躲到那裏去了？」

苦海慈航搖頭道：「這個老衲可不清楚，不過他們已經找到了生命的眞諦，天地寄儷影，江海共游踪，大概是不會再履人間的了！」

李塞鴻頓了一頓才悵然地道：「他們是很適合的一對，……」

苦海慈航含有深意地望她一眼道：「黃鶴曾煩老衲代向仙子致意，並有兩句話相贈，只是此刻不便……」

李塞鴻苦笑一下道：「你說好了！我對於自己的事一向很坦然，沒有必要瞞人的地方！」

苦海慈航怔了一下才低低地道：「黃鶴留了兩句詩給仙子：『此情可待成追憶，莫向夢裏尋此生！』他還特別着重第二句詩，說是仙子一定會諒解他的！」

李塞鴻淒惻地一笑，對那兩句詩又唸了兩遍，才輕輕地嘆道：「他能說這句話就够了，我也不應該對他多作要求，莫向夢裏尋此生，他似乎對我還不够了解，我這一生都是在夢裏渡過的，不是惡夢就是美夢，好夢易醒，惡夢難忘，我不會太責怪他的，可是除了夢之外，我此生就一無所有了……」

苦海慈航淡然地道：「浮生僅一夢耳，數十載光陰彈指卽過，是夢也罷，是醒也罷！」

李塞鴻忽然煩躁地道：「別跟我談佛理，要論禪機的話，我並不比你差，你也不過僅懂個皮毛而已，我幾句話就可以問得你啞口無言！」

苦海慈航合什道：「老衲智鈍辭拙，怎敢與仙子相比，只不過老衲知道自己笨，不多想也不多求，自然容易滿足，自滿卽不自苦！」

李塞鴻搖手道：「算了！你從小就出家，一生未及情緣，懂得什麼苦樂，而且你也不够資格談這個問題，可是我無法原諒大師姊！」

苦海慈航一愕道：「仙子能諒解黃鶴，便不應記恨於雲亭仙子……」

李塞鴻瞪着眼道：「你扯到那兒去了！我不諒解是爲着另一件事，她既然放棄一切去追求幸福，何必還將白虹劍帶走，害得我差一點兒被謝靈運逼死！」

苦海慈航一笑道：「原來仙子是爲着這件事生氣，那可錯怪了雲亭仙子，她帶走白虹劍，正是爲着幫助仙子……」

李塞鴻怒道：「胡說！白虹劍是師父留下唯一的禁忌，要不是顧忌劍上的神威難擋，謝靈運他們早就叛離了！」

苦海慈航笑笑道：「那是法華聖者留下的騙局，白虹劍不過是一柄凡鐵，並無傳說中的那種神威，這話現在可以說，要是被那般魔頭知道了，保不住會天下大亂……」

李塞鴻與柳依幻都是一怔，連忙同聲問道：「是眞的？」

苦海慈航笑笑道：「一點都不錯，雲亭仙子在臨去時，才告訴老衲這項秘密，所以她才將它帶走，爲的就是要給那魔頭一層顧忌，使他不敢放胆爲欲所爲……」

李塞鴻呆立當地，半晌無語，良久才嘆道：「這就糟了，三天之後，謝靈運再來的時候，我們怎麼抵抗……」

苦海慈航一笑道：「仙子不必憂慮，老衲自有退兵之策！」

李塞鴻進一步想問時，苦海慈航擺擺手道：「仙子請相信老衲，這方法可宣佈不得！」

李塞鴻一嘆道：「我眞難以相信白虹劍會是一個騙局！」

苦海慈航正色道：「這是聖者不得已之舉，當初他收錄仙子等五個弟子，原是最中意修羅尊者，所以才將平生所學，傾囊相授，要將他作爲衣鉢傳人的……」

李塞鴻不耐地道：「這一點我知道，師父將修羅四式僅傳他一人就有那種存心！」

苦海慈航嘆道：「早先的確是如此情形，可是後來聖者摒魔求仙，才發現修羅尊者野心勃勃，不足以承大業，然而聖者本人已走火入魔，無力制裁他了，只好另創了大羅七式，傳給三位仙子，意在抵制修羅四式，不過大羅七式屬陽剛之性，與三位仙子體質不合，恐無法逞其全威……」

李塞鴻點頭道：「這也是實情，大師姊得天獨

厚，勉強以體內三昧眞火，溶入劍氣之中，可以發揮到七成威力，我跟幻妹則更差了……」

苦海慈航道：「雲亭仙子得窺大羅七式神奧，只是後來之事，可是以她的修爲，也只能與謝靈運交個平手，聖者歸天之際，合三位仙子之力，恐怕也無法敵得過他！」

李塞鴻垂首不語，大概是默認了。

苦海慈航又道：「聖者既已發覺謝靈運不可以傳衣鉢，第二人選便只有雲亭仙子，然而又怕妳們制不了他，反而要吃他欺凌，只得設下白虹劍的騙局，授劍那天的情形，仙子自己也在當場，想必一定記得很清楚！」

李塞鴻沉緬在往事裏，不作答覆，旁邊的人却十分着急，亟於想聽其中的內情，却又無法催促！

關山月表現得尤爲顯明，柳依幻瞧見他的神情，忍不住道：「那時我也在場……」

關山月忙道：「仙子可賜一聞乎？」

李塞鴻看看關山月，又看看柳依幻，才笑了一下道：「那就由妳說好了！」

柳依幻被她那神秘的笑意弄得有點忸怩，但還是說出來了：「那時我才十六歲，跟師父學藝不到幾年，師父突然把我們召集到一起，莊重地向我們宣佈道：『吾自知大限在卽，所憾者龍華會成立未久，羅集的高手也未完全，這個責任只能由你們去完成了，誅仙令爲龍華會中至高無上的權力象徵，一令在手，可以掌握所有人的生死命運，所以吾要把它交給一個最適當的人選！』當時我們都以爲師父所指的人一定是謝靈運，他自己也洋洋得意，以爲十拿九穩……」說到這兒，她停住換了一口氣，其他人却緊張得連氣都透不出來。

柳依幻稍頓又道：「誰知師父最後却叫着大師姊的名字，大師姊過去接令時，謝靈運的臉色大變，眼中幾乎要冒出火花，差一點就要出手搶奪了，因爲那時師父走火入魔，成了半身不遂，幽冥主宰西門無鹽與他又是一鼻孔出氣的，我們正在担心他會變臉，誰知師父已看準了他的心意，在授誅仙令後，又掏出了一柄長劍，那就是白虹劍了……師父握着長劍又朗聲說道：『誅仙令權雖至尊無上，但是它只是一塊象徵性的金牌，並無約束別人的力量，爲了使誅仙令發揮它最高的尊嚴，吾再特授白虹劍爲輔，此劍特具神威，光華貫日，因以爲名，劍出鞘之後，無堅不摧，吾先試驗一下它的威力！

「說着師父將劍拔了出來，果然奇光耀眼，師父將劍朝前一擲，只見一道銀光飛舞而出，把十數丈外的一座山峯，刺透了八九尺寬的一個大洞，然後再自動地回到師父手中，就是這一下鎭壓住了謝靈運的桀傲，師父把劍也交給了大師姊道：『雲亭！妳得此一令一劍，就是龍華會中第一人，希望妳能善自把握，光大龍華會，不管是誰，只要不服從妳的指揮，劍下立斬無赦！』

「大師姊跪着接過劍後，師父又叫我們對大師姊跪下，宣誓接受她的領導！謝靈運與西門無鹽雖然不服氣，然而懾於白虹劍的威力，只得也跪了下來！師父笑了一笑，就那樣地去了……」說到最後，她稍微有點哽咽，其餘的人也吁了一口氣，由緊張中鬆弛了下來！

苦海慈航緩緩地道：「仙子說得比老衲所知詳細多了，……」

李塞鴻却道：「白虹劍之威，是我們目所共睹，怎麼會是騙局呢？」

苦海慈航嘆了一口氣道：「此事除了雲亭仙子之外，恐怕只有老衲一人知道了，而且雲亭仙子在得劍之後，起初亦不知情，直等背地無人時偸偸一試，才明白聖者的苦心！」

李塞鴻忙問道：「這是怎麼說呢？」

苦海慈航道：「雲亭仙子掌令之後，依約繼續光大龍華會，那時老衲與黃鶴俱未入會，結果在呂梁山中與老衲相遇，雲亭仙子慧眼若電，看出老衲曾習武功，强邀老衲入會，老衲自是不允，動起手來，老衲仗着光明法身，僥倖擋過大羅七式，當然雲亭仙子那時的功力遠不如此刻深厚，到了最後，逼得以白虹劍想殺死老衲，老衲初時也被劍上毫光所懾，俛首稱臣，雲亭仙子却想以劍立威，施展神劍之功，結果一劍出手，反而露出馬脚……」

李塞鴻驚問道：「怎麼樣？」

苦海慈航一笑道：「雲亭仙子也是以劍試石，結果那塊山石是被刺穿了，不過並非劍上神效，完全是雲亭仙子的勁力所致，劍入堅石兩尺許，以一個人的功力而言，這也算是登峯造極了……」

李塞鴻不耐煩地道：「你別講廢話，快說以後怎麼樣了？」

苦海慈航笑笑道：「白虹劍的質地脆弱異常，那劍尖竟然斷了！」

李塞鴻與柳依幻俱是一跳道：「斷了？」

苦海慈航點頭道：「不錯！劍尖斷了一寸有奇，那只是一種能發强光的脆鋼……所以雲亭仙子自那日以後，白虹劍從不離身，而且也從不示人！」

李塞鴻沮喪地道：「難怪大師姊以後絕口不談此劍，而且苦練武功……」

苦海慈航恭敬地道：「雲亭仙子稟賦超人，她日後的成就，則遠非老衲所能比擬的了！」

一鷗忽然問道：「老禿子！雲亭仙子既然在劍上無法勝過你，她又是如何將你收服入會的？」

苦海慈航神色一動道：「雲亭仙子才情無雙，老衲是被她一番話說服的！」

關山月連忙道：「那番談話一定是精采萬分，老禪師是否也能轉述一下，令我們一飽耳福？」

苦海慈航沉思片刻，才鄭重地搖搖頭道：「老衲無法從命！」

關山月知道他不肯說是絕對無法勉强的，只有悵然地嘆息一聲，大家都陷入一片沉寂，約莫過了有盞茶時分，關山月又道：「現在我對龍華會仍是一知半解，那一位可以告訴我詳細一點？」

苦海慈航微笑道：「龍華會之內情，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完，但是世兄若想更進一步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以及令師入會前後的經過，則只有兩位仙子與老衲比較清楚一點！」

柳依幻却道：「老和尚！你懂得的那一點還差得很遠呢！不如由我告訴他吧！」

苦海慈航笑笑道：「仙子肯說自是再好也沒有了！老衲怎敢饒舌，……」

李塞鴻用眼睛一瞪，柳依幻連忙道：「師姊！我只揀能說的說！」

李塞鴻忽然苦笑了一下道：「要說就不必保留，我無所謂！」

柳依幻默然有頃，才低低地道：「我們到上面說去！有些事無須讓太多人知道。」

關山月心想這眞是一個神秘的聚會，神秘的地方，秘密之中，還藏着秘密，然而他想揭穿這神秘的慾望却更强烈了，連忙點點頭。

柳依幻起身待行，苦海慈航忙道：「仙子！請妳不要躭誤太久，老衲還有事與關世兄相商！」

柳依幻一瞪眼道：「老和尚！你別鬼鬼祟祟的，誰要是被你找上了，絕對不會有好事！」

苦海慈航一笑道：「黃鶴還有一點事託老衲代向關世兄交代，此事關係極大，否則老衲也不會特別提出請求，老衲只怕仙子……」

柳依幻怒聲叱道：「老和尚！你再多說一句看看！」

苦海慈航輕輕一笑道：「老衲是爲了此地近百人請命！請仙子多多原諒！」

柳依幻一怔道：「你說什麼？」

苦海慈航莊容道：「雲亭仙子留給二位的信上寫得很明白，老衲不必再說！」

柳依幻滿臉不信地道：「會是他！你別弄錯了！剛才只是僥倖……」

苦海慈航仍是嚴肅地道：「天下沒有僥倖的事，每一次成功都有着它成功的原因，老衲初得雲亭仙子指示後，也是不相信，現在……」

柳依幻却一咬銀牙，說道：「好了！你別再說了，我答應你，在兩個時辰之後，你上來好了，我保證……」

苦海慈航合什一拜道：「仙子一諾千金，老衲感激之至，其實這樣對仙子並無損害，凡事欲速不達，順其自然，則永無後慮，仙子慧眼識事，如雲亭仙子與黃鶴，是何等美滿之結局！」

柳依幻臉上一紅，訕訕地說道：「廢話，你少嚕嗦！」

關山月則又弄得一頭霧水，苦海慈航對他一笑道：「世兄請吧！兩個時辰之後，老衲再來造訪，那時尙有要事相託……」

說着回身去招呼其他的人了，柳依幻則反而怔在當場不動了，眼睛不住地望着李塞鴻，好似在徵詢她的意見！

李塞鴻輕輕一嘆道：「幻妹！還是聽和尙的話吧！從前我們都看岔了眼，不知道這老禿子果然還有點神通！妳不妨拿我作個前鑑，冒昧從事，只落得春夢一場！」

柳依幻默然片刻，才點點頭朝關山月道：「走吧！」

說着第一個拔身穿入雲中，李塞鴻跟在後面，小侍女靈姑牽着關山月的袖子，拉着他也向雲層中縱去。

渡過茫茫的雲海，又穿過那一片松林，兩頭大白鶴仍然悠閑地踞立松枝上。

再經過那驚心動魄的決鬥場地，最後來到金碧輝煌的紫虛仙府的門樓之下！

柳依幻與李塞鴻早就進去了，靈姑仍是拉着他向前直闖，關山月邊走邊道：「在這絕峯之上，建造這麼一座華廈，倒眞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靈姑笑了一下道：「別被這外表騙住了，裏面很可能會令你大失所望！」

關山月不由自主地被她拉進門樓，到達一所華麗的大廳之中，心中正在奇怪靈姑的話意何在，靈姑却拖住他不停地走着。

穿過大廳，又走過幾曲廻廊，靈姑掀起一間屋子的珠簾將他拉了進去！

關山月是眞的怔住了，同時也明白靈姑何以會那樣說了！

這間屋子的外表雖然堂皇，裏面却破舊不堪，牆上的灰粉剝落，蛛網密佈，泥土地是黑黝的，上蒸着潮氣。

室中空無所有，只放着幾個草墊。

柳依幻與李塞鴻各據着一張草墊，盤腿坐在上面，見他進來後，柳依幻用手指着一張草墊道：「請坐！」

關山月只學她們的樣子坐了下來，臉上禁不住流露出詫異的神色。

柳依幻微微一笑道：「妳可是覺得此地太簡陋了？」

關山月頓了一頓道：「簡陋二字並無一定的標準，只是此地與外面太不相稱了！」

李塞鴻也微笑道：「你知道此地是什麼地方嗎？」

關山月搖搖頭，李塞鴻笑答道：「這是我們姊妹修眞練功之所，一年三百六十日，我們在此地最少要消磨掉三百五十九天，作於斯息於斯……」

關山月不解道：「這是幹嗎呢！外面有的是好地方，修眞練功，並不一定非要在破地方不可。」

李塞鴻笑笑道：「這是求仙的第一要訣，極端富貴中，追求極端貧乏，在兩個極端中，才可以養成怡淡的心性，習慣於長期的寂寞！」

關山月似懂非懂，只得點點頭，李塞鴻又道：「春花絢爛片刻，基於終年的沉寂，月圓不過一兩天，却須經過長期的缺晦，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够領悟到仙家長生的道理……」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懂，這道理太深了！」

李塞鴻哈哈大笑道：「豈止是你不懂，天下沒有一個人會懂，因爲這根本就不成其爲道理，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跟這間屋子一樣，金玉其外，破蔽其中，仙是假的，佛是假的，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假的，就是這些道理，騙得我們一生落漠……」

笑聲中有着異樣的凄凉，關山月不禁怔住了！

× × ×

六十年前，落第秀才百里不平夜登巫山神女峯，那時他已有三十幾歲了，讀書學劍兩不成，只落得湖海飄零！

因爲聽說此地曾有神女夢會襄王，所以也想來嚐試一下美麗的仙夢。

當他費盡氣力，攀登上了峯頂，果然看見一個女子在憑峯賞月，心中又驚又喜，因爲在這樣一個深夜，一個單身的女子留在絕峯之上，不是仙女是什麼呢？

那女子是以背對着他的，身影亭亭，自古仙子皆絕色，由於他心中先入爲主，把這女子當作仙女，所以立刻恭敬地上前打招呼！

那女子回過身來，却令他吃了一驚。因爲她的臉龐竟然是奇醜無比。

由於是他自己先行打招呼的，不好意思掉頭而去，攀談之下，才知道那個女子姓温名嬌，因爲生下來相貌奇醜，被父母棄置山下，幸得一異人收養，那異人姓温，將她收爲義女，温嬌也是那異人替她取的名字！

異人死了之後，留給她的是一身奇奧莫測的武功，温嬌自知容貌醜陋，所以也不願意降履人世，甘心隱居深山以終！

百里不平雖見温嬌不動心，却十分仰慕她的武功，竟陪她在山上長談終宵；温嬌從來都沒有接受過男子的温情，自然死心塌地的愛上了他，兩個人就結成了夫婦，同渡了一段不算短的歲月。

百里不平對於各種學問都曾涉獵，整理一下那異人的遺籍，居然發現了幾册練功的秘笈，温嬌識字不多，不知道那些秘笈的神妙，百里不平却忭喜萬分，不過他却存了私心，沒有與温嬌共參秘笈，只是一個人偷偷地苦練，直到後來，他的能爲超出了温嬌很多，日對醜婦，自不免心生嫌惡，態度上也不如先前温柔了！

温嬌知道他態度轉變的原因，起初還百般容忍，最後忍不住吵了起來，夫婦反目，大打出手，百里不平竟然施展毒手，想殺死温嬌，幸而那異人早料及會有這一天，未死之前，先留下了一手絕招，結果百里不平反爲温嬌所制，然而温嬌畢竟念在夫婦的情份上沒有傷他的性命，痛斥他一番之後，憤然而去。

百里不平自温嬌走了之後，憑仗所學所能，開始爲所欲爲，可是他走遍塵世，竟然未遇敵手，遂也失去了闖蕩江湖的興趣，出外遊歷了一陣，回到巫山神女峯，繼續研練秘笈上的絕頂功夫！

那異人所留的秘笈共有三部，內容記載雖荒誕不經，却果眞有些道理。

大羅仙笈記載修仙超凡之道。

天魔寶籙則是集各種邪魔功夫之大成。

幽冥玄經則講究練屍等鬼門功夫。

魔鬼兩書都比較易成，仙笈則深奧難解。

百里不平修爲有年，漸漸的不耐寂寞，乃收錄了四個弟子，那就是林雲亭，謝靈運，李塞鴻與西門無鹽，其中只有謝靈運一人是男弟子。

林雲亭與李塞鴻都身具絕色，西門無鹽却奇醜無比，百里不平之所以收錄她，可能是由於心中對温嬌的一點歉念！

四大弟子中以謝靈運稟性最好，就是人生得邪裏邪氣，因此他對天魔寶籙上的功夫也進境最快，西門無鹽最笨，只能參悟幽冥玄經上的下乘功夫！

百里不平本身對於大羅仙笈領悟也不多，他傳授弟子的功夫也只限於魔鬼兩道，由於魔道功夫講究陰陽合籍，牝牡交納，所以在練功的時候，這幾個人都不免於亂……

百里不平對林雲亭情有獨鍾，謝靈運只有與李塞鴻與西門無鹽相互參魔功，西門無鹽因此對謝靈運忠心不二，處處言聽計從！

謝靈運自然不會對西門無鹽太感興趣，他的心全在林雲亭與李塞鴻身上，可是林雲亭是師父的禁臠，他可望而不可卽，李塞鴻凜於師命難違，雖然與他苟且行功，內心却十分討厭他，平素從不對他稍假詞色，林雲亭則更不必說了，對於百里不平也僅是格於師命無法違抗，自然不會對謝靈運有好顏色了！

這師徒五人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下渡過了一段時間，漸漸分成了三個系統，林雲亭與李塞鴻一邊，謝靈運與西門無鹽一邊，百里不平則自成一體，不過他對謝靈運比較偏袒，除了不許他染指林雲亭之外，任何事情都多支持他一點，因此李塞鴻也多受一點罪，內心痛苦，自不用說了！

百里不平繼續鑽研大羅仙笈，一直到了晚年，他忽萌奇想，認爲仙業無望，不妨以人力成之，因此才有了與組龍華會之舉！

龍華羣仙會，原是文人憑空的構想，他却偏偏要藉人力付諸實施，於是他派遣門下四大弟子，連同自己一起出去網羅天下高手。

將所居的巫山神女峯稱爲小西天，以爲衆仙聚會之所，經過半年的努力，龍華會終於成立了，並開始了第一次盛會。

那一次共網集了九十八名高手，會却開得不太熱鬧，因爲時間太忽促，天下英俊並未全部羅致，那九十八人中又良莠不齊，牛鬼蛇神共處一堂，未免格格不入，百里不平自居天外天，以仙中之仙自封，心中却不滿意，因此在那九十八人中展開一項測試，功力最佳者十七人，列入仙榜，由他自己統率。

次者屬於魔榜，交給謝靈運統率，最劣者有四十五人，謂之鬼榜，由西門無鹽統領，三榜再由他自己統一指揮。

那九十八人多半在武林中素享盛名，百里不平却認爲天下高人未必一定有名，如自己就是一個例子；因此他又傳令五年後再次開會，要大家盡力再求高人，務必將天下俊才全列會上，同時也立下了許多規矩……

第一次開會時，那九十八人多半是由謝靈運與西門無鹽二人搜邀而來的，行爲卑劣之徒，不招自到，行爲正直的人則迫於威力，可是謝靈運却認爲有了這些人作爲後盾，氣燄更張，漸漸連百里不平的話都不聽了！

林雲亭與李塞鴻二女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假如她們不再找到一些幫手的話，將來勢必會受到謝靈運的控制，所以她們對於搜羅人才，的確非常努力，終於被她們陸續地找到了幾個隱世的高人，如閒遊一鷗，萬里無雲，一輪明月等人，俱是絕頂高手。

謝靈運也不遺餘力，爲擴張自己的勢力，不惜千方百計，廣求異才，居然也找到了一些好手，如天齊魔君祁天長等……

百里不平却又收了一個女弟子，那就是柳依幻，她入門時才十四歲，百里不平對她倒是萬分鍾愛，甚至於把她當作女兒一般看待，在短短一兩年中，儘力的造就她，同時因爲她年紀還小，天魔寶籙上許多男女合修的功夫都只教給她一些修練的法門，却沒有眞正地實施，因此，才保存了她的處子之身！

同時百里不平也參悟了一些大羅仙笈，心性改變，想要棄魔就道，却因爲習魔太深，仙魔兩道，本身就是互不相容，結果弄得走火入魔，下半身整個地癱瘓了。

他走火入魔之後，才知道魔道之不可與，也知道謝靈運不可以寄重任，然而爲時已晚，雖有向善之心，已無袪惡之力，百不得已中，只得把大羅仙笈中所得的那點功夫，整個地授給林雲亭，李塞鴻與柳依幻三個人，同時也研創下專門尅制修羅四式的大羅七劍！同時將誅仙令交給了柳雲亭。

爲了怕謝靈運不服氣，他拚着提前結束生命，顯示了白虹劍的無比神威，其實那劍一無可取，穿峯裂石，完全是他剩餘精力的最後一發，結果謝靈運被哄住了，他自己也因爲耗力過度而死了……

關山月聽完這一段冗長的敘述後，不禁如痴如呆，龍華會的來源總是明白了，可是這其中的經過，簡直離奇得無法相信……

默然片刻後，他才問道：「那苦海慈航稱百里老前輩爲法華聖者……」

李塞鴻道：「那是師父在龍華會上自取的名號，他爲了求其逼眞起見，舉凡會上之人，一律摒棄本名不用，每人都互稱封號，違者嚴懲……」

關山月道：「所以我恩師被稱爲黃鶴散人！」

李塞鴻點點頭。關山月又問道：「那位溫老前輩呢？」

李塞鴻搖搖頭道：「不曉得，她以後從未再出現過，依年齡算來，她也該是近百歲的老人了，想來是死的成份較多！」

關山月愀然無語，心中頗爲溫嬌的遭遇難過，想了一下又問道：「法華聖者將那三册秘笈呢？」

李塞鴻惋惜地道：「幽冥眞經與天魔寶籙仍在，可是上面的功夫已經被我們學全了，沒有多大用處，大羅仙笈却被師父燒掉了！」

關山月鼓掌稱善道：「燒得好！否則這東西若是落入謝靈運之手，豈非害人不淺！」

李塞鴻瞟了他一眼道：「假如落入我們之手，不是就可以制住他了嗎？」

關山月正色地道：「大羅徒具仙名，恐怕也是一種魔道功夫，習之只會誤人！」

李塞鴻神色一動道：「你怎麼知道？」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百里前輩突萌組龍華會之舉，想來也是在大羅仙笈上所得的念頭，因爲鬼魔兩書絕不會有這類的記載！」

李塞鴻點頭道：「這倒是不錯，師父就是參研大羅仙笈後，才生出那等奇想！」

關山月笑笑道：「仙原是一種飄渺無定的境界，怎可認眞地當作一件事情來辦，大羅仙笈必是一種更高深的魔道，幸而百里前輩死了，否則他再深入一點，不知又將害多少人呢，而且百里前輩焚書之後，對於龍華會之事並未放棄，足證他心中的魔念已根深蒂固矣……」

李塞鴻與柳依幻同時變色道：「那麼我們也都是魔道中人了？」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不錯，在我看來二位行事雖不失爲正，可是邪氣仍然很重！」

李塞鴻默然不語，柳依幻則神色大變，憤然地站了起來，可是李塞鴻用嚴峻的眼光掃了她一下，使她又坐了下來。

關山月對這種情形只當做沒看見，笑笑又問道：「我恩師怎麼樣入會的？」

李塞鴻想了一下道：「黃鶴是大師姊邀約來的，邀約的經過我們都不得而知，二十年前重開龍華會，倒是很熱鬧，高人雲集，那時我們三人都已經升格爲仙中之仙，謝靈運則爲魔中之魔，西門無鹽爲鬼中之鬼。對於會中的事務我們都不大管，另外在封神榜中選中四大會主，黃鶴是其中之一，他與閒遊一鷗，同隸仙榜，另外兩人，是西嶽魔神與北邙鬼使……」

關山月點頭道：「這兩人我都見過了！」

李塞鴻道：「他們四人原是各榜的榜首，昇格作爲會主之後，仙榜的榜首才輪到苦海慈航，魔榜的榜首爲天齊魔君，鬼榜的榜首爲陰風鬼君！仙榜列名者三十六，魔榜七十二，鬼榜則有一百人，眞是濟濟一堂……」

關山月又問道：「各榜上的人選，又是如何決定的呢？」

李塞鴻又道：「起先是以武功論高低，不過也不完全如此，有些人武功很高，却自願求列其次，像那天齊魔君……」

關山月笑笑道：「我倒明白他的用心，他若在仙榜之中，只能算得二流脚色，擠身魔榜，却可以唯他獨尊！」

李塞鴻道：「這只是一個原因，最主要的是出於謝靈運的授意，他眼看着第二次龍華會上，大師姊邀來的好手很多，勢力上並不比他差，因此才立下許多規定，而且將會中的大權，交給魔榜執掌，仙榜上人物地位雖高，却只有一個虛名，這也是他獨攬大權手段之一，因爲天齊魔君是他最得力的死黨！」

關山月問道：「林仙子怎麼肯答應的呢？」

李塞鴻咬着牙道：「是啊！老早我也不明白大師姊爲何對他如此容讓，現在才算明白了，她那時雖握有白虹劍，却並不能制得了他，當然只有忍受了！」

關山月到現在總算對龍華會完全明白了，一切的疑團也都解決得差不多了，只有一個問題未得解決，那便是自己的恩師與林雲亭之間的事。

李塞鴻明白他的意思，輕輕一嘆道：「龍華會在那一次可算是極盛時期，黃鶴散人技震羣雄，只有他一個人在雷霆三擊之下，仍保屹立無恙！」

關山月忍不住問道：「何謂雷霆三擊？」

李塞鴻道：「那是一項武功的測試，雷霆第一擊是接受那對白鶴的凌空一擊，這一對白鶴雖屬禽類，却非同凡響……」

關山月笑道：「我試過厲害了！」

李塞鴻微現詫容，柳依幻却插口道：「他是擋過了大白二白的聯擊；却比黃鶴差多了；掌心被抓破了一個洞，幸虧我及時趕到替他解了毒，否則早就完蛋了！」

李塞鴻却神色莊嚴地道：「妳知道什麼？大師姊爲了對付謝靈運，二十年來，在牠們身上下了多少心血，以大白二白此刻的能耐，比當年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而且大師姊今早又在鶴爪上塗了破風毒散，爲的就是想藉此消除掉謝靈運幾個厲害爪牙，關老弟能擋過一擊，足證他的功力，遠勝於黃鶴當年！」

關山月被她說得很不好意思，連忙道：「請問另外兩擊是什麼？」

李塞鴻莊容道：「另外是謝靈運修羅一劍式與大師姊的大羅一劍式！」

關山月微驚道：「這兩關恐怕不太好闖！」

李塞鴻道：「那是自然，四大會主雖然都能擋過那三擊，只有黃鶴散人最爲乾淨俐落，因此，他不但在龍華會贏得超然地位，也博得大師姊另眼相待！」

關山月聽見恩師當年神勇威跡，也不禁感到一絲光榮，可是李塞鴻却就此打住，不再說下去了，等了半天，關山月只得問道：「以後的情形怎麼樣

呢？」

李塞鴻道：「競技！分榜！以後就是一天歡聚，然後大家都散了，本來大家約定每五年聚會一次的，唯獨黃鶴散人不答應，堅持要二十年一聚，結果大師姊對他特別支持，所以龍華會才等到今天才開！」

關山月不解道：「由此看來龍華會並沒有什麼秘密，爲什麼對外如此守秘呢？」

李塞鴻一嘆道：「這也是謝靈運的毒計之一，他爲了要排除異己，故意立下這麼一條苛例，因爲掌刑的大權落在天齊魔君手中，對於他們同一類的人，可以特別放寬，假若不是他們同伙的，就可以藉此機會加以懲誡了，試想迢迢長年中，誰都會不留心漏出一兩句口風……」

關山月道：「龍華會中人分佈各地，誰有那麼大的本事去一一監視……」

李塞鴻道：「天齊魔君偵騎四出，耳目遍及天下，每一個人的行踪都逃不過他的掌握，只有幾個人不受他們的監視，你師父自然也是其中一！」

關山月道：「但我恩師從不對我洩露隻字！」

李塞鴻笑道：「黃鶴做事一向很謹愼，不過他的確對你作了一番安排，要把你也接引到會中來代替他的地位，只是沒想到事情會起了變化……」

關山月不禁一怔，李塞鴻又笑道：「這事你要問苦海慈航才知道，你師父跟他的交情最深，他如何安排我們都不得而知，我還是在大師姊的留字上才知道一些底細的！」

關山月怔怔地在心中直打主意，很想知道林雲亭留下的信中說些什麼，可是又不便啓口動問，李塞鴻又問道：「現在你還想知道些什麼？」

關山月道：「我想知道林仙子是怎樣將恩師邀約入會的？」

李塞鴻道：「這可不淸楚，各人用各人的方法，多半是利用武功克服對方後，將他們接引入會，不過也有利用其他手段的，例如我接引的血羅刹與白骨魔神……」

關山月一怔道：「原來兩位樂前輩是仙子接引進來的？」

李塞鴻道：「不錯！你怎認識她們姊妹的？」

關山月道：「我曾經陪着她們與湖海異叟打了一架！」

李塞鴻道：「那你定知道她們入會原因了？」

關山月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們之間的仇恨很深！」

李塞鴻點點頭道：「這倒也可能，他們結仇的經過不大願意告訴人，不過你若與卜上春交過手，就會明白一點大槪了！」

關山月道：「我還是不明白，我只是覺得卜上春的武功中另有一種邪門功夫，不過我那天剛好吃過一種定神藥，沒有受他的迷惑……」

李塞鴻笑笑道：「這就差不多了，卜上春武功並不太高，却能列名仙榜，主要是他有兩大特色，第一他不易受傷或被人殺死，第二他的招式中另有一種迷人心智的力量，他當年垂涎於樂家姊妹的美色，可是那兩姊妹都看不上他，結果在動手的時候，都受了他的迷惑，姊妹二人自動地把衣衫褪除，卜上春正想進一步佔取她們的身體時，恰好醜山神柳初陽與他的師兄經過遇上了，結果師兄弟二人合力將卜上春趕走，救下一對玉人，樂衡君嫁了倪若虹，樂湘君嫁了柳初陽，兩家就此結下深仇，卜上春先入龍華會，樂氏姊妹與柳初陽爲了要殺死他，才在我的勸告下入了會，因爲龍華會中人有互相帮助的義務，本身的恩怨可以在會期上了結，他們三人功夫差了一點，只能够上魔榜的資格，要想報仇的話，只有請人臂助，所以才入會以求帮手……」

關山月總算又明白了一椿內幕，李塞鴻却嘆道：「其實龍華會中百餘人，非恩卽怨，所以自然形成兩個團體，平時格於會規，無法祈求了結，今日之會就是開成了，也有一場好熱鬧，現在謝靈運帶走了一批人，這下子壁壘更分明了……」

關山月不想去追問別人的恩怨，所以只問道：「我恩師與林仙子之間，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李塞鴻想了想道：「黃鶴接受大師姊的邀請，留在山上共渡了一段時間，每天歡聚把晤，感情十分融洽，這情形被謝靈運看見了，自然十分不滿，因爲她對大師姊早就有意了，以前是碍着師父，師父死後，他滿以爲大師姊會對他改變態度的，怎知平空又殺出一個黃鶴散人，他嫉中火燒，可又怕大師姊的白虹劍厲害，只得另外想出破壞的方法，將大師姊當年失身於師父的事，告訴了黃鶴！」

關山月想了想：「我恩師心霽日月，大槪不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的！」

李塞鴻微微一嘆道：「謝靈運第一着失敗了，接着又佈下第二着毒計，硬生生將他們拆開了！」

關山月急忙問道：「什麼毒計？」

李塞鴻臉色微紅，沉思良久才道：「這計策中我也有份，而且是由我一手促成的！」

關山月不禁把眼睛望着她，李塞鴻却坦然地道：「不怕你見笑，我那時對你師父也很是傾心，因爲，像他那種男人，的確很少有，可是，因爲他與大師姊很要好，使我把自己的感情，隱藏了起來，然而這種心事却沒有瞞過謝靈運，他就是利用我這一點私情，……」

（未完待續）

新潮奇俠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神槍雙俠故事
龍驤 著



全書 159 頁　定價 $ 2.00

書名	定價
紅眼貓	2.00
櫻花血	2.00
挑戰女人島	2.00
死亡單行道	1.80
火鳥妖姬	1.80
黑海情刧	2.00
魔鬼的情人	3.60

美人局故事
龍驤 著



全書 312 頁　定價 $ 3.20

書名	定價
神秘俱樂部	1.80
大破地獄門	3.20
龍城十三日	3.20
惡戰蘇祿海	3.20
橫掃美人局	1.80

浪子高達故事
魏 力 著



全書 94 頁　定價 $ 1.80

書名	定價
血美人	1.60
銷魂使者	1.60
水晶艷女	1.60
金球紅唇	1.60
珍珠蕩婦	1.60
紅粉妙賊	1.60
盜屍艷遇	1.60
妙手偸情	1.80

貓頭鷹鄧雷故事
盧森葆著



全書 490 頁　定價 $ 5.00

書名	定價
千面賊美人	1.60

玉面金剛故事
岑凱綸著



全書 154 頁　定價 $ 1.60

書名	定價
智擒珠寶賊	1.60
諜海爭雄	1.60
女兒國	1.60
神秘地圖	1.60
毒黃蜂	1.60

無名英雄列傳
魏 力 著



全書 120 頁　定價 $ 1.60

書名	定價
死亡天使	1.60